

LA MITAD DEL CIELO

她世纪丛书

La Mitad
del Cielo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西班牙〕杜尔塞·恰孔 著

DULCE CHACÓN

徐 蕾 译

XU LEI YI

人民文学出版社

La mitad del cielo

Con motivo de la celebración en 2007 del Año de España en China, 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España se honra de promover, a través de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l Libro, Archivos y Bibliotecas, la traducción de este libro de la colección "La mitad del cielo", a cargo de la Editorial de Literatura Popular de China.

Esta colección, que da a conocer nuestras autoras al público chino en su propia lengua, se presenta bajo el título "La mitad del cielo". La poética afirmación que reza: *las mujeres sostienen la mitad del cielo*, las convierte en protagonistas de los trabajos y de los días. Protagonistas de la mitad de nuestro cielo literario, de la mitad de la historia...

La presente edición, que cuenta con la colaboración del Instituto Cervantes, contribuirá indudablemente a la difusión de la gran riqueza cultural española entre los ciudadanos de China.

为庆祝2007中国西班牙年，西班牙文化部荣幸地通过所辖的书籍、档案和图书馆总局与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翻译出版本套“她世纪丛书”。

由塞万提斯学院参与合作的这套丛书的出版，必将促进西班牙灿烂而丰赡的文化在中国传播。



GOBIERNO
DE ESPAÑA

西班牙政府

MINISTERIO
DE CULTURA

西班牙文化部

ISBN 978-7-02-006388-8



ISBN 978-7-02-006388-8

定价:24.00元

9 787020 063888 >

I551.4/18

2007

La mitad
del cielo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西班牙〕杜尔塞·恰孔 著
DULCE CHACÓN

徐 蕾 译
XU LEI YI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7—1437

Dulce Chacón
La voz dormida

Santillana Ediciones Generales, S. L.
Segunda edición, septiembre 200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沉睡的声音/(西)恰孔 著;徐蕾 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她世纪丛书)

ISBN 978—7—02—006388—8

I. 沉… II. ①恰…②徐… III. 长篇小说—西班牙—现代 IV. 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7573 号

责任编辑: 胡真才 装帧设计: 黄云香
责任校对: 李光敏 责任印制: 李 博

沉睡的声音

Chen Shui De Sheng Yin

〔西班牙〕恰 孔 著

徐 蕾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30 千字 开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978—7—02—006388—8

定价 2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序一：

引向“自己房间”的最短路径

玛丽亚·特雷莎·费尔南德斯·德·拉·维加

在一首优美的诗中，何塞·安赫尔·瓦伦特写道，重要的“不是看见什么而是看本身；不是眼睛而是目光，是尚未看到的状态”。看世界远远大于看见世界；看世界是观望世界领悟世界，以我们的思维水平和我们的感觉理解世界。看是中性的，而目光则总有一个角度、一个方向。

我们所有人都在学习看世界和思考世界。假若开列一份曾经教我们区分生活细微差别，教我们理解我们的存在、环境以及我们自己的作家名单；假若思索这些作家在作品中向我们展示的人物与情景，我们将很容易地证实，目光确实不是中性的。

有多少作家多少作品中的人物为女性？在这些女性人物中，我们在多少人物的身上曾经找到认同感？为什么？是因为她们拥有与我们这些女读者，作为“女性的”而不是“客观的”读者具有相同的态度、愿望和梦想吗？男性们，他们也会和我们一样，经常感到被排除在外吗？

不难回想，我们最初接触阅读时读到的大多是男作家的书，书中的人物如同一面扭曲了镜中人五官的镜子，呈现出男人和女人固定的形象。少女及年轻女性在这面镜子中

无法辨认出自己。出于好奇、诱惑或是神秘感,出于自己的需要或是他人的推荐,她们在选择读物时开始将女性作者纳入阅读名单。

这时候我们才意识到,那些令人陶醉的伟大文学、伟大作品,是不能依据作者的性别来分类的,然而性别确实能左右作品中呈现的某些生存方式,这些方式启发读者或是抵达出乎自己意料的境地、或是永远脱离原本属于自己的位置,从而束缚或开拓我们的个人现实。尽管文学作品是虚构的,它还是教给我们如何体验新的情绪感觉,如何唤醒沉睡的那部分自己。

我们女性过去一直缺乏榜样和参考。当我们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毫无疑问那些作品在我们的心灵和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然而在那些作品中,女性有时更接近那些社会“定义者”所赋予的形象,而不是假如我们自己懂得选择或者能够选择便会选择的形象,最后甚至我们自己也接受了这种被定义的形象。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一面女性自己的镜子,并在看这面镜子的时候,清楚性别之分无非是一种社会概念,与那句容忍了许许多多失望和失败的格言“男女有别”无关。而且,值得庆幸的是,人性随着我们的理智和情感对它的关注而变得更加坚强。

我认为世上没有比书籍更好的老师。我找不到比出版一套丛书更加实用有效的方法使这一切开花结果,我能为此丛书作序感到非常荣幸。这套丛书将收录西班牙当代女作家被翻译成中文的作品,由此中西两国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对话将不再只是一个愿望。

这无疑是把我们引向“自己房间”的最短路径,这间私密的、个人的、不可转让的房间使我们成为——“人类天性”

的奇妙悖论——接受并把握现实的男性和女性公民,因为我们可以对一切怀有梦想,甚至那些仿佛不可能的梦想。

祝贺这一出版计划的两位发起者——北京塞万提斯学院院长易玛·孔萨雷斯·布依女士和西班牙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卡门·莫雷诺女士。祝贺塞万提斯学院全体人员、西班牙大使及使馆的所有男性和女性职员,祝贺那些在“雄辩的沉默”^①和“光明的黑暗”^②中工作的人们,你们使这项倡议成为今天即将出版的实物。

作为西班牙一位女性副首相,看到那些写作的女性再次伸出友好的手,使中西两国从此联系更加紧密,合作更加顺利,是一种荣幸。

(本文作者系西班牙王国政府第一副首相)

①② 比喻默默无闻且卓有成效的工作。

序二：

她世纪的一抹风景

陈 众 议

“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同不孙，远之则怨。”（《论语·阳货》）孔子此言，谓女子和小人难交：你亲近他们，他们就对你不孙（逊）；你疏远他们，他们就心生怨艾。同样，尼采有过诸如此类的大不敬。他说男人练而为战，女人则当练而为娱：为前者娱。他还说哲学让女人走开。他甚至借笔下人物之口说：“你去女人那儿吗？别忘带你的鞭子！”这些无疑是中西方男权思想的极端表征。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希腊神话中最聪慧的是女神（智神雅典娜）；最美丽的还是女神（美神和爱神阿佛罗狄忒）；就连司文艺的，也必得是女神——缪斯（那九位可爱的女性）。相形之下，古代中国虽有象征孕育的补天女娲和救苦送子的西来观音（其实非男非女，而且是本土自造），但更多的是令人汗颜的记载，“三纲五常”不必说，最能反映民族心志的文学作品也大多视女性为祸水，每每竭尽贬抑之能事。除了个别诗坛女杰和红楼梦中人等，女性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竟少有与智慧和善类相关联者。

再说西方，尽管早在古希腊时代，尤其是文艺复兴以降，女性形象便开始焕发光彩，但其地位得到真正改观却也是晚近之事。首先，知是一回事，行是另一回事。十七世纪新西班

牙(墨西哥)女诗人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因为才貌出众而素有“第十缪斯”之称。但此人在其短短四十四年的生命历程中,多半时间并非用来创作、修道和科研,而是回击男性(包括男性教士)的攻击与鄙夷。稍后,浪漫主义对女性赞美有加。席勒写过一首诗,叫做《女人的尊严》,是恭维女性的。拜伦在他的名为《撒丹纳巴勒斯》的剧作里,也有几句感人的表白:

人类的生命
在女人的腹中孕育,
她的朱唇教你咿呀学语,
她用温柔拭去你幼稚的泪滴;
当你的生命摆脱羁绊,
或者弥留尘世之际,
也总是她在面前,
倾听你吐露临终叹息。

——第一场第二幕

因此,一种广为流传也普遍适用的说法产生了:“若无女人,我们的降世将不能设想,中年将失去欢乐,暮年将没有慰藉。”但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赞美。这只是男人对女人的需要。即便如此,男人对女人的不屑与压迫从未间断;即便如此,女性一直没有放弃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证明自己。

同理,法律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人人生而平等”;尽管西方许多国家的法律早在十九世纪便已承认妇女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的平等地位,但她们第二性的实际状况也许一直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才得到改变。波伏娃的《第二性》发表于一九四九年。她通过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历史考察,断言“女人并非天生,而是后天变

成”。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将女性铸造成了男人的他者即“第二性”。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产物,被称为女权主义“宣言”。弗里丹呼唤妇女“提高自我意识”,并认为妇女意识到自身不幸不只是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因而也是政治问题。

然而,沧海桑田,时移世易,现在所谓的女权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女权主义主要已经不是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代名词。现在的女权主义是后现代主义形而上学大合唱中的一个声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的性学则几乎成了后现代女权主义的思想源泉。当然,这多少有点儿矫枉过正。

客观说来,相对于几千年来男权制度和男权话语对女性及女性形象的塑造,现代女性仅用几十年时间就完成了两大历史使命。一是政治经济上的平等和独立;二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并进行自我塑造。表现于文学,西方女性作家扬弃了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和乔治·桑等朦胧的、矛盾的、孤立的抗争,并正与男性作家分庭抗礼,其人数之众、分贝之高,竟大有燎原之势。中国当代文坛也是如此,巾帼不让须眉,从冰心、丁玲、庐隐、苏青、凌叔华、冯沅君、萧红、张爱玲、杨绛到张洁、谌容、张抗抗、毕淑敏、王安忆、铁凝、池莉、残雪、方方、徐小斌、林白、虹影、陈染、徐坤、海男再到“八〇代”及“八〇代之后”(人数之众,简直难以胜数),前仆后继,势不可挡。她们几乎就要撑起整片天来。

于是,我们看到了女性的潜力和强悍,看到了女性文学的喧哗和多彩。于是,我的问题变成了:难道缪斯们找回了自己?难道“她时代”(即女性时代,女性文艺的时代)端的已经来临?

西班牙女性文学作为西方文学盛宴的晚到者,更为强劲

而炫目地展示了特有的品性。但这种品性已经没有通常所谓的后现代女权主义的喧闹与过火。它更倾向于平静,即风暴或硝烟过后的复归(或可称之为自然、本色或现实主义的回归);然而,因为贴近现实、耽于真情实感而也许更加勾魂摄魄。目下这套丛书,正是这种品性(或谓趋势)的一个明证。

卡门·拉福雷特(1921—2004)是这群女作家的大姐大,也可以说是这套《她世纪丛书》的一个例外。她素有西班牙战后小说“一裙钗”之称。因为是唯一,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前无古人,鲜亮的拉福雷特曾使无数西班牙读者倾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空盼》既是她的成名作,也是她的代表作。小说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揭示佛朗哥时代的方法不同凡响:一名风华正茂、才色俱佳的女青年出人意料地完成了一次无聊的旅行。女主人公(或者读者)所有可以想见的机遇(艳遇、巧遇、奇遇,等等)竟告阙如。其无聊程度令人迁思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不同的是作者将无聊写出了声色,从而绝对让人感同身受。换言之,你或可在她的无聊中产生怜香惜玉的叹惋,甚而获得某种“邪恶的快感”。

《丛书》的其他几部作品都是“后佛朗哥”时代的产物。但此“后”非彼“后”。它不仅有意疏远了后现代主义的迷阵,而且实现了双重的回归。首先是情节的回归,然后是现实主义的回归。二者相辅相成。

埃斯特·图斯盖兹的《年年夏日那片海》是战后西班牙女性小说的迎春花,写女主人公“她”的矛盾与抗争。“她”生长在一个极不稳定、毫无爱心的家庭;长大以后又遭遇新的冷漠:一个自杀的情人、一个无爱的丈夫和一个孤僻的女儿。为了摆脱这种命定般的困境,她爱上了自己的女学生克拉拉。后者就像是她的一面镜子,使她在洞识自己的同时,洞识了生活的本质:永远的矛盾。最后,她离开了克拉拉,回到家庭。

这颇似拉康所揭示的那个悖论：社会环境（包括话语）使人成为非人；但反过来，假如没有这社会环境，人依然是非人。如此，图斯盖兹实现了西班牙小说的双重突破：题材和写法。从此，同性恋题材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一去不复返了，除非为求风格而有意为之。

阿德拉伊达·加西亚·莫拉莱斯《塞壬的沉默》和卡夫卡的同名小说一样，是一部心理小说。但它并未因为“内倾”而忽视情节。它与其说是一个绵长哀惋的春梦（也可以说是内心独白），毋宁说是一段有声有色的爱情（也可以说是浪漫）：女主人公埃尔莎因为爱而退避三舍，甚至逃到一个偏僻小镇并以满腔的真挚终了一生。而那个梦中情人（阿古斯丁）始终没有露面。因此，他是否实际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埃尔莎爱他爱得痴狂，而且为了守护美好的念想宁肯终生逃逸。这多少有点柏拉图的味道，而事实上作者恰恰由此展示了她的哲学头脑（她毕业于哲学系）和对柏拉图、黑格尔这一脉的情有独钟，以及对普鲁斯特和卡夫卡的心领神会，只不过她的笔避免了意识流的芜杂冗长和荒诞性的抽象怪异，显得更加有趣，也更加逼真和自然。这似乎印证了一种普遍的说法：女人喜欢幻想。

玛丽娜·马约拉尔的《隐秘的和谐》也是一部意味深长的“同志”小说。马约拉尔擅长人物描写，这一次更是出手不凡。埃莱娜和布兰卡尽管来自截然不同的家庭，却相知相爱、不离不弃。埃莱娜出身名门，而且金发碧眼、天生丽质，却一心要背叛家庭、对抗传统。布兰卡黑头发黑眼睛，既内向又认命，恰好和女友相反相成。然而，她们的爱情只是小说的一个轴心，因为围绕在她们身边（甚至供她们分享，而这多少会勾起我们对萨特夫妇的记忆）的是一群食色男女及随之带出的广阔的生活画面（从战前到战后）。其中布兰卡和女友父亲爱德

华多的爱情,又多少具有乱伦之嫌(或者美其名曰恋父情结)。小说的题目明显具有反讽意味:其实她们的爱情并不协调,她们经常红杏出墙,而“和谐”恰恰出现在埃莱娜去世之后,因为惟其如此布兰卡才感到这辈子没有白活。

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库巴斯的《天赐之年》是一则充满想像力的现代寓言。小说写一名不谙世事的古希腊和拉丁文译者,而这位仁兄竟阴差阳错地在风暴中落水,成了现代鲁滨孙——当然是一个无能的鲁滨孙,因为他几乎从来两耳不闻窗外事,殖民精神早已从他的血液中淡出。作品结集了古典冒险、悬疑小说的几乎一切要素,因此或可称之为反冒险小说,只不过少了个图尼埃式的礼拜五,却多了个现代人的反思诘问:进化是否意味着蜕化?

罗莎·雷加斯的《多罗泰娅之歌》是一部悬疑小说。大学教授奥雷利娅的父亲需要一名护理,阿德利塔于是应聘来到家里。父亲死后,奥雷利娅决定在父亲的寓所居住一段时间,结果遭遇了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的怪事:有人不断打电话询问一个叫多罗泰娅的人;一个头戴黑色草帽的男人在房屋周围出没而且行为鬼祟;奥雷利娅求助于警方却始终没有结果……这可能是本《丛书》中最易引起争议的一部作品。作者把一门心思系在故事情节(悬念)上,而把余下的一切降到了次要位置。然而,正是这样一部小说,竟轻而易举地摘得了二〇〇二年西班牙声名卓著的“行星奖”,奖金高达五十万欧元。

帕乌拉·伊斯凯尔多的《你身体的印痕》是一则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的凄美故事,一则第三者的故事,一则婚外恋的故事。此类故事多多,且不易出彩。但《你身体的印痕》写出了新意,也写出了深意。女主人公背叛老公,与有妇之夫海梅有染。在此之前,她甚至和一个叫阿尔贝托的摄影师有过一夜情。但所有这些都不是因为简单的性或单纯的爱。作品的美

妙之处正是在这些现代人司空见惯的故事中拷问生活的意义,却终究说不清道不明的是:这一切究竟缘何而来?是爱情的缺失?是灵魂的缺失?还是别的缺失?作者并未给出答案,也许永远都无法给出答案。

贝伦·科佩吉的《清冷枕畔》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取向,对古巴革命或革命古巴充满了同情。但小说并不耽于说教,而是以一个好莱坞式的动人故事发散开去:美国外交官和古巴女谍报员之间的爱情。这爱情因为不可能而显得格外浪漫。小说采用倒叙形式:古巴女孩劳拉在马德里街头被乱枪打死,而罪魁祸首是一群来历不明的“匪徒”(或者“匪徒”之间的火并)。作品将敌对双方两个无辜的灵魂捏在一起,经受考验。除了情人之间的谈话和幽会,以及有关方面的跟踪和威胁,劳拉的九封书信和菲力普的爱情造就了现代版“阴谋与爱情”,同时显示了古巴女孩忠于古巴革命的不渝之心。

玛鲁哈·托雷斯的《融融暖意》也许是最具普世意义的。都说时移世易如白驹过隙,女记者马努埃拉(作者本人也是记者出身)从遥远的异国他乡(具体说来是纽约)回忆巴塞罗那,竟平添了许多乡愁。三十年弹指一挥间,故乡的一切已经恍若隔世,于是马努埃拉回到了童年时代。小女孩站在人生的阳台上,用天真无瑕的目光注视世界(具体说来是战后唐人街的一幕幕酸甜苦辣)。这不能不让人想起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所不同的是托雷斯似乎有意拿过去反衬现在,从而使这部西班牙版《城南旧事》指向了过去与现在那剪不断理还乱的奇妙关系。

卡门·马丁·盖特的《离家出走》也是一部怀旧小说。它貌似简单,实则不然。小说借女主人公——离家出走的女孩,完成了作者对故乡萨拉曼卡的观察和回忆。物是人非,乡愁在淡淡的忧伤中蔓延,却并不肆意。作者既不厚古薄今,也不厚

今薄古,而是采取了相对客观冷静的姿态。因此映入读者视阈的景物、钻进读者听阈的故事,既有可褒者也有可贬者。此类写法在文学史上并不多见。因为我们耳熟能详、充斥肺腑的往往是哀伤的怀旧。从契诃夫的《樱桃园》到沈从文的《边城》,殇古之叹东西南北,源远流长。尤其是现如今,科技一日千里,世界日新月异,能不叫人为那些古来美好的逝去(哪怕是儿时玩耍的一棵歪脖子树)而唏嘘慨叹?

杜尔塞·恰孔的《沉睡的声音》曾获得二〇〇二年度最佳图书奖。“沉睡的声音”让我想起了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但恰孔的小说明显少了一份戾气,多了一份哀艳。当然,原本文体不同,而恰孔此时关心的不仅是沉默者的呼声,而且还有同样重要的表现方法。女主人公叫佩帕,为了爱情守身如玉;而她的情人海梅是共产党人,为了信仰在狱中饱受煎熬。十七年后,海梅出狱了,有情人终成眷属。后来,海梅去世了,佩帕继承他的事业(其实她早就是海梅及其组织的情报员了),并说要在 대선 中投已故丈夫一票。小说令人迁思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含英咀华,动情处由你落泪。

埃尔维拉·林多的《你的一句话》获得二〇〇五年度简明图书奖可以说是众望所归,尽管小说明而不简: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清洁工——罗莎里奥和米拉格罗斯讲述她们的生活。先是前者用第一人称叙述她们的遭际,尤其是她自己的不幸:久病不愈的母亲、游手好闲的父亲、离家出走的姐妹,以及与她或远或近的各色人等(他们的行为大都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米拉格罗斯专心收罗各种废品,却并非为了换钱。于是一个整天望着街道和天空,生活在痛苦的回忆之中;另一个“玩物丧志”,靠忘却延续生命。生活如斯,亲人之间更是形同陌路,伙伴之间(包括男清洁工莫沙)难以相处。最后,独白终于变成了对话:罗莎里奥和米拉格罗斯借此聊以自慰。好一

个被遗忘的弱势群体！林多希望用她的小说唤醒“高贵者”麻木不仁的灵魂。

上述小说虽然多彩多姿，但关注情节和现实却是它们共同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在西方主流文学中的复归还是近来才有的。众所周知，二十世纪是观念和形式的世纪。一方面，文学在形形色色的观念（有时甚至是赤裸裸的意识形态或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的驱使下愈来愈理论、愈来愈抽象、愈来愈“哲学”。卡夫卡、贝克特、博尔赫斯也许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而存在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高大全主义”则无疑也是观念的产物、主题先行的产物，它们可以说是随着观念和先行的主题走向了极端，即自觉地使文学与其他上层建筑联姻（至少消解了哲学和文学、政治和文学的界限）。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十世纪批评的繁荣和各种“后”宏大理论的自话自说顺应了这种潮流。另一方面，技巧被提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到科塔萨尔的《跳房子》，西方小说基本上把可能的技巧玩了个遍。俄国形式主义、美国新批评、法国叙事学和铺天盖地的符号学与其说是应运而生的，毋宁说是推波助澜的（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小说的形式主义倾向）。于是，热衷于观念的几乎把小说变成了玄学。借袁可嘉先生的话说，那便是（现代派）片面的深刻性和深刻的片面性。

然而，古人不是这样的。中国小说的起源是轻松自如的市井故事（或谓“稗官野史”）。在西方，虽然真正意义上的小说也是后来的事，但古希腊人对情节的重视早在亚里士多德时期便已然露出端倪。比如亚里士多德对文学（史诗、悲剧）的态度，他认为情节是一切悲剧的根本和“灵魂”。他还说“情节是悲剧的目的，而目的是一切事物中最重要的”。因此，《诗

学》中差不多三分之一章节是有关情节的。在悲剧的六大要素中,情节列第一位,依次是性格、语言、思想、场景和唱词。当然,情节和故事原是不同的,情节或可说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故事,但绝对不是脱离故事的观念和技巧。过去的文学原理大都拿国王和王后的例子来说明故事和情节的关系,称“国王死了,两年后王后也死了”是故事,而“国王死了,深爱着他的王后便无法独自存活在这个世上,于是郁郁寡欢,最终成疾而终”则是情节。这就是说,情节是有血有肉的故事。当然,这是一种简单化诠释。倘使以《红楼梦》为例,两者的关系就比较明确了。因为,我们或可视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为故事,而家族没落与爱情悲剧则是其情节。诸人物的性格、形象、命运等等,在情节中逐渐演化并凸现出来。或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故事是两个世仇家族子女的爱情悲剧,而情节几乎可以说是整部作品。

这样,在浪漫主义之前,情节对于文学,尤其对于戏剧、小说甚至史诗一直是精华要素,因而地位十分稳固。相形之下,主题却是后来才逐渐显露出来的。在人文主义的现实主义及其之前的文学中,主题是自然显露甚至深藏不露的。《荷马史诗》是行吟诗人的作品,其主体意识和主题思想是那样的淡然,以至于后人不得不在归属问题上煞费脑筋。浪漫主义作为比较典型的观念文学,开始把情节降格为小说内容的某个轮廓,认为这种轮廓可以离开任何具体作品而存在。这基本上把情节降格到了某些故事套路甚至于俗套的地步。即便如此,浪漫主义小说仍然没有抛弃情节。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惯性使然,另一方面则是浪漫主义表现意志、宣扬观念的需要。马克思在评论席勒时,就曾称其作品为时代的“传声筒”。相对于“席勒式”,马克思自然更推崇情节的生动性和内容的丰富性完美融合的“莎士比亚化”。在中国当是曹雪芹化,在

西班牙当是塞万提斯化。然而,浪漫主义对情节的疏虞与现代主义对情节的轻视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经过现代主义(或者还有后现代主义)的扫荡,情节几乎成了过街老鼠,以至于二十世纪的诸多文学词典和百科全书都有意无意地排斥情节、轻视情节,把情节当作可有可无的文学“盲肠”。

于是,观念主义和形式主义在小说创作中大行其道。于是,二十世纪的许多小说仿佛专为评论家而写,成了脱离广大读者的迷宫与璇玑。虽然从文学创新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看,观念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存在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可以说是一种必然。在西方,最早关注和凸现主体意识和主题思想的是人文主义的现实主义,之后便一发而不可收。但最初的人文主义作家并没有因为强调主题而忽视情节。恰恰相反,无论是在莎士比亚还是在塞万提斯那里,情节依然是文学的关键。正因为如此,也因为受众的欢迎,他们一度受到经院作家的轻视,被冠以“通俗”。

再说批判现实主义。巴尔扎克等一代作家对资本主义(血淋淋的现实)的批判如此富有力度,以至于模糊了创作主体(如保皇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恩格斯称之为“现实主义的胜利”)。在高扬的批判意识和价值取向(或谓主题思想)背后,则是巴尔扎克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现代建筑师般的精确图景。用昆德拉的话说,这些精确的图景、过细的谋划使原本相对自由的小说创作形式改变了方向。再后来是以“科学主义”自诩的自然主义或把主题(包括人的几乎一切内涵和外延)和形式(包括技巧的一切可能与界限)推向极致的现代主义以及反过来否定(颠覆)和怀疑(解构)一切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这些赤裸裸的观念主义和形式主义其实也是创作主体的极端个人主义倾向的鲜明表征,是当今世界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极端表现。倘使不是世界进入了跨国公司时代,新自由

主义便无法生成；同样，倘使不是世界进入了跨国公司时代，西方的政治家也断然没有能力发明“人权高于主权”之类的时鲜谬论。盖因跨国公司不会满足于一国或几国的资源。它们当然要消解各国主权，以致其剥夺在全世界畅通无阻。其实马克思早就预见到了这一点，并说“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这不正是我们面前的“全球化”吗？

西班牙女作家不苟且。她们正在以她们的方式发出不同的声音，显示不同的色彩。这种声音、色彩的“回归”态势对中国读者、中国作家当不无借鉴意义（因为曾几何时，我们经历了相似的文化饥谨；而今，我们又以相似的速度融入世界）。

需要说明的是，历史永远不会简单重复。就像一个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当今西班牙语小说早已是多重混杂的产物。对情节和现实生活的重视，我相信只不过是对二十世纪小说矫枉过正的一种反转。这里既有物极而反的必然，也有重新找回读者的诉求。

是为序。

二〇〇七年九月于北京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

前 言

“随着战争(指西班牙内战)的结束,一同消失的应该还有恐惧。”《沉睡的声音》的主人公原型在接受作者杜尔塞·恰孔的采访时如是说。但是,事与愿违,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恐惧并没有消失,千千万万个生活在沉默中的人们迟迟没有等到可以一吐心怀的时机。作者在会见一位八十二岁的受访者(雷梅的原型人物)时,这位老人警惕地看着作者的采访机,在开口讲述真相前则要求关上窗户,拉上窗帘,压低声音。那是二〇〇〇年八月的事,一如六十年前,对于邻居们听到自己的“羞事”的担心和恐惧无时不在挤压着她。

战争结束了,战败的人们——即维护共和国政府的人们,理所当然地被独裁者判处沉默。他们不能随意讲话,更多的人,则静静地从地球上消失——他们因为莫须有的罪名或者无足轻重的冒犯即被判处死刑,甚至“死无葬身之地”。沉默,是佛朗哥时代的主旋律。甚至当民主时代来临之际,这种局面依然令人费解地继续存在。本书作者历时四年,揭开了这个记忆的黑洞。当我们随同作者一道探身洞口时,无数压抑的声音从洞中冲了出来。我们震惊于这些陈年的故事,震惊于这些长期默默咀嚼痛苦的人们的经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历。在本书出版的新闻发布会上,作者介绍道:写这本书,为的是拯救那些失去战争的女人们的记忆。作者称这本书“揭开了伤疤”,因为“捂住的伤口永远不会愈合。伤口表面结了痂,但那只是假象。外部力量无法让人忘却”。作者认为自己所属的这一代人应当为改变父辈们的沉默现状做点什么,因为他们是沉默者的后代。沉默,作为强加给这类人的判决,已经执行了太久太久。于是,作者打破了沉默,就像书中的主人公之一托马萨那样大声呐喊,喊出了人们的心声,道出了鲜为人知的故事。

本书作者杜尔塞·恰孔是西班牙诗人、作家。一九五四年生于西班牙萨弗拉一个富有之家,父亲是佛朗哥时期的市长。她从小便受到良好的教育,到了婚嫁年龄便成了家并育有一女。恰孔一直扮演着一个传统的贤妻良母的角色。后来她离婚了。为了养家糊口,她积极投身工作,逐渐成为一名活跃的新闻记者,并把观察的视角深入到政治中去。同丈夫离异后,她跟自己的家庭也分道扬镳,进而成了“反战妇女组织”的成员。二〇〇三年三月,西班牙阿斯纳尔政府决定出兵伊拉克,她参加了在马德里举行的声势浩大的游行,并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萨拉马戈共同发表了一份反战声明。

杜尔塞·恰孔可以说是个晚熟的作家,她以写诗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从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九年共出版诗集四部,这些诗作于二〇〇三年合集出版,取名为《四滴水》。发表的长篇小说有《我的爱,别让我失望》(1996),《布兰卡明天飞翔》(1997),《缪斯,请给我讲讲那个男孩吧》(1998),《漫天稀泥》(2000,获当年阿索林文学奖)和《沉睡的声音》(2002,获2003年瓦伦西亚进步妇女奖,2003年莫斯托莱

斯三八奖,马德里图书协会 2003 年度图书奖)。此外,还发表了剧本《旧货市场》(1998),并将小说《我的爱,别让我失望》改编成剧本(2002),该剧本被提名为 2004 年度最佳西班牙语编剧奖。

西班牙内战,这个国家沉重历史的一部分,是作者创作的源泉。《沉睡的声音》发表于作家去世的前一年,这也是她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与众不同的是,作者没有把视角仅仅局限于历史学界热衷研究的政治派别斗争,或辉煌或惨烈的战役等等方面,而是将笔触伸向一直被人们忽视和遗忘了的人群:战败者。共产党人、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乃至保皇党人在西班牙那个空前混乱而动荡的年代各自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人们怎样看待他们?他们的真实面目又是如何?这一切在历史书籍中鲜有提及:当然如此,因为在那个年代战败者只能沉默。恰孔在四年的时间里,足迹踏遍西班牙全境,走访了数以百计的内战幸存者以及各种类型各个层次的见证者,获得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史料,然后用小说这种形式予以艺术的展现。

小说主要讲述佛朗哥获胜后,在对反对派血腥镇压和报复中入狱的一群女性的凄惨故事。这些在狱中饱受磨难的女人们,有的被处决,有的死于病痛,她们中绝大部分人没能活着走出监狱。作者着力塑造了欧尔滕霞、埃尔维拉、托马萨和雷梅等一系列坚强女性的形象,不仅描绘了她们在狱中的苦难生活,更反映了她们誓与反动当局斗争到底的英雄气概。

欧尔滕霞是个温柔贤惠却信仰坚定的革命者。她与游击队员费利佩的爱情以及腹中的胎儿是她在狱中坚持斗争的动力。她如愿以偿,就义前得以见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

沉睡的声音

Da voz dormida

丈夫一面；她的女儿——她一切柔情的寄托——出生后仅仅一个半月，她就被处决了。更大的不幸还在于女儿同样永远也见不到自己的父亲了，因为她的父亲在一次围剿中被枪弹射中，当场牺牲。母亲在狱中留下的日记便成了女儿一生中唯一的慰藉和力量，这也是她了解和认识父母的主要途径。她的童年是在阅读母亲的日记中度过的，耳濡目染和潜移默化，使她也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埃尔维拉是狱中年龄最小的囚犯，她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她坚强勇敢，喜爱唱歌，不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中，她都会借助歌唱这个艺术形式，或直抒胸臆，或驱赶寂寞和恐惧。她的这种艺术天赋最终成了促使她成功越狱的间接因素。

托马萨的性格则迥然不同。她固执、严厉，从不放弃自己的原则作任何形式的妥协。为此，她曾遭到过严厉的惩罚。但她始终咬牙忍耐，宁死不屈。然而，难友欧尔滕霞的死，使她猛然醒悟：她不应该再沉默，不应该让历史由战场上的胜利者随意改写。她要活下去，她要讲述历史，她要大声呐喊：要让她的一家都死于长枪党人枪下的史实昭然于世。当年长枪党人狞笑着给她留下一条性命，并且不怀好意地强令她成为他们炫耀暴行的工具时，他们没有想到，托马萨果真照做了，她终于发出了“沉睡的声音”。

雷梅却不似托马萨这般铮铮铁骨。她温顺善良，而且天真得跟她作为狱中长者的身份极不相称。她从来不与看守发生冲突，总是顺从地按照狱中的规定行事。为此，她曾经遭受过“强硬派”托马萨的白眼。但是她满不在乎，因为她从未放弃过斗争，她问心无愧。她顺从的表象下面掩藏着一颗从未向现实妥协的心。因此，在监狱里她找到了服

务于仍在跟法西斯进行武装斗争的人们的特殊方式：偷偷地用长枪党人的针线和布料为游击队员缝制冬衣。星星之火燃遍了整个监狱，其他的女犯也纷纷加入到了这个队伍中来，几乎把监狱变成了游击队员们的“服装加工厂”。

欧尔滕霞的妹妹佩帕是个心地善良、多愁善感并且极为胆小的姑娘。她从来没有加入共产党组织或是参与政治斗争抑或武装斗争的想法。她只想安安宁宁过日子。但她这个小小愿望的实现在那个年代却比登天还难。她虽然坚决拒绝跟党有任何联系，却身不由己地被卷了进来。因为她真诚地爱上了一个坚定的斗士：帕乌利诺——被关进大牢的埃尔维拉的哥哥。为了爱情，她成了一名实际的地下党员，她风雨无阻，充当着党的使者。她一直苦苦支撑，抚养大了姐姐的女儿。为了爱情，她一直坚定地等待着未婚夫，终于在两鬓斑白的岁月等到了未婚夫出狱，与之喜结连理，然后得以双双回到自己魂牵梦萦的故乡科尔多瓦。故乡象征着安宁，象征着和平，象征着心灵和肉体安息的海湾。帕乌利诺平静而满足地长眠于他的第二故乡，而佩帕的原型人物至今仍在此地安享晚年。

“回忆并不意味着冲突，回忆意味着跟过去和解。我们如果不往后看，就永远也无法向前看。”这便是作者创作本书的初衷。

徐 蕾

2007年9月于北京

献给不得不保持沉默的人们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二部	121
第三部	195

第一部

你徒劳地在窗户上画着一颗颗心：
城堡下面的院子里
沉默公爵在招募士兵。

——保尔·策兰^①

① 保尔·策兰(1920—1970),奥地利诗人。他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语文学发出最强有力和最有革新精神的声音。他的诗风受法国超现实主义影响,题材受他作为犹太人的悲伤心情所左右。一生出版诗集七部,获多项文学大奖。

1

面临死亡的女人名叫欧尔滕霞。她有一双乌黑的眸子，长发扎成辫子，一直拖到身后。她向来柔声细语。只有当笑容漾满了嘴唇，她才会不由自主地喊出“我的老天”，而且会捂着肚子，几乎是喊叫着翻来覆去重复这句话。至今她还未学会怎样控制自己不这样失态。她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在一个蓝皮本上写东西。如今她已有八个月的身孕了。

她已经习惯于低声说话了，这并不容易，但她还是习惯了。她还学会了不发问，学会了接受事实，接受渗透到灵魂深处、最深处的失败，无须请求，无须解释。她饥寒交迫，膝盖疼痛，但她仍止不住要笑。

她笑啊，笑啊。

她笑，因为最小的狱友埃尔维拉在一只手套里塞满了鹰嘴豆，打算做一个木偶脑袋，可是手套太重了，动不起来。不过，她不气馁，纤小的手指和那只毛线手套较量着，笛子般的悦耳声音为这出滑稽剧配着音，旨在驱赶恐惧。

埃尔维拉的恐惧。欧尔滕霞的恐惧。那些惯于低声说话的女人们的恐惧。女人们声音中流露出的恐惧。直面鲜血、直面家人躲闪的目光的恐惧，以及自己同样躲闪的目光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中流露出的恐惧,还有家人的恐惧。

这天是探视日。

面临死亡的女人并不知道自己死期已近。

2

埃尔维拉的木偶重又变回手套,戴在自己的右手上。欧尔滕霞注视着它,同时不停抚摩自己的肚子,并且竭力避免埃尔维拉注意到自己的目光。一只普通的手套,是由母亲充满爱心的双手织成的小小的手套。但是如果不小心,如果疏忽,哪怕只是一瞬间的工夫,失去了“谨慎”这个朋友,一味沉浸在遐想之中却不马上回到现实中来,让眼睛看到了最好不要看到的东西,那么这只手套带来的也就非痛苦莫属了。

探视室里,欧尔滕霞和埃尔维拉挨在一起。探视室中间的那条通道被厚密的铁栅栏围了起来。一个女看守在通道里走来走去,监视着女犯及其家人们。来看望埃尔维拉的是爷爷,看望欧尔滕霞的则是妹妹佩帕。他们四个人谁也听不清对方说了些什么。欧尔滕霞打着手势,让妹妹明白怀孕并没给她带来什么不适。她吐字清晰、准确,语速和缓,而且字斟句酌,决不多说半个字。她委托妹妹带给丈夫很多吻,然后又抱了一下自己以示带给他一个拥抱。

探视场面吵闹异常,无论妹妹怎样努力,欧尔滕霞仍然听不清她的话。佩帕扯着嗓子告诉她案件的审理日期还没有定下来。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审理你的案件。”

“什么？”

“案件，现在还一无所知。”

欧尔滕霞努力抓住走道上隔开她们的铁丝网。妹妹也紧紧抓住面前的铁丝想离姐姐更近些。这时两人看到正在走廊里走来走去的看守回过头，眼睛盯住了埃尔维拉的手套。

3

玩偶脑袋的鹰嘴豆上血迹斑斑。在走廊对面爷爷惊愕的目光中，埃尔维拉拆开了玩偶，举起手套。看守以为姑娘正做什么游戏逗爷爷开心呢，于是步伐坚定地走开了，双手背后继续巡视着走廊。直到看守走远，埃尔维拉才取出溅满鲜血的鹰嘴豆并指了指自己的膝盖。

由于距离太远，再加上光线昏暗，老人没能看到孙女依然张着的伤口。

看守猛地站住了。她转过头来，神情严厉：“埃尔维拉，往后去！”说完缓步冲埃尔维拉走来，紧咬嘴唇，似笑非笑。她把手指拧来拧去，却并没有从背后拿开，她再一次吼道：

“埃尔维拉，往后去！”

看守用左手掌敲着埃尔维拉脸旁的铁丝，埃尔维拉只好后退了一步。

“你今天的探视结束了。回到房里等着我。”

之后又冲着埃尔维拉的爷爷，这次倒没有厉声喊叫：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请回去吧。”

老人看了看旁边的女人佩帕，那个即将辞世的女人的妹妹，眼中充满疑惑，不过他没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最好什么也不要问。

“走吧，爷爷，您孙女和您的探视结束了。”

埃尔维拉把鹰嘴豆放回口袋里，把手套戴在自己的小手上，也一起藏到口袋里，憋住了没有挥手跟爷爷道别。爷爷同样没敢跟她道别。他望着她，然后转过身去，从家属人群中穿过，家属们仍旧喊叫着，并且互相推搡着以期占据那个铁栅栏旁边空出来的位置。爷爷走了，但他什么也不明白。

是的，什么也不明白，一点也不明白。

4

天没降雪。女人们在院子里围成一个圆圈，为的是能更暖和一些，希望挤在一起能多积聚一些热量。其实也没什么热量。她们抬头看着天空，盼望着雪花飘落。“如果下雪，天就能稍微暖和一些了。”牢房里年龄最大的雷梅^①总是这么认为。可是那个埃斯特雷马杜拉人，那个皮肤青黄、眼睛细长的托马萨却不以为然。

“我跟你说吧，会暖和的。”

“你知道什么！”

^① 雷梅，为雷梅迪欧斯的昵称。

“我知道，因为我儿子住在莱昂，他这么跟我说的。再说去年下雪的时候天就暖和了。”

“咱们看看究竟会怎样吧。”

一连三天的时间她们都在眼巴巴地望着天空。

“你儿子在莱昂干什么？”

“开矿。”

“他见过海吗？”

“可莱昂没有海啊。”

“噢。”

“不过有一天他见到了热情之花^①。”

“得了吧。”

雷梅在给欧尔滕霞梳头，她把她的头发扎起来又拆开，拆了又扎，活动着自己的手指。

“我原来的头发也这么长、这么黑。”

“你儿子真见到热情之花了吗？”

“远远地，不过倒真是看到了。”

一连三天的时间她们都在看着天空。而三天的时间里埃尔维拉都没能看到天空，她一直被关禁闭，罪名是她企图告诉爷爷自己在审讯时跪在鹰嘴豆上忍着疼痛，一言不发，没回答任何问题，没有透露哥哥帕乌利诺的身份。

现在，托马萨、雷梅、欧尔滕霞围成圆圈御寒，埃尔维拉却拒绝参加。她懒懒地躺在院子的角落里，用妈妈给她织的手套抚摩着自己的脸颊。

① 热情之花，系伊巴露丽（1895—1989）的笔名，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1918年在《比斯开矿工报》上发表文章，首次实用该笔名。之后在跟法西斯斗争的岁月中，因组织工人运动或引领革命风潮数度入狱，并被迫在俄国流亡三十八年之久。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她开始咳嗽。

“埃尔维丽塔^①病了。”

“她从‘桶’^②里出来就发烧了。”

“得通知女子卫队。”

“你以为她们会理睬呢。”

雷梅不再摆弄欧尔滕霞的辫子。

“我要去。”

“去吧，怎么去还怎么回来。”

“小心点，你太爱唠叨了。你就知道唠叨，唠叨，就这本事，妈的。”

托马萨披着毛线披肩，双手叉腰，直盯着她说：

“在这个地方还能干他妈的什么事？”

托马萨和雷梅的争吵向来不会持续很久，因为不等到她们争得面红耳赤，欧尔滕霞就会从中调停，她总是不费什么劲就能让两人安静下来。但是这一次，欧尔滕霞根本没听她们在说什么，因为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埃尔维拉身上了。她默默地看着这孩子，并尽量不让她觉察到自己的眼神。

欧尔滕霞不再抚摩自己的肚子，她扶着自己的腰朝那个角落走去。埃尔维拉正用妈妈死前不久给她织的手套抚摩自己的面颊呢。

埃尔维拉在发抖。

① 埃尔维丽塔，埃尔维拉的昵称，意为小埃尔维拉。

② “桶”，指禁闭室。

5

发烧只不过是神志错乱的另一种形式。神志错乱时亦梦亦幻。埃尔维拉此时感觉自己从遥远的地方赶回家，回到那远远的、能闻到橘子香的地方。

埃尔维拉在家里。她痴迷于收音机里播放的音乐。

绿色的眼睛，罗勒^①一般的绿色……

米盖尔·德·莫里纳^②、塞利阿·加麦斯^③都让埃尔维拉着迷。说唱剧^④呢，她也喜欢，喜欢安东尼塔·克罗梅^⑤、孔恰·皮克尔^⑥。她很想成为一名歌唱家，想让巴尔贝尔德、莱昂、吉罗加这样的大师们单独为她谱写一首《绿色的眼睛》^⑦，闪着弯刀光芒的眼睛。

……绿色，柠檬绿。

但是父亲坚决反对母亲玛尔蒂娜夫人鼓励女儿想入非

① 一种用作调料的植物。

② 米盖尔·德·莫里纳(1908—1992)，西班牙著名歌唱家、弗拉门戈艺术家，因演唱《我出生的那一天》、《绿色的眼睛》两首民歌一举成名，但由于曾为共和国军队演出而遭到佛朗哥政府迫害。1992年，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因其对艺术的卓越贡献授予其伊莎贝尔十字勋章。

③ 塞利阿·加麦斯(1905—1992)，西班牙著名歌唱家、艺术家。

④ 说唱剧，西班牙音乐表演剧，由说白、歌曲、合唱和舞蹈组成。

⑤ 安东尼塔·克罗梅，西班牙20世纪30到40年代著名电影明星。

⑥ 孔恰·皮克尔，西班牙20世纪歌唱家、演员。

⑦ 这是根据诗歌《绿色的眼睛》改编的歌词，大意是：绿色的眼睛，罗勒一般的绿色，小麦一般的绿色，绿色，柠檬绿，绿色的眼睛，绿色，闪着弯刀的光芒，刺进我的心……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非。所以母亲一听到丈夫的脚步声就关掉收音机。虽然她并不认为那些歌曲有什么下流的,她还是关掉它,免得丈夫生气。

“妈妈。”埃尔维拉喃喃地呼唤。

玛尔蒂娜夫人关上了收音机。雷梅回来告诉大家医务所已经没地方了,看守跟她说医务所人满为患。

雷梅狠狠地骂那人没有心肝:

“那个看守心肝上的位置是他妈空的!”

这个皮肤青黄的埃斯特雷马杜拉人无声地表达道:“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同时垂下下巴,低垂眼睑,撇了撇紧闭的嘴唇。她没让欧尔滕霞靠近埃尔维拉的席子,生怕她被感染了会难产。

“你别过来,千万别再弄出什么问题来。咱们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

她不停地用浸了冷水的毛巾敷着埃尔维拉滚烫的额头、滚烫的胳膊、后颈和脖子。

“妈妈。”

埃尔维拉仍高烧不退。高烧让她费力地睁开眼睛,痴痴地追寻和流连于美妙的梦境。

她背着父亲,为母亲和哥哥帕乌利诺唱了一曲歌谣。他们给她鼓掌,她觉得自己就像是艺术家一样。“我永远也搞不懂你哪儿来的这些艺术细胞。”妈妈把一盘橘子放在桌子中央赞叹道。“永远也搞不懂。”她重复道。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玛尔蒂娜夫人的确不明白,因为她自己生于潘普洛纳,是一名无趣军人之后,后来又在布尔戈斯嫁给了一名竟然更加不风趣的军人(要是还能找得到更没趣的人的话)。不

管是她还是她的家庭，抑或是丈夫的家庭，都找不到任何幽默或者快乐的因子。

“妈妈，都是因为瓦伦西亚这个地方。这儿的太阳、花朵、气候。瓦伦西亚是‘罪魁祸首’。还因为你，是你就像播种橙子^①一样把她生在这儿。”

帕乌利诺笑了。帕乌利诺，她的哥哥，她心目中的英雄。虽然他尚未奔赴战场。埃尔维拉崇拜他，但帕乌利诺却嘲笑她，嘲笑妈妈，嘲笑她们俩。于是埃尔维拉去告状：

“妈妈。”

欧尔滕霞在她的蓝皮本上写着，她在给丈夫费利佩写信。她说能感觉到小东西正在肚子里踢她，还说如果是个男孩，就给他取名费利佩；她还说，埃尔维丽塔要死了，就像阿姆帕罗、塞利塔、母婴楼里何塞法和阿玛丽亚的孩子们那样咳嗽到死。她说这个红发小姑娘高烧不止，她们唯一能为她做的事是把每次饭后得到的那半个橙子挤出汁来给她喝。可是橙子太干了，挤不出多少汁来。

“妈妈。”

雷梅和托马萨互相看了看，又看了看欧尔滕霞。雷梅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母亲二十年前就去世了，有多少次她都希望自己能像埃尔维拉叫她的母亲那样叫一声“妈妈”。多少次啊，但是她从没这个勇气。托马萨抱起这个女孩，用勺子把所有人的饭后水果——橙子——挤出的汁给她喂了下去。埃尔维拉一边吞咽，一边有气无力地呼唤着：

“妈妈。”

托马萨也想念自己的母亲。欧尔滕霞也如此，她的目

① 橙子是瓦伦西亚的特产。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光离开蓝皮本。

“妈妈。”

埃尔维拉的呼唤道出所有人的心声。

6

埃尔维拉的爷爷在监狱的门口等待着上次探视时结识的那个女人。看守没有允许他看望孙女，说她病了。但是他们接过了那个一向用来给孙女带食品的锌铁罐，之后把空罐还了回来。这是个好征兆。现在他在等佩帕，那个在蓝皮本上写日记的女人的妹妹。

佩帕个子矮小、金黄头发。开始下雨了，她正迈着急促的小碎步往前赶。

她身着一袭过于肥大的外衣。一缕头发从盖住了头的披肩下面露了出来，那是一条破旧不堪的黑色披肩。

“小姐。”

老人一边向她走去，一边把帽子略微一抬算是打招呼。

“您是在跟我说话吗？”

“请原谅，小姐。”

两个人谁也没带雨伞。两人都有着一双清澈极了的蓝色眼睛，几乎是天蓝色的眼睛。

“您有我孙女的消息吗？”

“您说的是谁？”

“埃尔维拉·冈萨雷斯·托洛萨，我孙女。”

“那个红头发的小姑娘？”

“没错，就是她。”

“她跟我姐姐在同一间牢房，不过今天没来探视室。”

“是啊，是啊，就是这样。您看……”

“现在我想起来您是谁了。”

“您记得了？”

老人竖起衣领护住脖子。他身穿黑色套服，领带也是黑色的，但是没穿外套，这着实令人费解，因为他的外表显示出他是个上等人，单看帽子的衬里就能看得出来其衣着的质量非同一般。

“是啊。他们对她特别坏，特别坏。坏极了。来，您到这儿来，要不咱们都要淋湿了。”

老人随着她到了避雨的地方，把帽子摘了下来。

“对不起，我还没介绍自己。我叫哈维尔·托洛萨·伊瓦门戈英迪亚。”

“我的老天！”

“很高兴认识您！”

“我叫何塞法·罗德里戈斯·加西亚，为您效劳。”

佩帕看到他这样绅士，却冻得哆哆嗦嗦，很是心痛。他们蓝色的目光第一次相遇了。她用以御寒的是一件曾属于父亲的外套，却不知道埃尔维拉的爷爷仅在一周前卖掉了自己最后一件外套。

年轻人静静地，打算听听面前的这位老人准备说些什么，同时一边打量着他。他瘦骨嶙峋，皮肤保养却极好，苍白得几乎透明，其修长而优雅的手指正紧紧揪住护着脖子的衣领。

“您请讲。”

埃尔维拉的爷爷刚一开口，佩帕就从他的声音里听出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了脆弱。她很了解这种脆弱：欲说又止，急于知道结果的话，只说了半截就咽了回去。

“听说她病了。”

话说得很艰难。

“您姐姐有没有跟您说起我的孙女？”

他还想知道更多的情况。

“您知道她是不是……”

哈维尔·托洛萨手中的锌罐在抖动。“她是不是死了？”佩帕知道这是埃尔维拉的爷爷想问的意思。她知道他不敢这样问。

“他们拿走了食物，是不是？”

她说，一边指了指那个空罐。

“是。”

“那您就不用担心了。”

她告诉老人她最后一次去波尔利埃尔监狱探望自己父亲时就是拿着原封未动的饭盒回来的。

“您知道吗？我父亲原来是科尔多瓦的车床师傅。”

她说战争结束后他们就离开了科尔多瓦，因为父亲是共和派的，在那儿这事尽人皆知。

“在这儿他们应该也知道，因为刚到马德里他就被抓走了。”

“不要再给他带饭了，他不需要了。”她说波尔利埃尔监狱的人这样告诉她。当佩帕准备把饭盒交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没要。“你父亲已经不在这儿了。”“在哪儿？”“不在了，别问了，走吧，别回来了。小心点，不能哭，不能嚷嚷。”

“于是我明白了。”她指指自己的铁盒说。

于是她知道再也见不到父亲了。

佩帕又指了指埃尔维拉爷爷的空罐子。

“这样您就知道孙女在那里呢。”

老人眼神暗淡茫然，他竭力掩饰着自己的心情。她也如此。

7

佩帕还在问自己当时是怎样鼓足勇气给欧尔滕霞带去信息的。虽然从监狱回来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心里还是那么紧张。跟埃尔维拉的爷爷告别，看着他在雨中低着头、抱着那个空罐子远去也已经几个小时了。她回到雇主家里开始给堂费尔南多准备汤了。

她仍在颤栗。

她得小心了。

因为她不像姐姐那样勇敢。姐姐欧尔滕霞当时毫不犹豫地参了军。因为姐姐是志愿兵，也是游击队员。父亲死后没多久她就成了游击队员，虽然那时她已经怀孕五个月了。

佩帕对红发姑娘的爷爷撒了谎。

她对那个拥有一个奇怪姓氏的绅士撒了谎，因为在那个年代有些真相不能说出来。父亲被捕其实并不仅仅因为他是共和派而是因为他知道欧尔滕霞的丈夫在山里。他被杀则因为不肯说出女婿在哪儿。父亲是个勇敢的人，和欧尔滕霞一样勇敢。他们既然从父亲那里没有获得任何线索，就把姐姐带走，几乎每天都要提审。他们以为总有一天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她会说出丈夫跟黑夹克在一起，总有一天她会交代出丈夫的下落，总有一天，她会厌倦这种恐惧的来来回回。但是她没有厌倦。她经受住了所有的苦难。来自巴塞罗那的爪牙照着她的肚子踢了一脚，她就偷偷地上山去找丈夫了。她唯一的担心是失去肚子里的孩子。欧尔滕霞是个勇敢的姑娘。

但是，佩帕连一脚也忍受不住，她不行。她要是被抓住了，大家就都完了。妈妈早产生下她之后，连一个冬天都没能熬过去。她跟妈妈一样，金黄头发而且身材矮小、瘦弱，就像没发育好。

她必须小心。

她思考着。

她死死盯着托盘，因为手还在发抖，这碗汤要端给堂费尔南多，她不想把汤洒出来。她慢慢地往前走，看看前方，然后看看那盘汤，再看看地板，然后又是前方、汤、地板，依次看过来。

她尽量不看面包。

她走得很缓慢，走到餐厅用的时间比任何时候都要长。当她把餐盘放到桌子上时，餐具叮当作响。但是汤一滴也没洒出来。一滴也没有。

“佩帕。”

堂费尔南多的声音从客厅传过来。她循声走过去，并轻轻捋起额前垂下来的一绺头发。墙边，一壁炉火正熊熊燃烧。她走过去趁便取取暖，一边问：

“您有什么吩咐？”

堂费尔南多把报纸放在膝盖上，摘掉眼镜看着她：

“挺冷的。今天我在这儿吃晚饭。”

佩帕离开了火焰带来的温暖，回到餐盘和汤那儿，决定控制住自己的颤抖。

她不想看面包，但还是看着它。看着面包，她笑了，又端起了餐盘。她看着餐盘。笑了。

她颤抖着。

她想着欧尔滕霞。她想象着姐姐咬着面包，嘴唇触到费利佩那封信时的激动。那封她在乌姆勃利阿山的路上取回的信，就在路灯杆后面第三块石头下面。那是一块很大、相当平坦、中间有个大切口的石头。石头前面有一簇灌木丛恰好能掩住她，从路上什么也看不到。当欧尔滕霞被抓走时，姐夫费利佩曾指给她看那块石头：

“你瞧这儿，看好了。这块石头下面有一个铁盒，明天我会放一件东西。你把铁盒拿走，别让任何人看见，然后把它带给滕西^①。”

因为他总是叫姐姐滕西。“拿走铁盒，别让任何人看见你。”佩帕看着他的眼睛，她不想告诉他自己简直要吓死过去。她说自己上山来的目的是通知他们，警察晚上去埃尔阿尔托亚诺农场清点牲口的数量，逼着老乡们把牲口圈的钥匙交给他们，第二天早上再把钥匙还回来，并再次清点牲口数，这样就可以知道谁给游击队提供吃的。于是欧尔滕霞去那儿买母鸡时就被他们抓住了。佩帕上山只是去告诉他们不要等姐姐了。她多想告诉他们，当她在灌木丛等待费利佩时，当她听到约定的暗号：敲三下石头时，恐惧挤压着自己的身体，差点忘掉回应：自己也应该敲击三下。她再也不会回到那座小山了。她多想这么说。但是她没说。她

① 滕西是欧尔滕霞的昵称。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看着他的眼睛，她看到了跟姐姐一样的眼神，当时姐姐要她上山通知费利佩不要等她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眼神。费利佩的眼神也如此。于是佩帕答应可以把他要带的东西捎给欧尔滕霞。

第一次竟然还更容易一些。那天，当她把灌木后面那块平坦的石头掀开、打开铁盒，腿已经不再发抖，因为费利佩要她捎的东西是允许带进去的。她在文塔斯监狱门口把东西交给了那个专门负责接收包裹的修女。那不过是一个空白的笔记本。

一个蓝皮本。

8

把那封信吞下去之前，欧尔滕霞让它在嘴里停留了一段时间。她已经读了不下二十遍，都背得出来了。她会按照费利佩的话去做。“你别撕了它，他们可能会发现废纸屑。”她不舍得吞下去，她想在嘴里仔细品味费利佩带给她的亲吻。“别烧了它，没准儿纸没烧完，他们就发现了。”她品味着费利佩亲手写的名字。“把它吃了吧，滕西，味道不是那么糟，想着我。”纸的纤维慢慢破了，欧尔滕霞还不想吞下去。“想着我就在你嘴里，滕西。”一开始揉成那个干球现在已经变成充满墨水味的苦涩纸团。她不想吞下去，但是看守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滕西，我要给你很多吻，把没能给你的全部的吻都给你。”看守的脚步声更近了。“滕西，我要带给你很多吻。”整个走廊都能听到看守的脚步声。该

去车间了。“忍一忍，我的心肝。”

钥匙的金属声越来越响，混杂着开门的声音。欧尔滕霞试图把纸吞下去。“我爱你，滕西。”纸和墨水让她产生了胃痉挛。“我们这里还是老样子，时好时坏。”欧尔滕霞忍着恶心，把纸团吞了下去。“晚上，当我们换营地能看到星星的时候，我总是看着属于咱们的那一颗，很快咱俩就能一起看星星了，很快。”由于恶心，又要费劲把它咽下去，欧尔滕霞的泪水流了出来。看守已经走了进来。

是梅塞德斯。

“去车间了。”

她说话像唱歌一样，一边拍着手掌，然后又说了一遍：

“去车间了！”

女人们默默地、整整齐齐地排着队跟在梅塞德斯身后去位于监狱地下室的缝纫车间。欧尔滕霞卷起自己的棉席，擦干泪水，找她的蓝皮本。她不去车间，因为她的判决结果还没下来。托马萨坐在埃尔维拉的床头。她也不去车间。她不去是出于自己的原则，她拒绝为敌人缝制服。托马萨坚持认为战争还没有结束，内格林^① 同意缔结的和平对于那些仍然在斗争的人们来说是一种侮辱。她不同意这个观点：即三年的战争已经成了历史的一部分。不，死者并没有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她没有被判处死刑，也没有因为历史而减刑。她不会把自己三十年的生命交给历史。任何一天、任何一个死者都不交给历史。战争没有结束。但就要结束了，很快。她没有跟那些企图撰写历史的人们合

① 胡安·内格林(1894—1956)，西班牙共和派总理，1937年5月任职，1939年辞职并流亡国外。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作过，没有通过缝哪怕一针一线来获得赦免。一针也没有过。所以她轻蔑地看了一眼走到队伍中的雷梅：雷梅已经放弃了。她变得很温顺。雷梅不懂得珍惜那些不断倒下的人们做出的牺牲。她是个悲观主义者，只知道去数死了多少人，只知道为他们哭泣。

只要有可能，雷梅就讲述自己的故事，那个无足轻重的故事，好像她的历史到那里就截止了。但历史并没有结束，当然没有。托马萨打算等到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再讲述自己的事呢。那将是在离这儿很远的地方，远远儿的。她观察着雷梅。雷梅很顺从地走到队伍里，对她的轻蔑视而不见。

欧尔滕霞面对着墙壁，她打算背着梅塞德斯用舌头把那一小片沾到上腭的纸舔下来。

剩余的那片。一小片。

“很快所有的一切就结束了。也许在你的案件开审之前就结束了。孩子出生的时候，咱们就会在一起了。如果是女孩，我们就按照你的名字叫她欧尔滕霞，滕西。”

9

监狱看守是梅塞德斯获得的第一份工作。不到两周前，她得到了这个职位，因为她是战争遗孀。她很喜欢这个工作。她把头发盘起，拢成一个高高的香蕉状发髻，下面露出密密麻麻的发卡，从脖颈一直到头顶。她喜欢让发卡露出来而不想埋没它们。梳头的时候，她一枚一枚地细细点

数。她觉得这样的发型比较适合自己。制服也适合自己。她把腰带勒得紧紧的好显出腰身。每次穿上那件蓝色的披风,她都要在镜子前转几圈。

把女人们带到缝纫车间之前,她来到埃尔维拉的床前,向托马萨询问她的情况。

“这孩子情况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差着呢。”

托马萨脸上的表情严肃起来。她皱眉的时候,皱纹愈深,橄榄色的面部呈现出一道道的沟。细长的眼睛也眯了起来,流露出轻蔑。欧尔滕霞坐在卷起的席子上,看着她,合上蓝皮本,用眼睛向她示意:你不要这么鲁莽。梅塞德斯悄悄地把自己背着别人带来的药交给她,同时摸了摸病人的额头。

“给她早晚各吃一粒。”

托马萨不会心软。不管欧尔滕霞怎样给她递眼色,也不管她多么清楚梅塞德斯冒了多少危险做这件事。告密者站在队伍前列严密监视着全部动静,因为发现任何情报,都可以以此来换取钱财。托马萨不心软。谁也别想骗她,谁也骗不了她。这新来的看守只不过想摆个好罢了。她接过梅塞德斯的药,藏到毛线披风下面却没道谢。这时埃尔维拉睁开清澈专注的眼睛。自从高烧说胡话以来,这还是她第一次睁开眼睛。

“我们是在瓦伦西亚吗?”

“不是,小乖乖。”

“我还以为是在瓦伦西亚呢。”

梅塞德斯很高兴看到她醒来,给她披上衣服又摸了摸她的额头: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她的烧退了些。但不管怎么样,还是把药给她吃了。”

她低声跟托马萨说。她已经习惯了这样跟犯人们说话。已经到了队伍前面,还冲着她命令道:

“给她穿暖些。”

青黄皮肤的埃斯特雷马杜拉人无声地点了点头。

“埃尔维丽塔,你冷吗?”

“我是不是要死了?”

托马萨的目光搜寻着欧尔滕霞和雷梅,想要冲她们微笑。她咧开嘴笑了。雷梅和欧尔滕霞知道为什么,也笑了。

雷梅向着缝纫车间走去。她走在队伍里,静静地、老实地跟在梅塞德斯和其他人后面,不时向后看着托马萨。欧尔滕霞又拿起了笔,微笑一直浮在脸上。

“埃尔维丽塔不会死。”大家彼此会意的微笑传递着这个信息。

对,埃尔维拉不会死。

10

女人们沉默有序地离开了牢房,向文塔斯监狱的地下室走去。埃尔维拉回答托马萨说她不冷的同时又说:

“可我饿了。”

她的确饿了。她饥肠辘辘,就像在阿利坎特港口时那样,当时她在等一艘永远也不会来到的船。妈妈已经变卖光了全部首饰,再没什么东西可以拿来跟看管他们的那个意大利女警察换巧克力了。共和国的钱已经不能合法流

通,玛尔蒂娜夫人的积蓄正无能为力地躺在她那个桃花心木的箱子底慢慢老去。那是个十分珍贵的箱子,是父亲在几内亚买的。那时他还不认识妈妈,还没被派到潘普洛纳,之后又被派到布尔戈斯。就是在这后一个地方,他们结了婚,生下了帕乌利诺。父亲在很多地方生活过。埃尔维拉却只去过两个地方:她在瓦伦西亚出生,直到被转到这所监狱才离开那儿。对这座城市她一无所知,唯一看见的是这里的斗牛场,很漂亮,是透过车门的铁栏杆看到的。她连阿利坎特也不了解,只是在去往港口时,见到一条有很多棕榈树的大街。

但是父亲对自己所有呆过的城市都了如指掌,他每从一个地方回来都会带来一个纪念品。从马拉博带回的是一个小木盒,母亲拿来存钱用了。但是父亲一同带回来的还有一场胃病,病情使他于阿萨尼亚法^①颁布之时不得不离开军队。退伍时他已官至中尉。埃尔维拉记得妈妈非常高兴。但当他再次入伍时,虽然升到了上尉,妈妈却不那么高兴了。她一点也高兴不起来。那时战争刚刚开始,父亲担任上尉的那个营叫红色阿利坎特,父亲写信时就在日期之前和“共和国万岁!”之后写上:红色阿利坎特营。

第一封“共和国万岁”寄自喀斯特雍市塞戈尔贝镇。收到这封信之后两天,帕乌利诺拿着一张纸进了家。

他嘴角藏着一丝微笑。

“妈妈,我已经报名参加志愿军了。”

^① 阿萨尼亚(1880—1940),西班牙部长和第二共和国总统。1931年4月25日,时任陆军部长的阿萨尼亚颁布了新宪法,即阿萨尼亚法,包括限制牧师权利、给予妇女充分的选举权等内容。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妈妈松开埃尔维拉红色的长发,放下梳子。

“你还太小。”

“不。”

帕乌利诺语气坚定,同时给她看手上那张纸。妈妈接着给埃尔维拉梳头:

“你太小了,帕乌利诺。”

她没再多说,她已经习惯了:男人们所作的决定不容争执。帕乌利诺已经成人了,丈夫在第一封信中就这么说了,还说共和国需要他。

当母亲玛尔蒂娜夫人给埃尔维拉的马尾辫上扎上头绳后,埃尔维拉跑到哥哥的房间:

“你也要上战场?”

“小鬼,你把辫子晃动起来真可爱,我一向喜欢的。”

埃尔维拉的辫子左右扫动着空气。哥哥趁着女孩闭着眼的工夫拽住头绳的一头。

“妈妈,妈妈,帕乌利诺把我的头发弄散了。”

当天下午,帕乌利诺就去了前线。那时他刚过十九岁生日。

11

埃尔维拉的父亲几乎每天都有信寄到瓦伦西亚。妈妈在床头用极有节奏的音调,像是讲一个童话故事一样给女儿读信。托马萨告诉埃尔维拉说她已经发了五天高烧时,也是这样的声音。

一开始,玛尔蒂娜夫人高高兴兴地等信,充满激情地读信。但渐渐的,等待的愉悦让位给了着急。稍有延迟,着急就变成了焦躁不安,忧心忡忡。

七个月的时间里,她几乎每天都能接到丈夫的信。一些信只是随便在哪个地方,随使用一张纸匆匆写就的几行字,只是要让她知道自己一切都好,没有忘记她。

“我没忘记你。”

所以,最后一封信抵达已经过去两周时,玛尔蒂娜夫人意识到事情不妙,自己不可能指望还有信来了。

尽管如此,当丈夫的行李被运来时她还是很吃惊。

他的行李到了。

一名军队发饷官把它带回了家。

他的行李。

玛尔蒂娜夫人打开门,士兵把行李递给她,说是从特里淮凯^①寄来的。

“我们的人在瓜达拉哈拉跟意大利人进行了一场恶战。”

埃尔维拉看见母亲面色苍白,用手捂住了脸。

“请您去一趟军区总司令部,夫人。那儿有长长的名单,上面有很多名字。”

女儿接过了士兵从地上拎起来的行李,向他道了谢,关上门。玛尔蒂娜夫人一眼不眨地盯着行李。

也许缺的信就在行李中,最近十五天以来所有的信。也没准儿是丈夫从特里淮凯给她寄来的礼物。对,玛尔蒂

① 此地位于西班牙瓜达拉哈拉省。1937年1月,支持佛朗哥的意大利军队在这里遭遇里斯特将军率领的共和国军队的伏击,大败而归。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娜夫人将怀着最后的希望打开行李。最后的希望，哪怕这希望只持续一小会儿。她会打开行李，却不愿意接受自从没有丈夫的消息以来她已经逐渐接受的事实。现在这个事实比任何时候都要显而易见，她却不肯承认。因为还存有一丝希望：这不是事实。还是有可能的。当埃尔维拉拖着行李向客厅走去的时候，母亲再次拒绝接受十五天以来逐渐意识到的事实。

不，这不是真的，还存有一线希望。

对。

行李中一次送来十五封信，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她的手指抚摩着柔软的皮箱，抚摩着丈夫历次旅行留下的印记，最后停留在紧扣的扣绊上，慢慢把带子解开。

因为还有一丝希望。

“我没有忘记你。”

接到来自特里淮凯的礼物，并非不可能。玛尔蒂娜夫人心乱如麻，存有幻想。

那天是一九三七年三月九日。

三月九日那天，玛尔蒂娜夫人打开了行李。就在那天早上，埃尔维拉和母亲一起去了军区总司令部，名单中并没有父亲的名字。

一九三七年三月九日，在行李中，她们只找到了两套军装，一只圆形帽子，两副皮裹腿以及内衣，没有任何私人用品，有的只是父亲的沉默。合上行李之后，母亲跟埃尔维拉说应该通知帕乌利诺。

12

埃尔维拉和母亲很多次很多次一道在瓦伦西亚的军区总司令部的名单中寻找父亲的名字,然而每次都空手而归。但是埃尔维拉梦见父亲没有死,她依然幻想着终有一天他会回来,当她唱《绿色的眼睛》的时候,他必须回来批评她,而她则会帮助他缠上放在行李中的裹腿,小心翼翼地,以免鞋油弄脏裹腿。

三年过去了,她依旧幻想着。

黎明时你离开我的怀抱……①

女人们顺从地从缝纫车间回来了,排着队,静悄悄地很有秩序。雷梅和梅塞德斯来到埃尔维拉的床前。

你在我的嘴里留下薄荷和豆蔻的味道……②

托马萨停下来不再给这个注定不会死的红发小女孩哼曲子。

“她又睡着了。她已经睡了好一会儿了。我猜她快要醒了。”

“感谢上帝。”雷梅一看见埃尔维拉安详地睡着了,脱口而出,“感谢上帝”是当着那个一听到这种言论就会跑开去的托马萨的面说的。

① 选自歌曲《绿色的眼睛》。

② 同上。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永远感谢、赞美上帝。”梅塞德斯应和道。

托马萨看也没看她们一眼，站起身，回到她那个推着卫生棉布的角落。昨天下午她刚把这卫生棉洗了。可现在棉布还湿着，还留有一些脏痕。她低低地诅咒道：

“我真该死。”

咒骂源于恶劣的情绪。因为她早该闭经了。一年来，每个月都会延迟，但还是没停。流血量一次比一次大，而她只有三块棉布，到了冬天迟迟干不了。

“该死的。真他妈的混蛋。”

她含糊不清地咕哝着，但梅塞德斯还是听到了。托马萨说话的时候眼睛可是看着她的，于是看守走到她身边：

“您说什么？”

“我说了该死的。”

“还有呢？”

“没了。”

“我还听到了别的话。”

头发挽起来并梳成香蕉发髻的女人不耐烦了。她做监狱看守不过两周，这是她第一次面临一场冲突。“我听到您说了别的话。”她抬高声音重复道。

托马萨没说话。她用毛线披风盖住胸脯，同时把胳膊抱在胸前，几乎没挪动脚步。身体则略微向后倾斜，重量都压在右侧的臀部。她知道梅塞德斯没有什么经验，而且只不过想装出一副善良和气的样子，骨子里却不是这样的人。现在她站在自己面前，紧张万状，额上青筋抖动。她生性懦弱，所以必须背着其他的看守低声地跟女犯们说话。所以，她要跟她们走得很近，因为她软弱，因为她想装好人。可休想骗过托马萨。她是属于哪一伙的，托马萨清楚着呢。

“我听到您说了别的话。是什么？”

梅塞德斯坚持问下去，托马萨依然一言不发。托马萨没打算跟她对抗，但无奈还是对抗了，这不是她的本意。她没打算向她挑衅，但结果还是挑衅了。托马萨盯着她，扬起了下巴。

告密者躲在安全距离内嘴角含笑，静观事态的发展。梅塞德斯看到了她的坏笑，于是屏住呼吸，咽了口唾沫，又咽了口唾沫，喊道：

“回答！”

走廊里的女人们都看着她。梅塞德斯气头上却越来越无能为力了。是啊，她额头上的青筋不停地抖动着。她更大声地叫喊着：

“回答！”

托马萨想回答说她在诅咒生她的婊子养的妈。但她没这么做，因为她觉得沉默对她们的伤害更大。她紧闭着嘴，保持着同样的姿势，牢牢地把身体的重量支撑在右臀上，抱着胳膊。

十五天的时间太短，不可能学会一门新的职业。但梅塞德斯要是不想让告密者到上司那儿告状说她没有威严，不想让女犯们发现她不知如何是好，就必须做出反应。她必须做出反应，这是她唯一会做的事情。托马萨也知道这一点。她眯缝起眼睛。等着。

耳光的声音在走廊里回响。

盯住梅塞德斯看的女人们垂下了眼帘。

埃尔维拉刚醒过来。虽然她还睁不开眼睛。

13

能够亲眼见到死者，会更容易守丧。比如托马萨守孝之前，得以抚摩着死者的头，那时守丧就很容易做到。玛尔蒂娜夫人没有这个运气。玛尔蒂娜夫人甚至没能在军区总司令部的名单上找到丈夫的名字。所以女儿埃尔维拉，右二号监区年龄最小的姑娘，依旧存有幻想。虽然帕乌利诺把她们带到阿利坎特后告诉她们阿利坎特红色营在瓜达拉哈拉的公路上全部阵亡，没有一个人逃出轰炸。

“飞机飞得很低，所有人都遭到扫射。父亲是第一个被击中的。他从不是那种往后缩的人。”

玛尔蒂娜夫人听着，一眼不眨盯着帕乌利诺。儿子回来的目的就是要确保母亲和妹妹离开瓦伦西亚。他和一个同志一起回来陪她们去阿利坎特。她们将在那里的港口登船去往奥兰。

“母亲，你必须和埃尔维丽塔一起走。”

“母亲。”儿子称她为“母亲”。他再也不会称她为“妈妈”了。他身穿灯芯绒裤子和夹克，头戴一顶有帽檐的贝雷帽，肩上扛着一挺机关枪。他说情势十分危急。卡萨多^①

^① 卡萨多，西班牙第二共和国上校。1939年马德里战役爆发，佛朗哥步步紧逼，内格林政府坚持抵抗，但由于共和国地盘尽失，时任上校的卡萨多主张与佛朗哥讲和，并发动了被称为“内战中的内战”的政变。但是即使如此，佛朗哥还是要求他们立即无条件投降。当年4月1日，马德里失守后，西班牙内战全面结束，从此进入佛朗哥统治时期。

打算跟佛朗哥求和,以防止他采取报复行动。他已经派遣使者去布尔戈斯了。这是一场政变。

“母亲,你听到了吗?”

“母亲,”玛尔蒂娜夫人只听明白儿子叫自己母亲,只听到了“和”这个字。

“也就是说和平来了!”

帕乌利诺很着急,同伴不得不插话了。他搂着玛尔蒂娜夫人的肩膀说马上要面临的局面是血雨腥风,报复行动会接踵而来。

“母亲,你必须把小鬼带离这儿。”

母亲点了点头。她把储蓄罐放在手袋里,叹了口气。

“咱们走吧。”

帕乌利诺扶了扶肩膀上的枪跟费利佩说。自入伍以来费利佩一直陪伴着他,两人到贝尼玛美特接受游击斗争训练时就更形影不离了。他们在那儿呆了八个星期。然后两人都加入游击队第十四师,并被派到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他们曾一起试图攻下梅里达到卡塞雷斯的铁路。第二天,在跟正规军的一次冲突中费利佩救了他一命。从那时起,两人再也没有分开过。

“您别急,夫人,很快就可以回来了。”

帕乌利诺扛起那天发饷官送来的行李。行李中放着母亲一九三七年三月九日那天从军区总司令部回来就送去染黑的衣服。守丧,没能拥着丈夫的头,却要穿孝。红头发女孩虽然也穿着孝,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事实让她还没有放弃梦想。

梦想。半梦半醒。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们。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埃尔维拉迷迷糊糊坐起来，似梦似醒地听雷梅声音不高不低地唱歌。雷梅唱走调了。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雷梅希望以此转移梅塞德斯的注意力，谁知这人却又冲着托马萨扬起了拳头。雷梅还在跑调。埃尔维拉给这首无数次听帕乌利诺唱过的歌曲起了个音。欧尔滕霞小声地跟着唱，几乎听不见，没法让梅塞德斯向她们转过头来。

要为真理而斗争。

三重唱仍然不高不低地进行着。托马萨也加入了进来。

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其他的女犯们也跟着一起唱。小声的，几乎是窃窃私语般的，不过音量在不断增长。大家并没有提高声音，但是随着一个又一个人加入进来，音量越来越大。同牢房的人都加入了进来。歌声越来越雄壮。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梅塞德斯收回自己的威胁，原本举在托马萨脸旁的手放了下来。她眼里喷着火，转向围在埃尔维拉席子旁边的人群。

团结起来。

“肃静！”

这是最后的斗争。

“我说了，肃静！”

站在席子上，埃尔维拉挥舞着胳膊指挥合唱，她情绪激动，用双手托起愤怒的浪潮，却没注意到自己的膝盖又开始

流血了。欧尔滕霞也暂时忘记了自己的疼痛，她盯着自己的肚子，张开手掌护着它，并一边唱歌，一边随着节奏用充满爱意的手指一上一下和着节拍。

声音慢慢变成了怒吼，冲出监牢，告密者越来越害怕。她捂住耳朵，想找个藏身之地。找啊，找啊，终于找到了梅塞德斯的脊背。

感觉到告密者在自己背后的动静，看守害怕了。她转过身，冲着这个企图躲藏起来的家伙喊道：

“滚开！”

各民族的人们，勇敢地站起来。

“肃静！肃静！”

几名妇女举起了拳头唱歌。

14

流泪就是失去了控制。托马萨不喜欢失去自制。但是现在作为惩罚，梅塞德斯把她关了禁闭。想着雷梅，她还是情不自禁地流了一滴眼泪。关禁闭的十五天里，不止一次眼泪从睫毛下流出，但不等它们滴落，她就会用食指指节拭去。

她想着雷梅，想着那些在梅塞德斯第二次冲她扬起手时提高声音的同伴们。她将抵挡得住寒冷和饥饿，抵挡得住那个她十分熟悉的狭小空间带来的孤寂和沉默，因为她不是第一次受到这种惩罚了。她抵挡得住夜晚的慢慢消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逝,她知道当看守开门给她送来一小块面包、一点饭和一把扫帚时,新的一天就到了。她会坚持下去,她会一边打扫牢房,一边想念着雷梅。她想起雷梅开始唱歌时的眼神,笑意就会浮上来,因为雷梅不会唱歌,虽然唱歌的时候她已经尽力让自己的嗓音柔和起来,但她不会唱歌,尽管她老是说母亲一边缝衣服一边教她唱歌,还让她明白苦涩的事情应当立即咽下去,以及如果放入歌曲这样的甜味剂,苦味就会消失这样的道理。这就是极端单纯的雷梅。她已年近花甲,之所以会在这里,就是因为她太单纯。她从穆尔西亚的一个小村庄被带到这里。她既不想说出小村庄的名字,也不想回到那儿去。雷梅认为她的邻居大嫂们是罪魁祸首。但是人毕竟不能这么单纯:你想坐在家中的小床上绣旗帜,那就不能把小床靠到窗边,这是个比大白天还要直白的道理。不能这么做,不管你怎样把百叶窗放下,又用白色床单遮挡。尽管你认为叛乱已经进行一年多了,不会持续很久了,那也不能这么做。不管旗帜看起来多美妙,也不能做战争的教母,不能在特鲁埃尔^① 被攻占第二天就满面笑容跑到外面向亲家展示照片。不能这么做,在雷梅的小村庄尤为如此。那儿,叛军不费一枪一弹,一枪也不用发。那儿所有的人都是西班牙右翼自治派联盟^② 的人,要么就是一夜之

① 1937年12月,共和国军队对驻守在特鲁埃尔的佛朗哥军队展开了反攻。当时天气严寒,气温降到零下十八度,是一场极其惨烈的战役。共和国军队一度攻占了该城,但最终战败,特鲁埃尔落入国民军队手中。

② 1933年,西班牙各右翼党派结成了一个统一的组织叫“西班牙右翼自治派联盟”,这是地主、金融巨头、教权派和军阀的反动联盟。1933年11月议会选举时,该联盟获得多数议席,建立了以勒鲁斯为总理的亲法西斯的反动政府。

间所有的人都变成了长枪党^①人。上帝啊,上帝啊,雷梅应该知晓这一切,这都是明摆着的道理,何须举着油灯熬油费蜡去找寻。不应该把窗户打开,不应该在售货亭前给亲家展示士兵的照片。因为售货亭的女人开始喊叫说她们两个都是赤色分子,她们正在庆祝特鲁埃尔被攻占。于是,就发生了后来的一切,无可挽回。

睡觉需要闭上眼睛。闭上眼睛,睡着,这才对。妈的。不需要翻来覆去找一个最佳姿势免得臀部疼才能睡着。真硬。马鬃毛编的席子已经用了多年,硬如磐石,还能指望它怎么样。眼睛睁得像铜铃。

她想念雷梅。

如果说寒冷让人困倦,那么必是饥饿又把睡意赶走了。

她想着雷梅,想着她那犹如鸡蛋壳被打碎的声音——把鸡蛋打碎,做一顿美味的土豆饼,放很多土豆还有很多鸡蛋。要用生橄榄油。必须用生的——她的嘴里满是口水。不,雷梅的声音不是那种鸡蛋壳被打碎的声音。还能是什么。天应该渐渐亮了。雷梅的声音应该是那种黑夜里的黑公鸡的声音。没错。跟雷梅相反,埃尔维丽塔却知道怎样发出美妙的声音。最好别去数过了几个小时,也别数过了几天。托马萨不会在墙壁上刻任何标记。一个标记也不留。没有结束不了的黑夜。如果再多几个里斯特将军^②,事情会好得多。成千上万的里斯特,要是有成千上万的里

① 长枪党,西班牙极端民族主义政治集团,1933年由J. A. 普里莫·德利维拉创建。1937年,佛朗哥将军成为该党的绝对领袖,此后该党力量迅速壮大。佛朗哥死后,该党力量式微并于1977年被正式解散。

② 恩里凯·里斯特(1907—1994),西班牙军人,革命家。1927年在古巴加入古巴共产党。回国后,积极组织工人运动,跟法西斯做斗争。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斯特,不出几个月就能把法西斯主义碾碎。确实,应该具有的美德里斯特一样不少,所有那些美德,早在特鲁埃尔战役之前,在布鲁内特^①就表现出来了。在任何斗争中或者在任何需要的地方,他总是第一个挺身而出。但是他运气太糟,有时候必须逃跑,就像雷梅那样。

虽然谁都会逃跑,任何人都会这样做。雷梅却不会,她逃回了家。因为她太天真了,以为不过就是售货亭的女人和邻居那些大嫂们喊了几声,如此而已。那些人看到她跑掉,就跟在她后面边跑边叫。当她气喘吁吁,跑向自己家所在的那条街上时,停下来,想稍稍喘口气,从街角就看到那些穿着制服的军人和长枪党们正在家门口等着她呢。丈夫和三个尚未成家的女儿已经被赶出门外。

幸亏这新来的看守想装好人,允许她带来自己的卫生棉。这看守自以为头上的发卡个个漂亮无比,她梳成那个发型只是想炫耀自己的发卡数量众多,因为其他人只能拿一些铁丝来对付。她可不是什么好人,她怎么会是好人?那些修女也不是好人。虽说她们有义务做个好人,但她们决不是,她们更像那种传统警察。新看守让她把卫生棉带来的唯一原因是不知该怎样说“不”。她不会。但她狡诈着呢,她肯定能学会。就像其他人那样,她肯定能学会。要是摊上“毒药”,就不会让她带卫生棉,当然不会。“大鞋”也不会,她比撒旦还坏,或者跟他一样坏。卫生棉还没有完全干,以这儿的潮湿,永远也不会干的。真让人心急。

这时,雷梅家最小的孩子来了,他听到了广场上的吵嚷

① 布鲁内特,里斯特指挥的重大战役的地点之一,旨在分散佛朗哥军队注意力,以减轻马德里被围之困。

声,紧紧抓着妈妈的裙子。不用说,那种情况下雷梅哪儿有心情唱歌呢,但她自己却说当时向孩子伸出手,心里一直唱着歌。

最好现在换了,否则,她的衬裙就会被弄脏。现在还剩两块卫生棉,要是运气好,还有一天半月经就过去了。还够用。如果算得准,这两块卫生棉还够用。

上帝啊,上帝。那个过了预产期、生下来就病歪歪的孩子被一个长枪党人支去买蓖麻油。父亲给了他一些钱。他得自己掏钱给雷梅买屈辱。“给孩子钱,让他买升油来让你老婆喝。”雷梅这样讲。她说那些人当着女儿们的面把油一口气给她灌了下去。她笑了,这个单纯至极的人每次讲到这里都会笑。

托马萨再次把食指指节放到睫毛下面。

该死的潮湿,连眼睛都是潮湿的。雷梅笑了,因为药房的小伙子对她很好。本来他们打算用蓖麻油让她上吐下泻,可是当她傻乎乎的孩子去买的时候,小伙子在药房后院随便给他准备了些什么其他的東西,很苦的东西。很苦。但是雷梅的肚子可是一丝也没疼过。然后她被剃了光头,只在头顶正中央留下了一小撮,还用一根共和国国旗颜色的带子扎上。之后又在她额头上画了个 UHP^①。无产阶级兄弟联盟的作用即在此,就是要在额头上侮辱妇女。雷梅说她原来的头发和欧尔滕霞一样长、一样黑。现在头发颜色发灰,都是恐惧造成的。她心情如此低落,怎么唱得出来呢?但她唱了,唱了一首甜甜的歌,让告密者骤然停下手。其他人也唱歌了。雷梅的声音就跟她的头发颜色那

① UHP 无产阶级兄弟联盟原文的缩写字母。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样,就是用干净的五洁粉开始擦拭砂锅底灰渍的那种声音。瞧人家埃尔维拉是怎么唱歌的,这可怜的孩子。

没错,雷梅拥有一个五洁粉嗓音。

15

那个即将赴死的女人在蓝皮本上不停地写着。她写道:十二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结会^①的女人们被抓了进来,她也要被列入同一桩案件,很快就会审判她们十三个人。十三个,一九三九年八月五日同样数目的少年遭到枪杀,那十三朵玫瑰^②。她还写到托马萨被罚关禁闭十五天。她写日记的时候雷梅正给她梳辫子。她在日记中还写到那个埃斯特雷马杜拉女人肯定出过什么大事,因为她从来不肯透露为什么被带到这儿来。有人说她曾经在奥利文萨作为死囚犯关了两年。她还写托马萨总是问到海。她向每个人问同样的问题:

“你见过海吗?”

“海是什么样的?”

她写埃尔维拉身体康复了,而全体犯人都受到了惩罚,

① 该团结会为1936年西班牙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和西班牙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合并后之名称。

② 十三朵玫瑰,又称为“十三个未成年人”。1939年十三名少女被指控杀害一名国民警卫队上校及其儿子,并被关押在文塔斯监狱。8月5日凌晨,死刑判决生效后仅仅两天她们即被枪毙。事实上,她们跟刺杀案没有任何联系,只是佛朗哥政府疯狂报复的牺牲品。

那个告密者也没能逃过。她说所有人都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雷梅给她梳头的时候她就写啊，写啊。

所有人都想着托马萨。

没有一个人谈起托马萨。

如果大家都不提起托马萨，对她来说时间就会过得更快一些。

“你别动。”

雷梅命令道。她把欧尔滕霞的脑袋歪过来，又把头发撩起来看她的后颈部。

“虱子。”

欧尔滕霞开始抓挠。埃尔维拉也抓来抓去。

“你看看我。”

把红头发姑娘额上的头发刚一捋开，雷梅就发现了虱子。

“也是虱子。我用梳子缠好头发，紧紧地缠好，这样，就算是虱子卵也甭想跑掉。”

只有她才能把这头发缠成这个样，紧紧地。她一遍又一遍地梳着欧尔滕霞的头。一遍又一遍，一绺又一绺。

“我原来的头发也是这么长、这么黑。”她一边梳理，一边叹息。

埃尔维拉和欧尔滕霞又听了一遍，但都假装从来没听过她这样的哀叹。她再一次讲述说警察在餐厅的桌子上发现了那面绣了一半的旗帜，就给她剃了头。

她说她被关在镇上的监狱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头发已经长得很长了，但是被转移到穆尔西亚军事法庭受审之前再一次被剃了头。

“我被判了十二年。”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十二年。

她又一次叙说那次受审时，她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内心也唱不出来了。

十二年。

她协助军事叛乱。

“我当时认为他们才是叛乱军。我什么也不明白。”

只有当手摸着光秃秃的脑袋时她才深深地感觉到耻辱。

每次想起这事，她都会摸摸后脑勺。

“我的头发会长到脖子这儿这么长的。”

说起这事她总是在颤栗。

“出去剪羊毛，自己被剃成秃瓢。”^①

雷梅开玩笑说。她开玩笑，为的是能够继续说下去。因为她马上要讲到女儿们的事情了，这些事情对她来说是个安慰。埃尔维拉和欧尔滕霞知道这一切，所以她们很专注地听着。

“来吧，我的心肝，这次轮到你了。”

雷梅每次回忆起女儿时，总是把埃尔维拉称作“我的心肝”。

“来吧，我的心肝，把脑袋靠在我的膝盖上。”

她称这女孩为自己的心肝，并把她的脑袋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她说女儿们没事，但她的亲家却出了事。亲家和她一起被关在停尸房三个月，因为镇上的监狱已经满是犯人。

“当他们说要把我们带到停尸房时，我的亲家问他们是

^① 西班牙谚语，意谓害人者其结果适得其反。

不是打算把我们活活解剖。”

他们给了她真的蓖麻油，也给她剃了头。可怜的人。发生这一切仅仅因为他们认为她在庆祝攻克特鲁埃尔。

“不管她怎样把指头伸进去催吐，不管她吐了多少，乃至把五脏六腑都吐了出来，还是一遍遍去茅房拉稀。”

但是，感谢上帝，她的女儿们没出任何事，儿子也没事。感谢上帝，也感谢其中一个进来搜家的长枪党分子。

“他是长枪党，但是个好人。他不同意把我的女儿们也剃光头，也不让他们给孩子们灌脏水。”

他没允许他们这样做，却没能阻止他们罚孩子们给教区扫地。不过，雷梅没讲这一段，她觉得最好不要讲。

雷梅被关在镇上时，女儿们每天都要带着自己的桶和抹布穿过广场，承受着街坊邻居女人们谴责的目光。这些人往往会停下来看着她们，提高声音说：

“头号傻瓜也不会相信她们不知道自己的母亲缝的是什么东西。”

“她们会吸取教训的。我跟你说吧。”

孩子们眼瞅着地面，快步走向教堂。

雷梅真希望能忘记女儿们每次到停尸房给她送吃的时，都强忍着眼泪，而又有几多回，她们没能忍得住泪水的伤心样子。

“你别动，我的心肝。”

她在埃尔维拉的红头发里找了找，抚摩着她的脑袋，又悄悄地把她的脑袋往自己的肚子上紧靠了靠。

她的女儿们没出事，什么事也没有，她的儿子也没事。

“可是我可怜的本哈明却被他们好好侮辱了一番。他成天被羞辱，但他很坚强。可怜的本哈明。”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本哈明很坚强。他被强制打扫小镇街道，罪名是允许妻子犯下这样的耻辱罪行。他们让他扫了一天又一天，一直扫到战争结束。扫啊，扫啊，一直扫到雷梅被押送到穆尔西亚。在那儿，她被判处十二年徒刑。扫啊，扫啊，一直扫到他得知妻子将在文塔斯监狱服刑。于是，他决定离开小镇并到马德里租了一处小房子，这样能距离雷梅更近些。可怜的本哈明。

16

她们受到了惩罚。二号监狱的全体女犯们都被罚以下月之前不得参加探视。当托马萨忍着骨头疼，穿着沾了血污的裙子回来时，大家跟她说了这一切。她们告诉托马萨说她们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她们还说梅塞德斯几乎是眼泪汪汪地宣布了这个惩罚。“把裙子脱下来，我来洗。”

“我自己来吧。”

“你都累成这样了，还自己洗什么？”

雷梅站在托马萨面前，伸出手。

“好了，把裙子脱了吧。待会儿就要停水了。”

托马萨利用把裙子从脚上褪下来的工夫，悄悄地把腰弯得更低一些，把藏在毛线披肩里的卫生棉滑到席子下面，然后把裙子交给了雷梅。

“给，谢谢了！”

“大家都是女人，托马萨。”

“那又怎么样？”

“你没必要把它们藏起来。”

“我藏什么了？”

“那些东西。”

“如果不是你的东西你不觉得恶心吗？我已经把我的裙子给你并向你道了谢。我会把我该洗的东西洗了。”

“好吧，瞧你总是那副样子，至少也该把衬裙给我吧。”

“我没有替换的衬裙。”

那个不知道自己要离开人世的女人像往常一样在两人中间调停道：

“你们又吵什么呢？”

“她非想让我脱光了不可。”

“可她的衬裙脏了。”

“这倒是真的，托马萨，你的裙子有一大块血迹。”

“好吧，我会拿披肩遮一下，你们可别想让我只穿着内裤去开会，啊？”

“你今天别开会了。休息一下，明天衣服就干了。”

“我怎么能不去？咱们得写申请要求她们允许咱们做活计。”

“申请已经起草好并且交上去了。”

“学校的事呢？”

“进行之中。”

她们告诉她那些会读书认字的负责教不识字的人，而缝纫车间的人们在做一件伟大的事。

“我们在为游击队员做衣服。”

“天哪！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埃尔维拉的出现打断了她们的谈话。她刚刚加入这个集体。她默默地将手中的一件衣服和一条衬裙交给了托马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萨。衣物是从行李中取出来的,那个保存着无数次旅行印迹的行李。她把妈妈的东西交给托马萨,就像是拿出一件祭品一样,充满着那种要把自己最值钱、最宝贵的东西献出去时的庄严和激动。托马萨不知道说什么好。欧尔滕霞和雷梅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三个人都看着埃尔维拉。埃尔维拉微笑着,微笑着。她坚定地伸着胳膊,眼睛却深情地盯着那件衣服。

她最后一次看到母亲美丽的样子,母亲就是穿着这件衣服。当时娘儿俩在阿利坎特港口等待着那艘永远也不会到来的船。帕乌利诺把她们带到那儿。他和一个长着一双大手的同志在一个晚上把她们从瓦伦西亚送到那里,走的时候满心以为把她们送到了安全之地。母亲玛尔蒂娜夫人在织一双毛线手套来打发等待的时间。埃尔维拉出神地看着母亲,因为很久没看到她这么漂亮了。为了这次旅行,她特意穿上了自己刚刚熨过的最好的长裙,一件黑天鹅绒的大衣,一顶配套的戴在后脑勺的帽子,那是一顶小小的几乎算得上微型的软帽,不怎么能盖住脑袋的前半部分。帽子衬托出她那海洋般的蓝色眼睛。埃尔维拉后来再没见过那顶帽子。她以前想打扮成大人模样时,曾经脚蹬母亲最高跟的鞋子在衣柜的镜子前无数次试过这顶帽子。她不记得母女俩在码头坐在行李上等了多久,挨过了多少个夜晚。当她靠在母亲的膝头睡觉时,能闻得到熏衣草的气味。熏衣草的香味伴随着她进入梦乡。早上各种各样的喧闹声响起来时,又是熏衣草的香味包围着她。直到那时,等待还算平静。成千上万聚集在港口的人们都充满希望地等待着军舰赶快到来,好载他们撤离。虽然空间狭小,虽然难以觅食,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人们的情绪却并不低落。法国

领事在一个临时搭起的台子上,通过高音喇叭,向大家保证说国际社会正在介入此事,正在组织大家撤离。这条消息不啻为一颗安定剂,大家听了情绪高昂起来。

“埃尔维丽塔,你瞧,手套我给你织好了,试试看。”

女儿狼吞虎咽地把妈妈用那顶帽子换来的巧克力吞了下去。她两手互相擦了擦,拿起了手套。就在这时,就在埃尔维拉试手套时,领事的声调变了,不是平常的声音了,很多人开始叫喊。领袖^① 拒绝国际势力的调停,他宣布对任何手上没有溅满鲜血的无辜的人都施以仁慈和宽恕。场面混乱起来。很多人来到水边,把武器扔到内港的深处。人们开始自杀。一个军人在电线杆上吊死,另一个人在脖子上拴了块石头然后投了河。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就在离埃尔维拉两步远的地方往自己嘴里打了一枪。妈妈把她紧紧搂在自己的膝头保护着她不让她太恐惧。她把脑袋深深埋进了母亲衣服上熏衣草的香味中。

“谢谢你,埃尔维丽塔,不过我穿有点小。”

“雷梅可以给你改。”

17

二号房的女犯们受到惩罚之后的第一天,这条消息就像火焰中的哀鸣在排队等候的家人们之间传开了。

“二号房的女犯受到惩罚了。”

^① 领袖,指佛朗哥。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她们被罚下月之前不准探视。”

“谁们？”

“二号房的。”

“所有人？”

“所有人。”

修女玛丽亚·德·塞拉菲内斯负责通知家属那些女囚不能出来探视。她大声叫道：“凡是拿着包裹和食品来的人们可以继续留在队伍里，其余人可以走了。”

“我们能不能把信给她们留下来？”

队伍很长，只有距离修女很近的人才能听见她的话。

“惩罚的是谁？”

“二号房的。”

“所有人？”

“所有人。”

“他们惩罚了所有人。”

“他们惩罚所有的犯人不能探视。”

“惩罚的是二号房的，他们说了，是二号房的。”

“我家的那位在一号。”

“那你家的没受罚。”

“我家的呢？”

“你家的在几号房？”

“我家的两人一人在二号房，另一人在礼拜堂。”

等到消息传到队尾时，队伍已经开始散开了。家人们挤成一团，企图到达门口。混乱之中，佩帕看到了埃尔维拉的爷爷，他正努力打算挤到修女身边。

“夫人，小心，别挤了，您没看到这位先生上了年纪。”

人们依然拥挤个不停。佩帕抓住哈维尔先生的胳膊防

止他跌倒。那些已经拥挤到玛丽亚·塞拉菲内斯身边的人都大声说着女犯的名字,每个人都想问问自己要探视的人可不可以出来。

“如果你们不重新排队,谁也别想进去。我要求所有人肃静,排成一排。”修女喊道。她只喊了一次。她并不比别人喊得更响亮,但是所有人都立刻静了下来。

“我说过,大家都排成一队,否则谁也别想进去,我不再重复。”

玛丽亚·塞拉菲内斯修女没有重复,没这个必要。佩帕挽着哈维尔·托洛萨先生的胳膊,一起走到自己原来的位置。其他人也如此。因为大家都知道她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她已经干过一次了。谁都不会忘记那个下午,就是由于玛丽亚·塞拉菲内斯姐姐的惩罚,谁也没能进监狱就回了家,甚至没能把自己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得来的食品交给亲人。

“我在那位夫人后面。”

“我们俩是一起的。”

“您知道惩罚的是谁吗?”

“刚才是我让你们排进来的。”

“受到惩罚的是二号牢房的犯人。”

“我在那位戴帽子的先生的后面。”

原先喊叫的那些人现在低下声来,他们重新排好队伍。有几个妇女得知进不了探视室后不停地哭泣。还有几个男人也进不去,其中就包括本哈明,但他的泪水算不得最苦涩的。他很清楚这一点:排在他前面来自乌埃尔瓦的妇女正对着一名来自维托利亚的妇女哭天抢地。

“得到明年才有可能再来一趟。我的天啊,我要在一年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以后才能见到我的女儿。我攒了一年的钱才能来这儿，可没见着她就要回去，我的心肝啊。”

那些拿着包裹的人们悲悲戚戚地排好队，他们将见不着自己的妻子、女儿、母亲、祖母、孙女或姐妹就得回家。全是直系亲属，因为不允许其他的人来探视。

“我见不着我的母亲就得回昆卡了。”

“你们知道他们允许送信进去吗？”

“我是从埃尔托尔诺来的。”

“我来自圣塔克鲁斯德莫亚。”

“包裹呢？”

“我来自诺勃莱哈斯。”

每个人都寻找着自己原来的位置。有人想趁乱加塞。

“您太着急了，先生。”

“我？”

“不，是这位。以为我没看见呢？脸皮真够厚的。”

“我刚才是在这位戴帽子的先生的后面。”

“不，您原来是在那个帽子后面。”

“啊，没错。”

“快点啦。”

队伍很快就重新排好了，凄凄惨惨地向文塔斯监狱的门口挪动。

“您知道今天晚上那个佩帕来过没有？”

“来了，她们拖走了三个人。”

欧尔滕霞的妹妹靠近前面的那几个妇女：

“谁是佩帕？”

“姑娘，是那个‘拖出去’。”

“什么‘拖出去’？”

“就是把她们拖出去带走。”

“把谁们带走？”

“把那些判了死刑的人拖出去带走。”

“带到哪儿去？”

“还能去哪儿？”

她没有问下去。从那时起，佩帕就希望自己叫做佩皮塔^①。

队伍开始默默地蠕动。

佩皮塔心情沉重地向监狱大门走去。埃尔维拉的爷爷也心情沉重地走着。雷梅的丈夫，可怜的本哈明以及他们的女儿们全都心情沉甸甸地向着监狱的大门挪动。

18

邻居家阳台上晾晒的衣服让佩皮塔心头猛地一颤。她总是望着雷拉托雷斯大街和阿托恰大街交界处的那个阳台，看看有没有信号，看看费利佩是不是在找她。她每次进出客店时都会习惯性地瞥一眼。

已是入夜时分，路灯还没亮。佩皮塔走在从车站回来的路上。她每天都去那儿捡火车掉下来的煤渣。她通常一大早在去雇主家之前就去。但是这一次，她由于没能跟欧尔滕霞见上面，从监狱回来的时间比平常更早，所以下午有时间又去了一趟。她看着阳台，立刻发现了一块方格台布，

① 佩皮塔系佩帕的昵称。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两条餐巾,其中一条上面夹着一只袜子。她知道这是费利佩在找她的暗示。她不由得加快了脚步。为了消除心中的焦虑,她跑了起来。费利佩在叫她。她可以假装自己生病了不去。她恨不能在那个时候摔倒摔成两半。她跑着,好像自己可以逃离,好像自己可以对那个晾在邻居阳台上的衣服视而不见。她跑着,身后撒了一路从锌罐里掉出来的煤渣。到了马格达莱纳大街时,迎面碰到了堂费尔南多:

“你怎么了?这样跑着要去哪儿?”

她没法说出话来。

“喘口气,姑娘,喘口气,镇静一下。”

佩皮塔吸了口气,然后气喘吁吁地啜嚅着说她要去客店。

“出什么事了吗?你刚才干吗跑得这么快?”

她摇了摇头,回答说因为收废品的人要走了,她想赶着把煤渣卖了。就在这时,她发现一半的煤渣都被撒在路上了,便不自然地笑了起来。

“现在我还得再回去把煤渣捡起来。再说,我也过了收废品的摊位。”

堂费尔南多很奇怪地听着她对于自己突如其来的显然十分紧张的笑容的解释。不过,他没再问她别的问题。

“来,我来帮你。”

“不,上帝啊,那可不成,老爷。”

虽然佩皮塔再三拒绝接受堂费尔南多的好意,他还是弯下腰和她一起把罐子重新填满了煤渣。

“太感谢了,老爷。”

那天晚上,佩皮塔吃着房东做的晚饭,汤和黄瓜皮饼,却食不甘味。她在床上辗转反侧,一会翻到左边,一会翻到

右边,睡睡醒醒,最后索性掉下了床。邻居阳台上晾的衣服不断地在她的梦中飘扬,醒了也是如此。费利佩在找她。而她也并没被摔成两半。

她上了闹钟,打算比平常早起两个小时进山。她没被摔成两半。她准备搭第一班火车去。房东塞利阿夫人做的饼也没让她不舒服。不要再叫她了。那张不用鸡蛋烙出的奇迹似的饼。房东总能创造奇迹。佩皮塔从地上爬起来,嘲笑着自己的笨拙。以她的年龄,竟然掉了床。她钻进依旧暖暖的被窝。黄瓜削了皮做成饼有点西葫芦的味道。那个汤,你说骨头都已经煮过了,再做成汤,清汤寡味,还能有什么实质内容?那些骨头就像餐具柜里的玻璃瓶那样闪闪发光。不过骨头汤的样子倒不错。她打算跟费利佩说不要再叫她了。每次看到那只高高挂在方格餐巾上的袜子都让她吓得要死。她要告诉他,那个邻居在大街上看到她跟她打招呼就已经够让她心惊肉跳的了。邻居每次都是左看右看,前看后看然后才悄悄地,那倒是,总是悄悄地跟她打招呼。她当然知道邻居这么做是为了要确保没人跟踪。这已经够受的了。她本以为恐惧都留在科尔多瓦了呢。战争结束,恐惧就应该结束了。但是没有。没有,正好相反。谁想得到费利佩竟然上了山,并且带累了其他所有人。政治是一只黑极了黑极了的毛茸茸的蜘蛛。佩皮塔缩成团向左边睡,一会又冲着右边睡。她抱着枕头。她知道自己被蜘蛛黏糊糊的网给罩住了,脱不了身了。连半小时都不到,可恶的闹钟就会响起来。费利佩找她了。她会起床的,她当然会起床的,因为要是欧尔滕霞知道费利佩叫了她而她又不想去,可不会怎么高兴呢。肯定不高兴。二十分钟,可就在此时她需要小便。她会去,但会跟他说清楚以后不要再叫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她了。她们本应该留在科尔多瓦,但是战争结束了,却来了这儿。因为费利佩在这儿,也因为她们不能在那儿呆着,大审判^①太让她们害怕。是谁发明了所谓的大审判,让人民之间出现内讧。在审判外衣的笼罩下,出现了多少谎言,多少次告密,纯属诬陷的告密,多少混乱。哎呀,还有二十分钟,可就在此时她需要小便。费利佩上了山,上了这该死的山。科尔多瓦没有山,他真应该呆在科尔多瓦,在科尔多瓦上山。可是,不,他非要跟黑夹克一起,而黑夹克又非得来这儿,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上山。该死的黑夹克。听说他很帅。也许他们在科尔多瓦,欧尔滕霞就不会被抓起来了,她也不会这个样子,让恐惧吞噬着她的五脏六腑,就因为费利佩在呼叫她。她应该回到科尔多瓦,她父亲的房子还在。钥匙就保存在床底下的铁盒里。她必须回去。在那儿呆着,孤零零的,形单影只。在这儿也如此,恰似丧家之犬,还得做牛做马。这不是在抱怨,不过有时她实在受不了了。有时她拿着塞利阿夫人送给她的骨头都觉得恶心,就算是骨头跟圣餐碟似的干干净净,还发着光又怎样。收废品的人给她的钱比她付给雇主买这些骨头的钱也不过多个一星半点,但是一分一分地积累起来,也能攒够几个比塞塔。这些,再加上煤渣卖得的钱、在雇主家里挣的钱,好歹能凑出给欧尔滕霞买些吃的。她不能眼看着姐姐吃那种半个橙子做的所谓兵豆“肉”汤,再说豆子还生了虫。这儿的人真逗,管兵豆里的虫子叫蛾子。还有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便意

① 大审判,西班牙内战结束以后,佛朗哥政府对共产党人和共和国政府人士的清算,始于1942年4月。内容有两项:一是“红色恐怖”造成多少人死亡;二是战争中的物质损失是多少。

越来越浓,但是如果用便壶,她还得出去倒掉,捧着自己的羞耻物穿过走廊会让她抬不起头来。再说,要是起床,被窝里的热量就会跑掉一些。她得忍着。她紧紧缩着身子,夹紧腿。收破烂的肯定会把骨头再煮一遍,再吮吸一遍,然后才把骨头卖了加工面粉。饥荒遍野。她倒没挨过饿。她在托里霍斯大街看到一些妇女们在垃圾里拨拉,捡走了一些土豆皮和橙子皮。房东家经济状况不错,给她提供早、中、晚餐,还让她白住。房东的独生女儿名叫阿尔穆德娜,一九三九年国民军进入马德里^①之前不久遭到枪杀。房东的丈夫赫拉尔多先生也被抓起来了,关在布尔戈斯的监狱里。房东一年去看他一次,因为只能去一次。她每天早上都要去墓地。房东还让她把餐桌上的剩饭带走。很多人想跟她换工作。因为只需要帮助房东擦洗陶瓷器皿,打扫厨房、走廊、厕所,熨衣服,到了星期天大扫除,她就能免费住在客店里。这样的差事可让不少人趋之若鹜呢。星期天大扫除,这是她唯一的烦心事。因为星期天老爷家里给她放假。堂费尔南多和他老婆真是一对怪人。他们互相不说话,各占家中一隅。还以为谁是傻子呢。堂娜阿姆帕罗真够有个性的,一天到晚都跟鸽子似的呆在上方的圆形阁楼上。

幸好欧尔滕霞被抓走时她找到了可以帮佣的人家以及可以用来栖身的阿托恰客店。姐姐说这一切都要感谢那个黑夹克。他认识堂费尔南多,也认识塞利阿夫人。黑夹克连塞利阿夫人也认识。原来在堂费尔南多家里帮佣的那个姑娘费利萨也认识黑夹克。谁都认识黑夹克。有一天费利

① 指马德里战役,是役佛朗哥军队大获全胜,从此西班牙内战结束并开始了佛朗哥的统治。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佩告诉佩皮塔黑夹克是个好人。现在她记起来了，欧尔滕霞原来也一直这么说来着。佩皮塔也想每个星期天都到公园去散步。但是免费客店就是免费客店。再说，对面就是自己雇主的家，只要过街就到了。多少人想跟她换换角色呢。虽说如此，静下心来想想，摊上谁，要让他挨桌捡人家掉下的黑面包渣，也拉不下这张脸。前天那个埋尸工留下了一大块面包，她就抹上沙丁鱼罐头的油，拿到太阳门广场卖掉了。“沙丁鱼味的面包！”她喊道。顷刻之间卖掉了。今天那人再回来就不会有这个胃口喽。因为不消一刻钟，他就会吐出来，吐得天昏地暗。女主人做靠垫时剩了块红色丝绒布头，她就拿来做了一个袋子。每当袋子盛满面包屑，她就拿到面包房去。这是很多人为之嫉妒的事。纯粹是嫉妒，恶意嫉妒，嫉妒没有好的。不仅仅因为她挣了那些钱，还因为她那个漂亮的红色丝绒小袋，还带有一个同样是红颜色的衬里呢。哎呀，她要起床了。她再也受不了了。因为她要去厕所，然后再躺五分钟。没穿袜子时鞋子显得比平常凉得多。我的妈呀，真是太凉了。

脚置于鞋中，简直像在小河冰冷的水中那样，寒冷立刻传遍全身。佩皮塔慢慢把脚伸进去，趿拉着鞋，交叉着两腿，几乎是踮着脚尖，手摀住私处。紧紧摀住。不行，到不了了。她坚持不到厕所了。左眼角流下了一滴泪水。她咬紧牙关，更用力地挤着自己的腿，更用力地用手摀住私处。出来了，尿出来了。汗水下来了。她决定把便壶拿出来。她打开床头柜的侧门。叉开腿。好了，放松下来之后，她长出了口气。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浮现在唇边。她闭上眼睛，两滴泪珠缓缓地流了下来。

19

佩皮塔在山路上那块几乎算得上平坦的石头下面，没有找到任何信件。她弓着腰躲在灌木丛后面，观察着那个电线杆。没错，就是中间有切口的那根。肯定是因为太早了。她坐在石头上等着。她看看四周，用两只手拽住头上的围巾并拿它捂上嘴。大约五分钟，就听到一只猫头鹰——应该就是猫头鹰的声音，接着就听到三声用两块石头互相敲击的声音。她也拿起两块石头敲击了三下回应这个暗号。一个男人走上前来。却不是费利佩。他比费利佩更年轻，身穿灯芯绒裤和灯芯绒夹克，头戴一顶带帽檐的帽子，肩扛一挺机关枪。一看到他，佩皮塔就拿围巾把脸遮挡得更加严实，几乎只露出眼睛来，好像这样就可以隐身了似的。

“你别害怕，小鬼。”

男人的声音简直让她跳了起来。她拿手撑住那块几乎很平坦的石头，站起身，围巾也滑落了下来。她开始绕着灌木跑。

“到这儿来，别害怕。”

男人从地上捡起围巾拿在手上，慢悠悠地跟着她。佩皮塔开始绕着灌木丛倒退着走。

慢慢地，他向她走去，她则一步一步向后退，两人面对面互相看着。

“你是佩帕吗？”

“佩皮塔。”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你别害怕，费利佩要我来的。”

佩皮塔一直没停步，她伸出手去拿围巾却没够着。

“我怎么能知道你不是个乔装打扮的警察？听说有很多这样的人。”

“是有人这么说。无风……”

“不起浪。”

“我看起来像风？我是帕乌利诺，费利佩的朋友。我替他来的。”

“能知道他为什么没来吗？”

“可以。”

他是帕乌利诺。帕乌利诺已经很久没跟这么漂亮的姑娘说过话了。事实上他已经很久没跟任何女孩子说过话了，一个也没有过。甭管漂亮不漂亮。

“把围巾给我。”

“拿着。”

两个年轻人面对面绕着灌木丛慢慢地走着。

“你会摔倒的。你看起来像一只螃蟹。”

“我必须走了。”

“等等。我带来了费利佩的一个口信。”

“我不认识什么费利佩。”

帕乌利诺看着她美妙的蓝色眼睛大笑起来。佩皮塔从他手里抢过围巾。

“这有什么好笑的？”

“别这么疑神疑鬼的，我不是警察。再说现在说不认识费利佩已经晚了，小鬼，你刚刚还问起他。”

“我没有问起任何人。”

“你问我为什么费利佩没来。”

“我得走了。”

“我也可以认为你不是你说的那个人呢。我从来没见过哪个科尔多瓦人竟然满头金发、肌肤雪白。为什么你这么白而你姐姐却那么黝黑？”

“可能是老天弄错了吧。”

“好一个错误。虽说欧尔滕霞也很漂亮，你可真一点也不像她。我怎么知道你就是佩帕？”

“佩皮塔。”

“好吧，佩皮塔，我相信你因为这是你说的。”

“那是你的事。我该走了。”

佩皮塔的警惕并没有妨碍自己观察帕乌利诺的眼睛。她被这个找寻着她而她又无法抗拒的目光吸引住了。她系好围巾，重复说：

“我该走了。”

“你看，如果我是警察，我就不会知道有一天，费利佩在那块石头下面给你放了一封写给欧尔滕霞的信。还有一次，放了一个蓝皮本。行了，小鬼。”

“费利佩跟欧尔滕霞说了些什么？”

“滕西，他总是叫她滕西，说他非常爱她。”

“他为什么没来？”

帕乌利诺走近佩皮塔，她再次问道：

“费利佩为什么没来？”

他帮她把额头上滑落的一缕头发往上拢了拢。

他把她的手拿开。

天还没亮。

20

“看着我，看着我。”每次和他做完爱，他离开她的身体，欧尔滕霞都会把脑袋靠在他赤裸的肩膀上跟他这样说。“看着我，”她恳求着，寻觅着他的眼睛，“不管我是不是看你。”然后她闭上了自己的眼睛。“滕西。”他张开胳膊，筋疲力尽，累得连看她的力气也没有了。他仰面躺在床上，回味着自己的疲惫，撒谎说：

“我在看你呢。”

现在费利佩哀叹自己连对欧尔滕霞撒谎都做不到了。他哀叹自己不能拥抱她，他问自己在离开人世之前还能不能再拥抱她一次，哪怕一次。他后悔那次滕西去找他时跟她发火。

“你疯了？他们可能会跟踪你而来。再说，这儿也不是女人、更不是一个孕妇呆的地方。”

她大声叫嚷着回答了他说：一个巴塞罗那的民防队队员冲着她的肚子踢了一脚。现在，费利佩后悔当时冲她吼叫。他还记得当她下山要到埃尔亚诺去买一只老母鸡之前跟他告别，他给她的最后一个吻。他缩回嘴，说山上不是接吻的地方。现在，他后悔了。他后悔自从她上了山，一次也没跟她亲昵，一次也没有。“看着我，”滕西肯定会这样说。费利佩后悔了。因为他担心自己在这世上没有几天了，他并不怕死，但他怕自己死之前再看不到她一眼了。他把手放到体侧，压住伤口止疼。出血已经止住了。受了枪伤之

后,帕乌利诺给他敷上了新鲜树脂浆,已经把血给止住了。但是疼痛却仍像一头猛兽撕咬他,显示着威力。费利佩竭力想着欧尔滕霞,希望借此能够压住疼痛。他从口袋里掏出她开始学写字时在堂贝尼托送给他的那张照片。我把这张照片送给你,作为纪念,也作为我对你的爱的见证。你永远的:你的欧尔滕霞。“你永远的。”他用手抚摩着照片上妻子的皮肤。他抚摩着她的面颊。他借助手指肚品味着她的温柔。他抚摩着她的胳膊。看到她微笑,他也笑了。他吻着她的眼睛,吻着她微张的嘴,吻着她稀疏的牙齿。滕西穿着军装,武装带上挎着步枪,侧身缝有红五角星,正冲着他笑,怀里还抱着别家的一个孩子。那是炎炎七月的一天,她戴着他在阿苏阿加给她买的耳环,并且把头发盘了起来,正面看不到辫子了。

“战争结束了,咱们也要一个这样的孩子。你瞧他多漂亮啊!”

她把孩子举得高高的,笑了起来。

“哎呀,妈呀,哎呀,我的妈呀。”

她晃着耳环以及帽缨。天很热。滕西把蓝色工作服的拉锁拉开,露出脖子。

“你喜欢吗?费利佩?一个这样的孩子,瞧,喜欢吗?”

“而且是拳头紧握的。”

“但是得有五个小手指的。”

“不管有没有小手指,拳头必须是紧握着的。”

“别犯傻了,费利佩。”

他吻她的脖子。他把她的帽子摘下来抚摩她的两条辫子。“滕西。”他把她的拉锁一直拉到腰部以下。他享受她身体的温存。他和她共呼吸,要在她古铜色的大腿上滑动。

沉睡的声音

Na voz dormida

缓缓地。然后，她要求他看着她。

费利佩紧咬嘴唇，压抑住了一声叹息。因为滕西要生孩子了。他却看不到她怀抱着他们孩子的样子了。

疼痛又袭来了。费利佩想坐起来看着那条帕乌利诺归来的小路。

其他所有人都死了。

现在，他孤零零地躺在山上，要吻着滕西的照片死去了。“滕西，滕西！”

他应该现在就给自己一枪。

“给我一枪。现在就来。”在他提出这个请求的时候，帕乌利诺就该照做了。但是，帕乌利诺没杀他。

“我不想让他们把我活捉了。”

同伴没有理睬他这个请求：

“他们不会抓住你的。”

他抱住他的腰，让他靠在自己肩膀上，架着他走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等待时机寻求救援。两个人一起藏在那些警察凯旋时经过的那座桥下，藏了几个小时。警察把同伴们的尸体放在骡子上带走了。在那儿，帕乌利诺在那个藏身之处给他敷上新鲜的松脂来疗伤，也听到他在呼唤妻子的名字，说他曾经是多么爱她，现在依然是那么爱她。

“带我去看她。”

费利佩求帕乌利诺带他去看妻子。他不断地恳求着，打中他侧身的那颗子弹没让他感到痛苦，唯一让他感到痛苦不堪的是滕西不在身边。

“带我去看她。”

“但是首先得把子弹取出来。”

帕乌利诺想到了堂费尔南多。因为他是医生，而且还

欠着他们一个情。因为帕拉库埃约斯的事^①。没错，他想起了堂费尔南多，那位沃尔特加^②医生，他想起了哈拉马的帕拉库埃约斯。费利佩和帕乌利诺在作战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认识了他。几天之后，在巴拉哈斯机场附近，他们俩又看到医生和科尔斯托夫^③一起从莫德洛监狱转移一千多名政治犯。他们说要把这些人转移到另一个监狱。他还欠着他们一个恩情呢。把欧尔滕霞的妹妹安排到他家帮佣是帮了把手，但不算是恩惠。

帕乌利诺顾不得理睬一直在低声呼唤滕西的费利佩。他决定去找堂费尔南多。他决定这样做了，同时寻找合适时机到埃尔阿尔托亚诺农场找联系员。他没能保护其他人免于死亡。但他绝不能再眼看着同伴死去。他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那天上午一个赶着牛车捡柴的人碰到他们之后，他没能说服同伴们应该换营地。当时农民的狗开始狂吠，于是他就下来看究竟是怎么回事。狗和主人在这队人马一百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士兵们听到狗叫声已经把武器举了起来。这人打算逃跑。

“别动。”

他没动，他动不了。

“您想必已经猜到我们是谁了吧。我们是保卫共和国的游击队员。”

① 帕拉库埃约斯的事，1936年11月，马德里被法西斯分子包围期间，共和国政府准备把大批关在监狱里的犯人转移到瓦伦西亚，但最后这道转移的命令却变成了枪毙。犯人们被转而运送到哈拉马的帕拉库埃约斯，在那里一千余人被杀。

② 指的是堂费尔南多医生，沃尔特加是他的姓。

③ 科尔斯托夫是西班牙内战期间斯大林派驻该国的代表，著名战地记者。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我听说过。”

“您打算干什么？”

“我不知道我该干什么。”

“您该做的事就是闭嘴，不要告诉任何人曾经见到我们。”

“跟谁我也不会说的。”

“如果您告诉别人见到过我们，您自己就会有危险。也许不是今天，也不是明天，但总有一天您会有生命危险。”

“不，不，你们放心吧。”

那个人的恐惧都写在手上。他笑容满面，说了一句“共和国万岁”。但是，他手上的鸡皮疙瘩、他直竖的汗毛、他的颤抖、他远去时的一步一回头无不显出恐惧来。

“那人不会高兴看到我们，看着吧。你注意到他的手了吗？”

“你又来了。”

“那个混蛋会告发我们的。”

“也许吧。”

“要是咱们呆在这儿，不出这个地方就会给人一窝端了。今天咱们就在这儿进行一场圣金廷战役^①吧。”

“咱们吃午饭吧，吃完就走。”

头一天晚上走了夜路，大家都疲惫不堪，再说刚下了雨，身上都淋了个透湿。帕乌利诺没有坚持。他们生起火来把身上烤干，然后准备休息。国民警卫队^②很快就包围

① 圣金廷战役，1557年8月19日，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派出军队在法国圣金廷包围该城，并在此大败法国军队。

② 国民警卫队是西班牙一个军事警察组织，负责情报、安全保卫和缉毒等任务。

了他们。那是下午三点，他们正在吃饭。警察四散开来，交叉着火力。几个同志被打死的时候嘴里还含着奶酪。他们根本没有来得及抵抗。没有任何抵抗。费利佩和帕乌利诺瞅准时机从敌兵的一侧拿着菠萝炸弹突围出去。但费利佩受了伤，他们只能逃出几米远，在一片农田里隐藏起来。一排低矮的灌木丛把农田和空地隔了开来。到了那里，费利佩要求同伴把他结果了。

“不。咱们的死只会让仇者快，但是咱们活着就不会了。再说我也没这个勇气。”

他没有这个勇气，他把同伴拖到灌木丛后面。两人在那儿猫着腰，把武器举到面前。杀死他们，否则就是自取死亡。他们听到那些声音越来越近。

十二个小分队队员阵亡。对方则至少有五人倒在爆炸中。费利佩还想再扔一枚炸弹，但是帕乌利诺阻止了他：

“等一下，我觉得他们还没有发现咱们。”

“我把第一个看到咱们的给干掉。”

第一个走上来的是一名警察，身后跟着一名士官。

“我的士官，这儿有血，有人受伤了。”

费利佩和帕乌利诺绝望地互相看了一眼。

“我今天早上才穿的新衣服，上山就会给弄坏了。”

“他们会发给您一套新的。”

也许士官知道灌木丛后面躲藏着死神，因而没有听从那个一再坚持的队员。他们离开了。也许是逃离费利佩和帕乌利诺。也许是他那件新衣服给了费利佩和帕乌利诺生命。两个人看着他们和部队其他人往桥的方向走去。

帕乌利诺的直觉告诉自己去救兵的时候把费利佩藏起来的最好地方恰恰就是警察回去时经过的那条路：那座桥。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他们从藏身之处看到敌人把鲜血淋漓的同志们的尸体放在骡子上远去了，死者的脑袋和胳膊耷拉下来，晃来晃去。十二个人。埃尔内斯托、波拉、加利西亚人。他们看到了这三个人，却分不清楚谁是谁。塞巴斯、卡洛斯，脸都变了形。还有维克托里阿诺、斗牛士、奇吉、托马斯、巴科、百棍、穆里约。帕乌利诺不能眼看着这个科尔多瓦兄弟也死去。他要找卡尔米娜通知佩皮塔来。佩皮塔会把医生带来给伤者取出子弹。然后，他会实现自己的诺言，因为费利佩想见到欧尔滕霞。

“对我发誓你带我去看她，对我发誓。”

“我发誓。”

21

那小姑娘恐惧的眼睛让帕乌利诺暂时忘记了对费利佩的担心，忘记自己必须尽快回到他的身边。女孩深蓝色的眼睛让他沉溺于一个不合时宜的危险游戏中。帕乌利诺知道头一天他们遭到伏击都是那个手上汗毛直竖的男人背叛的结果。他非常肯定。他毫不怀疑国民警卫队还会回来。因为联络员已经提醒过他：

“警察把你们同伴的尸体放在火车站的地上，让大伙儿都去看，然后就把尸体丢到沟里。但他们知道少了两具尸体，知道有两个人逃出了大搜索。他们怀疑其中一个人是黑夹克，所以肯定会再去的。”

“他们会再去的，他们会再去的。”联络员说了。因而他

必须抓紧时间要求联络员通知佩皮塔。然后，一分钟也不能耽搁就跑回费利佩身边。

同样，现在他也应当立刻回到费利佩身边。

但是那双蓝色的眼睛不住地盯着他看。

“我必须走了，要不就会误了火车。”

“费利佩受伤了。”

“他受伤了？”

那双蓝得幽深的眼睛睁得更大了，流露出更大的恐惧：

“他受伤了？”

“他需要看医生。”

医生。费利佩需要看医生。佩皮塔依然不明白帕乌利诺想让她做什么。

“严重吗？”

“他需要看医生。”

“你已经告诉我了。他严重吗？”

“他身上有颗子弹，必须取出来。”

“他有什么口信要捎给我？”

“你现在在一个医生家里帮工。”

“老爷不是医生。”

“他过去是。”

“堂费尔南多？”

现在，佩皮塔猜到了些什么，但她仍然不确定帕乌利诺到底要让她做什么。

“堂费尔南多不是医生。我从没听说过他是医生。他在莫拉廷大街的银饰店工作。”

“他曾经是医生。一个人如果做过医生，那他一辈子都是医生。”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你既然这么说，那他还能是什么！”

“他现在仍是医生，小鬼，你别坚持了。必须尽快把费利佩身体里的子弹取出来。如果不取出来，他会没命的。”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上帝啊。”

是啊，佩皮塔明白了他们想让她做什么。

“你想让我把老爷带来。我心里清楚着呢。我的天啊，我已经明白了，你想让我把他带到这儿来。”

“不是，不是这儿。今天下午会有人告诉你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这儿不安全。”

“这儿不安全？”佩皮塔把脑袋从左边转到右边，又从前面转到后面，四下里瞧了瞧，警惕的弦紧绷了起来，就像她那位邻居那样，她多次看到女邻居那样做。

“如果我向老爷提出这个请求的话，他可能会去举报我。”

“你告诉他是代表我去的。你就说你代表帕乌利诺·冈萨雷斯去找他的。”

“他连你也会一起举报的。”

“他不会这么做的。”

“你真是个百事通。瞧我遗憾得很，什么也不知道。”

帕乌利诺又笑了。佩皮塔再次问他因何而笑。

“现在你笑什么呢？”

“我的联络员会告诉你应该把医生带到什么地方。你两点整到塞巴达市场二十六号摊位找卡尔米娜。她会问你想不想要土豆。你回答说想要土豆、韭葱、欧芹。记住了吗？非常容易的，土豆、韭葱、欧芹，这三个单词都是以字母p开头的。①”

① 这三个词的西班牙语写法分别为：patata, puerro, perejil。

“就像‘帕乌利诺’^①一样。”

“也跟‘佩皮塔’^②一样。”

她真想跟他说不要这样看着她。但是她没说。

“我想见费利佩。”

“不行。”帕乌利诺回答。然后又补充道：

“现在不行，但是今天晚上你能看到他。再见，小鬼。”

佩皮塔转过身打算离开。

“再见。”

待到分手的时候，帕乌利诺又拽住她胳膊：

“记住：土豆、韭葱、欧芹。记住：不要跟任何人谈论这件事，尤其是不能在堂费尔南多的妻子面前说这件事。”

佩皮塔跟他说：“我不会说的，放心吧。”但是她真想知道为什么不能让夫人知道这件事。她真想说她不敢跟任何人说起这事，跟堂费尔南多也不敢。她真想问他为什么他的联络员不能做这件事。为什么要找她？但是她没问。她离开帕乌利诺，揪着围巾，眼睛盯着路面。

为什么选择了她？

为什么？

22

逃跑不是坐火车，甚至不是远离。逃跑不是在远远的

① 其西班牙语为：Paulino。

② 其西班牙语为：Pepita。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地方呆着。佩皮塔头靠着窗户，不让眼睛往山上看。她眯起眼睛好让自己离帕乌利诺越来越远。因为帕乌利诺抚摩过她的头发。他跟她说过欧尔滕霞也很漂亮。他用了“也”字。在跟她说再见之前，他紧紧抓住她的胳膊，看着她的眼睛。佩皮塔不愿看着山头，她想远离帕乌利诺，远离帕乌利诺给她提出的请求。她闭上眼睛，虽然她很清楚火车正带着她驶向企图逃离的地方。离帕乌利诺越远，就会离堂费尔南多越近，就会越快回到帕乌利诺身边。

“还有血呢，你们看到了吗？”

“他们不允许任何人清扫。”

同车厢乘客们的窃窃私语让佩皮塔吓了一跳。

“什么血？”

她几乎叫出来。

“姑娘，你没看见车站的地面吗？”

“没有。”她没看见车站的地面。她看着地面，却什么也没看见。

“昨天他们杀了十二个人。”

“十个。”

“我听说是十二个。”

那些女人们脑袋凑在一起，嘀嘀咕咕，她们不想让佩皮塔听见，可她还是听见了。

“我看见了，是十二个。”

“黑夹克的整个团伙。”

“你不是说他们把黑夹克也杀了吧？”

“没有，黑夹克没在其中，他和另一个人逃掉了。”

“他们逃跑之前杀了五六个警察。”

“谁都知道，谁也不会说。”

“他们不会说,以后也不会说的。但是在埃尔阿尔托亚诺农场有人告诉我黑夹克杀了五六个警察,然后就和另一个受伤的人逃跑了。”

“原来帕乌利诺就是黑夹克。”

佩皮塔不觉说出了声。不过没有一个乘客听到。

没错,帕乌利诺就是黑夹克。

帕乌利诺就是黑夹克。他看着她的眼睛。他就是那个黑夹克。所以,他认识堂费尔南多。佩皮塔的目光再一次转向小山头,心里不明白为什么帕乌利诺不告诉她自己就是黑夹克。她现在要捎的口信是黑夹克的口信。

到了德利希阿斯车站,她依然在想着帕乌利诺的事。她不疾不徐地下了车,慢慢向前走着,一边看着早早起来相拥的恋人们。他们在站台上相约,假装是正在告别的旅客,这样就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中拥抱。否则,他们就会因为有伤风化而被罚款。她向地铁走去,丝毫不着急,不断向左右张望,脑袋紧紧地缩着。她带有黑夹克的口信。她坐上了地铁,眼角打量着四周的一切。她带有黑夹克的口信。她出门的时候,会用余光扫视跟她一起上电梯的人们。她穿过大街时,会留意行人。始终慢慢地走。太阳门、蒙特拉、哈辛托·贝纳文特广场、阿托恰。^①到了客店她要向周围左右看好了再跨进门槛。因为她带有黑夹克的口信。圣胡达斯塔德欧教堂的钟声就要敲半点了。八点半。去堂费尔南多家之前,她还有时间打扫厕所,给塞利阿夫人帮厨。

佩皮塔打开客店的门,在走廊上碰到房东:

^① 以上均为马德里市区地名。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今天你怎么没通知我你要出门？”

塞利阿夫人很奇怪地问她，因为佩皮塔每天早上去车站捡煤渣之前都会把她叫醒告诉她自己走了。

佩皮塔在塞利阿夫人的声音中与其说听到了恼火，倒不如说是诧异。那时她觉得自己双腿颤抖，呼吸艰难，几乎站立不稳，不敢正视夫人。因为她带有黑夹克的口信。她很惊讶自己站在客店的走廊上。因为她已经不记得在大街上走过，不记得坐了地铁，不记得自己走在车站的站台上，不记得自己坐着火车到了德利希阿斯车站。她只知道自己应该带给堂费尔南多一个口信。她应该去堂费尔南多家。

“你的脸苍白得跟白蜡一样。姑娘，你怎么了？”

佩皮塔不想回答，因为她脑袋里都是泡沫，一团浓浓的泡沫。远处传来一声汽笛的长鸣，一列火车正驶出车站。她模糊的意识里只有一个声音：她应该去堂费尔南多家。她带着黑夹克的一个口信。她听不到房东在说些什么，也不敢看她，眼神游移，无力地靠墙站着。

“你的罐子呢？你不是从车站回来的，对吗？”

她不想回答。她感觉到火车的汽笛声穿过脑袋里的泡沫，而她就在那列车上。

她走了。

她侧身靠着墙，之后就倒在了地上。

她不想回答。但，耳语般的，她一边缓缓滑落到地上，一边说：

“我带来了黑夹克的一个口信。”

23

圣诞前夜就要到了。阿姆帕罗在餐桌上给丈夫堂费尔南多留了张字条。她想让丈夫带些地衣来,因为她想摆一个耶稣降生模型,顺便还得跟丈夫要些钱。因为这星期给她的钱已经花光了,她没钱买圣诞火鸡也没钱给佩皮塔买礼物了。

堂费尔南多快速地看了一眼,在手上这张纸条的字里行间找寻着妻子的爱意。但是没有,他什么也没找到,留言中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柔情。留言的末尾说,后天他们不去圣弗兰西斯科大教堂,而是去圣塞瓦斯蒂安教堂听弥撒。因为圣弗兰西斯科终于动工了,他们终于打算修复毁于爆炸中的祭坛了。

堂费尔南多几乎两年没跟妻子说话了。两年来,他们只在星期天见面。在家门口他挽着她的胳膊,走向教堂,双眼紧盯前方,一路上回应着人们的问候以及微笑,一切都按照礼节的规定那样做。这是他们俩达成的协议。堂费尔南多每周末都陪堂娜阿姆帕罗去做弥撒,免得别人议论。她住在楼上。他们会把费利萨送回老家,另外找来一个小时工。

“我不希望任何人在这儿睡觉。我不想有谁到处去说我们在做什么,不在做什么。”

“我不愿意。”堂娜阿姆帕罗学会了这句话。

“我不想在楼上看到你。你在下面时,我不想下来。我

沉睡的声音

En voz dormida

不想在走廊上碰到你。”

“我不想。”她很快就习惯于一遍又一遍重复这句话。

“我不想听你说任何话。什么都不想听，你明白吗？这辈子我再也不想跟你说话。”

当沃尔特加医生告诉妻子说莫拉廷银店给了他一个会计的职位，他要放弃医生这个职业时，他们就达成了这个协议。

“阿姆帕罗，我见过太多的鲜血。”

“战争就是战争，有战争就有鲜血，我当时就是这样跟你父亲说的，好让他不要告发你。这个时候了，你却开始畏惧鲜血，你准备怎么跟他解释？”

她提醒他不要忘记正是由于她说服了父亲不要在大审判时提起他，他才免于死。

“你已经够让他屈辱的了。”

堂娜阿姆帕罗重复说丈夫让父亲蒙羞：

“我认为你已经够让他屈辱的了。”

夫人很清楚自己说的是事实。因为堂费尔南多的父亲也是医生，是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私人朋友。战争期间，父亲一直追随其到了布尔戈斯，在国民区做出了很大贡献，乃至国家元首亲口许诺战争结束后给他内务部医生顾问一职。父亲永远不能原谅儿子一直忠于共和国，并在恰马尔丁血液医院供职。战事正酣时，这对他是个极大的羞辱。当大元帅在马德里的卡斯特亚那大道主持首次胜利游行，儿子却拒绝参加时，这种耻辱感更强烈了。全家人都受邀坐在外交使团旁边的贵宾包厢。当瓦雷拉将军授予大元帅圣费尔南多十字勋章^①时，

① 圣费尔南多十字勋章，西班牙最高军事奖项，授予在军事上做出突出贡献的统帅。

摩尔卫队^①守护着主席台，儿子却拒绝观看。

“你去吧，我不想参与这样的把戏。你知道他是怎么得到这枚勋章的吗？”

“你别跟我说什么把戏之类的话，费尔南多，你别跟我说什么把戏不把戏的。你，是诚实的化身，是沃尔特加医生上尉，帕拉库埃约斯的英雄。”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没去过帕拉库埃约斯。”

堂娜阿姆帕罗跟丈夫提起了那次争执，又说是她让公公相信他的确没到过哈拉马的帕拉库埃约斯。

“我父亲从来就没相信过这一切。”

“但是他没告发你，我也没有。我不在乎你做过的事情。”

“阿姆帕罗，你必须明白，我讨厌血，鲜血让我感到恶心。”

“我怎么能理解？我嫁给了一个外科医生，我认为我嫁给了一个外科医生，如果你不干了，你可以跟你那些共产党朋友去俄罗斯。不过你会后悔的。你别让我含羞向别人解释你因为对鲜血感到恶心而放弃行医了。我可不打算跟任何人说你现在就想成为次等公民。休想，我可不想那样成为别人的笑柄。你明白吗？我不能允许你这么做。”

几个月的时间里，堂费尔南多都在试图平息妻子的怒火。他依然在行医，并向她发誓不会再谈及这个话题。这

① 摩尔卫队，佛朗哥的军事生涯始于摩洛哥，当时他率部跟摩洛哥人作战。但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佛朗哥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他很信任摩尔人，并组建了著名的摩尔卫队，负责在所有重大场合保卫他的安全。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样,他每次回家时,妻子都会迎上来给他一个吻,在卧室里也会对他温情脉脉。他爱妻子,但是又感觉到妻子付出了这一切,作为回报,他必须完全顺从。这让他精疲力竭,更何况这种付出要求他从心灵深处完全依从,要求他放弃自我。这让他陷入一种深深的忧伤而无法自拔。

“我不能这样下去,阿姆帕罗,咱们得谈谈。”

“没什么要谈的。我什么也不想谈。”

“我要到银店工作。”

他说得很艰难,但还是说了。可以想象,妻子受不了。她把自己所有的东西搬到了阁楼上,冲他吼道她这辈子再也不会跟他说话。

“一辈子,你听到了吗?我一辈子都不会跟你说话。”

她又告诉费尔南多休想踏上楼梯,永远也别想。

“休想,除非你上来告诉我你是医生。只要你在下面,只要你仍然是名可怜兮兮的小会计,我就不会下来。”

就在那天下午,费利萨去跟塞利阿夫人辞行。塞利阿夫人代表黑夹克拜访了堂费尔南多。

“一个被捕的同志的妹妹需要工作。”

一般来说雇用小时工是家庭的女主人负责的事,但这次相反,堂费尔南多甚至根本没跟妻子商量就雇下了这个用人。

第二天十点整,堂费尔南多打开门,见到了一个幽蓝眼睛的女孩子。

24

佩皮塔来到堂费尔南多家时，刚好飘起那年的第一片雪花。她小心翼翼地敲门，一声轻轻的短促的门铃声，只有一声。老爷正等着佩皮塔来呢，他肩上披着西班牙大氅，手里拿着帽子，已经准备好出门。他很奇怪敲门声毫无生气，因为那是早上十点钟，是佩皮塔来的时间。佩皮塔向来不这样敲门。开门之前，堂费尔南多透过玻璃窗向外看了看来决定是否需要带雨伞。然后他走到门边从窥视镜往外看。没错，就是佩皮塔。他把妻子的便条藏在口袋里，然后开了门。

雪花纷纷扬扬。

“早上好。”

“早上好，老爷。”

“看到了吗？下雪了。”

佩皮塔对他的笑容没有反应，既没关门，没脱外套，也没有像往常一样向厨房走去。她站在门口直勾勾地盯着他。他对着衣架的镜子戴上帽子，心里很讶异为什么这姑娘毫无热情。因为下雪了，她却没有跑到窗边看雪。

“夫人在吗？”

“她在望弥撒。”

这时她才关上门，站在堂费尔南多身后。先生在镜子里看到了她的黑眼圈、苍白的嘴唇、通红的眼睛。他转过身，看着她问道：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你哭了？”

“我必须跟您说一件事。”

堂费尔南多弯下腰注视着她的眼睛。

“你还好吗？”

他注意到她面色苍白，便拿起她的手腕给她摸脉。

“你差不多要昏厥了。”

“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您。”

由于担心自己没把必须说的话说出来就会再次晕倒，佩皮塔吸了口气重复道：

“我必须跟您说一件事。”

堂费尔南多陪她走到最近的一张椅子跟前，扶她坐了下来。

“我给你拿一杯糖水来。”

他拿着一个小汤匙快速地搅拌着水，从厨房走出来，发现佩皮塔低着头，胳膊肘抵在膝盖上，脸深深地埋到了手中。

“拿着，把水喝了。”

“帕乌利诺·冈萨雷斯的事。”

这回轮到堂费尔南多脸色发白了。他把杯子递给佩皮塔，坚持道：

“把这个喝了。”

然后在她身边坐下来。

“慢慢喝。”

佩皮塔喝了水。动作很慢。

“把水全部喝掉。”

最后一口也是最甜的一口。

“您是医生。”

他沉默着。

后面那些话,那些要说出来的话是最难说出口的,但却能让佩皮塔平静下来。她一口气说了一切,说帕乌利诺·冈萨雷斯需要一个医生,因为费利佩体内有一颗子弹,必须把子弹取出来他才不会死。她一口气说下去,堂费尔南多就是费利佩需要的医生,费利佩是她姐姐欧尔滕霞的丈夫,姐姐被捕了,现在正怀有身孕。如果费利佩死了的话,姐姐也会死掉。一个联络员会到广场上告诉她把老爷带到哪儿去给费利佩治疗。但是不要让夫人知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让夫人知道这件事。但是不要让她知道。这是黑夹克告诉我的。这些都是他告诉我的。他说您不会告发我,他也说了这个,老爷,他说您不会告发我。”

25

阿维玛丽亚,十六号。在塞巴达市场,佩皮塔要了土豆、韭葱、欧芹之后,卡尔米娜跟她说了这个地址。佩皮塔认出她就是那个在阳台上晒衣服的女人。卡尔米娜说了一分钟话,却没看着她。她告诉佩皮塔约会的地点以及时间:阿维玛丽亚大街,十六号,三层右首,今天晚上九点半,然后就到蔬菜摊的后面去了。

佩皮塔回到客店。她默默地吃了一点点饭,聊胜于无罢了。然后帮助老板娘摆好餐具,把黑面包渣收进那个天鹅绒的小袋子。依然默默地,把盘子和餐具撤了,收拾了面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包屑，没有回答老板娘的话，只是摇头否认自己早上晕倒在地上之前小声说的那些话。

“可你不是说带来了黑夹克的一个口信吗？”

“没有，夫人。”

既然女孩不愿意说话，塞利阿夫人决定不再问下去。但是，当她在厨房泡菊苣茶时，佩皮塔过来准备做杂烩汤。她突然坐在一把椅子上，放声大哭起来，然后说出了一切，所有的一切。夫人什么也没问，她就把一切和盘托出。

佩皮塔一边哭一边洗碗。塞利阿夫人喝着她的菊苣茶，静静地听着，试图让她也安静下来。

“别那么紧张，孩子，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黑夹克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慢慢地，你就会习惯于更加平静地面对一切。”

“我什么也不想习惯。今天晚上之后，让他忘掉我的痛苦，他们再也不要指望我，因为这一切只会给我们带来不幸，没有别的。可是我已经够不幸的了。我不知道您的情况怎么样，对于我，这个党带来的只有不幸。我今天晚上把医生带去，我会把恐惧咽到肚子里，因为我别无选择。但是仅此一次。让我们流泪的不幸还会源源不断地来临。这是我最后一次哭泣，我该受的苦已经受够了，该流的泪已经流尽了，我不想再流泪了。”

“我第一次去墓地时也是这么说的。”

“不一样。”

“对，不一样。”

是不一样。因为塞利阿夫人不再流泪了。因为塞利阿夫人并不像佩皮塔想象的那样，每天早上都去墓地看女儿。她甚至不知道阿尔穆德娜是不是葬在那儿。她只是确切知

道女儿已经死了。不，不是一回事。虽然那天外甥女伊莎贝尔在安东马丁广场走近她，跟她耳语之后，塞利阿夫人也经受了跟佩皮塔现在一样的几乎无法承受的恐惧，那不是一回事。

“阿姨，我必须请您帮个忙。”

外甥女想请她帮个忙。她说埋尸工每天都在她的客店里吃饭，还说东墓门口每天早上都有很多妇女在那里排队。

“她们在那儿等着，但是从未被允许进去过。”

那些妇女们得知他们要枪毙自己的家人时就会到那儿排队，希冀能够得到允许见上死者一面。

“要赶在尸体被扔到公墓之前。”

两人到了多雷小巷，在市场门口，外甥女说：“只要去求求埋尸工，求他让我和另一个人藏在一个墓地就行了。”

“您要做的只是去求他答应我们这件事。”

“就这事，就是这件事？就好像这事多么容易似的，你以为求那个埋尸工把两个女人藏在墓地里就像请他告诉我们几点了那样简单？你疯了，伊莎贝丽塔^①！”

虽说如此，当天塞利阿夫人就去找埋尸工说了这事。作为回报，她给了他比别人多得多的食物和黑面包。她求了他，第二天一早，她本人和外甥女伊莎贝尔尽力克制着提到喉咙的恐惧，去了墓地。但是，她现在已经不害怕了，她抛弃害怕，一如抛弃泪水。跟恐惧和泪水一同摒弃的还有最初的愤怒。她藏在东墓里，听着枪声以及为使犯人毙命补射的一枪时，必须压制自己的满腔怒火。当她手拿一把剪刀慢慢走近那些尸体时，随着悲凉一同吞下去的是一股

① 伊莎贝丽塔是伊莎贝尔的昵称。意为小伊莎贝尔。

沉睡的声音

Ra noz dormida

苦涩的怒潮。佩皮塔一边咒骂一边滔滔不绝地抱怨着，同时怒气冲冲地洗着碗碟，尽力压抑着自己的哭声。塞利阿夫人倾听着。

“奶奶的。我做这件事为的是我姐姐，您知道吗？纯粹是为了我姐姐，我非常可怜她。上帝很清楚。但是我咒骂这个党，咒骂黑夹克，咒骂生他们的妈。该死的党是罪魁祸首。如果我冒犯了您，还请您原谅。但这可恶的党但凡有点什么作用，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塞利阿夫人，您不要否认我的话，说什么再好好想想，事情不是如此之之类的话。我今天晚上会把医生带去，但是仅此一回。”

塞利阿夫人第一次去东墓时，她也一再跟自己说她不会再这样做了。她是哭着去的。她是因为对女儿阿尔穆德娜的遗憾和歉疚才做这件事。因为塞利阿夫人运气不好，没能及时知道什么时候枪毙自己的女儿。她没能为她下葬，没能替她合上眼睛，没能在把她交给大地之前洗去她脸上的鲜血。多么痛心哪！阿尔穆德娜！所以她每天上午都要和外甥女伊莎贝尔一起去墓地，躲在那里，直到枪声停止才出来。然后跑到尸体旁，用剪刀剪掉死者衣服上的一小块，拿给那些候在门口的女人们，那些渴望能及时得知自己的家人什么时候被枪毙的女人们。认出小布头属于自己家人的，就会进入墓地，替亲人们合上眼睛，并为他们洗去脸上的鲜血。

“塞利阿夫人，您看我现在是不是不必穿那么重的孝了？”

26

佩皮塔眯起眼睛，希望用这种方法来回避迎面而来的寒意。她在雪地上走着，夸张地抬高脚，屈着膝，就像一只长脚大鸟那样慢腾腾地往前走。她穿的那双皮鞋并不适合这个雪夜，但这是她唯一的一双皮鞋。塞利阿夫人看到她仔仔细细把鞋子擦得锃亮。本来鞋底有个洞，快要穿透了，她一直拿纸鞋垫遮挡着。这一次，她换上了新的纸鞋垫。夫人看到她穿鞋时，把袜子的线条拉直，并且在衣柜的镜子前端详着自己的腿，正面看了侧面看，还用手把裙子抚平，这令她想起阿尔穆德娜每次出去跟哪个小伙子见面之前就是这样子。

从堂费尔南多家里回来，佩皮塔的神经绷得越来越紧。

“塞利阿夫人，我今天晚上不帮您准备晚饭，您不介意吧？因为我得准备衣服。”

“没关系，孩子，我自己来。”

那是她一直保留着准备服丧结束之后穿的印花套装，下身是一条大摆裙，紫色的大花，灰黑色叶子的花束，是塞利阿夫人送给她的。

“您看，您看我穿这衣服好看吗？”

“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但是我穿有点长，是不是？”

“有点。”

“我把裙子的折边卷上去一点。”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在主人慈爱目光的注视下，佩皮塔飞跑到卧室，裙子的大花随之飘舞着。但她马上又回到了厨房。

“您能帮我折一下底边吗？”

塞利阿夫人笑了，拿起她递过来的大头针。佩皮塔张开手掌，紧紧叉住腰身。

“胸部的褶子怎么样？”

“挺好。”

“不小吗？”

“不小。”

“开口怎么样？”

“不错。”

“我不知道，我感觉有点大。”

“不大。”

她又三次回到厨房。三次都是为了向塞利阿夫人询问为父亲严格守孝两年是不是足够。

“我不想在这方面打什么折扣。”

“欧尔滕霞要是生气怎么办？”

“是不是可以事先告诉欧尔滕霞，让她也脱孝？”

得到的回答让她释然。

“西班牙举国一半人都在守孝，我敢肯定你父亲会同意你脱孝的。”

“你姐姐怎么会为此生气呢？”

“到彭特霍斯买块布，下次见你姐姐时给她带去。”

九点整，佩皮塔身穿阿尔穆德娜的那件大花衣服，外罩父亲的大衣，打扮得光鲜亮丽，走出客店，就像要去参加一场舞会。堂费尔南多拎了只手提箱在门口等她。佩皮塔看到手提箱，脸红了，她想起了费利佩的伤，立刻后悔自己不

该穿那件衣服。

现在她走在阿维玛丽亚的大街上,抬起脚,眼睛看着雪地,无法抑制住那种要再次见到帕乌利诺而产生的躁动,但同时也感受到这次秘密约会带来的不安、焦躁和恐惧。她害怕毛茸茸的黑色蜘蛛已经把她抓牢。她注视着地上的雪,这样除了雪,别的什么也不会看到,不会看到他们已经走近十六号,也不会看到这个世界。她希望能回到从前,回到科尔多瓦。她希望能够回到一九三六年的那个初夏,当时欧尔滕霞没有参军,费利佩还在追求她,或者回到狂欢节、化装舞会什么的,那时父亲还能教她们如何笑。她突然感到内疚:因为她盼望见到帕乌利诺,而穿着阿尔穆德娜的衣服招摇;因为自己没有像姐姐一样被捕,没有像费利佩一样受伤,没有像父亲一样死去。她为穿了那件衣服而不安和惭愧。她抬起脚,弯下膝盖,似乎为了逃脱想象中的那个庞大的、黏糊糊的蜘蛛网,那个自己每走一步都会被缠住的蜘蛛网,她努力和堂费尔南多搭话:

“下雪了。”

他笑了。

“是啊。”

“雪这么大,都看不到这个世界了。”

27

“应该再亮一点。”

费利佩躺在厨房的桌子上,堂费尔南多摸其伤口的边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缘时，他忍着没有呻吟。

“别动。”

伤势没有像堂费尔南多原来担心的那么严重。他给伤员施行了局部麻醉，又用浸了乙醚的纱布给他敷上。

“再亮一点。不能更亮一点了吗？”

不能了，没有别的光源了。全部光源就是那唯一吊在房顶的小灯泡。尽管如此，他还是很娴熟地把子弹取了出来，交给在这次手术中充当助手的女主人。她把子弹放在一个盛了水的杯子里洗净，拿厨房的抹布擦干。等伤者醒来后，交给了他：

“想要吗？”

“不。”他回答。吸收的麻醉剂仍然在起作用，他迷迷糊糊的。

“请让我的小姨子过来一下。”他对女主人说。

“明天我再来给你做一次护理。”

“不需要了，沃尔特加医生。您已经做了您该做的事。”

“我明天同一时间过来。”

佩皮塔和帕乌利诺在厨房隔壁那个没有窗户的小厅里等着。在费利佩做手术的时候，他们俩都避免看对方的眼睛。佩皮塔谈起了欧尔滕霞，谈到姐姐和费利佩是多么相爱，谈到姐姐被捕，她多么难过。几秒钟的沉默之后，她双臂交叉抱在胸前，正视帕乌利诺，问了那个在山上没敢问的问题，那个自从他们分手以后一直萦绕在脑际的问题：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什么？”

“为什么由我把堂费尔南多带来？为什么不让卡尔米

娜做这件事？”

“因为卡尔米娜已经认识我，也认识你了，没必要让她再认识堂费尔南多。”

“说说看，那又是因为什么？”

“事情就是这样，小鬼。一个人认识太多人是很危险的。”

“我也认识很多人。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我卷进来。”

“你已经卷进来了。”

佩皮塔做了个不高兴的表情。她看着盖在桌上的那块油布，用指甲掐着其中一条边。她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她想刚才帕乌利诺说的是真的。蜘蛛网已经完全把她罩住了。她已经被卷了进来，深深地卷了进来。她没有看帕乌利诺，也没多想，脱口而出：

“今天你不像黑夹克。”

帕乌利诺今天确实不像黑夹克，因为他没带枪，没戴有帽檐的帽子，也没穿灯芯绒外套。他穿着一件硬领马甲，双排扣夹克，系着领带。

“黑夹克？”

“你就是黑夹克，你别否认。”

“你最好别知道这么多。”

“真遗憾，为什么不能啊？”

他没有回答，只是微笑着。

他们在那个没有窗户的房间了呆了一个多小时。这时，协助堂费尔南多手术的女人打开了门：

“好了，姑娘，你姐夫叫你呢。”

两个年轻人站了起来，走向厨房。佩皮塔走在帕乌利

沉睡的声音

Na voz dormida

诺前面，不知不觉地，她开始扭起臀部来。帕乌利诺一直悄悄地看着她直至来到费利佩的身边。

“我不会死的，佩帕。”

“别叫我佩帕，叫我佩皮塔。”

“就像小时候那样称呼你？”

“对。”

“我还没跟你说过谢谢呢。”

“这是我们该做的。”

“谢谢你，佩皮塔，真的。”

她把一绺刘海撩上去，重复说：

“这是我们该做的。”

她笑了，两人都笑了。费利佩伸出手，佩皮塔握住他的手。

“你今天真漂亮。”

这时帕乌利诺才大大方方地看了看她说：

“是啊，她眼睛的颜色太美了。”

说着也笑了。佩皮塔脸红了，咽了口唾沫，握紧了费利佩的手：

“你不会死，太好了。”

“我要去看滕西。”

费利佩黑色的眼睛找寻着帕乌利诺的目光，期盼他确认在山上对他发的誓。

“帕乌利诺会带我去看她。”

帕乌利诺点了点头，佩皮塔吃惊地喊道：

“你们疯了？”

“别担心，我们有充分准备。”

“你们都是疯子。你们都太不理智了。不是吗？他们

如果捉到你们,会把你们俩都给杀了的。”

“他们不会抓到我们的。”

“你们不要把我搀和进去,说好了? 你们想干什么,我心里跟明镜似的。”

“别担心,亲爱的。”

“不担心? 嗨,小伙子,我立马离开这里,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她松开费利佩的手,走出厨房。

“等等。”

佩皮塔没有停步。她走向那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堂费尔南多正在那儿等着,准备一同回去。但是没等到她开门,帕乌利诺就抓住她的肩膀,拦住了她:

“我向他发过誓,我要履行诺言。”

“你当然知道你发过什么誓,没发过什么誓。但是我呢,你可甭想指望。”

“费利佩会跟一个佩尼阿兰达德勃拉卡蒙特^① 的小鬼一起进去。那女孩的母亲也被关在文塔斯。他在圣诞节那天扮成她丈夫。那天很混乱,连证件都不需要。他们不会发现的。”

“你们什么时候都只会牵连别人,但是你放心吧,我,你们永远也不会再让我上钩了。永远,明白吗?”

“你什么也不需要做。”

“你不要跟我解释,我不想知道。你们惹麻烦,惹麻烦,总有一天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谁知道你们的麻烦不会来自佩尼阿兰达德勃拉卡蒙特呢?”

^① 此系西班牙小城,位于卡斯蒂利亚莱昂大区萨拉曼卡省。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她是自己人。是工人团结协会^①的成员。”

“我不想知道。你明白不明白？”

“你别生气。如果我认为仅仅让你知道这件事就会给你带来危险，我就不会说了。”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危险。我只知道我父亲死了，姐姐被捕了，而他们又要杀你们俩。我连半个字也不想知道了。他们会杀了你们所有人，所有人。”

她叫喊起来。佩皮塔叫喊了。女主人手拿着佩皮塔的外衣来到走廊里，堂费尔南多也跟了出来。

“我的上帝啊。你们在吵嚷什么呢？你们想害死我。”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正准备要走呢。您呢，老爷，您是走呢还是留下来？”

“我也要走，我本来就在等你。”

“哦，那好，你们就晚安吧，半个字都不要再提起了，一切都结束了，就这么着了。老爷，咱们最好走吧，咱们可以走了。”

佩皮塔穿上外套，打开门。堂费尔南多让她过去，两个人来到楼梯平台处。

“晚安。”

“晚安。”女主人说。

“晚安。”帕乌利诺说着，拉着门，却不关上。当佩皮塔和堂费尔南多下楼梯时，他低声叫住这女孩：

“佩皮塔。”

“怎么了？”

^① 该协会创立于1907年，是西班牙内战前最重要的工会媒体和发言机构，在工人中有着广泛影响和号召力。

“等等。”

“你现在又要干什么？”

帕乌利诺走下把他们隔开的几级楼梯，靠近她耳边问道：

“你有男朋友吗？”

28

阁楼的灯亮着。堂费尔南多在楼下听得见妻子的鞋跟踏地的声音。从脚步的节奏，他知道妻子正在很不安地等待他的到来。他知道她正在从这头走到那头，而且她还会再这样走一会儿，重重地踩着地，直到她认为丈夫已经明白时间太晚了为止。她还没睡。这个时间回家确实太晚了。脚步声逐渐小下去，然后，就彻底没了声音。堂费尔南多像以往一样，听到她哭泣。他走近楼梯，给走廊墙上的闹钟上弦，并且发出必要的响声，恰到好处，让堂娜阿姆帕罗知道他听到她在哭。他很想上去，告诉她自己依然爱着她。而她也想下来。但是两个人谁也没有打破约定。他们依然分开睡，他们知道两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他们等待着星期天的到来，那样就可以手挽手了。两年来两个人一直这样盼望星期天。

她今天晚上就会给他写一张便条：“我不知道你跟谁在一起，我也不在乎。”他明天就会看到了。他会再次质疑银店的那份工作。他会再次考虑自己是不是错了。他喜爱医学。他感觉到胸闷，必须深呼吸一大口气。哪怕肺部涨满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了空气,焦虑也会让他窒息。因为他立即就想起了科尔斯托夫,那个《真理报》的记者,人们都称之为米盖尔·马丁内斯的那个。听说他是斯大林在西班牙的私人代表。他们认识的那一天,一起笑来着。堂费尔南多不知道是不是科尔斯托夫下达的命令。听说是他,人们都这么说。听说他负责撤离莫德洛监狱的政治犯。一千多人。政府已经逃往瓦伦西亚。他们已经逃走了,不管他们多么想粉饰这次逃离。马德里已经被围困了。沃尔特加上尉医生在哈拉马的帕拉库埃约斯窒息了。他无法呼吸,因为他没有制止这场大屠杀。他跑了出去,在巴拉哈斯公路上奔跑,他向科尔斯托夫致意,却不敢看他的眼睛。他无法呼吸。他看着那些犯人们死去。他就在那些举枪射击的宪兵们旁边。直到屠杀结束后,他才走开。他看着。他该受谴责。他看着。他没说:“停下!”哪怕说一句:“停下!”他看着那些人如何倒下。他无法呼吸。他看着鲜血如何四溅。他看着。他喜欢看。他知道。他看着鲜血如何汨汨流淌。鲜血。动脉。静脉。颈静脉,颈动脉,股动脉,主动脉,肠骨,大隐静脉。动脉的血颜色更深。当然了,子弹穿透了大隐静脉。他看着。当他意识到自己看着鲜血流出就像在诊断出血的源头时,才跑开。他看着,目不转睛。现在他感觉到恶心。死的人可能上千。他没有看到任何人的脸。

“我不知道你昨天晚上在哪里,也不知道你跟谁在一起。我也不在乎。”

他就会看到。明天。跟往常一样。因为他原来是外科医生。他不想再当医生。他不想再看到鲜血。他无法呼吸。虽然今天他可以把一颗子弹取出来,而且没有发抖。今天他拿起手术刀,根本没想起哈拉马的帕拉库埃约斯的

鲜血。

早上他就会看到堂娜阿姆帕罗去望弥撒之前在餐具柜上留的条。

他想等妻子从教堂回来时，告诉她自己又做医生了。今天晚上，他还会回来得很晚，叫她不要担心。他要去随访昨天动过手术的病人。但他不会这样做。他会身披那件西班牙披风去银店，并且把堂娜阿姆帕罗在纸上写的跟他要的钱放在餐具柜上的小盘子里，那纸条上写着：

“你没给我付佩皮塔的钱，也没给我买火鸡的钱。你父母圣诞节时要来吃饭。”

29

佩皮塔打算用堂娜阿姆帕罗送给她的圣诞礼金给欧尔滕霞买一块布。她打算给姐姐做一件宽松的、整个怀孕期间都能穿的衣服，而且还要暖暖和和的。她打算买一块带白色碎花的灰色法兰绒布。夫人要她去太阳门广场买火鸡，要是抓紧时间，去买火鸡之前完全来得及去一趟彭特霍斯。

她加快了脚步，她不喜欢利用给夫人做事的时间忙自己的私活，但是如果现在不去买那块布，今晚就没法开始缝制了。距离下一次探视还有三天的时间，只有三个晚上了，她必须快点跑，免得堂娜阿姆帕罗奇怪她怎么会耽搁这么长时间。

她拽着头巾穿过哈辛托·贝纳文特广场，眼睛紧紧盯着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地面,以免在雪地上滑倒。到达广场另一侧之前,她发现有人在跟着她,一个男人。一个男人近距离地跟着她。

哦,不是,那个跟着她的男人从她身边走了过去。她深深地吸了口气,抬起了头,但随即眼光又回到雪地上,屏住呼吸,她猛地停住了脚。那个刚从她身边走过的男人从博尔萨大街的街角处向她致意,他抬起帽子,一边用脚后跟踩着烟蒂。佩皮塔闭上了眼睛。她侧过身,用围巾掩着面孔,然后再次往街角看去。那个男人正侧身靠墙站着,他把帽子扶正,又向她致意。佩皮塔向后退了一步。那个男人冲着她走过来。

“挽着我的胳膊,小鬼,别害怕。”

是帕乌利诺。没错。那个男人没再说什么,只是把佩皮塔带到圣胡达斯塔德欧教堂。进去之后,他点燃一支蜡烛,递给佩皮塔,然后又点燃了一支:

“我们要去图卢兹了。”

他一手擎着点燃的蜡烛,另一只手拿着帽子,重复说他们要去图卢兹了。他走向圣胡达斯的像,问她圣胡达斯是否就是那个帮女孩子们找未婚夫的神。她回答说:

“不是,帮人找未婚夫的神是圣安东尼奥·德拉·弗洛里达。”

“这个放哪儿?”

“这儿,拿过来吧,小伙子。”

佩皮塔把两支蜡烛放在供桌上。

“这个神灵是管什么的?”

“他负责实现那些不可能实现的愿望。”

“你要去圣安东尼奥·德拉·弗洛里达教堂吗?”

“关你什么事?”

“你别去圣安东尼奥,你不需要去。”

教堂里还有别人,有几个教民看着他们。但是突然间佩皮塔不再害怕别人看到她和帕乌利诺在一起了。刚才看到黑夹克站在街角处,自己呆立在广场上的那种恐惧,害怕被人看到她和帕乌利诺手挽手的恐惧,帕乌利诺跟她亲密接触的恐惧都无影无踪了。她靠近他问图卢兹在哪儿。

“在法国,不过我很快就会回来。你要是愿意做我的女朋友,我就来找你。”

“我已经跟一个科尔多瓦的小伙子谈上了。”

“说谎。”

“瞧你,你从哪儿知道得比我自己还清楚!”

“费利佩已经跟我说了。”

“他怎么样了?”

“好一些了。”

“你们什么时候走?”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答复?”

“什么答复?”

“我今天来求你的这件事。”

“在科尔多瓦可不是这么行事的。”

“那应该怎么做?”

“时机成熟了再说呗。男孩追求女孩,如果女孩愿意,也喜欢这个男孩,她就允许他追求。正式恋爱需要很长时间。”

没时间了。帕乌利诺没时间按照佩皮塔的愿望那样追求她。于是他低声求她:

“今天晚上你过来,到阿维玛丽亚大街找我,给我答复。”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后面有一个妇女“嘘”了一声让他们闭嘴。帕乌利诺又点燃一支蜡烛，交给佩皮塔，并凑近她耳边悄悄请她把蜡烛替他献给帮人实现不可能实现的愿望的神。她也斜着眼睛看了看旁边刚刚说过他们的妇女，然后小声地几乎没动嘴唇吐出几个字来：

“你想让我向他求什么？”

佩皮塔两手擎着燃烧的蜡烛，他则握住佩皮塔的手回答道：

“你知道的，小鬼。”

他说完就走了。她看着他向门口走去，看着他喝了圣水，笨拙地画着十字，一边回望着她。当帕乌利诺吻自己的拇指时，佩皮塔也看着他，画了十字，把拇指送到唇边。

30

当一个同志倒下的时候，其他人就该小心了。卡尔米娜倒下了。费利佩和帕乌利诺必须离开阿维玛丽亚大街十六号。当天上午等帕乌利诺一回来就得走。圣诞节前他们将一直住在佩尼阿兰达德勃拉卡蒙特那家人位于阿亚拉大街的家里。两人将从那儿和他们一起去文塔斯监狱，之后立即启程前往图卢兹。费利佩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帕乌利诺回来，这个帕乌利诺竟会犯傻出门。他没能阻止，黑夹克固执得很，不肯解释，也不肯考虑一下身份暴露的风险。他跟费利佩争吵完就出了门。之前费利佩大声斥责道：

“你要去哪儿？”

“我就出去一会儿，很快回来。”

“你疯了？你以为不穿那件灯芯绒夹克你就不是个逃犯了？”

“我可以乔装打扮成一个有钱的资本家，这个打扮可谓不妙。”

“但那并不是为了让你傻了吧唧冒险用的。你中什么邪了？”

“我一个小时之内就回来，我向你发誓。”

“可是，哪个地方是你非去不可的？”

“我必须出去。”

“你哪儿也不能去！”

“费利佩，我必须出去。”

“你难道连去哪儿也不告诉我吗？”

“你要是非坚持知道的话，我就告诉你。”

“看在我死去的亲人的分上我坚持要知道。”

“我要去见佩皮塔。”

“你说什么？”

“我说我要去见佩皮塔。”

“你跟她怎么了？”

“我全无恶意。一个小时之内我就回来。同志，我向你发誓。”

“你不要叫我同志，妈的，你知道的，你要追求的这个女孩子没有母亲、没有父亲、孤苦伶仃。你要是出门，就会把她置于危险境地，把她、把你、把我、把我们所有人都置于危险之中。”

“去看滕西更危险，对不对？”

“你不要提她的名字。婊子养的，我宰了你。”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争吵没有起任何作用。帕乌利诺出了门，留下费利佩站在楼梯台阶上不停咒骂着。

帕乌利诺回来时，费利佩告诉他卡尔米娜被捕了，他们必须立刻离开，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他们又吵了起来，但还是互相拥抱之后打扮成资本家的样子出了门。

帕乌利诺的衣服不太舒服。他一次又一次用手指把衬衫的领子拽出缝隙，让喉咙不至于被僵硬的领子勒得窒息。坐在通往马努埃尔贝塞拉广场的电车上，他一直想着佩皮塔。对于身边费利佩的提问，他只是哼哼哈哈。他知道同伴说话的大意是对不到一个小时之前对他激烈的咒骂表示歉意。可他根本就不想说话。

“我，你是别想骗得了的。你不喜欢咱们化装成资本家，因为咱们看起来就跟真的资本家一样。”

“嗯。”

“早就知道不会。”

“什么？”

“早就知道你不会喜欢，你早晚会把脖子给揪断的。”

“嗯。”

“嗯，嗯，别嗯了。你让我紧张透顶。”

他抛弃了佩皮塔，他抛弃了她。一如当初在阿利坎特抛弃了埃尔维拉和妈妈一样。他可能再也见不着她了，可能他就要消失在这片不明就里的阴影之中，就像当时母亲和妹妹的消失，而他再也没有她们的音讯一样。帕乌利诺只知道所有逗留在港口的人们都被当成了政治犯。他们把男女分开，全都囚禁了起来。城里的电影院都被临时改做了监狱，还有些修道院也成了囚禁所。当电影院和修道院都人满为患的时候，妇女们就被带往杏树营，男人们则被送

尔巴特拉^①。一个同志告诉他一大批妇女后来通过火车被送往马德里。五个孩子死在路上。她们坐在贴上了封条、闷热的车厢里。五天后才到达。旅途第一天，她们得到了一个橙子和一个沙丁鱼罐头。第三天得到了一小块黑面包。这就是五天里她们吃到的全部食物。

“马德里很漂亮。”

他没能通知佩皮塔，甚至没能告诉她他们离开了阿维玛丽亚。他没能这么做。那个房子的女主人不愿意给她捎信。她说不行，万一自己被捉住，可不想在身上带有这么一张纸条。费利佩听到他的要求时，又跟他发火了：

“你没脑子，你的脑浆就跟下水道的水似的都流掉了，伙计，你没脑子了。”

“我只是想给她送个信。”

“什么信不信的，娘的。你难道不知道房东根本就不应该知道佩皮塔的存在，连她的名字也不应该知道吗？你倒好，竟然还把佩皮塔的地址给她，愚蠢之至！”

“我已经让她今天晚上来这儿了。”

“这儿？让佩皮塔来？”

“是。”

“你可干了件大好事！”

费利佩在帕乌利诺焦躁的表情中发现了一种恐惧，他从未见过，即使两个人共同见证那些最血腥、最可怕的暴行以及最糟糕的时刻也没有见过。他看着同伴的眼睛，跟他说不必担心，他们会通知佩皮塔不要去阿维玛丽亚。

“你瞧，咱们刚才整理的包裹，现在看出来了吧，咱们这

^① 阿尔巴特拉，西班牙阿利坎特地区的一个小镇。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活儿可干得不怎么样。”

电车绕过阿尔卡拉大门。

“是啊。”

他要到监狱门口找她。他会试图接近她，并且交给她一封信。今天就写这封信。

“这些弹孔真够大的，枪眼之多简直可比渔网。”

奇怪，打开阿维玛丽亚的大门之前，费利佩紧紧拥抱了帕乌利诺，并安慰他：

“你不要为佩皮塔担心，过来，混蛋。拥抱一下，婊子养的，你受的伤比我的还要深。”

费利佩表面粗鲁，其实是个性情中人。当他谈起滕西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他把同伴称作“婊子养的”，只不过因为他总得称呼他什么。他也很喜欢佩皮塔，这也能看得出来。因为当他们下楼梯，帕乌利诺跟他讲圣胡达斯塔德欧教堂的事情时，他停下脚步拥抱了同伴。他的怒火已经过去了。他从哪儿弄来那个双层底的箱子藏武器的呢？是今天上午才弄到的，因为昨天还没有。他没同意帕乌利诺扛这个大箱子。他可真是倔驴。“要是有人把我截住了，”他说，“你不认识我。我在前面，你在后面几步远的地方。要是你看到有人把我截住，你就装着路人那样若无其事，接着往前走，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再怎么谨慎也不过分。”现在在电车上呢，他坐到同伴身旁，又没完没了地跟同伴说话。因为他是个感情至上者，他受不了跟别人生气。

“咱们就到了。”

他不会同意帕乌利诺扛着箱子。当他们下车时，如果有必要，他就从他手里抢过箱子。费利佩拥抱同伴的时候在同伴脸上看到了什么呢？“伤口比我的还要深。”这是他

说的。帕乌利诺又开始拽衬衫的领子，并且闭上了眼睛。佩皮塔。他看见了她。她坐在山路的那块石头上，试图把自己的脸藏在围巾后面。他看到她在灌木丛周围惊恐地一步一步向后退，一边把额头上的头发撩开。他看到她，穿着带花的长裙，被打湿的鞋子，扭着臀部。他看到她生气了。看到她在叫喊。看到她手里拿着一支蜡烛站在圣胡达斯塔德欧教堂。他看到她画着十字，眼睛却在他身上，并且把拇指凑到了唇边。

他感觉到她就在自己的唇边。

31

圣诞节那天就可以把送给欧尔滕霞的衣服做好了。马上就要离开人世的女人将穿着这件衣服走向死亡。灰色的法兰绒，白色的小花束。缝最后一针时，佩皮塔的手被扎了一下。她心不在焉地吮吸着拇指冒出一滴血，透过阳台看着大街。这是个周日。下午快要过去了。几天来下的雪已经变成了大大小小的褐色小山，在街边融化着。佩皮塔从阳台来到厨房。她依然神思恍惚，请求塞利阿夫人允许她用熨斗：

“您能否允许我熨一下我姐姐的长裙？”

“可以，亲爱的。我看看，你做的这件衣服可真漂亮。”

塞利阿夫人看着她如何拿煤炭填满熨斗，又用一个指头肚上沾上唾液，靠近熨斗，听热气的声音来判断熨斗热了没有。接下来她拿着熨斗在衣服上准确地转着小圈，夫人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则收听着广播小说。她不会跟她说话，她不愿打破佩皮塔熨衣服时的沉默。姑娘把长裙上身翻过去，开始熨裙子的下身。她先洒了点水，洒在那些依然皱巴巴的小花上，又拿指头验证熨斗的温度，然后开始重复那些熨烫动作。塞利阿夫人不跟她说话，倒不是因为她对于自己正在听的故事感兴趣，不是，不是因为那样她才保持沉默，也不是因为她认为佩皮塔正专注于熨烫衣服不便打扰，而是因为她知道佩皮塔此时不想说话。她知道为什么。

塞利阿夫人等待着。

夫人看到她把衣服叠起来，也看到她怎样突然红了脸：

“男人们都是些无耻的家伙。首先，他们会接近你，跟勇士似的，然后他们就把你打发了，自己走掉。”

佩皮塔很快就想说话了。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房东很清楚这一点。她知道她该等着。因为佩皮塔的慨叹是她说话的前奏。她听到她慨叹了。她等待着。

“哎呀，我的妈呀。”

佩皮塔又回到了沉寂之中。

虽然她很快就会滔滔不绝。那是之后不久的事。晚饭后，当她在厨房拿抹布擦锅时突然又红了脸：

“他们什么理由都不说就跑走了。他们把你扔掉，就像扔一件旧家什。然后就没事了，快活着呢。您别替他们求情，塞利阿夫人，这事有得好看。您别替我原谅那个小丑，那个穿得像个少爷一样的坏蛋，再怎么穿金戴银，猴子还是个猴子。瞧他人五人六的那个样子，再怎么阔绰，也不过就依仗了别人送的一件灰珍珠色衣服罢了。既然他能来求我做他的女朋友，那么他完全可以再来告诉我忘掉他曾经求过我这件事。他会明白的。要是让我再次见到他，他就明

白了。”

是啊，她想说话了。已经两天两夜了，自从她从堂费尔南多家里出来，有个戴着褐色帽子的男人跟她搭话，问她几点了之后就开始痛不欲生。塞利阿夫人得试着安慰她，虽然无济于事。

“我没戴表。您稍等一分钟，就会自己听到钟敲九点。”

果然敲响了九点的钟声。佩皮塔没有听到钟声，她只听到那个向她打听时间的声音变成了窃窃私语：

“如果我跟您要土豆，您会怎样回答？”

她不假思索地同样低声回答：

“土豆、韭葱、欧芹。”

“我给您带来了阿维玛丽亚的一个口信。他们跟我说今天晚上您不要去，他们必须走了，您要把这一切告诉给医生。”

没等她来得及回答，戴褐色帽子的那位先生提高了声音说：

“九点，没错，谢谢您，小姐。”

他走了，留下她一个人在堂费尔南多家门口呆立着。

“您别替我原谅他，塞利阿夫人。您别替我原谅他，他不可原谅。那个混蛋心安理得地去了法国。”

“姑娘，有些事情属于不可抗力。”

“可抗力也好，不可抗力也好，抑或既是可抗力又非可抗力也好，我都不会给那个人什么力量。他是个没心没肺的人，而我则是个不可救药的傻瓜。在我们家乡事可不能这么干。”

晚上躺下时佩皮塔想着自己是个傻瓜，第二天一大早去车站捡煤渣时依然想着同样的事情。她告诉房东该去墓

沉睡的声音

Na voz dormida

地了。塞利阿夫人吻了她之后，把剪刀放进了包里。

圣诞节那天，佩皮塔会穿上堂娜阿姆帕罗给她买的黑色制服，再配上浆洗过的围裙，带花边儿的套袖、戴上压发帽子和白手套。在镜子里端详自己的时候，她会想到帕乌利诺。看着堂娜阿姆帕罗打扮得很漂亮，以及堂费尔南多打量妻子的眼神时，她也会想到帕乌利诺。她按照他们教的样子，摆好桌子，从左边摆好餐盘，首先是给夫人们摆的，身子倾斜得恰到好处，不能盯住任何一位食客，也不能像堂娜阿姆帕罗把玻璃酒杯端到唇边时那样颤抖。

堂娜阿姆帕罗颤抖了，因为她感觉到丈夫正在看她。

佩皮塔真希望帕乌利诺也能这样看她。

她到钢琴房用一个银托盘给客人上了咖啡、奶油糖酥饼、阿拉糊^①、松子糖和杏仁蘸等。既没有留意堂费尔南多的父亲衣服翻领上奖章的光芒，也没有注视他母亲熠熠发光的耳环。她回到厨房，把剩下的火鸡放在一个饭盒里。她微微笑了起来。因为剩下的火鸡是夫人给她的。今天下午，她就要把火鸡带给欧尔滕霞，姐姐就会和她的“家庭成员”分享这个火鸡。她在信上就是这样称呼同监狱的女犯们的，那些同饱共饥的人们：那个从来没有人来探视的埃斯特雷马杜拉人托马萨，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傻儿子的雷梅，那个红头发的、每次都是爷爷来探视的小姑娘埃尔维拉。她微笑着，因为今天，当姐姐在盒子底下发现火鸡时，一定十分惊喜。剩了不少火鸡，足够她在明天之前果腹的了。她微笑着，因为她在太阳门买了整个集市上最大的一只火鸡。

① 阿拉糊，用杏仁、核桃、香料、蜂蜜等做成的甜点，是圣诞节特有的食品。

她拿了根绳子把它拖回家去的，因为这东西不肯走，抱着它又太重。这是只巨大无比的火鸡。佩皮塔笑了。她知道就算有堂费尔南多的父母帮忙，他们夫妇俩也吃不掉一整只鸡。当她回忆起如何用绳子拖着火鸡，看着它的大块头，计算着能剩下多少肉，想着堂娜阿姆帕罗的慷慨，又笑了。她笑了，因为她想起过路的人们纷纷停下来看着一个身材矮小的女人怎样试图征服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她拽着绳子，想着欧尔滕霞笑了。她一手拿着给她做衣服的布，另一只手则握着火鸡的命运。

32

右二号监区的犯人照例很早就起来开始了一天的活动。早上七点钟，她们起了床。这一天是圣诞节，是探视的日子。她们被强制做弥撒，所有训诫日都这样。但是只有少数的几个人领了圣餐。其余人在整个礼拜仪式上都保持站立姿势以示抗议，她们高昂着头听着牧师布道时对她们的诅咒：

“你们都是些人渣，所以才会在这个地方。如果你们不知道人渣是什么意思，那我来告诉你们：就是狗屎的意思，狗屎！”

托马萨出来的时候非常愤怒地要求召开一次特别代表大会，并且建议大家绝食抵抗，坚持到神父为其辱骂作出道歉为止。

“还要忍受更多的饥饿？”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这是雷梅，她看了一眼欧尔滕霞，眼里充满绝望，好像在求她帮助、求她赐予一点面包似的。

“不能再挨饿了，我的上帝啊。”

几个女人支持绝食的主意，欧尔滕霞发话了：

“我们必须活下去，同志们，这是我们唯一的义务：活下去。”

“活下去，活下去，我们他妈的为什么要活下去？”

“为的是讲述历史，托马萨。”

“那么尊严呢？有谁要讲一讲我们是怎样失去尊严的吗？”

“我们没有失去尊严。”

“没有，我们只是失去了战争，是不是？你们所有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就是我们只是失去了战争。”

“我们除非死去，都没有被打败，我们不会让他们这么容易得逞，那些疯狂的事情，除非必须，我们再也不要做了，一件也不能做了，坚持就是胜利。”

各种各样的声音此起彼伏，或声讨或支持绝食这个建议，“尊严”这个词响彻上空，盖住了“疯狂”这个词。这时埃尔维拉跑到浴室：

“‘毒药’来了！‘毒药’来了。”

有毛巾的女人们拿毛巾包住头发，或者把毛巾搭在肩膀上。没有毛巾的人也假装用裙子擦着手。会议结束了。梅塞德斯陪同“毒药”，怀抱着一个圣婴来到栅栏跟前。梅塞德斯转动了钥匙推开门，先让上司进去，随后跟进监牢。她又转了下钥匙，并把钥匙挂在腰间，往头发上插了一个比发髻大得多的发卡。

“集合！”

现在不是点名的时间。不过没有人询问她们为什么要集合。

梅塞德斯击了三下掌，女犯们排好了队。玛丽亚·德·塞拉菲内斯修女拿出镀金黄铜头冠的圣婴，把手放在那双胖胖的交叉的膝盖下面，把圣婴的脚递给了第一个女犯：

“宗教膜拜也是你们再教育的一部分。今天是耶稣的生日，你们却不愿意领圣餐。所有人都要吻他，不吻的今天下午不能参加探视。”

女犯们挨个吻了圣婴的脚。每个人都要低下头去吻他。“毒药”把圣婴放在自己肚子的高度，以迫使大家都必须深深地弯下腰去。每吻完一次，梅塞德斯都要拿一小块浆过的亚麻布擦干纤维灰浆做的脚。

“现在轮到您了，托马萨。”

轮到怒不可遏的托马萨了。

“毒药”来到她身边，这位埃斯特雷马杜拉女人迎着她的目光，嘴唇因为愤怒而紧咬着。过了几分钟，修女开始逼托马萨就范。她把女犯的脑袋推向圣婴。托马萨低下头，把嘴唇凑近那只小脚。她没有吻它，相反张开了嘴，露出了牙齿。

一阵咯吱声打破了牢房的静寂。

咯吱一声。

她仰起了微笑的嘴唇，一根脚趾头还残留在牙缝中。

一阵怒吼：

“共产党野兽！”

玛丽亚·德·塞拉菲内斯发出歇斯底里的吼叫。

梅塞德斯拿着那块浆过的布盖住了圣婴脚被咬掉的部分，像是疗伤一样。修女再次吼道：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共产党野兽！”

她握紧拳头冲着托马萨的嘴巴快速凶狠地给了一记闷拳。

修女服白色宽大的袖口飞向一个依然在微笑的脸庞。

这一拳的力量让亵渎神灵的人吐了出来，圣婴的脚趾头也随着头巾在空中飞了出去。

吻脚的活动结束了。玛丽亚·德·塞拉菲内斯命令众人寻找被咬下的那个脚趾头。女犯们散开了队形，都竭力强忍着笑声。埃尔维拉太过于憋劲，以至于流了两滴眼泪。欧尔滕霞则把手放在肚子上叫道：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我亲爱的妈呀！”

女犯们寻找着那根脚趾头，她们相互谁也不对视，免得笑出来。所以，她们也不看托马萨。

“在这儿。”

雷梅发现了圣婴脚趾头，并把它交给了修女。

托马萨的嘴唇开始流血，玛丽亚·德·塞拉菲内斯把她推向梅塞德斯，命令看守马上把这个亵渎神灵的人带走。

“别让我看见这个亵渎神灵的人。”

她把那个小小的脚趾头放到小脚丫上面，看看能否接得上。可以，可以粘上。她痴痴地看着这尊像，眼角流出一滴泪花。总算可以粘上，虽说能看出粘贴的痕迹，就像一个小小的伤疤一样。

在准备去探视室的时候，右二号监区的女犯们终于可以笑了。跟家人们重聚的幸福和喧闹让她们暂时忘记了看着托马萨那副样子给她们带来的悲伤和担忧。当时托马萨努力保持身体平衡，被推拥着去受罚。她们忘记了当时看着托马萨一边走一边扣好埃尔维拉母亲那件衣服时的难

过。只有在那时，只有在准备与家人见面的时候，她们才能笑得出来。是雷梅第一个引发了笑声。她跟大伙儿一样挤弄着自己的颧骨，好让脸色显得稍稍健康一些，不那么憔悴，不那么面黄肌瘦。她说：

“现在他们再说我们共产党人吃小孩儿的时候就会振振有词了。那混蛋真够野蛮的。”

雷梅是第一个失声笑出来的人。埃尔维拉向欧尔滕霞发问之后也笑了：

“你注意到‘毒药’的表情了吗？”

“瞧她那副样子！真怕她当场会晕过去。”

那些没有亲人来探视的人帮着有亲人来探视的梳洗打扮着，而刚才郁结起来的紧张情绪全都化作了大笑。

“拿着，雷梅，戴上这条红围巾，这能让你的脸有点生气。”

雷梅用唾液洗了洗手，因为很长时间以来就一直断水。她一边洗一边想着本哈明。上次探视的时候她不该向他要香皂。香皂很稀缺。她不该要香皂，更不该要小香蒲椅。可怜的本哈明，真不该跟他要什么东西。他对她总是有求必应。想到孙子，她笑了。今天下午她会第一次见到六个月前生于莱昂的孙子。

欧尔滕霞比往常更激动，她不明白为什么。她正给自己扎两个辫子，费利佩喜欢她这个样子。这时一名几天前从萨拉曼卡被带来的妇女向她走过来。她瘦小却精力过人。自从来到右二号监区，恐惧从未爬到她的眼角。她的罪名是和土匪勾结，这是右二号监区的人们知道的全部内容。有人认为她是游击队员，其实她是萨拉曼卡共产党的领导成员。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我叫索莱^①。”

自我介绍之后，她又补充说她是助产士，她女儿刚刚给她送来了一条消息：

“她要我不离开你，咱们一起去探视。这非常重要：咱们一定要在一起。”

“为什么？”

“她没说。”

埃尔维拉比任何时候都兴奋。她唱着歌，一边按照帕乌利诺喜欢的那样在马尾辫上扎了根头绳。她有点低烧，这烧一直没退过。今天她却很高兴自己发烧，这样爷爷就能看到她脸上的红晕了。

埃尔维拉不知道几分钟后就会见到自己的哥哥帕乌利诺，哥哥也不知道。

帕乌利诺正陪着费利佩走在去监狱的路上。

33

帕乌利诺的眼神贪婪地扫视着监狱门口长长的队伍。他寻找着佩皮塔。不管是帕乌利诺、费利佩，还是阿玛丽亚，那个刚刚来自萨拉曼卡一个小镇的工人团结协会的年轻人，都不知道必须提前到才能有机会第一批进去，并占据探视室的最佳探视位置——一个角落。因为在那儿家人和女犯们能相互听得稍微清楚一些，虽然听到的内容也着实

^① 索莱系索莱达的昵称。

有限。

队伍比他们想象的要长。每个女犯至多可以和五个家人见面。今天由于是圣诞节,几乎所有的家人都是五个五个一起来的。所有的人都希望能第一批进去好占据那个角落。

女犯们十个一组进入探视室,每人有十分钟。她们都会冲着角落奔过去。

佩皮塔第一批来到。埃尔维拉的爷爷——哈维尔先生,雷梅那三个还单身的女儿、小儿子和丈夫,那个可怜的本哈明也排在了前面。本哈明不能进入探视室,因为他的大儿子带着孩子从莱昂赶了过来,雷梅还没见过这个孩子。他们共有七个人,不能都进去。

“哎呀,真遗憾。不过那怎么行。您跟我一起进去,孩子也进去。您看今天这么乱,他们连证件都不会要的。”

“你觉得会吗?”

“当然。”

大家围成了一个圈,佩皮塔向雷梅的女儿们展示了给姐姐做的衣服。她没看到帕乌利诺正在人群中拨开一条路向她走来。他在口袋里正用手紧紧攥着一封信。她没看见他,不过很快就会看见的。当哈维尔发现来到的这个年轻人跟自己的孙子长得很像时,她就会看见他了。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他喊道,“不可能”。爷爷难以置信地看着他。这可不是一般的相像。没错,他盯着年轻人,睁大惊奇的双眼。再大一些,再大一些。不仅仅是相像。

不是相像,简直就是。

走过来的就是他的孙子。他不由自主地喊了出来: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帕乌利诺，我的孩子！”

他张开胳膊拥抱他。帕乌利诺看着他，尽力掩饰着自己的震惊。他弯下腰来，让爷爷捧着自己的脸。他们拥抱着，没有流泪的时间。爷爷用全身的力气拥抱着孙子，激动地低语：“孩子你是个大人了。”孙子问他是否有母亲和妹妹的消息。

“埃尔维丽塔在这里。”

“这里，哪儿？”

帕乌利诺左右探寻着，迫不及待地在队伍中寻找着自己的妹妹。

“哪儿？她在哪儿？”

“在里面，孩子，埃尔维丽塔在里面。”

哈维尔先生指了指监狱的大门。

痛苦的打击使帕乌利诺不得不寻找一个地方支撑住自己。

佩皮塔惊愕地看着他们。她逐渐意识到如果还有别人注意到他们两人的这次相遇，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危险。她让雷梅的家人把爷爷和孙子围起来。

“我母亲呢？”

“她死在杏树营了。”

帕乌利诺需要一个支柱，本哈明的肩膀救了他。

“我要见埃尔维丽塔。”

佩皮塔站在他面前，看着他的眼睛。

“费利佩在哪儿？”

“在后面，跟萨拉曼卡的小鬼在一起。”

“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不要动，我们所有人都一起进去。”

佩皮塔去找费利佩和阿玛丽亚。在那些排队人群的抱怨声中,把这两人拖了过来。

“这两个人从哪儿冒出来的?”

“是我家里人。您看不出来吗?这是我哥哥。您瞧,他病了,站不了两个小时。这是他妻子。您看不出他病了吗?所以我先去占了个位置。夫人,我整个下午都在排队,我替他们俩受了这份罪。因为冷,我紧紧缩着,现在全身都疼着呢。”

她把两个人拉进了队伍,又马上安排了这三个不同的家庭,让大家都能进去:

“帕乌利诺,你权当我丈夫,这个小孩子跟着你和我一起进去,这小孩子就是咱们的儿子。别担心,帕乌利诺,咱们的孩子显得有点傻,其实并不傻。”

她手拉着雷梅的小儿子,又挽着帕乌利诺的胳膊,指了指本哈明,告诉费利佩那是他岳父。

“这人叫本哈明。本哈明和你以及你妻子一起进去,所以他是你岳父。”

她深蓝色的眼睛和埃尔维拉爷爷同样深蓝色的眼睛相遇了,爷爷正等着她分配自己和谁以及该怎样进去呢。

“您,哈维尔先生,像往常一样,独自进去,好转移他们的视线。三姐妹和莱昂来的那小伙子以及孩子一起进去,他们正好五个人。”

大门打开了。

佩皮塔迅速又镇定地向“毒药”说明所有人的亲属关系以及每个人的情况,所有人都被放了进去。

34

“毒药”刚刚发布的一条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牢房，女犯们激动起来：从明天开始，女犯们可以做针线活了。除了星期天和宗教节日，每人到院子里放风时都可以领到一件活计，晚上收回。监狱长答应了犯人们早就提出的要求，同意她们把加工的服装交给家人。

随着探视时间越来越近，犯人们的心情变得更为激动。欧尔滕霞无法控制自己的括约肌，虽然她厌恶去厕所，还是不得不以手掩鼻去了好几趟。几小时前断了水，厕所又堵塞上了。

助产士索莱，到哪儿都陪着她。

“我要做件衣服。”

等候的时间里，她述说维多利亚·肯特^①当时下令建造文塔斯监狱时，监狱的设计仅容五百名囚犯。她抱怨空间太小，说原来每间牢房里有一张床、一个小柜子、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现在却在地上铺了十二张席子。她抱怨说走廊和楼梯都变成了卧室，要想去厕所就必须从其他躺在地上的人身上迈过去。

“这里真是太齷齪了。没办法。这么少的厕所怎么能

^① 肯特(1898—1987)，西班牙法学家、政治家。毕生致力于推动女性解放，并在西班牙监狱改造方面做出卓越贡献，其中文塔斯女子监狱就是其下令建成的。

解决一万一千人的排泄问题呢？”

对于厕所目前的不堪状况究竟是怎样造成的，欧尔滕霞并没什么兴趣探究。不，在这个时刻，她对于自己周边的肮脏状况、由于卫生条件堪忧造成的疾病没有任何兴趣。索莱却坚持一一列举出来：

“癣、伤寒、虱子、臭虫、痢疾，什么都有。这里真是太不像样子了。”

不，此时此刻，欧尔滕霞没什么兴趣探究这些问题。她正因为思念着费利佩而躁动不安。她只愿意沉浸在对费利佩的思念和期盼之中。她的心中只有费利佩，激动使她没法专注于其他的事情。她只愿意回忆那个吻，那个转瞬即逝的吻，最后一次在乌姆勃利阿山上费利佩给她的吻，那个她觉得无限短而费利佩觉得无限长的吻。“山上可不是接吻的地方。”他呵斥她说。

“到山上是来打仗的。”

“行了，别傻了。”

“放开我，滕西，别人会发现我们的。”

“谁？”

“随便谁都会发现。”

她希望这个吻从从容容的，停留在她的舌尖上。他却猛地缩回嘴，他们的嘴唇还没怎么接触呢，就这样告别了。当欧尔滕霞去买粮食时，他们的吻成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次。下山去往埃尔亚诺之前，她转过头，又嗔怪道：

“你是个傻瓜。”

“好了，走吧。尽快回来，我就在这儿等你。”

但是欧尔滕霞没有回来。她再也没回来。现在费利佩又在自问，自从她被捕以后他无数次地问这个问题，为什么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到了农场时狗叫声没能让她警觉起来。费利佩一直等着她，她却沒有回来。狗的叫声很奇怪，她却没发觉。她只是看到农场主人按照约定的暗号在头上裹了头巾，看到她就解开了。

狗依然在狂吠。

“您卖母鸡吗？”

狗在狂吠着。农场主人看着地面，手指搅着头巾。

“对。”

农场主人看着她的大肚子，把那个搅成麻花一样的手绢扬到眼角旁边跑了。

狗在狂吠。

她也应该跑。但她没跑。那个女人跑了，女人扬到眼睛上方的头巾，狗叫声，都让她感到了危险。但她没跑，她屏住呼吸。宪兵们的武器抵住了她的后背。她想到了费利佩。“我就在这儿等你。”他说过。一个宪兵绑住了她的双手，还推搡着她：

“走吧。鸡汤我们会给你的，很好的汤，汤里有很多的鹰嘴豆。”

其他人狂笑着。

她在内务部度过了三十九天。三十九个多次遭到毒打、长时间罚跪的日日夜夜。欧尔滕霞不愿回忆这些。她坐在马桶上，抚摩着膝盖，脑海里想着费利佩。她回忆着他们第一个吻。那是在科尔多瓦。她回忆着科尔多瓦，回忆着当时费利佩怎样寻找着她的唇。她抚摩着膝盖。伤口基本好了，但她总感觉膝盖里面仍留有一颗鹰嘴豆一样。是啊，皮肤下面有一个很硬的包，很疼。医生说这只不过是她的幻觉。这个医生眼神不好。他老了，眼睛里流出黄色的

眼屎。再说,他是个牙医,他能懂什么。她觉得皮肤被一颗鹰嘴豆撑了起来。他给她治疗过一次,仅仅一次,是她从内务部回来的那次。他没问她哪儿疼,他唯一关心的是她为什么给带到那儿去了。他说脸上看不出有什么。她的眼睛肿得几乎睁不开。她抚摩着膝盖,回忆着。酒精。牙医在她的伤口上涂着酒精,这比在内务部二楼他们往她伤口上倒醋还要疼痛。内务部二楼那个房间的墙上挂着一个十字架。地上有一块摆满了在盐水中浸透过的鹰嘴豆的木板。他们总是在凌晨两三点的时候把她叫过去,之后再由两个人把她抬下来,因为她连站都不能站了。三十九天。三十九天里,她没跟任何人说话。旁边的地牢里,一个女犯一天到晚在歌唱。她叫马诺丽塔,唱的是加德尔的《我拿,我强迫》^①。她只知道女犯的名字叫马诺丽塔。

“来吧,马诺丽塔,咱们上去,你在那儿再给我们唱一首探戈曲好不好?”

除了姓名之外,她对这女孩一无所知。她唱得很不错,但是有一天她却再也听不到她唱歌了。愤怒。当她的伤口被洒上醋时,女孩唯一的反应就是愤怒。愤怒。愤怒让她紧紧地闭上嘴。强烈的怒火和痛苦又让她张开嘴,呐喊道:

“你别打她了,畜生!没看见她怀孕了吗?”

这孩子肯定强壮。肯定很强壮。他已经承受住了一切煎熬。现在他正在动。他肯定跟他爸爸一样强壮。他将拥有一头乌黑拳曲的头发,一双大手和厚厚的嘴唇,跟父亲一样。欧尔滕霞用手捂着嘴走出了厕所。助产士跟着她。她

^① 《我拿,我强迫》,系电影《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光芒》主题曲,演唱者是阿根廷 20 世纪中期著名歌手卡洛斯·加德尔。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抚摩着自己的嘴唇。她没想到接吻是靠舌头完成的。

那是在科尔多瓦，她梳着两条小辫。

35

“你别离开我。”

欧尔滕霞排在雷梅和埃尔维拉后面，站在探视室大门旁边，等待着第一拨进去的十个女犯们出来。助产士走到她身边悄悄告诉她不要离开自己，然后补充说：

“今天下午你会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探视。你要好好注意我女儿的丈夫。”

“你女儿的丈夫？”

“没错，我女儿的丈夫。”

当她说到“丈夫”这个词的时候，特意加重了口气。她挤了挤眼睛，再次提到“丈夫”这个词的时候，同样加重了语气。

“你要注意我女儿的丈夫。看到他时你不要叫出来，不要跟他说话，只要好好看着他就行。记住我跟你说的话：不要跟他说话，不要叫他的名字。”

索莱说的人到底是谁，欧尔滕霞不知道，可是她已经猜到了。

“你女儿的丈夫是……”

“不要说他的名字。”

“可是，他……是那个我已经猜出来的人吗？”

“是，他就在探视室的门口。他不愿意让我先告诉你，

因为他怕到时进不来。但是他已经在门口了。收发室的人刚刚给了我一张纸条：‘你女儿和她丈夫已经进来了。’”

“肃静。难道你们不知道排队时不准说话吗？”

梅塞德斯叫喊着让她们安静。梅塞德斯希望能学会叫嚷。这个挽着香蕉状发髻的女人走到欧尔滕霞和索莱面前：

“你们俩，往前面走一步。”

她叫嚷着。因为自从发生圣婴脚趾头事件之后，玛丽亚·德·塞拉菲内斯修女把她狠狠训斥了一顿，说她对女犯们态度太软，还说她要是想保住这个职位的话，就得学会端正自己的位置。

“梅塞德斯，她们开始登鼻子上脸了。如果她们对您这样肆无忌惮，就会对所有人都这样。我有我自己的情报人员，别以为我不知道唱歌的事，我知道在监狱里每时每刻发生的事情。她们在向您挑衅，每时每刻都在挑衅，别忘了。”

她没忘记。梅塞德斯走近欧尔滕霞，用手指着她：

“是不是想让我罚您今天不去探视？”

欧尔滕霞想说“不”字。但嗓子里好像有个结，她什么也说不出来。

“您怎么了？不想回答吗？”

“欧尔滕霞身体不好。”

索莱代为回答。

“所以她就得在队伍里说话吗？也许她说得已经够多了，不需要到探视室说话了。”

“她身体不好，刚才晕过去了。我是新来的，不知道排队时不准讲话。她刚才晕过去了，所以我替她跟您说话。我是助产士，而她是孕妇，于是就问她有什么需要。”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第一批探视的女犯们开始往外走了。欧尔滕霞看着她们，看着梅塞德斯，咬紧了嘴唇，忍着泪水，绝望让她咽下了堵在嗓眼的那个结：

“今天是圣诞节。看在上帝的分上，请让我进去吧。”

梅塞德斯没有胆量拒绝她。她宣布了对欧尔滕霞和索莱的惩罚之后下令第二批人员进去。

“明天你们两位扫监狱。大家一个一个地进去。你们两个最后进去。”

第一个进去的是埃尔维拉。她跑到右边的角落，紧贴着铁丝网。

“这儿，爷爷，这儿。”

她爷爷也是第一个进来的。他比平常更快地进来，也贴到把他和通道隔开的铁丝网上。

“我给你带来了一份惊喜。”

但是孙女已经没法听清楚他的话了，因为其她女犯们的喊声已经开始此起彼伏：

“这儿，这儿。”

“这儿，妈妈，在中间。”

埃尔维拉的“那份惊喜”来到了铁丝网跟前，他眼神中急切地寻找着。埃尔维拉没能立刻认出他来。爷爷指了指身边的这个人。她看着他，盯着他，他们互相注视着。自从上次匆匆一别，已经过去了两年的时间。帕乌利诺通过红色的发辫认出了他当年留在阿利坎特港口的那个小姑娘。

“小鬼。”

她不假思索地左右摇晃着自己的脑袋，把空气染成了红色。

“帕乌利诺。”

他把食指放在嘴唇上，提示她别说出自己的名字。旁边，雷梅的儿子正双手高高举起孩子。孩子哭个不停，雷梅也没能止住眼泪。

“圣梅尔塞节^① 那天再把孩子带来。”

雷梅竭力忍住泪水请求道。但是儿子什么也听不到，他只能听到佩皮塔叫欧尔滕霞的声音：

“这儿，这儿，欧尔滕霞。”

欧尔滕霞已经在索莱的搀扶下进来了。索莱努力推着旁边一个左推右搯维护自己“领地”的女犯，好给自己和她挤出一点空隙来。欧尔滕霞急切地寻找着费利佩。她挣脱索莱的胳膊，靠在了雷梅的肩膀上。

“滕西，你没事吧？”

她向前走了一步。他则紧紧抓住了栅栏。

助产士终于能够冲开一条路。她又努把力，为欧尔滕霞也打开一条路。她伸出手领着欧尔滕霞向那个空隙走去，欧尔滕霞眼睛一直盯着费利佩。

这个不知道死亡已经逼近自己的女人向铁丝网走去。她没打算说话。她完全陶醉于费利佩的目光中。

“滕西。”

他最后一次叫了她的名字。他默默地看着她。他也陶醉于她的目光中。她用手抚摩着自己的面颊。他也同样如此。

看守双手叉腰，缓慢地在中央走廊上走着。她皱起眉头，不断向左右看着。她观察着家人们，监视着女犯们。她就是绰号为“大鞋”的看守。她嘴里不断念叨着什么。每当

^① 圣梅尔塞是监狱的保护神，每年9月24日庆祝该节。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她值守探视室的时候她都要念叨。有人以为她在祈祷,其实不是。她在一遍又一遍默念着最新的战争简报。这是她敬爱的大元帅首次亲笔写就的报告。虽然他感冒了,发着烧,还是亲笔写了报告。她已经会背了:今天,红军已被击败,业已解除武装,国民军队已经达到了最终军事目的。战争结束了。她看着那些女犯们。看着她们的家人们。她一遍又一遍轻蔑地重复着:

红军已被击败,业已解除武装。

一遍又一遍地说:被击败,业已解除武装。

国防部大元帅军营

执行部

官方战争报告

1939年4月1日第三个胜利之年^①

今天,红军已被击败,业已解除武装,国民军队已经达到了最终军事目的。战争结束了。

布尔戈斯

1939年4月1日 胜利年

大元帅(签名)

^① 这是对1939年的一种称呼,又一说为凯旋年。佛朗哥把1937年称作第一个胜利之年,1938年为第二个胜利之年。

第二部

你想哭。却适逢干旱。

你想哭。你的眸子恰似凋谢的向日葵。

——马丁·罗梅罗·莫雷诺

1

探视之后,二号牢房的女犯们默默地排着队回去了。所有的人都心事重重、默不作声,只有一人除外:雷梅。她手里拿着本哈明给她带来的那只矮香蒲椅。女人们走向自己卷起的草席,或在中央走廊墙角,或是楼梯的台阶上,或是牢房里。她们将坐下来,默默地、老实地回忆着这次探视的情景。她们眼神迷离,想要尽力抓住刚刚过去的这十分钟每个宝贵的画面,希望能够在记忆中留住这逝去的分分秒秒。

雷梅迷离的眼神中存入了孙子的可爱神情,耳畔还有他的哭声。她把椅子放到欧尔滕霞的旁边,邀请她坐下来。雷梅不应该哭,也没哭。九月二十四日圣梅尔塞节那天,她又能见到孙子了。从现在数八个月后又可以见到孙子了。那是监狱的保护神日,当局允许孩子进入牢房里,雷梅将可以第一次拥抱她的孙子。

十分钟。所有的、每一个跟自己的家人度过十分钟的女犯都会数次迷失自己的眼神。她们迷失了自己的眼神,是因为眼神找到了迷失的地方。十分钟。欧尔滕霞接受了香蒲椅,她的眼前总闪烁着费利佩的眼睛。费利佩的微笑留在她的唇尖。费利佩的那双大手紧握住妻子的双手,两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双手一起抚摩着妻子的面颊。十分钟。欧尔滕霞不能哭，她坐了下来。她没有哭。旁边的埃尔维拉恨恨地解开自己的辫子。她不应该哭泣。但是，她哭了。她哭着把辫子散开。因为她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能够再一次为哥哥甩动自己的马尾辫。

“埃尔维拉，规矩些。”

“毒药”对于女犯们这样失去自控的行为十分恼火。埃尔维拉开始失去控制了。“毒药”不允许她们流泪。她不允许埃尔维拉激起别人的情绪。她不允许。她抱着胳膊，胳膊藏在教士服披肩下面，走到埃尔维拉面前，吼叫着：

“控制一下自己。”

纪律始于控制。玛丽亚·德·塞拉菲内斯修女很清楚这一点。她打算惩罚一下这个注定不会死去的红头发女孩。她轻蔑地看着女孩。只见她哭着，用两只手把辫子散下来，把绝望和头绳一齐扔到修女脚下。

欧尔滕霞沉重的身子使得她没法迅速站起身。她想把头绳捡起来。她想安慰埃尔维拉，因为她担心玛丽亚·德·塞拉菲内斯修女会惩罚她。

她会惩罚她的，会的。

“您非常清楚，在这儿我不想看到任何人的眼泪。您非常清楚我不允许任何人撒泼。您知道的。万一您忘了的话，我会让您记住的。”

修女抓住她的胳膊一把将她从席子上揪了起来。

“跟我来。”

她把孩子带走了。

欧尔滕霞终于克服了行动的笨拙，站起身，挺着大肚子，走向修女：

“姐姐，求求您了，别把她带走。她正病着，不仅发烧，还咳嗽。”

雷梅和索莱跟了过去：

“她胸部有疾病，咳嗽得很厉害。”

“她咳嗽得很厉害，您不太清楚这孩子的情况。”

玛丽亚·德·塞拉菲内斯修女转身看着她们。她咬牙皱眉看着这三个人，一言未发，就把埃尔维拉拽走，推向走廊。

她把埃尔维拉带走了。

是的，把她带走了。

埃尔维拉哭个不停。

2

埃尔维拉的红头发不再属于她了。“毒药”先给她扎了一个辫子，然后给她剪掉了。她是当着“大鞋”的面把它连根剪下的。“大鞋”站在埃尔维拉的对面，一副监视的冷面孔。她冲着女孩伸长下巴，叉开两腿，双手叉在腰间，命令她：

“别动。”

“毒药”把她的红辫子连根剪掉，然后把它交给了“大鞋”。“大鞋”把辫子放在袋子里准备卖掉。

“看看你现在是不是学乖了！”

埃尔维拉懂得了。她不应该哭泣。她失去了辫子，回到了二号牢房。她不应该哭泣。她不哭了。她坐在草席上，用双手捂住脑袋，心里难过，却没有泪水：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她们偷走了我的头发。”

雷梅试图安慰她，开始跟她讲自己多次提到的那个谚语：

“出去剪羊毛……”

但是，埃尔维拉难过地打断了她的话，扑到她怀里：

“不要讲了，雷梅，不要讲了。”

“我的骨肉啊。”

雷梅称呼她为自己的骨肉，这一次，雷梅却没想到自己的女儿，她抚摩着这孩子的脑袋安慰道：

“头发很快就会长出来的，很快，你瞧吧。”

“她们偷走了我的头发。”

她这么说是因为很多女犯都把自己的头发卖给修女，然后就可以在监狱的小卖部买东西。修女们则把头发卖给收废品的人，用这笔钱做些善事。

“她们会卖掉我的头发。”

埃尔维拉看到自己扎好的辫子掉进了袋子里。她看着辫子怎样滑落下去，犹如看着鱼怎样滑到钓鱼人的口袋中，没注意到梅塞德斯一边拿发卡卡住香蕉发髻一边走过来：

“这个椅子真漂亮。”

欧尔滕霞抚摩着埃尔维拉的后背回答说椅子不是自己的，却没正眼瞅一下看守。

“谁的椅子？”

“别来烦我们。”

“您说什么？”

“求您了，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想自个儿呆着。您要是真想知道椅子是谁的，我就告诉您是雷梅的，这下您知道了吧，您还有别的事吗？我的心肝？”

所有的目光都转向梅塞德斯：索莱、埃尔维拉、雷梅、欧尔滕霞都看着她。梅塞德斯侧转身，女犯们仍然看着她。

“妈的，你可真行。”

索莱笑了，她很佩服欧尔滕霞。

“你真够有种的。”

雷梅笑了，其他人都笑了。埃尔维拉也笑了。

“现在来看看家人们给咱们带来了什么。坏时光不请自来，但好时光却得咱们自己去找它。”

“肚子饱了，愁事跑了。”

在佩皮塔给她拿来的东西中，欧尔滕霞最先发现的是那件长裙，点缀着白色碎花的灰色天鹅绒长裙。

“她不想让我总是热孝在身，想让我穿得略微亮丽一些。”

“就是，欧尔滕霞，放松一些。”

雷梅拿出一个包在粗包装纸中的东西。是香肠。一小块香肠。

“本哈明给我带来了一块香肠。”

“香肠？你跟他说的？”

“这可怜的，我跟他要的是香皂。一块香皂。结果他拿来了香肠。他听错了。”

“我有火鸡。我的妈呀。你瞧，埃尔维丽塔，我有火鸡。”

“今天咱们可以大吃一顿了，埃尔维丽塔。”

“就跟王公贵族一样，孩子，吃得跟王公贵族一样好。”

“我去小卖部买点热水，咱们做杯咖啡，怎么样？”

大家都试图分散埃尔维拉的注意力，她去找吃的，不再摸自己的脑袋了。当她打开爷爷送的东西时，惊喜地叫了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起来：

“杏仁糖！”

那天夜晚，大家分享着家人带来的慰藉和品尝食品的快乐时，欧尔滕霞、雷梅、索莱都想着托马萨，但是谁也没有说出来。

埃尔维拉只想着自己的哥哥。她一边吃，一边努力回忆着他的音容笑貌，想着他和父亲惊人的相似之处。之后，她在雷梅身边睡下，拥抱着她，感受着她的温暖，并且多次从梦中醒来：

“帕乌利诺。”

她看到他向探视室的铁栏杆走来，并把食指放到嘴唇上。两人互相打量着，相互认出了对方：

“帕乌利诺。”

她试图重新入睡，用手捂着自己的嘴，免得叫出他的名字。她又睡去了，又会见到他。她抑制不住地喊道：

“帕乌利诺。”

他将再次把食指放到嘴唇上。

3

帕乌利诺写的那封信现在还躺在他的夹克口袋里，是写给佩皮塔的。在文塔斯监狱门口一见到爷爷，他就全然忘掉这件事了。这会儿他用手指轻轻抚摩着信。他犹豫了。没准儿最好不要交给她。当他来到工人团结协会成员阿玛丽亚——来自萨拉曼卡的索莱的女儿——那里时，手

中紧捏着信。“我该走了,但我希望你知道,虽然我很想留下来跟你在一起,我的职责高于我的愿望。永远都是如此。”也许最好让佩皮塔忘掉他在塔德欧教堂对她的请求。

他捏紧了信,把它弄得皱巴巴的。

他走在佩皮塔身边。

进监狱时形成的队伍一出门就四散了。一起进去的人还一起出来了,他们在门口互相道别。每个人都和原来的同伴一起走了,但是帕乌利诺告诉费利佩说不跟他一起回去,他要带爷爷回家,还要佩皮塔陪着他们。

“你要是愿意的话……”

“要是你愿意的话。”她望着他的眼睛,羞红了脸,答应了他。他们跟哈维尔先生告别后一起走着。只有他们俩人。那双有着无比美丽之颜色的眼睛再次羞涩地望着他,而他在口袋里紧紧捏着信。佩皮塔垂下眼睛,压低声音说:

“你要求我给你一个回答,我还没有给你呢。你想让我现在回答,还是你已经不需要答复了?”

“回答之前我希望你知道一件事。”

“什么事?”

“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希望你一定要明白。”

“说吧。”

“我希望你能想清楚。知道吗?如果我说完之后你再也不愿跟我来往了,我也会理解的。知道吗?”

她仍然看着地面。当她以为自己被帕乌利诺抛弃的时候,愤怒与日俱增。但是在文塔斯监狱看到他的一刹那,怒气却立刻烟消云散了。看到他到来,被抛弃的感觉以及再也见不到他的担心马上无影无踪了。虽然现在一模一样的恐惧仍揪着她的心。她在做出答复之前必须要知道什么?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他要抛弃她了？她该明白什么？他再也不会见到她了么？

他又问了一遍：

“你明白吗？”

她再次回答的时候，心里紧张万分：

“你说吧。”

“我是共产党人。”

佩皮塔大笑了一声，她用手捂住嘴，笑个不停。

“你笑什么？”

“我以为你要告诉我你已经结婚了，或者是哪儿有你的一个孩子什么的。”

“瞧你说的。”

“可不是嘛，你成天在那边活动，又是战争时期。”

“小鬼，这可是比有个孩子还要大的事情。我是共产党人，这辈子都是。我要去图卢兹服务于中央委员会。半道上可能被他们捉住，投入监狱。没准儿还会被他们杀害。你知道吗？”

“你也太自以为重要了。有什么要明白的？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共产党人了。费利佩是共产党人，我姐姐也是，堂费尔南多也是，这个我认为谁都会是唯独他不会的人也是。连塞利阿夫人都是。你怎么会不是？”

“小鬼，可我是个逃犯啊！我东躲西藏，而且还得继续这样躲藏下去。我不想骗你，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会持续多久。你必须明白，我是个搞政治的人。没人能让我改变主意。谁也不能。这件事情比我有孩子还要严重。我将奋斗到最后一息，或者是奋斗到他们把我杀害，如果他们非要杀了我的话。”

“要跟你共命运的那个女人必须同意这一点。”

“要跟我共命运的女人必须明白她的命运可能非常惨淡。他们可能会把我抓起来杀掉，我们可能结了婚，女人却得守寡，或者还没来得及结婚我就被杀了。你要考虑好。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权利这样要求你，也许最好不要这样要求你。我不知道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还要过多久。”

她原来盯着地面的目光抬了起来。他拿起她的手，放到自己胳膊上挽住。

“你想做我的未婚妻吗？”

两人都笑了。两人非常想拥抱对方。她挽住他的胳膊，快步走了起来。

“你要把我带到哪儿去？”

“去马德里的未婚夫妻该去的地方。”

她把他带到德利希阿斯车站。第一列火车到站第一批旅客下车时，她拥抱了他。

她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这个拥抱。

海藻。

两人疯狂而忘情地吻着对方，恰似海水中缠绕的海藻。两片海域中相遇的海藻。

海藻。

是的。

4

“六千六百？”

“六千六百。”

沉睡的声音

За нас dormida

“他们疯了。”

“我们要是社会党人的话，就一个子儿也不用花。”

“他们是这么跟你说的？”

“对，那个金黄头发的女孩第一个问题就是问咱们是不是社会党人。”

当费利佩和阿玛丽亚在厨房等帕乌利诺的时候，费利佩提到的社会党女孩在会客室呆着。的确，她是个金发白人，鹰钩鼻子，下巴突出。她是巴斯克人，来自圣塞瓦斯蒂安。工人联盟的那个萨拉曼卡姑娘把她带来策划帕乌利诺和费利佩的出逃。但是帕乌利诺陪爷爷回家还没回来。费利佩逼着金发姑娘坐在客厅等帕乌利诺回来。姑娘坐了下来，跟费利佩简短地交谈了几句，希望说服他逃到葡萄牙绝无可能。穿过葡萄牙边境线的人会立刻被萨拉查^①的宪兵们遣送回来。最明智的做法是从依伦^②出境。他们就是这样带着其他同伴们逃走的。她建议费利佩也这样做，且不给他任何其他选择。

“你自己决定吧，反正我们不会帮任何人逃到葡萄牙。”

“我不能自己做决定，我必须等我的同伴回来。”

“我不能等。我们约定的时间是八点，现在已经八点了。”

“我不明白你干吗这么着急。”

① 萨拉查(1889—1970)，“新国家”的建立者，作为葡萄牙总理，统治该国达三十六年(1932—1968)。他对佛朗哥比较友好，并于1938年承认西班牙的民族主义政府。

② 依伦是西班牙北部城市，位于西班牙和法国边境线上，由此出境，即流亡法国。

“我说，你们的人跟那些幼鸟似的纷纷倒下了，这你是知道的吧？”

“知道又怎么样？”

“这说明你们很危险，我的同志。”

“你必须等。等待的钱包括在费用里。”

费利佩坚决的口气把姑娘逗笑了。她也同样坚决地回答说：

“八点一刻。我就等到八点一刻。多一分钟也不行。”

“好吧。请坐，我马上回来。”

费利佩离开客厅，出门时猛地关了门。到了厨房，他问阿玛丽亚那姑娘是否可靠。

“他们已经把很多人弄出去了。怎么了？”

“什么事儿啊。她跟我说咱们的人跟幼鸟似的纷纷倒下了。”

“她这么说我一点也不奇怪。在马德里我们的确跟幼鸟似的纷纷倒下了，或者说，像臭虫似的吧。你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我不喜欢的是他们说了出来，更何况是经由他们之口说出来。”

“她是可靠的。”

“她可靠，但她是社会党人，再也找不着比她更讨厌的人了。瞧她那一脸的倒霉相。”

“她是可靠的。”

当费利佩告诉阿玛丽亚必须支付六千六百比塞塔才能被弄出西班牙时，她说这些人简直疯了。费利佩说他们不是社会党人，所以得付钱。

“你们有这么多钱吗？”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我们在上次面粉厂的行动中得了一万五千。”

“那你还等什么呢，还不赶快答应她？”

“等黑夹克呢，决定权在他。”

“你呢？”

“我，他说什么我都支持。”

就在这时，帕乌利诺一边抚摩着自己的嘴唇，一边走进厨房。费利佩走上前：

“六千六百比塞塔。”

“什么？”

“那帮社会党人收咱们六千六百比塞塔，负责把咱们送到法国。”

帕乌利诺把佩皮塔的吻留在嘴唇上，又把手插到口袋里，听费利佩说话。

“六千六百比塞塔，因为我们不是社会党人，这帮混蛋。”

“一个人这么多？”

“两个人。”

费利佩告诉他那姑娘保证可以给他们弄来真证件。

“是贝尔奇特^①的证件。整个村子都被毁掉了，市政府、教区的文件全都烧了，当局得做一个新的名单，因为原来的那个已经没了。所以贝尔奇特人能拿到真的证件。从现在开始咱们就是贝尔奇特人了，同志。”

“他们能弄到通行证吗？”

“能弄到有效期六个月的那种。”

^① 1937年8月24日，共和国军队和国民军队在贝尔奇特进行了一场恶战，战后镇上的居民由原来的五千人锐减到二千人。

“六个月的有效期!”

帕乌利诺觉得很奇怪,因为通常情况下通行证的有效期限只有一个月。

“他们什么时候把咱们护送出去?”

“今晚咱们就乘火车到圣塞瓦斯蒂安,明天坐船到圣胡安德鲁斯^①。”

“等等,咱们原来说的是去葡萄牙。”

“没有可能,因为所有试图过去的人都会被抓起来。”

费利佩跟帕乌利诺讲了出逃计划以后,两人一起走到社会党金发姑娘所在的客厅,告诉她接受他们的条件。

“十点的时候有人来找你们。他们会在门上敲三下。你们必须在十点整的时候准备好。这次不会等任何人。一个同事会给你们带来证件,并把你们送到火车站。到了圣塞瓦斯蒂安以后,你们就乘坐开往帕萨赫斯的7路电车,在最后一站下来,然后在对面的墙壁前等。你们每人带一个小行李箱,手上拿一顶帽子。有人会向你们走过去,脱掉帽子,跟你们说‘马德里’。你们也回答说‘马德里’。明白吗?”

“完全明白。”

“你们不能带武器。你们有武器吗?”

“有。”

“那你们就把武器放在这儿。要是他们在火车上发现你们有武器,你们就完了。”

他们约定那六千六百比塞塔到了圣胡安德鲁斯以后再支付。金发姑娘走的时候说他们还会再见面的。

^① 圣胡安德鲁斯,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城市。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费利佩还是有点疑虑。他跟帕乌利诺讲了自己的担心。

“我才不信那个野蛮无耻的女人呢。那个金发女人，我连她的一根头发丝都不相信。我要带上机关枪，就像我叫费利佩一样不容置疑。我的手枪也带上。”

“我们已经东躲西藏两年了，科尔多瓦人。”

帕乌利诺的回答让费利佩很惊讶。

“这有什么关系？”

他们在乌姆勃利阿山上逃亡了近两年的时间，没错。他们逃亡的时间太久了。但是黑夹克从来没有抱怨过。他的声调暴露了他的想法。他回答费利佩的时候根本没想到武器的事：

“我要写一封信。”

帕乌利诺想到了那封在德利希阿斯车站交给佩皮塔的那封信。他又开始抚摩自己的嘴唇。他想再给她写一封信。他想着那封信，便拿出了纸和笔。他将写道：“在山上躲藏的日子并没让我感到痛苦，但是属于咱们的共同时间却成了我痛苦的根源。今天晚上我很痛苦。明天我依然会痛苦。再次见到你之前的每一分钟我都会感到痛苦。小鬼，我必须走了。”他还将写到他希望回来的那一天能跟她结婚。“我会回来的。”他写道。

帕乌利诺会回来的。

但是他回来的那天却不能和佩皮塔结婚。

5

两封信。佩皮塔手里现在有帕乌利诺的两封信。第一封是他本人在德利希阿斯车站吻了她之后交给她的。佩皮塔在许多个日日夜夜里读了无数遍。第二封是阿玛丽亚在监狱门口塞到她大衣口袋里的。多少个白天和不眠之夜她一遍遍地读它。每次读信时她都会微笑，而收起来时都会泪流满面。她不知道帕乌利诺给她写第二封信的时候也在微笑。她不知道他把信塞到信封里时，也强忍着眼泪。她不知道随后他拿出一张叠好的手绢，背着费利佩擦了擦鼻涕，然后把信交给阿玛丽亚：

“请你在看望母亲时把这封信交给佩皮塔，不要让任何人看到。请给我帮这最后一个忙。”

“放心吧，谁也不会看到我的。”

帕乌利诺收起手帕时，费利佩来了：

“佩皮塔对你跟你对她一样感兴趣吗？”

“一样。”

“你们俩可真行，小子。真会瞅时机谈情说爱。”

他把手放在脑袋上抓了几下，然后也请阿玛丽亚帮一个忙。

“你能把这个本子拿给滕西吗？她喜欢写东西，我想她现在应该需要本子。”

一个蓝色的本子。费利佩又给欧尔滕霞买了一个蓝皮本。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当然可以。”

“但你别把本子交给佩皮塔。如果你愿意帮我这个忙的话，可以把本子交给你妈妈，然后交给滕西，这样咱们就不会吓着佩皮塔了。这个小姑娘随便什么事都会被吓着。”

十点了。门上有三声敲门声。

“你去开门，阿玛丽亚。”

阿玛丽亚去开了门。

一个神父说了声“圣母马利亚”之后不请自入，迅速进到门厅里来。他手上拿着给费利佩和帕乌利诺的身份证以及有效期为六个月的通行证。他一再要求两人大声重复自己的新名字。

“要是他们询问你们的名字的时候，哪怕打一个磕巴，这些证件就没有任何用处了。要毫不犹豫，毫不犹豫地说出来。你叫什么？”

“马特欧·贝哈拉诺。”

“你呢？”

“哈伊迈·阿尔坎塔拉。”

神父微微点了点头，又轻轻做了个手势，他们又回答了一遍：

“马特欧·贝哈拉诺。”

“哈伊迈·阿尔坎塔拉。”

“好。现在你们要牢牢记住自己的名字。有些人被抓起来就是因为这点出了问题。”

阿玛丽亚跟他们拥抱告别，并祝福他们好运气。

“马特欧，祝你好运；哈伊迈，祝你好运。”

费利佩走出阿玛丽亚家的时候变成了马特欧。

帕乌利诺的名字则改成了哈伊迈，他挺喜欢这个名字。

去车站的路上,对于没被允许带武器马特欧怨气冲天:
“不带武器出门无异于不堪一击。”

到了车站神父跟他们告辞时,他又嘟囔了一遍。及至到了梅迪纳德坎波,火车停下来,他们等待一列来自萨拉曼卡的姗姗来迟的火车时,他依然焦急地抱怨个不停。在圣塞瓦斯蒂安他们坐上了7路电车,在最后一站下了车,他又嘀咕着。在手上拿着帽子等候的三个小时里焦躁和担忧令他一遍又一遍地抱怨:

“万一情况突变我们会毫无抵抗能力。”

三个小时。

谁也没有上来跟他们说“马德里”这几个字。

他们靠墙站着,一眼不眨地盯着车站。马特欧·贝哈拉诺和哈伊迈·阿尔坎塔拉抽了一根又一根香烟,然后用脚后跟踩灭烟蒂。他们把行李放在地上,又拿起来,然后又放下。对这个新名字他们很不习惯。他们穿着灰色的衣服,手上拿着帽子,在帕萨赫斯这个地方感到忐忑不安。本来叫做帕乌利诺的这个人踩掉一个烟蒂后对同伴的意见表示了赞同:

“我们确实应该带着武器的。”

“我本来就这么跟你说来着。”

科尔多瓦人把自己的烟灭掉,望着车站的方向。他向人行道走了几步,又回到同伴身边,在大腿上按照塔兰塔^①的韵律敲着帽子:

“要是没有人来咱们怎么办?”

这回轮到哈伊迈在腿上敲帽子了:

① 塔兰塔,系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和穆尔西亚地区的弗拉门戈舞曲。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我们再等等。”

“看这样子，他们是不会来了。”

“就算他们不来，咱们无论如何也都要穿过边境。”

第三个人从电车上下来了。两个没带武器的男人惴惴不安，注意力都集中到他身上。这人穿过大街，走过来，看着他们，又向两边看了看，然后站到他们身边，瞅瞅他们的行李，脱下帽子说：“马德里。”

“马德里！”马特欧和哈伊迈释放出所有的紧张，异口同声地说着“马德里”，就像在唱国歌。“马德里。”他们又说了一遍，似乎要把肺里憋足的气体全都吐出来，顷刻之间觉得呼吸畅通，轻松欢快起来。

“请跟我来。”

马特欧戴上帽子，拿起自己放在地上的小行李箱，交给那个让他们等了三个小时之久的男人：

“您稍微等一会儿，帮我拿着这个，我要撒泡尿。”

“快点，他们还在等我们呢。”

不一会儿，那个花了三个小时才来到的男人另一只手上多了哈伊迈的行李：

“帮我拿着，我也想尿。”

这人两只手各拿一个行李箱。那两个人背着他，戴好帽子，冲着墙尿了个痛快。

这是一个姿态。不过是一个抗议。两个人都承认这个姿态太渺小，没什么用。一艘小机动船把他们带往法国。他们坐在船上议论着这事。最后一抹霞光渐渐消逝，大海黯淡了下来。他们抱肘坐在船的右舷栏杆旁，看着西班牙海岸渐渐远去，一边听那个帮他们拿过行李的男人说话。这是他第一次开口，也是整个行程中跟他们说的唯一的一

句话：

“我们已经进了法国海域。”

哈伊迈和马特欧看着右侧一座山的侧影。

“小子，咱们在西班牙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撒尿。”

“冲着—面墙。”

6

当佩皮塔收到一封署名哈伊迈·阿尔坎塔拉的信时，她非常担心是哪个陌生人给她带来了坏消息。信寄自图卢兹。但刚一读信，便立刻认出了帕乌利诺的字迹。她猜出这个名字也是隐蔽的一种形式。

“谁的信啊？你竟然是这个表情，孩子。”

塞利阿夫人手里端着早餐杯，在走廊尽头问道。

“法国来的。”

佩皮塔的快乐让房东的好奇有了答案。她斜靠在门框上，杯子端到嘴边，吹了好几下，眼睛不住地看着年轻人。佩皮塔仍在读着信。笑意浮了上来，哈伊迈就是帕乌利诺，因为他提到了德利希阿斯车站，圣胡达斯塔德欧教堂。只有她才能知道这个秘密。信中他自称是火车机械师，说已经在法国呆了五年，这些年来一直在旅行，他已经非常厌倦这种生活。最近的一次旅行让他疲惫不堪，不过一切都好。哈伊迈杜撰了自己的生活经历，这样她的帕乌利诺就可以给她写信了。她想象到这个故事将是一个系列谎言，谎言掩盖的唯一事实就是：他爱着她。她又笑了。但佩皮塔万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万没料到的是邮差把信交给她后立刻去内务部报告说有一封国外来信寄到了阿托恰客店。哈伊迈也没想到这一点。他写这封信为的是让佩皮塔能够安心。他臆造了关于火车机械师的故事来保护她。这样,这封信即便落到了别人之手,她的前程也不至于从此暗淡下去。他到图卢兹的当天就写了这封信好让佩皮塔知道他的旅行已经结束,他已经安然到达目的地。

在圣胡安德鲁斯迎接他们的就是那个金黄头发的社会党人姑娘,原本叫做费利佩的马特欧不信任的那个人。同一个人,哈伊迈和马特欧见到她都很惊讶,他们没想到会在那里碰到她。两人笑了,向她伸出了手。她却一次也没笑,她把他們介绍给了跟她在一起的一个共产党人,并问他们一路上可好,之后便说自己该走了。

“我们的任务到此结束了。你们的同志会把你们带到巴约纳^①。”

她收了服务费就告别了,还说今后他们不会再见。

在巴约纳,巴斯克委员会向法国警方提供了担保,于是两人得以顺利到达图卢兹并在一家小酒店的一个房间里安顿下来。一路上陪同他们的同志坚持要他们睡上几个小时。与此同时,他去找一个医生给马特欧治疗伤口。晚上这位同志又过来把两人带到中央委员会。

“那儿的情况怎么样?”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离开那儿的?”

“自从卡萨多事件之后就走了。我和多洛雷斯从莫诺

^① 巴约纳,法国西南部城市。

瓦尔^①来的。”

“那你肯定知道那儿的情况糟透了。卡萨多的人把所有的档案都交了，咱们的人纷纷倒下。许多人根本连找都不用找，因为卡萨多委员会已经自行把他们关到监狱里了。”

“游击队呢？”

“就那么不死不活地撑着呗。”

“这儿的人都说游击队斗争是社会党人组织的。”

马特欧对社会党人的嫌恶使得他提高了嗓门大声嚷嚷起来：

“一派胡言。真正的游击队、组织严密的游击队，属于共产党，我认识的大部分人都是共产党人。”

“好吧，我之所以把这事告诉你们，为的就是你们不要因为他们把什么事都归功于自己而感到诧异。”

“那就让他们把能归于自己的都归于自己好了，管他娘的。”

“我要去找医生了。你们休息一会儿。”

虽然很疲惫，哈伊迈却睡不着。他努力了半天还是不行。于是决定利用这点休息时间给佩皮塔写封信，就是佩皮塔马上就读完的那封。信当天下午就寄出了。那是一个周五。马特欧正在睡觉，他下楼找了邮票和邮筒，把信发了出去，却没想到他的做法把她送进了内务部，没想到佩皮塔读完信，把信紧紧贴在胸前，依然陶醉其中的时候，有两名内务部的特种警察来到了阿托恰客店。老板娘在走廊尽头听见了动静，当时她正把杯子往嘴边送，同时慈爱地看着佩

^① 莫诺瓦尔，位于瓦伦西亚大区，阿利坎特省的一个城市。

沉睡的声音

Na voz dormida

皮塔沉醉于幸福中的样子。阿托恰客店的门铃不依不饶地响着，同时有人在砸门。

“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塞利阿夫人听到这动静警觉了起来：

“开门去，孩子，要不然恐怕他们要把门给砸下来。”

佩皮塔开了门。

两个男人。

他们说道：“早上好！”然后出示自己的证件。其中一个问起她：

“是何塞法·罗德里戈斯·加西亚吗？”

“是我。”

另一个人开腔了：

“特种警察。”

他问她是否收到了一封来自法国的信。

佩皮塔依然紧紧把信封贴在胸口，不让他看见。

“把信给我们看看。”

佩皮塔当时的感觉不是害怕，也不是绝望。刹那间，她心想她的命运就这么着了，那个叫帕乌利诺的人给她带来了厄运。她看着塞利阿夫人，胳膊放了下来，给他们看了这封信。

“请随我们走一趟。”

“等一下！”

塞利阿夫人冲他们吼叫让他们等一下。她把早餐杯摔到了地上，冲向那两个各架着佩皮塔一只胳膊准备把她带走的男人。

“等一下，让她穿上外套。”

蓝得清澈的眼睛再次把眼神转向了塞利阿夫人。而那

两个要带走她的男人并没停步。

“等等，你们没看见她没穿外套吗？外面这么冷，不能就这么出门。”

塞利阿夫人真感到了害怕，感到了绝望。她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要保护佩皮塔。保护她，哪怕只是保护她不会挨冻。她跑到年轻人的房间，在柜子里找她的外衣，接着迅速地下了楼，在大街上追上了佩皮塔，从后背给她披上衣服，又摸了摸她的头。

“谢谢。”

佩皮塔转过脸来跟她道谢。

“谢谢您，塞利阿夫人。”

她又重新向前方看着，仍然紧紧把信贴在胸前，肩膀上还能感觉得到父亲外套的分量。她坚定地走着。她知道哈伊迈这个名字可以保护帕乌利诺的安全。他仍然可以很安全地呆在法国，即便她连别人踢她一脚可能都招架不住。

塞利阿夫人看到她被夹在那两个男人中间远去了。她想姑娘这么脆弱，她必须做些什么。她想啊想，然后决定了。她要向沃尔特加医生求援。她要去找他。堂费尔南多知道该怎么办。塞利阿夫人向医生家走去。她跑了起来。跑啊，跑啊，一边想起了自己的女儿阿尔穆德娜。她不可自抑，她一边跑一边想着自己的女儿，她清楚记得她们分别的情形。女儿当时也是走在两个男人中间，步伐坚定。

7

佩皮塔的被捕对于堂费尔南多的工作生涯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考虑选用什么样的措辞来拒绝父亲让他去文塔斯监狱做狱医的决定。父亲给了他一个星期的时间考虑这件事。

“你看,费尔南多,你是个医生,不是个卑微的会计。”

刚好过去了一个星期。但是塞利阿夫人来找他之后,他已经不需要考虑措辞了。他将接受这个工作。他将给与父亲那种满足感。但是,作为条件,他将要求父亲利用自己内务部医生顾问的职务放出佩皮塔。

他一分钟也没耽搁就去找了父亲。他穿着那件西班牙披风出了门。妻子堂娜阿姆帕罗看着他从雷拉托雷斯和马格达莱纳大街的街角处拐了进去。她总在那里等着他出门。每次从教堂回来,她都会在那里,一只手拽着面纱,另一手拿着祈祷书窥视。直到看见丈夫出门,她才离开自己的藏身之地,走到雷拉托雷斯大街,然后进自己的家门。她丈夫知道。有一天早上他看见妻子弯下腰,于是他明白妻子的意图了,知道妻子是在躲自己。那天早上,堂费尔南多要到父亲位于提尔索·德·莫利纳广场的私人诊所与之见面,因此他在那个街区转了一个大圈,免得见到妻子。但是今天他很着急,因为佩皮塔在内务部,他必须抄最近的小道去找父亲帮忙。他快步走向前,经过堂娜阿姆帕罗藏身的地方而没有停步,只淡淡地打了个招呼,微微点了点头。堂

娜阿姆帕罗也同样回应了他。他接着疾步向广场走去。他要尽快赶到父亲的诊所,他已经决定要请父亲从中周旋把佩皮塔救出来,这姑娘曾经仅仅因为给他带来黑夹克的信息就险些晕厥。无论对于她、对于自己来说,都必须尽快把她救出来。否则佩皮塔会招的,她什么都会说出来。一切的一切。那样他就完了。现在他必须想想怎样措辞才能说服父亲。他必须决定,他几乎没有时间了。佩皮塔肯定已经到了审讯室。他必须好好选择跟父亲说的每一个字,以免暴露自己。堂费尔南多要好好想想什么能讲,什么不能讲。他说的话必须不多也不少,要恰好能达到说服别人的目的,而且对方不会对他这么竭尽全力地解救自己的下人产生怀疑。必需的风险是要冒的,但仅仅是必需的风险。必须抓紧时间,一秒钟也不能耽误。一秒钟的时间足够吐露一个人的名字。那天上午,那一刻他就必须说服父亲,以免佩皮塔的脆弱毁了他。

“你还记得佩皮塔吗?家里的用人?”

“当然记得了,圣诞节负责上菜的那个姑娘,挺漂亮的。”

堂费尔南多既没坐下来,也没有脱掉他的西班牙披风。他只是把脑袋露出来,把帽子放到了父亲办公室的桌子上。

“她刚刚被带到内务部了。如果你能立即把她从那里弄出来,我就接受文塔斯监狱的那份工作。”

“她是个漂亮姑娘,很漂亮,没错。她干了些什么?”

“什么也没干。她收到了一封来自法国的信,就因为这个她被带走了。”

“那他们会放了她的,放心吧。”

“请你把她从那儿放出来。如果你现在就把她放出来,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我就接受那份工作。”

“费尔南多，你真让我失望。你应该为你自己或者为阿姆帕罗而接受那份工作。”

堂费尔南多的手紧紧抓住办公室的桌子。父亲感受到了他的紧张。儿子脸上的痉挛让他不禁担心起来：

“坐下来，孩子。脱下披风，不然你会生病的。”

“事情非常紧急，爸爸。”

“坐下来，咱们慢慢聊。”

“我不是来聊天的。我是来接受那个工作并向你请求帮助的。”

“阿姆帕罗知道这事吗？”

“这事跟阿姆帕罗没有任何关系。”

“我已经想象到了。不过如果我把那个姑娘从内务部弄出来，你就必须把她辞退。你得尊重你的妻子。”

“但是……”

“没有什么但是，我今天就把她放出来，明天你就到文塔斯上班。”

费尔南多抓起桌上的帽子。

“好吧，我们现在就走。”

“你不用去。出诊结束后我把她放出来就行了。”

“我想自己把她接出来。”

“我明白了。”

“咱们距离太阳门也就一步之遥，要是现在就去也许还来得及。”

“来得及什么？”

“爸爸。”

费尔南多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声调表示出一个非常明显

的意思。他叫“爸爸”，为的是不把“你非常清楚”这样的话说出口。父亲全明白了。

“咱们走吧。”

“走吧。”医生说道，因为他知道那些被捕的人都会受到怎样的拷打以及他们从内务部出来时又是怎样的情形。

8

“这个女人死了。”

“我觉得也是。”

这女人的确死了。两个警察拽着她的手在地上拖着往前走。女人死了。佩皮塔看着她的脸，认出了卡尔米娜，那个塞巴达市场二十六号摊位的卖主，黑夹克的联络员，那个在阳台上挂衣服的女人，她死了。两个男人当着惊恐万状的佩皮塔的面把她拖走了。与此同时另外两个男人把佩皮塔推到卡尔米娜刚刚被拖走的那个房间。其中一个拽着尸体的男人盯着佩皮塔：

“美人，咱这双眼睛可真漂亮啊。”

其他人都笑他这个时候还说这种恭维话。他们把她推推搡搡地弄上了二楼，现在又同样推搡着命她坐下来。她知道自己要昏过去了，因为脑袋里一团糨糊。那两个男人让她坐在那个房间中央的一把椅子上，房间的墙上挂着一幅耶稣受难像，然后两人就走了。他们探身向走廊看去，没有关门。其中一个人嚷嚷道：

“那女的死了？”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佩皮塔坐在那把椅子上，听到有人回答。

是拽着卡尔米娜右手的男人在回答：

“我想是吧。”

那些话清清楚楚传到佩皮塔的耳边。男人们的声音和她脑子里的糍糊混在了一起。

“是那个特强硬的吗？”

“你不是都看到了嘛。”

声音清清楚楚，但她已经看不清楚墙上的那幅耶稣受难像了。

“招了吗？”

这回是拽着卡尔米娜尸体左手的男人回答的。他在走廊中间停了下来，但并没有松开她的手：

“她还不如招了呢。”

“你什么时候下班？”

耶稣受难像已经看不见了，那些话也听不见了。佩皮塔从椅子上往下滑落。

“十二点。你呢？”

“我也是，等等我。等我把这个完了事，咱俩一块儿走。”

“美人啊。给你一个人的？”

“给这位的。”

佩皮塔什么也听不见了。她闭着眼，人事不知地躺在地上。

“妈的。”

“怎么了？”

“美人倒了。女人哪，你就不能让她们单独呆着。”

“给她泼水。”

一桶冷水让她醒了过来。

佩皮塔苏醒了过来，一起苏醒的还有恐惧。

9

在阿托恰客店，塞利阿夫人手里紧紧攥着手帕，从走廊的一端走到另一端。一个多小时前从堂费尔南多家回来之后，她就一直这样来回踱步，没有停歇。她揪着手帕，走来走去，眼瞅着墙上挂钟的指针，用手帕擦着通红却已经没有泪水的眼睛。很久以前她就不再哭泣了。她的眼睛冒着火。走到走廊尽头的时候，她依然揉搓着眼睛。接着走，到了另一端，又开始擦眼睛。她看着钟的指针，手不停地将手帕绞来拧去。她一遍又一遍重复着刚才的足迹。她已经不会哭泣了。她真希望泪水能润湿她的眼皮。

塞利阿夫人，她还会再次哭泣的。当她拥抱佩皮塔时，泪水会慰安她的眼睛。不一会她就会这样做了。

佩皮塔扑到塞利阿夫人的怀里时，也会热泪盈眶的。她也会的，她将述说沾脏她衣服的不是她自己的鲜血。当她在—一个墙壁上挂有耶稣受难像的房间里，坐在一把椅子上时，鲜血就浸湿了她的衣服。而当她倒在地上时，她的衣服上沾上了更多的鲜血。她告诉夫人卡尔米娜死了的时候，眼泪止不住哗哗地流了下来。

“我听到他们说她没有招。”

她发誓说自己也没有背叛任何人，她当时失去了知觉。她气息微弱地发誓他们没有问她任何问题。她翻来覆去说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自己昏过去两次。她第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浑身透湿,哆里哆嗦,但是不感觉到冷。衣服上有两个扣子开了。他们再次命令她坐在椅子上时,她肯定面色苍白,因为她听到两个男人中的一个问另一个是否喜欢皮肤如此白皙的女人,那人说不喜欢,说不能太过于苍白,说要是给她装上灯芯的话,她就成了一根大蜡烛。这时有人敲门了,然后她就什么也不记得了。她知道自己不再发抖,闭上了眼睛,而且无力支撑起自己的脑袋来。当她再次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另一间屋里,躺在担架上。费尔南多的父亲在给她听诊。

“她很好,只是晕厥过去了而已。如果你们想单独呆一会儿,就在这儿呆着吧,我在外面等你们。”

“不需要了,爸爸。”

费尔南多给佩皮塔披上一件外套,伸手扶她起来:

“咱们走吧。”

“老爷,您要把我从这里带出去吗?”

“我就是为了这事而来。咱们走吧。”

到了大街上,堂费尔南多才跟她解释说当局已经检查了她收到的那封来自法国的信。如果她再收到这样的信就必须立刻主动通知内务部,而不许等邮差去报告。佩皮塔默默地走着,费尔南多父子俩分别在她的一左一右。她脸色青紫,还没有从恐惧中恢复过来。堂费尔南多跟父亲拥抱之后告了别,并问他自己该什么时候去新单位上班。父亲让他在自己两臂之间停留片刻之后分开,便又抚摩着佩皮塔的面颊说:

“真是个漂亮姑娘。你明天就去上班,这是咱们说好的。那儿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医生了。你四点半到我的诊所,我会告诉你该做些什么。这孩子真漂亮,但是看在上帝

的分上,你今天就必须把她辞退。”

堂费尔南多和佩皮塔朝着阿托恰客店的方向走去。走了几步之后,堂费尔南多转身看了看确认父亲已经走远。他急于想知道佩皮塔在审讯时有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不过他先绕了个弯:

“他们伤害你了吗?”

“没有,老爷。”

“他们想知道什么?”

“我不知道,老爷。”

“他们问了你什么?”

“什么也没问。”

“他们一个问题也没问吗?”

“一个也没有,老爷。”

“但你总归说了些什么吧?”

“我什么也没说。”

费尔南多问个不停,这让佩皮塔有些不安。他还在不懈地问佩皮塔各种问题:

“你提到我的名字了吗?”

“我什么也没说,老爷,我昏过去了。”

“你没有跟他们说任何关于我的事?”

“我以我死去的亲人的名义向您发誓我昏过去了,我什么也没说。我以我已经仙逝的母亲和父亲的名义发誓我什么也没说。”

她开始怀疑费尔南多把她从内务部弄出来为的是自救。这些疑虑让她对他产生了不信任感。

“信是谁写来的?是不是黑夹克写给你的?是他写的,对不对?”

沉睡的声音

Ra voz dormida

“不，老爷，是我的男朋友写来的。”

“什么男朋友？你的男朋友不是帕乌利诺·冈萨雷斯吗？好好想想，佩皮塔，别骗我。我给你姐夫疗伤时，看见你们在一起，怎样望着对方。你不用骗我。他们去法国了，而你收到一封寄自法国的信。你的未婚夫让我们大家都陷于危险之中。你不明白吗？”

堂费尔南多的担心证实了佩皮塔的猜疑。

“我已经跟您说了帕乌利诺不是我的未婚夫。我的未婚夫叫哈伊迈。”

“那好，谁是那个哈伊迈？”

“哈伊迈·阿尔坎塔拉。”

“信上说了些什么？”

“都是些爱情方面的事。”

“没有提到我的名字？”

“没有，老爷。”

谁读了那封信都不会发现哈伊迈就是帕乌利诺。谁也不会，除了佩皮塔。现在她明白了他为什么要使用一些只有她才能破解的暗语，明白了为什么要编造那个故事。他开始讲那个故事时心里就跟明镜似的。她发现他编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她而不是自我保护。

“你确保没有提到我的名字？”

“确保，老爷，我的未婚夫不认识您。我的未婚夫五年前，在战争没有爆发的时候就去了法国做火车机械师。由于那儿在打仗，他说他准备回来。这就是他信中的内容，他要回来了，等他一回来我们就结婚。”

记忆成了一个战略，佩皮塔记得男朋友给她写的内容，堂费尔南多不再发问了。

10

文塔斯省级监狱卫生所的拥挤状况让沃尔特加医生产生了一种很奇怪的恐怖感觉,那是一种无能为力、恶心和怜悯的混合体。每张床上都挤了两名犯人。病人要共用那些脏兮兮的床单。床上没有毯子。糙皮病、痢疾、梅毒、营养不良、肺结核,各色传染与否的疾病折磨着那些女人。“大鞋”带着堂费尔南多来到第一间屋子。女犯们回答医生的问题时都虚弱疲惫、气若游丝。到了隔壁的第二间屋,医生毛骨悚然,停下了脚步。地上的床垫或者没有床垫的床绷就是那些两两挤在一起的病人的栖息地。

“这儿有多少病人?”

“大鞋”不知该怎么回答:

“医生,每天都有变化。”

“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不断地死人,人数不定。”

“大鞋”的玩忽职守正可以诠释那些呻吟声和微弱的咳嗽声交织在一起的恶劣可怕状况形成的原因。

“谁照看这些人?”

“一个星期前医生死了。”

“这我已经知道了,但总得有人照顾这些病人嘛!是不是?”

“有两个监管人员。”

“大鞋”指了指第二间屋尽头的一扇门上的栅栏。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我要马上见到她们。”

栅门后面有一间小屋子。屋子的全部陈设就是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副检查用的担架。两个看守正在打扑克，完全不理睬医生的到来。

“请打开这扇门！”

费尔南多的吼声吓得她们把纸牌扔到了桌子上。她们没有把牌收起来就站起身。其中一个拿起一串钥匙，遵命行事了。

“能不能知道你们在干什么？”

两个员工奇怪地互相递了个眼色。

“什么也没干啊。”

“什么也没干。”那个打开铁栅栏的女人回答说。另一个人则补充说她们已经给过犯人们吃的了。

“你们就没有别的事情要做了吗？你们认为自己是护士吗？”

“我们不是护士。”

院子里传来一阵哄笑声。一个在唱《意大利狼蛛》的假嗓子的声音穿透玻璃，传了进来：

这是个坏东西，

石头、棍子都打不死它。

这是一个清冷的刮着风的晴朗早晨。随着空气升腾的欢乐引起了医生的注意。

跳舞能够治疗深深的痛苦。

哎呀！蜘蛛咬了我一口。

“大鞋”注意到了他的诧异神色，就朝着一扇窗户走去。

“这儿有人唱歌，有人跳舞，她们用这种方法解闷。医

生,这声音是不是吵着您了?”

“上帝啊,没有。”

“您不想我让她们闭嘴吗?”

“我只想要干净的床单和更多的毯子。”

“这我不知道能否做到。”

事实上是可以做到的。沃尔特加医生要到了足够所有病人用的干净床单和毯子。此外,“大鞋”告诉医生玩纸牌的那两个人没有任何护理知识,她们之所以在那儿仅仅因为作为监狱工作人员,人人都必须轮流到那里呆一个月。她们的职责就是给病人和两层楼以下的被关禁闭的犯人们送饭。那些人被关在从控制台其中一个角落伸出来的楼梯尽头。听到这里,医生要求给他配备一个有经验的助手。

“医生,恐怕应该在犯人中间找一个志愿者。”

“那就去找吧。”

应该在犯人们中间寻找一个这样的人,因为“大鞋”猜想看守中没有谁会主动做这件事。

当天下午,一个志愿做护理助手的人来找沃尔特加医生了,她说自己叫索莱。

“为您效劳。”

她说自己叫索莱,愿为他效劳,还说自己是个助产士。在她的家乡,萨拉曼卡市的佩尼阿兰达德勃拉卡蒙特,她就给医生当助手。但是出乎“大鞋”意料的是,索莱并不孤单,因为一同前来的还有一个看守,也表达了自己想当医生助手的愿望。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梅塞德斯。她进来跟医生说话之前把头上的发卡整理了一下。

“医生,我没有什么经验,但我丈夫曾做过实习生,我经常看他打针。”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梅塞德斯这人没什么个性,正是这点促使她做了这个决定。她知道当时询问欧尔滕霞坐的那把椅子属于谁时,谁也不买她的账。她很清楚这一点,无比清楚。当她转过身去,能感受到女犯们的眼神就像箭一样刺向她的脊背,笑声就像揭开的创伤一样让她心痛,她不禁泪眼汪汪。再这样下去,她有可能很快就会被开除。所以“大鞋”说要找一个护理志愿者时,她想没准儿跟那些病人在一起有助于保住自己的工作。

没过多久,费尔南多就对两个志愿者刮目相看了。这两个女人迸发出的活力很快让病人们的状态不似原来那般令人触目惊心了。她们俩按照医生的指令,自己动手把两间护理室收拾出来。传染病人一间,非传染病人另一间。她们给病人洗脸、梳头,还按照医生的要求,亲手拆掉旧床单,缝制了一些干净的手帕,提供给咳嗽的人用。玩牌的看守不再玩了。当医生给两名志愿者下达指令时,她们就会轻蔑地看着,并不相信她们果真会深得信任。两名看守轮流在走廊里踱来踱去,监视着犯人,监视着索莱和梅塞德斯。只有当她们一天一次下楼到禁闭室时,视线才离开这些人。给受罚的犯人送那份少得可怜的恶臭不堪的份饭,可不是什么令人愉悦的工作。所以有一天早上,当她们一边抱怨一边准备下楼时,梅塞德斯自告奋勇替她们去,她们乐得答应了,并把这份讨厌的差事永远让给了这位新手。永远,或者直到她厌倦了这个人人憎恶的任务为止。梅塞德斯带着索莱一起去了。这位助产士带着面包篮和一锅汤。汤冒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热气,表面是一层令人作呕的漂浮物,让女犯们难以下咽。索莱盛满了她们的碗,而她们的肚子仍然是空的。索莱又发给了她们一点点面包聊以慰

藉。梅塞德斯打开牢房的铁门,交给犯人们一把扫帚。这时她们惊恐地发现托马萨坐在席子上,面黄肌瘦、浑身都是冻疮,连起来扫地的力气也没有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面包篮。

梅塞德斯很震惊,问她:

“您在这里多久了?”

“我也不知道。”

助产士知道原委,她把圣诞节那天关于圣婴脚趾头那件事告诉了梅塞德斯。

“她被罚关三个月禁闭,现在才过了一个月。”

“索莱,请您打扫一下牢房。”

索莱打扫了托马萨的牢房,回到医务所,决定找沃尔特加医生谈谈,决定挽救托马萨垂死的性命。

11

“她腿上、膝盖上都有冻疮,连脸上也有,鼻子就跟一只红颜色的厚皮辣椒一样。”

“你跟医生怎么说的?”

“我让他下去看看她。”

“他去了吗?”

“没有。但是我一跟他叙述托马萨的情况他就可以想象了。‘她只剩一张皮啦,医生,要是您不想等到他们把她的尸体抬上来,由您宣布她已经死亡的话,您就下去看看她吧。’我跟他说。她瘦骨嶙峋,两颊长满黄疸,中间则是圆头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辣椒的那种血红色，活像国民军的旗帜^①。”

“你就这样跟医生说的？”

“一个字不差，除了关于旗帜那句话。”

“旗帜正好相反呢，黄色在正中间。”

“那又怎么样？”

“他怎么说？”

“什么也没说。他侧转身，命令当班的女警卫把托马萨抬上来。他一眼就看到她脸上的冻疮和手上的一样，全张着口子活像正在呼叫的嘴巴。医生立刻给她脸上涂上了药膏，说她得的是维生素缺乏症，得给她吃得好一点，还要把她弄出去晒晒太阳。警卫找‘毒药’请求批准，回来说‘毒药’同意每天把她放到院子里十分钟。但是吃的嘛，她已经吃得够多的了。看得出来‘毒药’仍然记着脚趾头那事。”

晒十分钟太阳。玛丽亚·德·塞拉菲内斯修女给了托马萨每天十分钟的晒太阳时间。她允许托马萨每天上午在其他犯人下来之前一个小时到院子里呆上十分钟。

“明天把她带出去晒太阳，我就通过锁孔用吸管给她点儿菜泥。”

“小心点儿，别让她们发现了。”

“放心吧，谁也不会发现的。”

谁都没有看见索莱从给病人的菜泥中盛了双份的量放到罐子里。谁都没看见她从卫生所拿了一个导管。当她说牢房回廊的地面太脏，并自告奋勇去扫地的时候，谁都没想到她已经把给托马萨的食物藏在手上那个锌罐里了。铁门上响起了三声敲门声。她透过锁孔压低声音要求托马萨上

^① 国民军的旗帜是由黄色和红色两种颜色组成的。

前。然后，她把导管的一头放进菜泥罐，另一头则通过锁孔伸了进去。她抬起罐子，托马萨看到一个橡胶管的尖头伸进来，一滴食物滴了下来。她跪下来，仰起脸，把嘴巴凑了上去吮吸起来，就像一只在吮吸母亲乳汁的小羊。

从那个“明天”之后的每一天，直到托马萨的禁闭结束，索莱都会来牢房扫地。托马萨的体重开始增加了。

早上托马萨出来散步的时候，负责看守她的狱卒注意到了她外表的变化，很诧异地议论道：

“真奇怪，她竟然胖了。”

“可不。”

听到她们的议论之后，索莱说了一番话，更让她们迷惑不解：

“不是胖，是浮肿，是维生素缺乏造成的。”

欧尔滕霞、雷梅和埃尔维拉可以透过右二号监区的窗户看到托马萨坐在长凳上晒太阳，也证实了索莱每天晚上在党的会议上告诉她们的消息所言不虚：

“医生每天都给她治疗，她脸上不像国民军的旗帜那个样子了。”

“那么说她是在好转了。”

她们在玻璃窗后面，看着自己的同伴，陪伴她度过孤寂的十分钟，并远远地跟她分享着太阳带来的惬意。在欧尔滕霞受审之前的每一天，三个人都这样趴在窗前。

“她好像根本不在乎自己的遭遇，是不是？”

“看样子是。她才不在乎自己遭受什么不遭受什么，或者曾经遭受过什么。”

“她肯定经历过很可怕的事情。”

埃尔维拉给她们讲监狱里的种种传闻。欧尔滕霞和雷

沉睡的声音

Ea voz dormida

梅都不相信针对托马萨提出的指控。

“她不可能杀人。”

“再说她也不是卡斯蒂尔布兰科^①人。她是桑托斯德迈莫纳人，这是萨弗拉旁边的一个小镇。有一次我跟她说一九三七年我在堂贝尼托呆过，她跟我提起来的。”

埃尔维拉也不相信托马萨会参与一场大屠杀。但她又补充说其他犯人们说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的最后一天托马萨在卡斯蒂尔布兰科参加了由国家土地工作者联盟组织的罢工。所有参加罢工的人都带着小刀或镰刀，他们杀掉了四名打算驱散示威人群的警卫队员，还肢解了他们的尸体，女人们则在尸体上跳舞。

她们谁都不相信埃尔维拉刚才讲的一切。三个人透过窗户看着托马萨都愤愤然：

“卡斯蒂尔布兰科那事是真的，但是当然了，托马萨并不在场。”

之后等到她们该下去到院子里时，她们默默地看着托马萨每天向着她们而坐的位置，在她刚刚离开的地方做着针线活，拒不相信她们听到的关于托马萨在卡斯蒂尔布兰科的传闻。

不，托马萨当时不在卡斯蒂尔布兰科。

^① 1931年4月14日，共和国宣布成立后，西班牙并没有迎来和平，相反，进入了一个动荡时期。当年12月30和31日，在西班牙埃斯特雷马杜拉自治区的卡斯蒂尔布兰科，矿工们举行了两场声势浩大的游行，后演变成了流血冲突。冲突中，四名警察被杀。

12

不久于人世的女人已经得知了自己的判决。她刚从八号审讯室回来。在一号大厅,军事法庭刚刚匆忙而紧急地审理了她的案件。欧尔滕霞在她的蓝皮本上写着。她用一只磨得很秃、短得几乎露不出拇指的铅笔在第一页纸上开始写东西。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没有人分担痛苦。欧尔滕霞使劲往纸上摁着已经被自己咬过无数次的铅笔头,写道:如果能够跟费利佩说说话,告诉他自己和同案的另外十二个同伴一起被判处了死刑,她的痛苦就会减轻一些。她用右手写着,左手固定本子,把纸抚平。耳环的影子在她写下的字里行间跳动着。她尽量不让字出格。但这可不容易。她还记得一九三七年的夏天,她刚学写字。黑夹克在堂贝尼托附近的有三个十字架的大房子那儿教她的。当时,除了塞雷纳的博尔萨之外,埃斯特雷马杜拉全线被攻克。他们一直在大房子里抵抗着。黑夹克在墙上教她写字。男人们在楼上睡觉。早上,他们就在楼梯上排泄。欧尔滕霞用印刷体写了几个刚学会的字:“从楼梯上撒尿的人将被视为脏猪同志。”她在墙上写道:“第五军团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八日来到大房子。”她还在墙壁上写下了全体团员的名字:佩德罗·戈麦斯、阿尼塞托·埃斯特维斯、卡洛斯·佩伊纳多、埃斯特莱拉·洛佩兹、帕特里希奥·罗维拉、埃洛伊·梅嫩德斯……她在墙壁上写下了十二个人的名字,因为她会写字了。她首先学会写自己的名字,然后学会了所有的字母。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费利佩笑话她：

“这都是应该从小就学的。”

“大了也可以学。等我有了本子你看吧。”

“你要多少我给你买多少。”

于是她要丈夫给自己买一个蓝色封皮的本子，佩皮塔在学校里用的那种。

她抚摩着自己的耳环，思路又回到本子上来。她写道希望能跟费利佩在一起，希望孩子能够在判决被批准之前生下来。因为她知道自己就要死了，她不希望孩子跟她一起赴死。所有的同伴们都知道欧尔滕霞要死了。索莱通过禁闭室的锁孔给托马萨递管子时告诉了她这个消息：

“所有的人都被判了刑。”

“包括欧尔滕霞？”

“嗯。这十三个人要跟佩帕走了，这次人真多，十三个。”

“十三，就跟一九三九年的那些玫瑰一个数字。”

就像那些玫瑰，没错。

托马萨记得那个开心得像个铜铃的胡利塔·科内萨，记得布兰吉塔·布里萨克在文塔斯的教堂弹风琴，记得马尔蒂纳·巴罗索的雀斑。她在口袋里摩挲着那个自从一九三九年八月四日晚上以来就一直保存着的黑色腰带扣。这是霍阿吉娜皮带上的。托马萨想把它送给雷梅，因为雷梅一个也没有。但是雷梅没要。

“你拿着吧。”

“好吧，我拿着，但这是属于咱们俩的。”

“赶紧吃下去吧，托马萨，再不吃下去的话，他们就要发现我了。”

“我今天没胃口。”

索莱拿回了导管。托马萨缩到一个角落里，她抱膝坐在地上，强忍住不哭。她不哭，这样他们就达不到打击她士气的目的。她不应该哭，但她担心再也见不到欧尔滕霞了。她和右二号监区所有的女犯都知道，死刑会在几天之内执行。她们知道这个过程。军法顾问批准了判决以后，只需大元帅批示“已阅”，即可执行判决。大元帅，托马萨怒火中烧，她抱着膝盖，嘴里咬牙切齿地咀嚼着这几个字。在非洲，人们把这个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被任命为国家政府首脑、海陆空三军大元帅的人叫做“小元帅”。他迅速摆脱了“小元帅”这个称号。听说他从不手软。还听说关于那十三朵玫瑰的“已阅”是十二日传来的。那时她们已经长眠于地下一周了。谁也不知道这个文件是花了多长时间来到的。托马萨抚摩着黑腰带扣。当时霍阿吉娜把皮带上的环解开，告诉一个同伴：把腰带扣分给最好的朋友，把所有的腰带扣都分出去。于是同伴就把这些小疙瘩分给了大伙儿。霍阿吉娜是个非常漂亮的姑娘，直发、乌黑的眼睛、大大的嘴巴。托马萨也分到了一个腰带扣。不到两天的时间霍阿吉娜就被枪毙了。他们要的就是杀一儆百。他们把伊萨克·加瓦尔东司令^①遇刺的事情也安到她们的头上。加瓦尔东司令兼任第一军团的军事警察官以及共济会和共产主义档案馆主任。他和十七岁的女儿以及司机在去往马德里的途中，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公路塔拉维拉路段饮弹身亡。

① 1939年7月，伊萨克·加瓦尔东司令父女及司机遇刺。如文中所述，当局为此枪杀了六十人，其中绝大部分人跟本案没有任何关系。其目的就是对任何企图反对新制度的人们起到震慑作用。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三条人命。每一条人命他们都要拿二十个人的命来偿还。六十个统一社会青年党^①的年轻成员被宣判死刑，罪名是反对国民胜利运动。这是一个惩戒。两天之内他们就被拉到墙边枪毙了。有的犯人就像她一样成年累月等待着宣判的日子。她在奥利文萨女子监狱呆了两年多，“拖出去”的威胁一直高悬在她的头上，直到后来她被改判送到了这里。欧尔滕霞没准儿也会这样，或者不会，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谁也不知道霍阿吉娜为什么被处决，因为加瓦尔东事件发生的时候她身在文塔斯监狱。她和两个姐姐都在文塔斯服刑。三人都因为属于统一青年社会党而被判死刑。三人都在文塔斯，但是从来没有得到允许关在同一间牢房。霍阿吉娜被宣判了两次。两次都是宣判死刑。第一次她活了下来，并被减刑为二十年。第二次仅仅两天就执行了死刑。两天。

几年，几周，几个月，几天。

几天，可能两天，也可能三天。

雷梅和埃尔维拉将站在欧尔滕霞身旁，表面竭力保持冷静。埃尔维拉只在欧尔滕霞给大家上识字课的时候才去上课。雷梅不会去缝纫车间，她一刻也不想让同伴孤零零呆着。三个人都不去窗户那儿看托马萨了。

托马萨非常想念那几个挤在窗玻璃旁边的脑袋。

^① 该组织 1936 年成立于西班牙。

13

“坏运气,我们十三个人在同一桩案件中,坏透了。十三,不吉利的数字,是那些小女孩的数字。”

欧尔滕霞停下笔,咬着铅笔头。

“你别一想这事就这么烦躁,欧尔滕霞。”

尽管雷梅要欧尔滕霞不要想着那十三个未成年人的事儿,自己却禁不住思绪万千。审讯后第二天,八月四日半夜她们就被拉到小教堂。安妮塔^①等到十二点,说“咱们还是睡吧”。她自己没睡着,但是维多利亚和玛尔蒂娜却睡着了,她们被叫醒然后带走了。雷梅回忆着那个八月四日。她记得那个狱卒苍白的脸,那个海蓝色披风下掩藏的身体里散发出的恐惧。她记得维多利亚被叫醒后哭了。她抱住一个同伴,为母亲的悲痛而哭泣:大儿子刚刚死在警察局,剩下的另外两个孩子:她和格雷戈里奥黎明时又要步其后尘。“先是胡安,现在轮到了格伊托^②和我。”她哭着说道。

欧尔滕霞把本子和笔放在席子下面。她从针线包里拿出一件小袍子,放在自己的肚子上展示给同伴们。

“快要做好了。”

“哪儿啊,还要绣好多行十字针呢,好让这儿有多多的

① 安妮塔系安娜的昵称,意为小安娜。

② 格伊托系格雷戈里奥的昵称。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褶子。你看。”

红头发的小姑娘看着袍子，却不敢看欧尔滕霞。自从她从审讯室回来小姑娘就不敢面对她的眼睛，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害怕让欧尔滕霞看出自己对死亡的惧怕，也许害怕在这即将赴死的女人的眼神中发现死神之光，或者是害羞。她不敢看她只是因为害羞。她从婴儿服那儿收回眼光，背靠着欧尔滕霞坐着。雷梅也拿出自己的针线包来织一条披肩。

“埃尔维丽塔，亲爱的，咱们没有毛线了。你去一趟小卖部买一沓儿白线来，去吧。”

往商店走的时候，埃尔维拉摸了摸自己的脑袋。害羞。没错，她羞于看欧尔滕霞的眼睛。她没有权利去看欧尔滕霞的眼神中有些什么。她也没有看过胡利塔·科内萨还有维图德斯·冈萨雷斯的眼睛。她没敢看那十三个女孩中任何一个的眼睛。她低着头走着。快速审判是很危险的，其结果总是长期徒刑。她很庆幸自己的案件还没开始审理。她摸着自己的头想起了维图德斯·冈萨雷斯。在被送到文塔斯监狱之前，在霍尔赫·胡安警察局，她也被剃了头。她的男朋友叫维森特，跟她在同一个案件里，是那六十个被判处死刑的人之一。维图德斯希望能在行刑队那里见到他，想要跟他告别，但是没得到允许。维多利亚也没能见到哥哥格雷戈里奥。

埃尔维拉手拿线沓儿回到同伴身边，又背靠着欧尔滕霞坐下来，脑子里止不住地想着那六十个要求一起被枪毙的年轻人。他们想告别，他们想最后见上彼此一面。早上六点男的被拉到东墓，六点钟他们背靠着墙死去了。女的是六点半的时候被拉走的。

“什么时候是月圆之夜^①？”

“后天。”

后天，欧尔滕霞两手搂住自己隆起的肚子。也许孩子会及时来到。后天就是月圆之夜了。

“这孩子不想来到这个世界。”

“你的预产期是什么时候？”

“已经过了十天了。辩护律师要求他们能对我发慈悲。”

是啊，陆军连长作为她的辩护律师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对她发发慈悲。

“他请求法庭为了孩子发发慈悲。我妹妹给佛朗哥寄去了一封求情信，瞧这孩子。她说那些人告诉她有时三天就能得到答复，看看会怎么样吧。”

三天是很长的时间。雷梅和埃尔维拉知道这一点。她们都知道。一九三九年八月三日，那十三个小女孩从八号审讯室回来时她们就在文塔斯监狱。她们记得其中一个女孩在被带到小教堂之前穿上了袜子，另一个则把辫子剪下来。“请把头发交给我母亲。”她恳求道。但是一直到今天也没有人完成她的心愿。三天是很长的时间。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用，这孩子，竟然写信给佛朗哥本人。”

雷梅和埃尔维拉都很怀疑写信能有什么作用，她们认为就跟那十三朵玫瑰的母亲们征集到的签名以及她们写的求情信一样什么作用也不起。

① 据西班牙民间说法，月圆之夜生孩子的比较多，而且会顺利和吉祥，故欧尔滕霞盼望自己的孩子能在此时出生。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没用。凯旋之年，一九三九年八月五日那天，多洛雷斯·科内萨在一份申请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申请没起任何作用。那时她并不知晓自己的女儿已经被杀害了。她把信寄给了尊敬的西班牙国家元首堂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大元帅本人。她还随信寄去了在加莱里亚德罗勃莱斯大街征集到的签名。三十五个签名，以及一位母亲的信。在求情信的开头，她称呼收件人为“先生”，冒号之后，她写道：写这封信的人，接下来她写了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并告知自己是个寡妇，是被当地法庭审判并判了死刑的胡利塔·科内萨的妈妈。作为母亲，她祈求不要执行这个刑罚。这个极刑，她写道，从企业家和街坊们的签名可以看出，太过分了。作为母亲，她哀求道：在这个痛苦的时刻，我恳请阁下您能以无限的善心，帮帮我们。我将祈祷上帝保佑您长寿，让我们的西班牙在您的带领下很快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度，成为全世界的典范。

“如果他们真的在三天内答复，也许来得及。什么时候是月圆之夜？”

三天很漫长。雷梅和埃尔维拉互相看了一眼，没有回答欧尔滕霞的话。她们都知道三天是很长时间。埃尔维拉抚摩着霍阿吉娜皮带上的那个小扣，抚摩着她得到的这份礼物，然后从草席上站起来去找自己的行李，又俯下身去装作要把什么东西放进去，好让欧尔滕霞看不到自己正因为想起那个八月五日的清晨而流泪。她记得清清楚楚。那天透过窗户，她可以看到十三朵玫瑰穿过院子。她们两两成对走出小教堂，脑袋骄傲地高昂着。每三个宪兵负责把两个犯人押送上卡车。她们全都高高昂着头向前走。其中有几个人在歌唱。胡利塔·科内萨永远在唱歌。

多洛雷斯夫人的那封求情信没起任何作用。胡利塔·科内萨的母亲唯一的安慰,那就是女儿在文塔斯女子监狱右二号监区给她写的信。这封胡利塔在牺牲当天写的信给母亲带来了最深的悲痛。最悲切的一封信。最后一封,也是最短的一封:

母亲,兄弟们,我怀着满腔的爱和激动恳求你们不要哭泣,一天也不要哭。我不会哭泣着出去。你们要照顾好母亲。他们杀害了清白的我,我是无辜的。

母亲,我亲爱的母亲,我要和姐姐、爸爸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了。但是你要记住我是作为一个正直的人死去的。

再见了,亲爱的母亲,永别了。

再也不能吻你,不能拥抱你的女儿。

胡利塔·科内萨

马德里 1939 年 8 月 5 日

把我的吻带给所有人,无论是你还是我的同伴们都不要哭泣。

我的名字不会被历史遗忘。

“你们不要为我哭泣。”埃尔维拉抑制着自己的泪水。她背对着欧尔滕霞,在箱子里翻来翻去,装作找东西,脑子里想着胡利塔。怀念她,为了不忘却她的名字。

不,胡利塔·科内萨的名字不会被历史遗忘。

不。

14

判决书核准之前的日子里，女犯们每天上午在院子里，努力掩饰着自己的悲痛。到了下午，悲痛便无法掩饰。因为夜晚来临了，因为“拖出去”的时刻临近了，因为看守拿名单来的时刻临近了。上午的欢乐随着下午的来临，在被点到名字的威胁面前化为乌有。在这种威胁变成现实之前，监狱里发生的一切都只有两个字：等待。

“你瞧她那发髻成什么样了。”

“就像是在高呼西班牙万岁一样^①。”

欧尔滕霞从自己的活计上抬起头来。她看着“大鞋”的发型，雷梅和埃尔维拉仍然发泄着自己的轻蔑：

“以为自己美着呢。”

“发髻越发难看了。”

“她老以为自己风雅无比，可是她不明白：再干净的虱子也不过就是只虱子罢了。”

“大鞋”裹着那件蓝色的披风在院子里踱来踱去。她挽着高高的发髻，嘴唇涂得血红。她走向那些正看着她的女人们。

“你看见她的嘴唇了吗？”

“她又来向咱们展示她那张旗帜脸了，瞧着吧。”

① 指纳粹分子将一只胳膊笔直举起来的动作，通常用于表示“……万岁”等含义。这里指“大鞋”那笔直而高耸的发髻。

看守走到长凳跟前，张开嘴，露出一块黄色的柠檬糖来，在她的红嘴唇中间显得格外耀眼。然后，她回转身，晃动着她那“西班牙万岁”的发型，去找其他的女犯来展示自己“别具一格的国旗”。只有那个告密者报以微笑，作为对她搔首弄姿的回应。

必须打破看守的傲慢。在这个明亮干冷的二月中旬，必须驱散沉默中等待的焦躁。在这令人窒息的氛围中，必须尽力减轻自己的悲痛，这还是可能的。有这个可能。埃尔维拉唱了起来：

咬了我一口的蜘蛛真是个坏蛋……

听到她的歌声，女犯们围了上来，手里还拿着活计，纷纷问她是不是要排练了：

“我们要排练吗？”

“当然啦。”

她们要排练，因为必须排练。

对，要排练。等到熟练了，她们就会把希梅内斯大师^①的说唱剧搬上舞台。她们要在院子里给所有的女犯们表演说唱剧，还会邀请安东尼塔·克罗梅。埃尔维拉还保存着胡利安·罗美阿的一个原版脚本，是战争爆发前学校发给每一个女孩子的。她差点演了玛丽亚，《拉坦普拉尼卡》^②中那个爱上了一个伯爵的吉卜赛姑娘。她的音乐老师负责分派

① 赫罗尼莫·希梅内斯(1854—1923)，西班牙著名说唱剧作曲家，《拉坦普拉尼卡》为其成名作。

② 剧情大意为：一个吉卜赛姑娘(玛丽亚)爱上了一位已婚伯爵，甚至不惜抛弃一直追求自己的吉卜赛小伙子(米盖尔)。姑娘的哥哥(加夫列尔)让姑娘见到伯爵幸福的家庭，最终姑娘决定与深爱自己的那位吉卜赛小伙子喜结连理。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角色。现在她分配自己演这个主角，雷梅演加夫列尔。欧尔滕霞演莫伦达^①。她们必须牢牢记住作品里所有的对话，以防万一有哪个角色需要替补。她们要温习每一首歌。埃尔维拉负责组织排练。

“莫伦达，晚饭吃什么呀？”

“你们看，这第一道菜是蛤蜊米饭，今天下午才从格拉纳达带来的蛤蜊，还有特雷维莱斯^②的火腿，比糖浆还甜、还美味的甜椒。第二道菜，是烤羊羔加土豆片。”

望着欧尔滕霞的女人们纷纷停下手中的活计，一边听她报菜单，一边咽着口水。埃尔维拉在她们的目光里看到了饥饿，有几个人还在吮吸着自己的嘴唇。

“好，待会儿我们再排练这一部分。现在该加夫列尔的了。”

为了帮助可怜的雷梅，这个最拙于唱歌的人，大家齐声唱起了《意大利狼蛛》：

这是个坏东西，

石头、棍子都打不死它。

它四处奔逃，什么角落都钻，被它咬了就会中毒。

埃尔维拉站在雷梅旁边，想帮她找准音调。但她还是跑调了，边唱边不住地看着“大鞋”。

……我一定是被害虫意大利狼蛛咬了，

要不我怎么比一条沙丁鱼还要瘦……

虽然这红发姑娘用心良苦，雷梅的刺耳声音还是犹如

① 在剧中曾招待过伯爵的一位农妇。

② 西班牙南部格拉纳达省的一个小镇，火腿为其特产。

怒吼一样爆发了，引起了众人的哄笑。雷梅释放出来的吼声直指“大鞋”：

“她会看到你的。”

……我不怕闪电，不怕子弹，怎样糟糕的事情也不会让我害怕……

合唱也无法盖住众人的大笑，终于只留下了雷梅这个孤独的歌手。

……我爸爸生下了比公鸡还帅的我，不过哪怕公鸡给雷劈了也不关我什么事。

“要是这样下去，咱们什么也排练不成了。”

“哎呀，简直像守护在下蛋母鸡旁边的公鸡。”

“哎哟，我的妈呀，你瞧她那个充满感情的样儿。”

“也没那么糟糕。”

“也就是你才这么说，小姑娘，你可真够礼貌的。”

“毒药”来了，她用腰带上的金属十字架敲着栅门，就像敲一个铃铛一样。她叫来看守，低声交代了些什么。

“大鞋”从院子的一端缓步走向正在欢笑的人群。欧尔滕霞看到她立刻没了笑容。“大鞋”说：

“欧尔滕霞，请随我来，法官要提审。”

院子里恢复了沉寂。

女犯们回到了自己的活计中去。

等待的焦躁又回来了。

离开院子之前，欧尔滕霞会抬头向上空看看。乌云已经完全遮住了院墙上方的那片天空。

几分钟之后，她回来了，低声跟雷梅和埃尔维拉说话。她会告诉她们占领军的军法顾问已经批准了所有的判决。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所有的处决只等着国家元首的“已阅”。所有的，只有她暂时除外。他们恩准她可以把孩子生出来再接受处决。

“妈的，这样的话，这孩子就不想见到这个世界了。欧尔滕霞。”

没等雷梅叫出这个行将死亡的女人的名字，“大鞋”已经把其他同案的女人们集中到一个角落里。十二个人。她将把她们也带离几分钟，说法官要提审她们。

欧尔滕霞看着她们排成队走出了院子。她看到所有人都往天上看。她知道所有人都怀有同样的希望。一模一样的希望。她会看着她们完全绝望地回来，看着这十二个人全都眼瞅着地面回来。

当天晚上，在走廊上，当“大鞋”念完名单上的名字之后，“毒药”命令被叫到的人穿上衣服，到走廊上排成队。

“念到名字的人穿上衣服出来。”

“还差三个。”

“怎么还差三个？”

“是啊，这儿是九个人。”

那九个已经排好队的年轻人看着同一案件中的同伴。欧尔滕霞、埃尔维拉、雷梅和索莱也看着她们。恐惧让那三个应该出去的女人瘫软在地。看守高声咆哮着她们的名字。“毒药”不耐烦了：

“她们没在还是怎么着？”

“大鞋”左右张望着，有点摸不着头脑：

“她们应该在的啊。”

她又念了一遍这些人的名字。

听到自己的名字再次被吼出来，被判决的女人们愈发惶恐，谁也挪不动脚步。

“我的上帝，难道您不知道该把谁带走吗？”

“我知道，姐姐，我知道该把名单上的人带走，但是我没法把所有的犯人一一认全。她们应该自己出来。”

“这太过分了！”

玛丽亚·德·塞拉菲内斯修女更疯狂地吼叫了起来。她要求那三个人站出来。

“出来。”

恐惧在膨胀。

又一次，那三个名字就像一发子弹被射向天空。她们呆若木鸡，不知该如何做出反应。

“行了！把现有的这九个人带走，你去叫更多的人员过来。”

会有更多的人员出来。右二号监区的所有女犯都被迫在走廊里排成队。欧尔滕霞、雷梅、埃尔维拉和索莱站在那三个被判处死刑的人旁边，她们被别人簇拥着向前挪动了两步。

看守再一次吼叫她们的名字。

寂静、瘫软、恐惧再次降临。

“如果你们不想说出她们是谁，我们就从一数到三十。”

她们数到三十，然后从队伍里拉出四个人。

她们这样数了三次。

总共从队伍里拉出十二个人。埃尔维拉也在其中。

“走吧。”

听着“走吧”这个命令，这十二个人开始向前走。

谁也没有问那些被念到名字的人为什么不出来。

谁也没有用眼神指向她们。

她们看到同伴们被带走。她们发现这是真的：她们被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带走了。真的。

她们战胜恐惧。

她们向前走两步。

她们站出来了。

“毒药”让那些被她随意挑出来的人停下来。十二个人拥抱着那三个被判了死刑的人，向她们道谢。

埃尔维拉拥抱雷梅。

“我的心肝啊。”

欧尔滕霞抚摩着腹中的胎儿。

产前阵痛开始了。

15

“已经整整一夜，外加一个早上了，医生。孩子露了个头又缩回去了。”

“您想让我做点什么呢？我又不是产科医生。”

“救救这孩子吧。求您救救他吧，您是医生，肯定能救他。我这辈子还从没见过这么复杂的分娩。孩子已经进入骨盆，但是看起来要出来的时候又缩回去了。”

欧尔滕霞躺在卫生所的检查担架上抽泣着，全身的力气几乎已经耗尽。梅塞德斯握着她的手，擦干她额上的汗珠，给她打气：

“好了，亲爱的，孩子已经快要出来了，你得用劲。”

“麻烦您把孩子交给我妹妹，求您帮我这个忙，别把他送到孤儿院。看在您最爱的人的分上，把他交给我妹妹

吧。”

欧尔滕霞的分娩过程又持续了七个小时。宫缩让产妇不住地呻吟。助产士束手无策。医生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只能在脑海里一遍遍回忆着读大学时学的关于产科的课程内容、在圣塔克里斯蒂纳妇婴医院的实习经历、医学系高年级使用的产科教材。就要离开人世的女人终于生出了孩子，费尔南多医生剪掉婴儿的脐带，松了一口气。他简直无法掩饰自己的喜悦，拎着婴儿的脚喊道这是个女孩。

“是个女孩！”

“健康吗？”

“健康，而且跟妈妈一样漂亮。”

“医生，让我看看她是不是胳膊腿一样不少。”

医生把孩子送到母亲张开的怀抱。

欧尔滕霞一一数着孩子的手指。

“每只手上都是五根手指。”

“脚上也是。欧尔滕霞。她什么也不缺。你打算给她取什么名字？”

“滕西。她就叫滕西。”

“滕西？”

“就是欧尔滕霞的意思。将来有一天她见到父亲，她父亲就会像叫我一样叫她滕西。”

医生出去洗手，一边想着自己的妻子。他想要是妻子能够怀抱一个孩子，一个他们俩盼望多年至今没有到来的孩子会多么幸福。他们该和解了。是时候了。他原本不愿意跟她说自己又做医生了。他不愿意，因为他回到医生这个岗位跟她没有任何关系，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他不愿意，因为迄今为止，他还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了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一个正确的决定。但是今天他把一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他由衷地希望堂娜阿姆帕罗能分享他的喜悦。

“医生，我能请您帮一个忙吗？”

是索莱。她走过来递给他一条毛巾。

“请讲，只要我能帮得上忙……”

助产士给他讲了欧尔滕霞的处境，讲了对她马上要被处决的担心：

“他们要枪毙欧尔滕霞了。”

“您说什么？”

“他们就等着孩子出生呢。”

堂费尔南多在拭去自己指头上的水渍，一根一根地擦着，好像要擦去心头的恐惧。

“您在说什么呀？”

“孩子已经出生了，这样他们就会枪毙母亲，孩子则会被送到育婴堂，或是随便送给谁。”

“我能做什么？我什么也做不了。”

“您可以请求女狱警通知她妹妹。如果您跟她说的话，她会照做的。今天是探视的时间，她妹妹肯定会在门口。您只需要让人告诉她孩子已经出生了，让她把孩子带走就行了。”

沃尔特加医生的手已经干了。索莱拿回毛巾，坚持不懈地请求着。

“您是个好人。医生，您长的就是一副善人相。您能不能行行这个好啊？”

索莱把毛巾放在洗脸池上，拽着医生的袖子。她望着医生的眼睛，就像一个干渴至极、趴在井边的人想看看有没有水一样。“您能不能行行好啊？”她再次恳求着。待到发

现自己正拽着他的袖子，她向他道歉。

“别担心，索莱，我会去的。”

他会这样做。他会告诉梅塞德斯到门口找欧尔滕霞的妹妹，却不知道她就是佩皮塔，不知道这个刚刚成为母亲的人的妹妹就是那个有着一双深蓝眼睛、促使他重操旧业的姑娘。他原本知道佩皮塔的姐姐在文塔斯监狱。他原本知道这一切，但是后来忘了。当时塞利阿夫人受黑夹克委托，要他雇用一名被捕同志的妹妹时，就告诉过他。他已经忘记了。塞利阿夫人给他派来的那个深蓝眼睛的姑娘佩皮塔的姐姐就是欧尔滕霞，而她的丈夫就是那个肋上有一颗子弹的小伙子。直到把口信告诉给梅塞德斯，说出欧尔滕霞的名字，告诉看守必须通知女犯的妹妹孩子已经出生时，堂费尔南多才把她们两个联系了起来。他记起了佩皮塔语无伦次的话，那次她带来黑夹克的口信时一口气说出来的那些话：

“……因为费利佩身上有一颗子弹，必须把子弹取出来，他才不会死。您是医生，老爷，您就是我姐姐欧尔滕霞的丈夫需要的医生。我姐姐被捕了，她现在有孕在身。如果费利佩死了，她也会死的。”

他走出监狱，一路上想着佩皮塔，想着欧尔滕霞，想着费利佩，想着那颗从他的肋上取出来的子弹，想着他刚刚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小生命，想着他对医生这个职业的彻底回归。

回到家时他决心已定，他将永远从事医生这个行业。

他微笑着开门。他微笑着，该告诉妻子自己所做的决定了。他脱下披风，微笑着把它挂在衣架上，并尽量发出重重的脚步声。他走向走廊的挂钟，给它上弦，微笑始终挂在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脸上。

他缓步走上楼梯。

他重重地踩在地板上，好让堂娜阿姆帕罗知道他在上楼。

他终于上楼了。

堂娜阿姆帕罗将会听到他上楼的脚步声，她将听到清晰的脚步声。他在上楼。她的丈夫正在登上阁楼的楼梯。

他终于上楼了。

她迎了下来。

16

按照孩子出生那天梅塞德斯跟她说的，每天去车站捡煤渣时，佩皮塔都会去文塔斯监狱询问姐姐的情况。每天他们的回答都如出一辙：

“你姐姐很好，她被带到母婴楼去了。探视那天再来。”

“您知道什么时候……？”

“什么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把她拖出去？”

“行了，好吗？我已经跟你说了这事不能问。探视那天再来吧。你问来问去不嫌烦吗？”

她没法知道姐姐究竟能给孩子哺乳多久。没办法知道，但是佩皮塔仍然不厌其烦地去问。

“是为了孩子，您知道吗？我是她姨妈。我姐姐被拖出去之后，我得把孩子带走。你们别以为这孩子无人问津了。

还有我呢。因此,我需要知道什么时候……”

“我知道,我知道。我跟你说了第一千零一遍了,这儿不许打听这事。你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夫人。”

“那就行了,走吧,探视那天再来。”

“是,夫人。”佩皮塔说道,放心地走了,因为知道他们又饶过了姐姐一天。

没准儿他们会对姐姐发善心。虽然他们拒绝给她改判,还是让她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可能。他们甚至可能已经忘记了她的案子还没结呢。他们可能根本不记得她了。

但是他们会记起她。

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佩皮塔每天早上都去监狱门口。探视日则到探视室看望欧尔滕霞。姐姐总是怀抱着女儿,总是急切询问佩皮塔是否带来丈夫的消息:

“你有他的消息吗?”

“什么?”

她高高举起裹在襁褓里的孩子,这个白色的襁褓是监狱同伴埃尔维拉、雷梅和索莱共同缝制的。

“告诉他孩子金黄头发,眼睛跟你、跟母亲一样是天蓝色的。”

但是佩皮塔听不见欧尔滕霞在说些什么,也看不见孩子。昏暗之中,她只能看见铁栅栏后面有一个包裹样的东西,裹在披肩里。

“孩子很漂亮,很漂亮。”她大声喊着,好让姐姐听见她在夸奖这孩子长得很漂亮而欣慰。

虽然她并不知道孩子是不是真的很漂亮。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孩子满了一个半月，佩皮塔又一次早早来到监狱门口，打听欧尔滕霞的情况，这回门卫没说让她探视日再来。

“你在这儿等一会儿。”

“发生什么事了？”

“没什么，你在这儿等着。”

几分钟后，香蕉发髻的看守来了。她交给佩皮塔一个针线包，还有一个怀抱着的女婴。于是佩皮塔明白从那天早上开始，她又要重孝在身了。

她悲痛万分地回到客店，塞利阿夫人在等着她。夫人一脸的焦急，想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来提到“死亡”。及至看到佩皮塔怀里的孩子，她便知道无须提起了。

“我已经为她洗过脸了。”

她说已经为她洗过脸了。

“我为她合上了眼。”

她为她合上了眼。

塞利阿夫人交给她一块用剪刀剪下来的布。

一块带有白色碎花的灰色法兰绒布。

17

托马萨没能跟欧尔滕霞告别。在牢房里，她默默地蜷缩在黑暗中，孤独地品尝着痛苦，拒绝承认失败。欧尔滕霞在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大会上说：“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活下去。”活下去。托马萨不能允许自己被痛苦压倒在地。活下去。只允许那些适可而止的疯狂，欧尔滕霞这样说过。

疯狂。沉默。沉默来了，疯狂来了。活下去。疯狂和沉默步步进逼。我们不会让他们这么容易得逞。不。托马萨没能跟欧尔滕霞告别。她蜷缩在痛苦中。活下去。要讲述历史，以免在沉默中发疯。她要从地上站起来。讲述历史。她站起来，大声喊了起来。“活下去。”她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喊，她要驱散痛苦。坚持就是胜利。她大喊，她要用历史填补沉默，用她的历史，用她本人的历史。这种古老的痛苦的历史，这种压抑了很久的没能跟欧尔滕霞告别的痛苦的泪水。托马萨向前走了两步。转过身，在牢房里又走了两步。

回来。

哭泣。

她大声讲述着她的历史，为的是不会死去。

她走着，讲着：

“我原本有四个孩子，一个孙女。”

她说她原本有四个孩子，一个孙女。孙女在桑托斯德迈莫纳饿死了。

“我们的孩子死了。她叫卡门，卡门西塔^①，我的孩子。”

她喊道：孙女的母亲是个奶妈。

“她给萨弗拉的一对双胞胎喂奶。奶水不够三个孩子吃的。我的亲家吃掉了她女儿给外孙女买的奶粉。她实在太饿了，等看到孩子死了，她简直不知该跟女儿说什么。”

她不停地走着。她述说自己的四个孩子、儿媳妇、丈夫和她本人在山上被抓的经历。由于他们被指控为赤色分子，还有一个罪名是占有一处庄园，便全都上了山。

① 卡门西塔系卡门的昵称，意为小卡门。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没错，我们当然是赤色分子，我们当然占有一处庄园。我们厌倦了满世界去捡橄榄的日子。收成之后我们能找到的那寥寥几颗橄榄都被用来换油了。我们就这样苟延残喘，就靠那几颗地上残存的橄榄。使唤着牲口耕一天地挣的那点微不足道的铜子儿，连糊口都不够。”

托马萨讲述自己历史的时候到了。她会把在此之前所有沉积在心里的话都倾吐出来。她要把痛苦和愤怒吐出来。把被尘封的、肮脏的历史全都吐露出来，尽管这些苦痛和怒火能撕碎空气，也能将她的内心撕成碎片。

她要讲述她的历史。她会大声讲述历史，为了自己能够活下去而不死于疯狂。

为了活着。

她要说，她大声说自己眼睁睁看着儿媳和四个孩子从阿尔马拉斯桥上被扔了下去。

“他妈的那桥五十三米高啊。”

那些人当着她的面，对落入水中并企图游到岸边的她的家人开了枪。这些狙击手都是高手。所有那些“昏了头的人”都沉到了水底。国民警卫队负责追击在第二战区，即卡塞雷斯和巴达霍斯逃亡的赤色分子。他们称呼这次清洗运动为“昏头运动”。于是，他们就让她和她的丈夫“昏了头”。丈夫成功地使她浮在水面，把她送到岸边，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上面射来的子弹。当他们来到塔霍河的右岸时，丈夫已经死了。她搂住丈夫的头，给他合上了眼。她一直这样抱着他，直到两个效命于“埃斯特雷马杜拉的绞肉机”^①的长枪党人把她从哀痛中拉开，并把尸体推向水中。

① 指马努埃尔·戈麦斯·坎托斯中校，因其残酷镇压游击队而得此绰号。

她看到丈夫的尸体向下游漂去，自己则被手铐铐了起来。

她喊着。她想唤醒自己的声音。她原来一直拒绝讲述那些坠入水中的尸体的故事。因为讲述历史就意味着眼前要再现亲人惨不忍睹的死亡场面，就意味着再次亲历他们的死亡，经受那种撕心裂肺的苦痛。

“我的孩子们也被河水带走了。”

那是些堆积了一肚子、随时准备脱口而出的话。那是嘴边沉睡的声音。原本不愿意讲述家人全部惨死的声音终于开闸了。

她哭着。

她讲述着。

“我的儿媳身着奶妈的白色衣服被河水冲走了。”

但是她没有，没有。

士兵们把她从地上拖起来，告诉她必须活下去，好给别人讲述内格林派的女人们的历史。她被带到奥利文萨女子监狱。她在那里呆了两年，她无法为自己的亲人哭泣，她始终拒绝讲述自己的事情。现在，她开始一边哭，一边说。她讲述着，大喊着，哭泣着，因为她没能跟欧尔滕霞告别。她大喊着，并不担心梅塞德斯回来。这个挽着香蕉发髻的看守竭力想显个好，两次来到门边：

“看在上帝的分上，您别说了。上头都听着呢，到头来我除了加重对你的惩罚别无选择。”

要是愿意，就加重惩罚好了。加不加重，随你们，无所谓。

“我的上帝，托马萨，今天轮到我去小礼拜堂值班，我得走了。我的同伴们都在抱怨您的叫声吵着她们了。我都不知该跟她们说些什么好了。您别强迫我做我不愿意做的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事。您别说了,她们正在调查怎么回事呢,就要找到您这儿来了。”

她们能找到什么?那个假装并不情愿这么做的新人还能干什么?她自以为是什么好人呢。但是休想骗她。生来就是和尚的人不需要穿袈裟。她脸上长就了一副监狱看守的样子。她再怎么装,也不是个好人。她是那种躲在角落里,明里一盆火暗地一把刀的人。别想骗她。别想让她闭嘴。

托马萨不会闭嘴。她要呐喊,因为她没能跟欧尔滕霞告别。她没能够。当索莱把这消息告诉她时,距离关禁闭结束的时间还差十九天。

“今天晚上她就要被拖出去了。”

今天晚上。托马萨不停地把自己的痛苦喊出来。

她要用自己的吼声充满整个夜晚。内格林派的女人抬高了声音,因为她的任务就是活下去。“活下去讲述这段历史。”长枪党人把她丈夫的尸体推到河里时如是说。“你要活下去,来讲述这段历史。”他们这么说,却没想到事实正好相反。她要讲述历史,目的是要活下去。

活下去。讲述他们怎样把她抓到奥利文萨女子监狱。两年多的时间里,她是怎样时刻面对被“拖出去”的威胁。同牢房那个女人的两个孩子都死在卡斯图埃拉集中营。他们把两个孩子绑在一起,然后拿枪托把他们打下矿井。孩子们的呻吟声从地球最深处传来。他们的哀嚎整夜都能听得到。直到后来更多的身体被抛到他们身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呻吟声。接下来,一颗手榴弹从上面扔了下去。

“在卡斯图埃拉他们每隔一天就在晚上十二点半到一

点之间枪毙人。星期天休息。但是往矿井里扔犯人是随时的,没有间歇的。”

托马萨哭泣着。她喊道,十一月的一个下午,那个母亲在奥利文萨监狱的厕所里上吊了。以前她曾给她讲过,萨弗拉的市长何塞·冈萨雷斯·巴雷罗先生就是在卡斯图埃拉被枪毙的。战争结束之后一个月他被枪毙了。为了防止他万一爬出来,他们把他脸冲下埋了。讲述历史。在疯狂岁月之后仍能活下来。她还记得何塞先生和妻子在塞维利亚大街散步的样子。是在共和国时期一个夏天的下午。托马萨的儿媳妇身穿奶妈的白色制服。在萨弗拉。那是她和儿媳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市长。

“您看,托马萨夫人,市长。那人就是市长。”

堂何塞。他叫堂何塞。他挽着妻子的胳膊,戴着一顶巴拿马帽。天已近黄昏。堂何塞穿着亚麻上衣,挽着妻子的胳膊。他们有一个女儿叫丽波塔^①。

18

“今天晚上她们要将她拖出去了。”

“您肯定吗?您怎么知道?”

索莱和梅塞德斯在整理一个病人的床铺。两个人一起给被子套上被罩时,看守的嘴巴凑到索莱的耳边。于是,索莱知道欧尔滕霞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只剩一个晚上了。

^① 丽波塔意为“自由”。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梅塞德斯听到这个消息纯属偶然。她到领导办公室要求换岗,听到玛丽亚·德·塞拉菲内斯修女嘴里吐出了这道命令。她还听到上司建议“大鞋”作为证人,一同前往。“大鞋”接受了。梅塞德斯晕倒在地上。

“您最近吃饭怎么样?”

“挺好,姐姐。”

“去吧,去一趟诊所,让医生给您看看。”

她们在梅塞德斯面颊上拍了几下之后,她站起来,依旧面色苍白地离开了办公室,走时压根儿没想起来自己去的目的是要求换岗。消息传开了:

“今天晚上就要把她拖出去了。”

“今天晚上就要把她拖出去了。”

听到这个消息,雷梅和埃尔维拉都用手抱住了头。虽然她们被禁止靠近母婴楼,但还是跟索莱一起偷偷溜了进去,跟欧尔滕霞告别。三人拥抱了她。

雷梅把孩子揽在怀里抱了一会儿。索莱久久地抱住欧尔滕霞不放。埃尔维拉抚摩着她的面颊说:

“不疼的。”

当手指感触到欧尔滕霞的柔情时,埃尔维拉被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震动了,她不假思索地说出了那句话。

“他们已经跟我说过不疼。”

第二天所有的议论都是关于欧尔滕霞母女俩的。

“听说新来的看守陪着她去了小礼拜堂,然后和她的女儿在外面呆了整整一个晚上。孩子饿得不住地哇哇大哭,可怜的小东西。”

“牧师希望能说服她忏悔并领圣餐,说他的职责就是拯救她的灵魂,还说如果她听从上帝的旨意,就允许她给孩子

喂奶。但是她既没忏悔也没有领圣餐。她没有同意。这女人的原则性真强,对她来说,原则高于情感。”

“听说‘大鞋’催着她快点穿衣服。她直面‘大鞋’,让‘大鞋’不要烦她。‘您没看见我正在给自己穿裹尸布吗?’听说她是这么说的。她平静地穿上了妹妹给她做的圣诞节服装。”

下面也是别人说的,不过确是事实。牧师离开小教堂后,欧尔滕霞写了一封信。刚刚签完字,梅塞德斯就进来了。她允许母亲给女儿喂奶。

“谢谢!”

这个即将走向死亡的女人说。她给孩子喂了奶,吻了吻孩子,然后请求梅塞德斯把孩子交给佩皮塔。

“我听说她每天上午都来打听孩子的情况。”

凌晨到了。传来了卡车发动机的声音。欧尔滕霞摘下耳环,交给梅塞德斯,把两个蓝皮本和她的判决书悄悄地藏到披肩里。她恳请看守上午去拿她的针线包,并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妹妹。她说,这是给孩子的。

一九四一年三月六日。东墓的死亡登记书上记载了十七个被枪毙的人的名字及其两个姓氏^①。十六个男性,一个女性。只有一个女性,她的名字是:伊萨贝尔·戈麦斯·桑切斯。欧尔滕霞没在名单上。一九四一年三月六日被枪毙的人员名单中没有欧尔滕霞·罗德里戈斯·加西亚。但是,听说那天早上,她跟所有人一样直面行刑队。

“共和国万岁!”

① 按照西班牙习惯,一个人的姓名应该由自己的名加上父亲和母亲的姓组成,故称两个姓氏。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听说(这也是真的),一个女人走向死者,并跪在她身边。

她手里拿着一把剪刀,从那女人穿的赴死的衣服上剪下了一小块布。

她为她合上了眼睛。

她为她洗了脸。

判决结果:委员会已经证明并宣布:被告人,欧尔滕霞·罗德里戈斯·加西亚,统一社会青年党成员,有前科。其自愿加入红军,为科尔多瓦人民军服务,并参与了该省会地区以右翼人士为袭击目标的骚乱和其他犯罪活动。被告人由于为乌姆勃利阿山匪徒募集粮食,被捕于埃尔阿尔托亚诺农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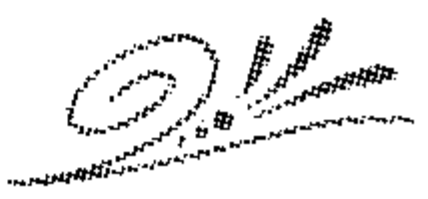
鉴于:以上指控证据确凿,根据军法第 258 条第 2 款,被告由于直接、故意参与以上犯罪活动,其行为已构成叛乱罪。

鉴于:军法第 172 和 173 条的赋予委员会的权利,鉴于被告犯罪情节的严重性和危险性,适用于 1940 年 1 月 15 日法令附件 Y 组第 11 条,并认为从严处理是公正的。

鉴于:委员会认为所有对刑事犯罪或刑事违法负责的人同时应该负有相应民事责任。

根据:上述规定和其他适用法律,

判决如下:

Dulce Chacón 

我们应当、而且必须判决被告犯有叛乱罪。鉴于其犯罪情节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兹判处被告死刑。被告死刑执行方式：枪决。如遇大赦，被告享有相应权利。民事责任按照 1939 年 2 月 9 日法律规定执行。

为使判决生效，兹做出上述宣判、裁决、签署。

第三部

“如果眼前空无一人，如果磨秃的铅笔让你们心惊肉跳，如果母亲西班牙倒下，”我说，这是个说法而已，“那就出来吧，全世界的孩子们，出来救救你们的母亲！……”

——塞萨尔·巴列霍^①

^① 巴列霍(1892—1938)，秘鲁诗人。在流亡期间成为西班牙美洲文学中社会变革的重要鼓吹者，死后声誉大增。西班牙内战期间，两次到那里，写诗 15 首，后编成诗集《西班牙，我饮不下这杯苦酒》(1940)。

1

蓝皮本上面写满了字,从第一页写到了最后一页。这就是佩皮塔很久以前送到监狱的那个本子,曾经放在山路上那块算得上平展展的石头下面的那个本子。字写得歪歪扭扭,内容是写给费利佩的。欧尔滕霞在封面写着“给费利佩”,本子写完了以后,在封底签了自己的名字。另外一个也是蓝皮的本子,上面只写了八页纸。佩皮塔一边将外甥女放在膝盖上哄着,一边看着这两个本子。她轻轻摇晃着孩子,右手轻轻拍着孩子的脊背,左手手心则攥着一块布。她低声地念着第二个本子的封面:“给滕西”。

“你妈妈给你写了一本书。”

孩子早就睡着了,但是这个蓝眼睛姑娘却一直不肯把她放到篮子里。塞利阿夫人早就把篮子改造成一个婴儿篮。可是佩皮塔依然轻轻摇晃着孩子,紧紧抱着,生怕一松开手自己就一无所有了,似乎孩子是她唯一能够抓得到的东西。

“你会把她惯坏的。把她放在摇篮里吧,要不然她这辈子都想让人抱着。”

佩皮塔没有回答。她看着并排放在厨房桌上的两个本子,却不敢碰,当然也下不了决心翻开看。她依然那么迟

沉睡的声音

Na voz dormida

疑,就跟当时在看守给她的针线包里取出这两个本子时一样迟疑。除了本子,还有一份判决书、姐姐的耳环、一支已经写秃了的铅笔、一件做了一半的婴儿袍。她很想读一读这两个本子写了些什么,但她不会这么做的。

现在还不是时候。

她不会这么做。她生怕背叛了欧尔滕霞,又怕冒犯了费利佩,而且这等于从孩子那里抢走了第一个阅读母亲手记的机会。

佩皮塔还不知道自己将战胜这种担心,而这又得益于塞利阿夫人的帮助。

“来,把孩子给我,我放她睡下。”

虽然孩子早已躺在摇篮中了,佩皮塔的胳膊却仍然保持着刚才抱孩子的姿势,身体也依然晃动着,还哼着催眠曲。

“嗨,我说,赶紧把这件袍子做完吧,孩子长得快。你总不见得愿意让这件衣服一次也没穿就小了吧?”

塞利阿夫人捏住佩皮塔的肩膀,让她不要晃来晃去。她正面看着这姑娘:

“你有一个外甥女,还有我。”

“塞利阿夫人,我现在懒到骨子里去了。我觉得特别疲惫,怎么也好不了了。”

“会过去的,孩子,会过去的。”

塞利阿夫人重复说着会过去的,并抓住她的手。

“你手里藏着什么呢?”

那是一块用剪刀剪下来的布。

“亲爱的,你难道想一直保留下去吗?”

“是啊,永远留着。”

“可以，可也没必要一直拿在手上啊。”

塞利阿夫人打开那本欧尔滕霞题为“给滕西”的本子。

“你可以把它夹在这里面。”

本子打开，一封信掉在了地上。

“亲爱的妹妹，我最亲爱的：”

“这是给我的信！欧尔滕霞给我也写了一封信！”

是啊，在文塔斯的小教堂里，在人世间的最后一个晚上，欧尔滕霞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将帮助佩皮塔战胜自己的心理障碍。信中，姐姐请求妹妹照顾滕西，请她大声给孩子朗读本子上写的东西，好让孩子知道母亲永远跟她在一起。她还请妹妹把写给费利佩的内容也读给孩子听，“这样孩子就会慢慢了解自己的父亲”，还说等孩子大了就把耳环交给她。她还告诉妹妹该怎样做完那件自己没来得及完成的婴儿袍。“再绣两行十字针，做完就可以有很多褶了。”

信很长。写在纸的正反两面。佩皮塔贪婪地读着。两页让她既悲伤又感安慰的信。

“塞利阿夫人，她也记着您。她让我不要离开您，因为我再也找不到像您一样慈爱的人了。您是个大好人，塞利阿夫人，您真是个大好人。”

“她是这么说的？”

“千真万确。她说得很有道理。”

佩皮塔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她把信拿给夫人看，用手指指着：

“您看看这行，这儿：‘大好人’”

塞利阿夫人看着佩皮塔刚才大声跟她说的那几个字，谦虚地说：

“能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罢了。”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不能做的事情您也做了。您别否认。我欠您的永远也还不清。老爷把我辞掉后，您收留了我，对我就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您给我找来做嫁妆的活，她们付给我整个彭特霍斯最高的报酬。要不是您，我早就像只丧家犬回了科尔多瓦了。”

佩皮塔收起信和本子，嘴里念叨着回了自己的房间：

“上天如果有灵，就不会容许人间的这一切发生。”

她仍然自言自语着，一边把藏在床底的一个饼干盒拿出来。

“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你怎能允许敲锣打鼓把风华正茂的青年带走？这是怎么回事？你敲锣打鼓把精英们送到墙边枪毙。”

她把日记本、判决书、姐姐的针线包和耳环放到盒里，又把盒子塞到床底。

等孩子醒来，她就会给孩子朗读。现在她要完成那件孩子母亲做了一半的袍子。

佩皮塔将坐在厨房里，开始缝纫，每天下午都如此。她将做完那件袍子。复活节那天，滕西就可以穿上新衣了。

“不穿新衣，厄运自来。”

她依然为彭特霍斯商店缝制新娘嫁衣，那家店为她开出了最高的工钱。她喜欢缝纫，甚于去车站捡煤渣，甚于在陌生人家帮佣。堂费尔南多把她辞退，反而帮了她一个忙。先生没做出任何解释，但她知道先生更愿意远远地看着她。她知道。堂费尔南多害怕，他心里害怕，从脸上就能看得出。无论从侧面还是从正面都能看得出。她知道堂费尔南多不愿意接近她，因为面对着她，恐惧就浮现在脸上。他不想让她发现这一点。这看得出来，而且看得清清楚楚，

哪怕他们在街上碰面,他抬起帽子时都能看得见。他看见她,却并不想看着她。他会接着往前走而不停下脚步。他很少看她。这样眨眼的时候,恐惧就不会停留在自己的眼神中。越是眨眼,恐惧就越明显。“早上好。”“下午好。”这是从他的嗓眼儿里发出的唯一声音。她也会回答:“早上好。”“下午好,老爷”。虽然他现在已经不是自己的老爷,虽然他不知道自己不做她的老爷其实是帮了她的忙。现在,她不需要给任何人帮佣就可以养活自己,只需要缝纫就行了。她用那个天鹅绒的小袋子,积攒了许多面包屑,她乐意做这件事。到了周日下午,她就带着孩子和塞利阿夫人一起到雷蒂罗公园^①散步。看到堂费尔南多匆匆走掉,好像这样就可以远离恐惧时,她甚至有点可怜他了。他逃脱不了恐惧,因为恐惧已经在他的眼神中扎了根。她几乎同情他了,可不是,几乎,因为她没法同情别人了,因为她自己的苦难已经够多的了,这种苦涩的生活越来越糟。她的痛苦够多的了,只能再承受一件痛苦:那就是几个月来哈伊迈再没给她写过信。

是啊,几个月过去了。时光还会这样流过。佩皮塔一如既往,上午帮助塞利阿夫人打扫客店,下午缝衣,耳朵则时刻注意听着有没有门铃的声音,看看会不会有人敲门,邮差是不是来了,是不是又有信从法国寄来。

就这样既盼望又担心大街上的门铃会敲响,计算着流逝的岁月,然而邮差再没喊过她的名字。

^① 雷蒂罗公园,马德里市内公园,也是该市最大的公园。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2

也许时间可以用话语来计量。在那些说出的话里可以计算得出时间。同样时间也会在无声的交流中悄悄地逝去。佩皮塔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欧尔滕霞的信。一遍又一遍，一天又一天。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过去了。小滕西在慢慢长大，佩皮塔数着蓝皮本子的页数，以及为滕西阅读的次数。

她计算着没有法国来信的日子和月份，一天又一天都同样在沉寂中度过。是啊，时间就是沉默的延续。

必须学会在等待中生存。当邮差敲门，既担心又盼望法国来信的时候，必须学会怎样呼吸。当邮差两手空空远去的时候，必须区分得出自己的叹息是出于放松还是缘自悲伤。

上次哈伊迈·阿尔坎塔拉从法国给她写了那封信后过了多久了？只来过一封信。他为什么再没有信来？她从内务部那个地下室回来后过了多久了？这是不同性质的恐惧，必须区分开来。帕乌利诺没有死。哈伊迈·阿尔坎塔拉必须给她写一封信告诉她帕乌利诺没有死。要知道想收到一封信的愿望之强烈超过了她拿着信到内务部那儿去的恐惧。必须学会在沉寂中生活。哈伊迈·阿尔坎塔拉再没写过信。

佩皮塔把孩子嘴边的食物刮下来，然后拿勺子在她嘴唇上蹭一蹭，再喂进去。随着孩子的面部表情，她的嘴巴也

跟着一张一合。

“这口是给妈妈的。”

她转过头，焦急地看着厨房门的方向。她竖起耳朵。空勺子静静地停在空中。她等待着。

她等待着，因为听到了大街上的铃声。

她等待着，听房东说道：

“下午好！”

另一个声音机械地回答说：

“下午好。”

是邮差的声音。佩皮塔跳起来，怀抱着孩子到了门口。她扔掉了勺子，紧紧搂住外甥女。

塞利阿夫人手拿一封信来到厨房。

“我的信，是赫拉尔多寄来的。”

佩皮塔叹息了一声，看着塞利阿夫人，看着信。塞利阿夫人向她晃了晃手上那封丈夫的来信，同时也看到了姑娘清澈的蓝眼睛里流露出的不安。

“您别跟我提什么耐心了。就算您很想这么做，也别再拿‘耐心’来骗我。最迟明天我就去文塔斯。”

“亲爱的，你受的苦还不够吗？”

“没错，无论是该承受的，还是该付出的，是够多的了。但是，那个姑娘能给我他的消息。所以明天我就去找她。”

“这很危险。佩皮塔。咱们的人一个接一个倒下了，她可能已经被监视了。”

“咱们的人！咱们的人！我是属于谁的人？”

“你别这样。”

“可不可以知道，我是属于谁的人？”

“可你干吗要这样？你从来就没想加入过。”

沉睡的声音

Ya voz dormida

“我以前不愿意，现在不愿意，将来也不会愿意。我就差这一步了，就算是拉我去，我也不加入。”

“那又怎样？”

“那么，我告诉您，我不属于任何人。我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明天，我就去文塔斯。那个姑娘曾经给过我一封他的信。没准儿她那里还有一封。我在这儿经年累月地等着那封信，就因为该死的党跟您说我必须死心塌地，我该耐心等待。可我的耐心已经没了。您瞧，我要跟您说，塞利阿夫人，您不要党说什么您都信，什么盟军就要打进来把佛朗哥赶走云云，说得跟真的似的。要是这样，大家也不必藏起来了。”

这不是她们第一次争吵了。佩皮塔无法理解党的纪律。她无法理解塞利阿夫人为什么要接受别人替她做的决定。她做不到接受永远不得质疑的命令，做不到把那些来历不明的指示当成给自己的圣旨，就像欧尔滕霞那样，像父亲那样，没准儿房东的女儿阿尔穆德娜也那样，还有卡尔米娜，那个在阳台上晾衣服的女人。这些人全都死了。

“您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藏起来吗？您知道吗？您要是不知道，我来告诉您。因为战争已经结束了，你们再怎么努力也没用了，这儿已经再没有人希望战争。我们现在生不如死。我们所有的人都死了。我们很孤单，很孤单。都完了。结束了。谁也不会来拯救我们。谁也不会。你们还坚持要说什么‘咱们的人’，‘咱们的人’，就像是自成一个世界似的。那其他人呢？我希望您永远都不要再跟我说什么‘咱们的人’。我不希望那些自以为举起的拳心攥着真理的人来告诉我我该干什么。他们不能支配我。他们说了什么，抑或没说什么对我来说都不关痛痒。我不需要聆听任

何人的指示。我是属于‘其他人’的。我们这些‘其他人’疲惫不堪，疲惫不堪了。非常疲惫，非常厌倦了。您明白吗？”

塞利阿夫人没有回答。她知道佩皮塔需要发泄自己的痛楚。她的不耐烦很快就会转化成泪水。所以她靠近这个年轻人，准备用自己的肩头承接她的泪水。

“塞利阿夫人，您别再跟我说什么‘咱们的人’了，我什么都不想听。您不要再跟我提起了。我只爱一个人，却不知道他是死是活。我唯一想知道的就是他是否还活着。那个曾经在家里接待过他的姑娘会告诉我他在哪里。她会告诉我的。我明天就去问她，她会告诉我的。”

说到这儿她哭了起来。塞利阿夫人非常了解她，看到姑娘靠近，寻找她的肩膀，便张开了双臂。

“我明天就去，明天就去。”

“她很可能什么也不知道。”

佩皮塔抱住塞利阿夫人，房东却没能听清她啜泣着气若游丝地说：

“他爷爷会知道。”

3

佩皮塔怀里抱着孩子，在队伍中寻找着索莱的女儿阿玛丽亚。她焦急地看着人群。由于那天是圣梅尔塞节，探视者比往常多得多。但是阿玛丽亚还没有来到文塔斯监狱。成年人排着队，不时管教着那些四处乱跑的孩子。“你站住”之类的呵斥混杂在孩子们的嬉笑声中。索莱的女儿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没在这儿。由于抱着孩子，佩皮塔没法走快。在孩子们的笑声中，她看到了雷梅的小儿子。这个超过预产期才出生又发育不良的孩子松开父亲的手，向佩皮塔跑来。他们全家人都来了。连住在莱昂的孙子也来了。问候、亲吻。能跟他们重逢，佩皮塔很激动。她骄傲地把滕西抱给他们看。本哈明把孩子抱在怀里非常兴奋，说今天是囚徒守护神的日子。可怜的本哈明。佩皮塔得知雷梅可以抱抱自己住在莱昂的孙子，也替她感到高兴。

佩皮塔跟雷梅的家人交换了地址，约好今后再联系，便同他们告了别，接着去找阿玛丽亚了。走到队首时，一个声音叫住了她：

“佩皮塔小姐。”

哈维尔·托洛萨先生向她伸出手来：

“您在这儿干什么？好久没见了，您还好吗？”

“挺好，谢谢。”

年轻人拽住头上滑下来的黑纱。老人指指她的孝服，语气凝重：

“我听说您姐姐的事情了。我很想给您寄去我最深切的哀悼，可我没有您的地址。虽然晚了，我还是向您表示我的痛惜。您知道我一向非常尊敬她。我真的跟您一样痛苦。”

“太谢谢您了。”

佩皮塔看到埃尔维拉的爷爷这么憔悴，很是担心：

“您还好吗？”

孩子太重，佩皮塔不得不换了个姿势抱她。哈维尔先生没回答她的话，却问道：

“这个小宝贝儿是谁？”

“是我的外甥女滕西。来，亲亲这位慈祥的先生。”

佩皮塔弯下腰，把孩子的脸凑近老人的脸庞。但是孩子还不会亲吻，只是把脸凑上前，等着老人亲她。

“哈维尔先生，您病了吗？”

“我有点感冒，没什么严重的。”

“您脸色很不好。”

“小病小灾，永保无灾。别害怕。瞧您就像是看见鬼了一样。”

“我真想看见鬼呢。”

佩皮塔不敢明着问他孙子的情况，而哈维尔·托洛萨先生也想问起孙子的情况，却同样没说。两个人都在对方的眼神中探寻着，都希望自己不需要开口就能得到答案。都希望在对方相同的眼神中找到力量，敢于发问，敢于面对真相。

在对方注视的目光中坚持了几分钟，佩皮塔终于决定先开口了。她向两旁看了看，然后挽住老人的胳膊，请后面的人代他排一下队。

“麻烦能不能帮着排一下队。”

她把老人拽到离队伍几米远的地方。

哈维尔先生深深地吸了口气。他的情绪好起来，他想佩皮塔肯定能让自己从焦虑中解脱出来。也许他的孙子没有死。一瞬间，只是一瞬间的工夫，他以为佩皮塔带来了好消息。但没想到她凑近他耳边，低声地向他询问。

这不是他想要听到的内容：

“您有您孙子的消息吗？”

哈维尔先生耸着的肩膀松弛了下来，垂下了头。失望让他沉默了。她又问了一遍：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您有您孙子的消息吗？”

他眼睛盯着地面回答道：

“我上一次见到他还是您陪他回家那次。他跟我说会有很长时间不能跟我联系，要我有耐心。”

“您什么时候开始失去他的消息的？”

哈维尔先生抬起眼，低声说：

“他跟我说他处于危险之中，要去很远的地方。他要我别再问了。”

别问了，他恳求爷爷。哈维尔先生答应他不会再问了。他的确没再问过。虽然看到佩皮塔时，他的心怦怦直跳。但他终于没打听孙子的情况，他永远也不会这样做的。虽然两人陪他回家时，一看到他们俩看着对方的眼神，他就明白两人相爱。他从来没有问起过，因为最好什么也不问。虽然他猜想佩皮塔至少会知道他在哪儿。但是现在他要违背给孙子许下的诺言了，因为时间过了那么久，没准儿孙子已经死了。他要问，虽然最好不要问。

“您有他的消息，是不是？”

佩皮塔表情沉痛异常，她默默地摇了摇头。

老人找寻着佩皮塔的眼神，在她躲闪的目光中他想自己肯定猜中了一半。

“我敢肯定您知道得比我多。”

“哈维尔先生，您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您不愿意看我的眼睛。”

“我什么也不知道。就算知道点什么，也决不会说出来。您不想引火烧身吧，哈维尔先生，谁要自找灭亡，就会灭亡。”

“我没什么可失去的了，小姐。因为如果我真的失去了

我的孙子，那么当我再失去孙女时，我就一无所有了。”

他的声音更低了，说埃尔维拉就要被处决了。他不肯说出“死”这个字。他咽了口唾沫，说孙女被判了极刑，然后从口袋里掏出手绢，擦了擦泪水：

“她要面对行刑队了，跟您姐姐一样，佩皮塔小姐，跟您姐姐一样。”

佩皮塔抱住孩子，哭了起来。滕西扯着她的纱巾也跟着哭起来，小手找寻着她的嘴唇，拿手指在上面划动着。

队伍开始蠕动。

“去吧，哈维尔先生，别让他们占了您的位置。”

站在前几排的犯人家属们已经进了监狱。佩皮塔挽起老人的胳膊。哈维尔先生抽泣着，一遍又一遍地说孙女只有十六岁啊。

“进去吧，别让孙女看到您哭了。我在这儿等您。”

佩皮塔忍着泪水，接着寻找阿玛丽亚。她迎着队伍走过去。到了队尾，本已经绝望，以为再也找不到了的时候，一个女人冲她点头打招呼。她戴着深色眼镜，走路要借助拐杖。看起来像一个老太太，然而不是。她的身体不断向两边倾斜着，身体的力量全靠拐杖支撑，动作笨拙，好像刚学会走路。佩皮塔向她走去，走近了才发现这女人正是自己要找的人。

没错，她就是索莱的女儿阿玛丽亚，参与红色救援的佩尼阿兰达德勃拉卡蒙特的年轻人。

佩皮塔看着她的盲人镜：

“你的眼睛怎么了？”

“我去了趟内务部。”

一边说，一边摘下眼镜，给她看自己空洞的左眼。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空的。

佩皮塔觉得天旋地转，她捂住了孩子的脸。

“别捂住她的脸，让我看看这孩子有多漂亮。你干吗哭啊？来，来来，小美人，别哭，那样你就会变丑了。”

佩皮塔给她看自己的外甥女，拿纱巾给孩子擦干泪，又凑近阿玛丽亚的耳边问道：

“你有黑夹克的消息吗？”

“我不认识任何叫这个名字的人。你也不认识，懂吗？”

佩皮塔没有回答，于是阿玛丽亚又问了一遍：

“懂吗？”

“如果你不认识这个你说不认识的人，至少告诉我你有没有他的消息。”

“这孩子可真漂亮。”

“看在孩子的分上告诉我吧。这孩子死了母亲，父亲呢，谁知道是不是也被杀了。”

“她父亲还活着。”

“另一个人呢？”

“也活着。别问了，别那么不明智，回家吧。让人看见你和我在一起可不好。”

佩皮塔还没来得及再问别的，一个女人走向阿玛丽亚。她刚刚探视出来，指着手里的包裹，微笑道：

“我拿到了。”

索莱的女儿眼睛看着别处，笑了笑低声说：

“好，很好。接着走，别停步。”

手里拿着包裹的女人左右看了看，接着往前走。

佩皮塔重新跟阿玛丽亚搭上话之前，也前后左右打量了一遍。

“告诉我怎样才能找到他们。我要跟其中一个人说：他的妻子已经死了，留下了一个女儿。跟另一个人，则要告诉他说妹妹被判了死刑。”

“他们什么都知道。快走吧。”

“他们知道？他们怎么知道的？是你告诉他们的？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回来了。是你告诉他们的吗？”

“听着，他们知道自己该知道的事情。至于是谁告诉了他们，谁没告诉他们，不是你的事。现在你回家去。耐心点。”

“你见到他们了？对吗？他们回来了？”

阿玛丽亚皱起了眉头。她再次摘下眼镜，再次指指自己左眼的空眼窝，呵斥道：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见过谁没见过谁。我跟任何人都没说过，也不会跟任何人说。回家去。”

她没跟任何人说过，那么也不会告诉自己。但是她说得已经够多的了。佩皮塔会回家去。她会跟阿玛丽亚告辞。她微笑着离开阿玛丽亚。她将走向监狱门口，在那里等候埃尔维拉的爷爷。她将告诉他：他的孙子还活着。

活着。

4

那些有孩子来探视的母亲们在院子里焦急地等待着，眼睛不住地向门口张望。还有一些已经做了奶奶的人，比如雷梅，也焦急地看着入口。有些人怀疑自己还能否认得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出孩子；另一些人则充满自信，认为不可能这样。雷梅旁边站着一位母亲，她双手用力地相互捏着，指甲掐出了深深的印痕。栅栏刚刚打开。最先进来的是两个穿孝的女孩。大的那个不到六岁，拉着小的的手。

“是她们吗？”

“不知道，我已经四年没有见到她们了。我不知道，不知道。”

心内犹疑的正是那个把指甲掐到肉里去的妇女。战争伊始，她就和丈夫一起被捕了。当时她的第二个女儿刚出生一个星期。两个女孩都由奶奶照顾。几年来她被辗转换过许多监狱。现在刚刚从萨图拉兰监狱转过来。那是一个修道院改成的监狱，位于基普斯科阿和比斯开的交界处。在那里她收到了婆婆唯一的一封信。信中说丈夫已经死了，随信还寄来了一张两个女儿的照片。婆婆写道：“我攒了几个钱给你的两个女儿照了张相，这样你就可以看看她们长得怎么样了。”但是她没能看到照片，因为她拒绝祈祷。看守当着她的面把照片撕了，然后把信一点一点地撕了个粉碎。来到文塔斯监狱后，她才知道丈夫早在两年前就被枪毙了。

“她们穿着孝，应该是我的孩子。”

两个孩子手拉着手，很害怕地走向院子中央。母亲向她们走去并弯下腰来，上下打量着她们，然后问她们叫什么名字。听完以后，她深深地吸了口气说：

“我是你们的母亲。”

她张开双臂，等待着拥抱她们。但是两个孩子却不撒手。她们对于母亲张开的双臂没有做出任何要靠近的表示。

“是我啊，我是你们的妈咪。”

她不再等待，紧紧地搂住两个女儿。孩子们哭了起来。右二号监区很快就都能听得到母亲的嚎啕痛哭。

“我的孩子们不认识我了，她们怕我，我吓着她们了。”

同伴们的安慰没起作用：

“不是这样啊，亲爱的，是因为她们太小，监狱总归让人害怕的。”

雷梅不想听她的痛哭。她正坐在本哈明送给她的那把香蒲椅上，享受着孙子的亲吻、小儿子的拥抱和他响亮的笑声。生在莱昂的孙子蹒跚而行。小儿子拽着孩子的手，哪管这宝宝跟不跟得上他的脚步，两人一起向雷梅奔去，那个热闹劲暂时让雷梅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她回味着他们的吻以及她给他们的吻，眼神迷离，就像那个不会死去的红头发女孩埃尔维拉一样。埃尔维拉迷恋于爷爷深蓝色的眼神，爷爷让她想起了母亲，母亲的眼睛总能让她平静下来。虽然现在，她也相信曾经见到过母亲哭泣。是的，她见过母亲哭的样子，见过她如何用一块手帕擦干那一方大海。

“别发呆了，干活去吧。”

托马萨拍了拍手，走向索莱，打断了她的沉思。索莱坐在自己冲墙卷起的席子上，她蜷缩着，眼睛一眨一眨的。她希望把跟女儿见面的每一分钟都深深地刻在脑海里。每一分钟。十分钟。

“我说过，该干活去了。走吧，索莱，看看他们给咱们带来了什么。”

阿玛丽亚戴着盲人镜。她没有摘眼镜，她还能看得见，因为女儿对索莱的动作能做出回应。但是当女儿抬起手时，索莱发现了她手中的拐杖。她还拿着拐杖。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索莱，你听见了没有？”

托马萨大声地又是击掌，又是喊叫，索莱只好无奈地把女儿留在探视室就走了。

“你这么大的声我怎么会听不见？”

“谁知道啊。他妈的。赶紧瞧瞧你女儿给你带来了什么。”

要想发现外面传递进来的消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每一个包裹在交给犯人之前，都会有一个看守专门负责仔仔细细检查。这人不会放过任何可疑物件。很久以前“大鞋”就发现了那种双层底的罐头，现在他们就没法再利用这些罐头了。

“这个包裹要是被‘大鞋’划开的话，咱们就坐等惩罚吧。”

索莱细心察看着女儿给她带来的每一件物品。这次，连一个字也不能弄坏。这至关重要，因为她们正在策划越狱。

是啊，索莱要逃出监狱。必须在敌人发现她的职务之前行动。自从她女儿被捕，党就认为索莱仍然掌握在敌人手心里太危险了。

“小心辣椒。”

托马萨提醒索莱，因为一个月前，索莱咬了一口辣椒，一口咬掉了一半写在香烟纸上的《工人世界》。真想不出他们是怎样用这么小的字把报纸抄下来的，她们都叹服于那些人如何能在一张也许比香烟盒还小的纸上写下这么多字。

但是这一次辣椒是空的。

信息藏在盘子里面，藏在海鲜饭美味的米粒下面。索莱发现了一张灌肠纸。

“在这儿。”

索莱把纸摊开，大声地读着：

原定日期已经确认，受邀者已经同意。

“卷起幕布”仍在进行，没有变化。

祝你们好运，小鬼们。

索莱大声朗读的这个消息吓了埃尔维拉一跳。“小鬼。”她只听一个人说过这个词：“小鬼。”听到这个词，她立刻发觉是哥哥的口气。但她不会告诉任何人。她不会说的。不过她将关注这次行动的任何细节。她不会说，因为托马萨非常严格，索莱也是。没准儿她们会认为如果她猜到是哥哥送来了纸条，就会紧张起来，任务就会流于失败。但是埃尔维拉不会紧张的，不。她会非常小心。当受邀嘉宾安东尼塔·克罗梅夫人假装晕倒时，《拉坦普拉尼卡》的演出就会中断，她们就将和其他所有人一起从舞台上下来。剩下的就是混乱了。混乱。有两个同志事先穿上雷梅在车间缝制的制服，趁着混乱把索莱带走。她不会说出自己已经猜出其中一位是自己的哥哥。她不会说，但她会关注事情的进展。她会利用混乱的时机靠近门口。

5

诸圣徒日^①。在所有犯人们惊羨的目光中，安东尼塔·克罗梅夫人开始了在文塔斯监狱的演出。埃尔维拉自豪地看着她，随着舞台上歌唱家的演唱，她的嘴巴也情不自禁地

^① 诸圣徒日，系天主教节日，时间为每年的11月1日，也是亡人节（11月2日）的一部分。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跟着一张一合。

我靠在妓院的门框上，

看着五月的夜晚华灯初上……

红头发的女孩保证说安东尼塔夫人已经同意做《拉坦普拉尼卡》演出的教母，谁也不相信她的话，谁都不相信埃尔维拉发出的信竟得到了夫人的回音。这封信事先得到了“毒药”的批准。信中，埃尔维拉以全体女犯的名义，怀着对艺术家的满腔敬意和热忱请求她做监狱说唱剧表演的荣誉教母，并演唱一首歌。

监狱里响彻着从未有过的掌声。夫人的演唱结束时，埃尔维拉给她献上一束花，这时，叫好声、鼓掌声、呼喊美人等声浪传递到了舞台中央。“毒药”在第一排和其他人一样站着，她高傲地笑了。她也感觉到很自豪。因为夫人是目前为止到过监狱的最重要的嘉宾，而她是东道主。她忘情地鼓着掌，一边睨视着右边的空座位。那是给安东尼塔夫人预留的，夫人将坐在她旁边，观看演出。她看到这位艺术家收到花束后吻了吻埃尔维拉，并且跟她手挽着手走下舞台。走到那个空着的座位时，她抚摩着小姑娘的红头发，吻了她的脸颊，冲她微笑了。然后，她又吻了吻“毒药”教士服前胸的念珠，才坐了下来。大家都非常羡慕埃尔维拉，也羡慕“毒药”，因为艺术家毕竟也吻了她的念珠，虽然没有对她微笑。她几乎没看“毒药”，就拿起递过来的念珠，送到嘴边，几乎连碰也没碰到，就在她右边坐了下来，眼睛一直看着前方。

监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圆形剧场。院子容纳不了所有的犯人，挤不进来的犯人得到允许可以从窗户观看。窗户

变成了一个临时探身在池座上面的包厢。池座挤满了犯人和看守,谁也不愿意失去欣赏克罗梅演出的机会。堂费尔南多已经提出请求和妻子堂娜阿姆帕罗一起来观看。他们坐在最后一排栅栏旁边的座位上。本来他们可以坐在第一排,坐在“大鞋”旁边。但是堂娜阿姆帕罗拒绝了,原因是她害怕拥挤,更希望坐在门口。事实上,真正让堂娜阿姆帕罗害怕的是那些犯人。一看见她们瘦骨嶙峋的样子,她就受了惊吓,不愿意混迹于其中。

“卷起幕布!”

托马萨从檐幕那里喊道。其他参与演出的演员们回答:

“卷起!”

第一幕开始了。

托马萨把莫伦达,这个本该欧尔滕霞出演的角色演得惟妙惟肖。当埃尔维拉出演玛丽亚的时候,她从舞台上一眼不眨地盯着安东尼塔夫人。到了第二幕,雷梅扮演的加夫列尔比以往更加卖力地唱着《意大利狼蛛》:

石头、棍子都杀不死它,

该死的蜘蛛,咬我一口。

这是暗号。意大利狼蛛。当全体演员谁也没有按照胡利安·罗美阿的脚本表演,而是全都冲上舞台,大声跟加夫列尔一起唱《意大利狼蛛》时,安东尼塔夫人就会假装昏过去。

演员们跟雷梅一起唱。她们一起合唱《意大利狼蛛》。

暗号。

艺术家装作晕倒。

沉睡的声音

Na voz dormida

演员们仍在唱《意大利狼蛛》。她们抬高嗓门简直能把嗓子吼破。歌声飞过围墙，飞到监狱外面。院子的外边，有两个穿着制服的人正等待着这个信号。

该死的蜘蛛，咬我一口。

接下来的局面就只有混乱了。

两个长枪党人在门口出示了一份转移佩尼阿兰达德勃拉卡蒙特人索莱达·皮门特尔的命令。演员们已经中断了演出，所有人都走下舞台，走向嘉宾。“毒药”给这个晕倒的人扇着扇子，并一叠声地叫人找医生来。托马萨则喊叫说看见了一只老鼠。院子里的犯人也喊叫着，开始乱跑。那些从窗户观看的犯人则打算下来。她们蜂拥而来。医生花了很长时间才挤到第一排。他的妻子则呆在后面。监狱告密者正竭力安慰她。索莱站在通往出口处的大门那儿。雷梅和托马萨则站在她身旁。埃尔维拉冲她们跑过来。守门人往院子里跑，守卫监狱外围的全副武装的卫兵跟着她跑过来，后面跟着手中拿着转移命令的两名长枪党人。埃尔维拉看到他们过来了。她仔细打量着这两名长枪党人的面孔。索莱离开雷梅和托马萨，向前走了一步：

“我是索莱达·皮门特尔。”

长枪党人一人拽住她一只胳膊。

“请跟我们走一趟。”

其中一个人看着埃尔维拉的眼睛，用嘶哑的声音说道：

“你，到这儿来。”

埃尔维拉走了过来，一边抚摩着口袋里霍阿吉娜送给她的那个须臾不离的腰带扣。那人同样也抓住她的胳膊，四个人转身而去。

策划什么行动,有时不需要征得上帝的同意,有时则不需惧怕他的哂笑或是大怒。长枪党人快走到出口时,“大鞋”在他们背后吼了起来:

“站住!”

比较年轻的那位转身看着她,怒气冲冲地说:

“什么时候开始允许你们对祖国的拯救者说‘站住’了?”

“呃,因为你们没有……就……因为你们带走了两个犯人……”

长枪党人给她看了一眼转移命令,一边命令这看守打开大门。“大鞋”看了看那张纸,犹豫不决:

“这儿只有一个人的名字。你们,你们带……呃,这一个,这一个怎么办?”

“这人我带走自己用,明天我给您送回来。”

“上次他们带走一个,送回来的时候已经没个人样了。”

“那又怎么样?”

“上司说没有公文,不允许把任何人带走。”

“那就把上司叫来,咱们赶紧把这事了断。”

走廊尽头,一大群人走了过来。中间是堂费尔南多,正抱着安东尼塔·克罗梅夫人,旁边是玛丽亚·塞拉菲内斯修女。堂娜阿姆帕罗入神地看着克罗美夫人美艳苍白的脸庞,眼睛一眨也不眨。梅塞德斯跟在旁边,一样激动万分。雷梅和托马萨在近旁盯着告密者。“大鞋”向“毒药”跑去,把索莱达·皮门特尔的转移命令拿给她看。

“好吧,那就把她带走吧。没看见我正忙着吗?”

“可他们想把另一人也带走。”

“看在上帝的分上,别来烦我了。”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大鞋”还要坚持。这时安东尼塔夫人试图从堂费尔南多的手臂中滑落下来。

“她要掉下来了，她要掉下来了。您没看见她要掉下来了么？”

于是两名长枪党人没费更多周折，顺利来到门口，带走了两名犯人。雷梅和托马萨看到同伴们慢慢走远，不禁露出了微笑。告密者看到了她们的微笑。

来到距离监狱已经很远的阿尔卡拉大街，年轻一点的小伙子抚摩着红发姑娘的头发说：

“小鬼，你的头发怎么了？”

艺术家依然昏迷着。

6

为了索莱的逃跑计划，雷梅缝制了那两件长枪党制服。这并不是她从监狱的地牢中偷偷送出去的唯一的衣服。不是唯一的一批，也不是第一批。很久以前，在文塔斯的车间里，人们就开始为游击队员提供冬衣。雷梅发现了一个方法，能够骗过负责清点布料、针线以及计算每件衣服缝制时间的看守。看守只监视第一次剪裁过程。犯人们缝制第一批服装时，她在场。然后她就把其他服装需要的布料交给犯人们，自己在车间里走来走去，并不怎么去看这些人在干什么。诀窍在于裁剪时挪动裁剪样子的位置来节约布料。裁剪人员交给缝纫工三件样子，而看守估计她们只能缝完两件。利用看守早先的疏忽，迅速缝纫，用掉所有的线，把

第三件成衣藏在自己的衣服里,只是个熟练的问题。熟能生巧。犯人们回去时,毯子、内衣、裤子……各种各样的衣服把她们的衬裙塞得鼓鼓囊囊的。雷梅已经很有经验了,她已经用这种办法带回来很多件衣服。托马萨要笨拙一些。这个青黄皮肤的埃斯特雷马杜拉人听说文塔斯的地下室已经变成游击队的后备据点,也加入了缝纫大军。她很快就学会了。缝制军队服装时,她吝惜每一根线,却用大把大把的线缝制给山上的男男女女们御寒的衣服。但是,她还没学会怎样把衣服藏起来而不被人发现。于是,她每缝完一件衣服就交给雷梅。

“雷梅,雷梅。”

“什么事?”

“给。”

亡人节到了。这一天,雷梅和托马萨默默地并排着从缝纫车间往右二号监区走去的时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孤单。两条毛毯把雷梅的衬裙撑了起来。

“今天咱们大有收获。”

“是啊,收获很大。”

两个女人的声调表明她们都在竭力掩饰着自己的悲伤。看到同伴们逃亡的时候,她们的心一直悬着。现在她们思念自己的战友,心绪纷乱。快乐,当然有,看到两人走到门口,真是打心眼里替她们高兴。

“你看,雷梅,她们把牢房的门打开了。”

“她们出去了,托马萨,她们出去了。”

雷梅和托马萨看到她们获得了自由,瞬间觉得自己也暂时获得了解放,心情激动。但是,之后,当她们转身孤零零走回院子时,同伴的自由更加反衬出她们身陷囹圄的痛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苦。

孤零零。

“你饿吗？”

“我当然饿了。妈的，我怎么会不饿？”

悲伤。

托马萨想着自己的孩子。每次心中难过的时候，她都会想起自己被河水冲走的孩子。

“雷梅。”

“怎么了？”

“你知道不知道河水冲走的一切最终都会到大海里去吗？”

“河水带走的一切最后都会沉到海底。”

那天夜晚，党在洗手间召开了会议。托马萨和雷梅应该加入一个新的家庭。雷梅收到了包裹，托马萨却没有。她们要找一个得到包裹的小组。那是一个由四名犯人组成的小组，她们中有两名犯人收到了食物。就是圣梅尔塞节那天没有认出女儿而放声大哭的女人所在的小组。雷梅问她叫什么名字。

“何塞菲娜。”

“你是哪儿来的？”

“希洪来的。”

托马萨又向她打听起海的情形。

雷梅和托马萨离开自己在中央走廊的那间牢房，来到“新家庭”中。旁边是由六个犯人组成的小组。何塞菲娜指给她们俩座位时，“大鞋”开始清点人数了。她一整天都在等埃尔维拉回来。她一直关注着出入登记的情况。她走来走去，一遍又一遍数着犯人，好像这样做，那个红头发的女

孩就会回来似的。

但是埃尔维拉永远也不会回到文塔斯监狱了。

不会。

“大鞋”不知道埃尔维拉不会回来了。她也不知道索莱的那道转移命令只是一个圈套。更不知道安东尼塔·克罗梅夫人根本没有晕倒过。虽然过了时候,她还是又一次开始清点人数。数到托马萨时,这名犯人的发问更让她失魂落魄:

“他们什么时候把埃尔维丽塔送回来?”

“大鞋”没有回答,她又问了一遍:

“他们什么时候把埃尔维丽塔送回来?”

青灰色皮肤的埃斯特雷马杜拉人坚持发问,这更加剧了看守的不安。托马萨很清楚这一点。她看着对方的眼睛,静静地等着。很明显,如果没有答复,她准备成心再问一遍。“大鞋”迎着她的目光,还没来得及把眼神转移开,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

“玛丽亚·德·塞拉菲内斯修女说请您去一趟她的办公室。”

说话的是梅塞德斯。她不是在请求什么,而是在下一道命令。

“毒药”的命令让“大鞋”颤栗。托马萨从她的嘴角上看出了害怕。只见她转过身去,高昂的头上那个“西班牙万岁”的发髻也随着转了过去。

“什么事?”

“玛丽亚·德·塞拉菲内斯修女找您。”

右二号监区的犯人们看到“大鞋”面向前方走了。这是她们最后一次看到她。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大鞋”再也不会有关中央走廊的铁门时，弄得钥匙丁当作响。再也不会院子里监视犯人时露出红色嘴唇中嵌着的那块黄色糖块。再也不会探视室里低声念叨最后那份战争报告。她再也不会眼瞅着犯人和家属们，一次又一次流露出不屑。红军已被击败，并解除武装。

此后谁也没有在文塔斯监狱再见过她。

谁也没有打听她。

7

在乌姆勃利阿山的最初几天是埃尔维拉目前为止受到的最大的挑战。她，除了她，别人谁也不能向马特欧证明哥哥没有发疯。快乐的日子只有一天，就是第一天，虽然马特欧欲言又止，吞吞吐吐地直想抱怨。

“你差点破坏了整个计划。个人的利益必须置之度外。真难以相信你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一点，娘的。”

“马特欧，换成你，你也会这样做的。别烦了。你知道的，要是你，你也会这样做。”

“也许我知道，也许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敢肯定，这小姑娘要吃大亏。你应该让阿玛丽亚把她带走。”

“说什么也不行，她要跟我在一起。”

他们坐在石头上，两腿夹着武器，抽着烟，等着索莱和埃尔维拉换衣服。他们自己已经换好衣服，那身长枪党制服已经放到背包里。阿玛丽亚一直在石头旁边几米远的地方站着。她拄着拐杖，背对着他们，出神地望着远方。刚才

她告诉哈伊迈说佩皮塔曾经去文塔斯门口找过自己的情况。

“她去打听你的情况。”

“她怎么样？”

“很着急。”

“她知道我回来了吗？”

“她猜到了。你想让我告诉她吗？”

“不想。”

让她置身于险境之外。哈伊迈想让她安然无恙。自从知道自己的一封信把她送到了内务部的地下室，他就再也没给她写过信。他再也不会给她带来麻烦和危险。

“等这一切结束了，我就去找她。”

马特欧听着他们的对话，不禁思念着自己的女儿。

“我要去找我的女儿。”

“她当时怀抱着孩子。”

“孩子怎么样？”

“可爱极了。”

两个女人很快就过来了。她们穿着过于肥大的裤子和夹克。埃尔维拉明媚的笑容和索莱的沉重恰成对比。阿玛丽亚听到她们的脚步声后转过身来。母亲走上来，再次抱住了她。痛苦攫住了她的心。那天阿玛丽亚在阿尔卡拉大街和马努埃尔贝塞拉大街的交界处等待这两个越狱者，准备陪她们上山。母女相见之后紧紧相拥，她也是这般心情沉痛。

“看他们把你弄成什么样了，我的孩子。”

“我没事的。看东西并不需要两只眼睛。我的腿不疼。你没看到我都爬上来了吗？母亲。好了，咱们走吧。”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埃尔维拉转来转去，向哥哥展示自己的衣服。

“你看，帕乌利诺，我像不像个男孩？”

是啊，她看起来像个男孩一样。

“我不叫帕乌利诺。”

“啊，不叫这个名字？”

“对。”

“那你叫什么名字？”

“哈伊迈。喜欢这个名字吗？”

“哈伊迈。嗯，挺好听的。”

她一直笑容满面。沉思了一会儿之后，她把夹克的袖口卷起来，问道：

“我还叫埃尔维拉吗？”

阿玛丽亚把母亲夹克的袖口卷了起来，然后向已经戴上帽子的哈伊迈·阿尔坎塔拉走去。

“托尔多支部十二点在蒙特罗山顶的集合地点等你们。”

“多少人？”

“十七人。”

“太多了。应该分成两个组。”

黑夹克从图卢兹带回两个任务。一个是在敌人发现索莱达·皮门特尔属于萨拉曼卡党组织之前，抓紧时间把她营救出来，把她和她女儿一起送到法国，以免给萨拉曼卡领导小组带来危险；第二个任务是重新组建游击队，成立乌姆勃利阿山游击联盟。流亡中的所有西班牙左派已经联合起来组成了反佛朗哥的西班牙国民联盟。这将迫使同盟国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介入西班牙，为此，必须组建一支真正的游击队来表明西班牙的武装斗争仍在继续。

“现在考虑埃尔维拉的事还来得及。让阿玛丽亚把她带走吧。”

“科尔多瓦人,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她要跟我在一起。”

埃尔维拉很担心马特欧坚持下去,会动摇哥哥带自己上山的决心。自从她们从文塔斯监狱出来,自从大家向阿尔卡拉大街走去,马特欧就絮絮叨叨,说把埃尔维拉带上山是发疯。阿玛丽亚也同意他的说法。她从一开始就建议红发小姑娘跟她一起留在加拉帕加尔。

“加拉帕加尔的据点是可靠的。她在那儿很安全。你可以时不时下山看她。”

但是哈伊迈不为所动。他再也不会抛下妹妹。

“她跟我一起走。你们别坚持了。你去加拉帕加尔,在我们送你母亲下山之前不要出来。如果没有变化,咱们三个月后在那儿见面。”

红发女孩松口气,站到哈伊迈左边,向哥哥伸出手:

“我和他一起走。”

索莱和阿玛丽亚再次拥抱。她们分手时都彼此安慰说不要为自己担心。索莱将在乌姆勃利阿山上呆三个月。过了这段时间再逃往法国比较合适。在此期间,女儿会躲藏在加拉帕加尔的据点。到时会有两个同志去那儿帮她们逃过边境线,徒步翻越阿尔卑斯山。

母女拥抱之后,哈伊迈请阿玛丽亚帮一个忙。他担心埃尔维拉逃走后,爷爷会遭到报复。

“请把他带离马德里。”

“别担心,包在我身上。”

“让他回潘普洛纳。”

“好的。”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阿玛丽亚慢慢地下山。其他人则开始上山。

那是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日的下午。

天下起雨来。

8

马特欧不愿意女人呆在山上。他能忍受索莱,是因为她很快就会离开,而且还从埃尔维拉口中得知欧尔滕霞分娩时是她在旁边照顾。他接受了这个红发小姑娘,是因为她已经证明自己跟哥哥一样勇敢,而且她还学会像一个男人那样使用武器。他亲自教了她,还教她怎样拿自己那个铳开火,如何区分各种武器的声音。她什么武器都会用,虽然最喜欢的还是自己的那支枪,那支挂在腰间的小枪。此外,她还很有政治意识,比多数小分队的游击队员都强。她所有的政治知识都是在监狱里学到的。她在战地学校给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人上课。她很聪明,才十六岁,就比那些老死的人知道得还多。她很强壮。不到一个月,原来每天下午都会发烧的问题就消失了。她从监狱里带来的咳嗽症也基本痊愈了。她迫切地呼吸着山里的空气。虽然看起来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她却已经身背步枪和背包行军,而且从不叫苦叫累。当他们在雪地里背对背走,以防止脚印暴露他们的行踪时,她连一次也没有绊倒过。但是再像男孩子,也毕竟是一个女人。女人不能像野猫似的在山里活动。马特欧之所以接受她,还因为她是黑夹克的妹妹,更因为她能够给他讲欧尔滕霞的事。

“给我讲讲滕西的事吧，埃尔维丽塔。”

“是滕西妈妈还是滕西女儿？”

“两个人都讲。”

“你女儿的眼睛比天空还要蓝。欧尔滕霞从来都不称你为科尔多瓦人，也不叫你马特欧，她总是叫你费利佩。”

马特欧让埃尔维拉给他讲滕西的事时，她总是说滕西一向叫他费利佩。他喜欢一边听埃尔维拉讲，一边回忆着欧尔滕霞。

是的，他容忍了埃尔维拉，因为她可以给他讲滕西的事情。红发小姑娘说出妻子的名字，然后再说出他的名字，他就会觉得两人被紧紧联系到了一起，就会激动万分。欧尔滕霞——费利佩。

但她是女人，女人不能像野兽一样在山上生活。黑夹克不该把她带来。他本人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每当分队有行动，比如现在，他就会把妹妹交给费利佩照顾，还说什么要让女孩留下来当哨兵。埃尔维拉信以为真。可这骗不了费利佩。埃尔维拉为什么从没参加过任何一次绑架行动，理由并不充分。谁都有第一次。说她太年轻了也不能自圆其说。托尔多的两个女儿都在父亲的分队中，两人都没超过十六岁。她们就从来不会留下来看守营房。但是在黑夹克看来，妹妹还是当年他留在阿利坎特港口的那个小姑娘。出了监狱大门，或者没准儿进了监狱她就已经不再是小姑娘了，谁知道呢。她是个女人了。所以不应该把她带来。没错，不应该带她来。

蒙特罗山顶是一片周围长满了黑莓的岩石区。圆形的石峰包围着一片空地。游击队员就把那儿当成自己的营地。距离黑莓几米远的地方，在一片小小的乱石岗下面，有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一个很深的裂缝,他们就利用这个裂缝来储藏自己的军备。武器啦,粮食啦,传单啦等等。黑夹克把那里当成大本营。他和托尔多小分队从那里出发去绑架埃尔阿尔托亚诺物价检查局的税收员。埃尔维拉和马特欧则在那里等待着他们回来。姑娘利用这段时间洗衣服,他则看着她。她在地上挖了个坑,铺上羊皮,放满水。清水,没别的。肥皂是禁止使用的,因为万一有人忍不住在河里使用它,出现的泡沫就会暴露他们的行踪。他们一天的口粮就是几罐沙丁鱼罐头。马特欧把空罐头盒埋了起来,走到姑娘身边,想让她讲讲滕西。但是看到她这么卖力地搓一条裤子,就转而说起能娶她的那个男人多有运气。

“为什么?”

“因为你会让他成天干干净净的,小姑娘。”

“你要是认为我结婚是为了让我的丈夫干干净净,你就大错特错了。谁想干干净净,谁就自己洗衣服。你从共和国那里什么也没学到。马特欧。老爷的年代结束了。”

“你才错了呢。那才是个老爷的政府。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可以教给我的。”

“要教给你的就是男人和女人生来平等,你明白不明白?”

“什么平等?洗衣服平等?”

“投票平等,比方说,选举制度总得给我们带来点什么呢。”

“但是这两件事有什么联系?你们女人不会讨论。你们总是跑题,没有树的时候,你们也会想着通过树枝逃跑。我不明白了,那是个小姐政府,所以给了你们选举权。胆小鬼小姐。”

“你这人真够混账的,科尔多瓦人,你真是个死脑筋。”

马特欧转过身去,对欧尔滕霞的回忆还未开始就被打断了。埃尔维拉再像男孩,也毕竟是个女人。跟一个女人说话,没办法不在半道上就走题。更别提说到政治的事了。女人们什么都想知道,但是仅此而已。几分钟后,他的想法得到了证实。黑夹克带着小分队回来了,说税收员的兄弟们拒绝支付赎金。埃尔维拉走到马特欧身边问:

“发生什么事了?”

“没什么,把他处决了。”

“把谁处决了?”

“还能是谁,小姑娘,他们不是出去绑架检察官了吗?”

当埃尔维拉问起是谁杀了他,而马特欧回答说随便哪一个时,他能察觉到姑娘的嘴唇在微微颤抖。

“张三也好,李四也好,有什么关系,就在那儿往他脑袋上给了三四枪完事。”

她还会问是谁做了这个决定,他回答说这种决定根本不需要做出。

“规则就是规则。如果不付赎金,那就不付好了。”

马特欧试图跟埃尔维拉解释他们不会随便绑架一个人,却没有任何用处。

“你相信不相信那个狗娘养的是个软蛋。他是干黑市的,拿着检察官的俸禄却中饱私囊,让穷人饿死。”

不,什么用处也不起。埃尔维拉的脸上仍然写满了惊恐。马特欧看到无法说服她,就放弃了。他转过身,往油布帐篷走去。黑夹克正在那儿和手下筹划下一次行动。他往后看了看,一边耸起肩膀,低下头,还喘着粗气,表情很不高兴。他从耳边挥打着空气,就像是挥打一只苍蝇。跟女人们决不能谈论政治。

9

入夜时分，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正默默地向阿玛丽亚等待母亲的地方进发。四个人边走边寻求灌木的掩护，尽量避免月光的照射。黑夹克在前头，中间是索莱和埃尔维拉，马特欧断后。地面上散落着很多发着白光的纸片，还有一些挂在寥寥几棵树的树枝上。

“你看。”

马特欧催促着佩尼阿兰达德勃拉卡蒙特的助产士让她继续前进，不要出声。他的声音中透着一丝责怪。行军时禁止说话，绝对禁止。哈伊迈扭过头看着他们，把食指放在嘴唇上。他们已经身在加拉帕加尔的郊外了。黑夹克肩头挂着一杆枪，看着远处右手第一幢距离草垛十来米远的房子。他在寻找那个指示他们可以靠近的亮光。没错，灯光闪动了两下。然后，便一直亮着，接下来又开始闪。四个人一个接一个悄悄地跑过去。他们藏到草垛下面。哈伊迈在那儿学了声猫头鹰叫。不一会儿传来一声戴胜鸟叫。

进了家门，索莱才拿出那张从树上捡到的纸给他们看，又说了一遍：

“看。”

但是在此之前，索莱首先拥抱了女儿，确认女儿腿上的伤已经好转，不再一瘸一拐才放下心来。埃尔维拉也打听了爷爷的情况，阿玛丽亚告诉她爷爷情况很好。

“你爷爷在潘普洛纳的家里。他得了场严重的气管炎。不过现在已经好了。红色急救会^① 负责照顾他。”

那时，哈伊迈正在读索莱给他看的那张字纸。那是军方抛向山中的成千上万份传单中的一张。上面说凡是投降的双手没有沾满鲜血的逃亡分子都会获得赦免，其他人，则可以将其按照基督教仪式葬于教堂陵园。

“一九三九年他们在阿斯图里亚斯也这么干过。很多人相信了这样的谎言。”

但是反攻依然在进行。埃尔亚诺的游击队负责散发传单，告诉人们投降的人结局如何。所有的联络员全都被发动起来，劝说那些有任何一丝疑虑的人们。为了让母亲安心，阿玛丽亚说：

“人们知道那些散发在山上各处的传单全是一派谎言。别担心，母亲，来吃晚饭吧。”

她挽住母亲的胳膊，邀请她和其他人一起来到厨房。

“我给你们准备了灌肠炒菜豆，你最喜欢的。”

吊在火上的锅热气腾腾。埃尔维拉靠近火炉，闻着灌肠菜豆的香味，一边在火上烤着手。马特欧跟了过去，仿佛有一根绳子拽着他，把他拽到了美食跟前。

“热腾腾的晚饭。”

他们吃上了热腾腾的晚饭。他们压根儿不记得上一次吃上热饭是什么时候了。

“还有面包呢，新鲜的面包。”

桌上，一大块诱人的面包正等待着这群刚来到的人们

① 该组织在内战期间维护共和国政府，为伤员提供救护，募集资金筹建医院和卫生所，为反法西斯做出了卓越贡献。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享用。马特欧第一个坐下来。他把餐巾系在脖子上，不等别人坐下来就准备一饱口福了。阿玛丽亚给他盛了满满一碗饭，他蘸了蘸面包，长出了口气，吮吸着指头。

吃晚饭的当儿，那两个上午就来到的准备陪同索莱和阿玛丽亚去法国的同志告诉同伴们流亡中的西班牙左派力量局势是怎样乐观。西班牙国民联盟正考虑通过阿尔卑斯山发动进攻。

“连那些天主教人士、拥护君主制度的人士以及卡洛斯党派都加入到西班牙国民联盟中来了，大家的口号是：‘反对佛朗哥，反对长枪党’。等到希特勒、墨索里尼下了台，那些民主国家就不会容忍欧洲还留有一个法西斯国家。他们会帮助我们吧佛朗哥赶走。”

“很快了，很快。战争结束了，我们就回到共和国时代了。”

哈伊迈、马特欧、埃尔维拉满怀希望，认为共和国很快可以恢复。他们在背包里填满食品和其他必需品。埃尔维拉的背包里都是文塔斯监狱缝制的毛毯。而马特欧和哈伊迈的背包里则是他们从联络员那里重金购买的食物。当天晚上，他们就要背着包回到营地。阿玛丽亚和索莱跟同伴们告别，她们很快就会和那两个给她们当向导的同志一起去法国。

不是所有的离别都是忧伤的。

那次告别就没有任何忧伤。等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倒台，索莱和阿玛丽亚就会回来。流亡中的西班牙左翼阵线给她们的回归祖国提供了可能。他们还会见面。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同志们，干杯。”

“干杯。”

“再见。”

“很快再见面。”

“共和国来临的时候再见！”

索莱举起拳头，跟同伴们告别，口中喊着共和国。其他人也如此，同时异口同声道：

“共和国来临的时候再见！”

但是他们不会再见。索莱和阿玛丽亚不会再见到哈伊迈，不会再见到埃尔维拉，也不会再见到马特欧。她们满以为可以回来，可是那次旅程之后，她们永远不会再回来。她们徒步翻越阿尔卑斯山，逃出国境线之后，永远回不来了。热情多次促使她们相信还会回来。但是她们再也回不来了。

不会。

她们将永远不能回来。

永远。

10

背着沉重的背包，埃尔维拉走得很慢很慢。雷梅和托马萨从监狱运出的毯子把她压弯了腰。虽然到现在为止，她还没有感觉到劳累，腿却已经没了劲。她的喘息声透着疲倦，嘴里充满了鲜血的腥味。她应该停住脚，深呼吸，把肺里焦躁的空气排出去，但是她知道现在不宜慢下来。他们必须快点走，要赶在露水结为霜之前到达蒙特罗山顶的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黑莓区那儿挖的隧道。否则敌人可能发现营地附近的脚印而找到目标。所以她必须加快速度。走得再快一点。更快。一阵咳嗽声让哈伊迈警觉起来。他们没有走出加拉帕加尔很远。他们离那儿还太近。咳嗽会带来危险。任何声音都会带来危险。黑夹克停下来等着妹妹。妹妹距离他和马特欧一样有十来米远。远处传来的狗吠和她的咳嗽声交织在一起。埃尔维拉用两只手捂住嘴巴，倒在了地上。

“科尔多瓦人，把她的包拿过去。”

狗叫声不绝于耳。其他的狗也跟着叫起来。

“快点。”

哈伊迈尽量压低声音说道。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只手帕，塞到埃尔维拉的嘴里。

“能呼吸吗？”

红发女孩点了点头。

“等你不咳嗽了，再把手帕拿出来。”

埃尔维拉从地上站起来，又点了点头。哥哥侧着头，仔细倾听着不断传来的狗叫声。他指着一块岩石的缝隙示意埃尔维拉和马特欧跟随他过去，并一边走一边把袋子里的胡椒粉撒在地上，这样就可以迷惑狗的嗅觉。狗仍然在狂叫着。它们很可能是被放出来搜寻的。如果是这样，胡椒粉会让它们止步。三个人猫着腰，背靠着洞穴的石头，等待着寂静的来临。与此同时，埃尔维拉拿手帕压住自己的咳嗽。没几分钟，狗就安静了下来。等到狗叫彻底停止，他们又上路了。在下达上路的命令之前，哈伊迈吻了吻妹妹的额头。妹妹紧咬着嘴里的那块布，竭力想要挤出一丝笑容来。

没了背包的重负，埃尔维拉赶上了同伴们的行进速度，但是在到达蒙特罗山顶的营地之前，她不敢把嘴里的手帕

吐掉。

“真抱歉。”

真抱歉，她将这样跟黑夹克说，又将补充说自己很抱歉没能主动把手帕塞到嘴里。她忘记了：行军途中，哪怕是打个喷嚏也可能召来杀身之祸。她是知道的，但忘记了。咳嗽的声音被手帕压住了。她发誓道：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黑夹克则再次吻了吻妹妹的额头。

“你在发烧，小鬼。”

没错，她是在发烧。

哈伊迈命令马特欧接替托尔多的女儿站岗。奇怪的是，只有她们两个守护着营地。

“其他人都去哪儿了？”

“都去埃尔阿尔托亚诺了。”

托尔多的两个女儿走在哈伊迈身边。哈伊迈拉着妹妹的手走向油布帐篷。他帮助埃尔维拉在一个干草铺成的床上躺下来，又从背包里取出两条毛毯给她盖上，接着问：

“他们去埃尔阿尔托亚诺干什么？”

“去过夜。”

“他们没跟你们说要在那儿干什么吗？”

“他们只说要在那儿过夜，而我们俩不能去。”

凌晨，分队队员回来，黑夹克将召集所有的人开会。在帐篷前，托尔多抬高了声音，辩解说自己并没有玩忽职守。听到从帐篷另一端传来的声音，他的女儿们都低下了头。

“你竟然置营地的安全于不顾而去妓院？”

高烧让埃尔维拉睁不开眼睛。托尔多的女儿们以为她已经睡着。其实并没有。

“那是家可靠的妓院。”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你让你的人陷于危险之中，你让我们所有人都陷于危险之中。”

“我们必须发泄。”

“那你们就拿手发泄吧。”

“那不一样。我们早就厌倦透了拿手代替那玩意儿。”

“你别以为自己很幽默。”

“我没以为自己幽默。但是我跟你说，人啊，时不时地要吹吹喇叭，没有无孔的喇叭。”

“别提什么喇叭不喇叭的了，让营地空无看守属于严重玩忽职守。”

“可姑娘们在。”

“托尔多，你听好了，我不想重复，这样的错误就应该以死谢罪。”

埃尔维拉试图睁开眼睛。但是眼皮很沉。她发着烧，哆嗦着。哥哥最后一句话让她更加颤栗。“以死谢罪。”她躲在毯子里面。把脑袋藏起来。晚饭的味道盈满口腔。她感到很热。她要咳嗽。现在可以咳嗽了。没错。她觉得冷。“以死谢罪。”她要窒息了。她把脑袋伸出来。现在可以咳嗽了。死亡。她坐了起来。以死谢罪。随着一阵咳嗽，菜豆灌肠喷了出来。一只温暖的手抱住她的额头。她感觉到了托马萨的手。另一只手帮助她斜靠在床上，把她下巴上的呕吐物擦干净，又用一块干净清凉的布擦拭着她的汗珠。额头上一块凉爽的布。托马萨。是托马萨用凉毛巾擦她的脸颊。雷梅微笑了。欧尔滕霞在她的蓝皮本上写着。雷梅要唱歌了。埃尔维拉已经不再努力睁开眼睛。现在她任由别人摆布，随他去吧。她顺从地接受了托尔多女儿们的照顾。她嘴唇皸裂。

“我渴了。”

一只手托起了她的脑袋，承受着她颈部的重量，另一只手把一只军用水壶凑到她唇边。

她在发抖。

“雷梅，你唱得真难听。”

她感觉冷。一辆卡车带走了十三朵玫瑰。胡利塔·科内萨不停地歌唱。霍阿吉娜解开腰带。她拥有一头乌黑的直发和一双大眼睛。以死谢罪。欧尔滕霞手中拿着十三朵玫瑰。雷梅仍在唱歌。欧尔滕霞手里拿着十三朵凋谢的玫瑰。她抚摩着那个黑色的腰带扣。

“抱抱我。”

她觉得冷。

“雷梅。”

雷梅大声叫着。

她从内心里感到冷。

“雷梅！”

她睁开双眼，又闭上了。有个声音传来要抱抱她，她循声走去。一个来自遥远的地方，一个来自内心的声音：

“过来，我的心肝。”

11

承认事实意味着接受了一个不可忍受的痛苦。绝望却是拒绝事实的一个方式。身体会拒绝，会反抗。情感会怒吼。托马萨身心都被撕碎，她蜷缩在监狱的角落。她坐在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雷梅的椅子上就要崩溃了。因为雷梅走了。

是的。

雷梅走了。托马萨左右摇着脑袋，咀嚼着自己的不知所措。她抓自己的脸，哀嚎着。她紧咬着嘴唇，向前方看着。墙壁。她看着地面。她猛地向后甩了甩颈部。撞到围墙。她没有感觉到疼痛。她咬着嘴唇，摇着头。她撕咬着自己的胳膊。她的同伴们都睡了。雷梅走了。

“你怎么了？”

说话的是圣梅尔塞节那天哭泣的阿斯图里亚斯人何塞菲娜。

“你怎么了？”

她是被托马萨撞墙的声音惊醒的。她走过来，抓住她的手。

“你都碰出血来了。”

绝望面前的安慰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别管我。”

何塞菲娜却坚持问：

“你怎么了？”

她用衣服的一角拭去托马萨脸上的鲜血。

“他妈的，我什么事也没有。”

那天晚上之后的许多个晚上，这个阿斯图里亚斯女人都不会阻止托马萨用指甲抓破自己的脸和胳膊。她试图让托马萨不要再说什么“他妈的，我什么事也没有”。但她失败了。因为雷梅走了。她得到了假释。托马萨不会再见到她。她走了。托马萨一个人孤独地沉浸在对雷梅的回忆中。

“你穿上这件红毛衣，我穿上紫的那件，把黄的借给告密者。我们三个到院子里去。”

那是四月十四日。雷梅想穿上共和国的国旗^①以示庆祝。

“咱们把告密者也拉进来。”

“好。”

她们把她拉了来。告密者正拼命挠着胳膊和腿。雷梅主动给她抹上疥疮膏。

“你那毛病是疥疮。来，我给你涂这个。”

“这个太难闻。”

“哎呀，我说，你难道没听过这广告吗？疥疮膏，气味优美的膏药。穿上这件干净毛衣吧，等你的洗好了再说。”

告密者顺从地让犯人们给她抹上好闻的药膏，穿上了干净的毛衣，由雷梅和托马萨挽着她的胳膊来到院子里，她心里着实讶异为什么这两人对自己这么好。她身穿黄色衣服走在托马萨和雷梅中间，走在红色和紫色毛衣中间。三个人展示着共和国国旗的颜色，缓步走着。

“我们把她的话套出来了。”

告密者给她们讲了关于索莱的情况。她说索莱在法国。

“她和她的女儿。这个助产士是共产党的最高头头。她女儿，就是被人弄成独眼的那个，给他们当联络员。”

她们从告密者的嘴里套出很多信息。告密者告诉她们那母女俩负责帮助落到贝当^②手上的西班牙流亡者从集中营中逃出来。

① 西班牙第二共和国于1931年4月14日宣布成立。其国旗是等分为三部分的三色旗，从上到下分别为：红色、黄色和紫色。

② 贝当(1856—1951)，法国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凡尔等战役的赫赫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任维希傀儡政府元首。后被判终身监禁。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埃尔维丽塔怎么样了？”

“没有她的消息。”

托马萨抚摩着身穿的衣服，微笑了。她笑咪咪地听告密者主动讲到“大鞋”的情况。

“玛丽亚·德·塞拉菲内斯修女听说长枪党人根本不知道文塔斯监狱两名女犯的任何情况时，大发雷霆。”

当“毒药”命令梅塞德斯去叫“大鞋”时，告密者恰好就在办公室。

“那天是亡人节。她们让我出去时，‘大鞋’正好进来。但是在外边，也能清清楚楚地听见她跟‘大鞋’说：如果两个人上午不能回来，就把她发配到马拉加。她是大喊着这么说的。还说如果她们俩不回来，她可再也不想见到‘大鞋’了。听说马拉加监狱比这里还要差。”

“还要差？”

“总会有更差的。”

两人都没回来。于是“大鞋”就被发配到马拉加的省级监狱了。听说这位看守更加暴虐了。马拉加的犯人们把她称作“坟墓”。也有人说她在马拉加以“德拉库拉”^① 著称。

“还痒吗？”

“好一些了。”

“我说的没错吧？”

告密者在黄色毛衣下面挠着胳膊。雷梅冲托马萨微笑了。托马萨挠着自己的大腿。雷梅要走了。

① 这是爱尔兰作家斯托克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该书以欧洲的旧传说为依据，使哥特式的恐怖故事再次流行于世。这部受人欢迎的作品改编成剧本和电影后，也取得同样的成功。

“椅子留给你吧。”

“绝对不行，这是你丈夫送给你的。”

“我送给你了。”

“好吧，我替你保存着。你把埃尔维丽塔的行李带走吧。找到她，把行李交给她。这是她母亲的一个纪念。替我转告她我还穿着她母亲的长裙呢。”

雷梅走了，带走了埃尔维拉的行李和托马萨最后的微笑。

她走了，也许再也见不到她了。索莱走了，那个身材矮小、精力充沛的助产士，那个给她用吸管送菜泥的人；埃尔维拉和欧尔滕霞走了，那个没带走自己行李的红发女孩，那个坐在雷梅椅子上的女人。她们全都走了。托马萨就像在奥利文萨监狱那样，再次陷入了孤独。那时她不能为自己死去的家人哭泣，只能听那个在卡斯图埃拉失去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哭泣。但是，现在她可以哭了。她哭泣着。她抱住膝盖，回想着自己的同伴，陷入了绝望之中。她为死去的亲人哭泣。她的丈夫。她的儿媳妇。她的孙女。她再也见不到他们。她的孩子们。她的孩子们，她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孩子们了。

当绝望让位于悲伤，当托马萨可以面对痛苦时，她接受了何塞菲娜的拥抱。

“大海美吗？”

“美，非常美。”

“见过海的人都这么说。我希望这是真的，希望大海真的很美丽。”

“为什么？”

“因为我的孩子在大海里。”

12

一步又一步。慢慢地。雷梅必须由本哈明搀扶着，慢慢往前走。她看着地面，以免失去平衡。眼前宽广的埃尔莫西亚大街让她有点惶惑。六年没有在大街上走过了。六年了，除了几步之外墙上的天空，再没见过其他的风景。六年没有挽着本哈明的胳膊走路了。丘梯斯舞^①的旋律扰乱了雷梅缓慢的脚步。一个趑趄。大街上弹手风琴的人依旧拨动着琴弦。本哈明扔掉手中的行李，抓住妻子。他搂住妻子的腰，就像跳一步舞那样，一步一步前行，以免她摔倒。

“可怜的本哈明。”

“你为什么总是叫我可怜的本哈明，是你需要开始学走路啊。”

“因为你是个大好人。”

“大好人，大好人，别说傻话了。”

“咱们快到了吗？”

是的，快到了。还差几米就到家了。全家从穆尔西亚的一个小村庄搬到马德里后本哈明租的那个小房子就是他们的家。还差几米就到了。很近。三个仍然单身的女儿和那个过了预产期才艰难生出来的儿子跟在夫妻俩身后。四个人都笑咪咪地看着母亲。他们微笑着，自从母亲从监狱

^① 丘梯斯舞，马德里地区特有的一种双人舞蹈，节奏比较缓慢。

的大门走出来，一只手拿着行李，另一只手遮挡着阳光，孩子们就一直这样微笑着。他们向她跑过去，拥抱她，不断吻她。她泪水滚滚而落。

“我的心肝。”

本哈明是最后一个冲她张开双臂的。雷梅把脸埋在他怀中，喃喃地说：

“可怜的本哈明。”

雷梅走进这个租来的房子里，看到的全部家具就是一张下面可以放炭盆的桌子、六把椅子和一个餐具柜。

“你喜欢吗？”

雷梅一直抓住丈夫的手，一边回答一边看着女儿们：

“很漂亮，很干净而且整齐。”

“我们没办法，卖掉了你的家具。”

“没关系。”

“可你瞧。”

本哈明打开最后一个房间的门。

“看。”

卧室。

“床、两张床头柜、抽屉柜和衣柜。”

雷梅坐在床上，张开手掌，抚摩着母亲用钩针织的床罩。

“我的床罩。”

那天晚上，在雷梅和本哈明的卧室，两个身体结合了。那天是雷梅六年来第一次洗了个热水澡。

“我爱你。”

“我爱你。”

第一次，雷梅和本哈明谈到了“爱”这个字。柔情终于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突破了在此之前他们惯有的忸怩。一切顾忌全被他们抛到脑后，他们快乐地大喊对方的名字，丝毫不在意别人会否听见。

“本哈明。”

“雷梅，我的雷梅。”

他第一次脱掉她的睡衣。

本哈明吻遍雷梅刚刚洗净的皮肤。她抚摩着丈夫的全身，这是他们结婚二十七年来首次。她很惊奇地在手中托着自己的新发现，一边把鼻子伸到本哈明的腋窝下。

“我亲爱的，你真好闻。”

“你接着这样抚摩我。”

“这样吗？”

“对。”

就像壁炉中燃烧的烈火。这就是爱。

“本哈明。”

“什么？”

“你睡着了吗？”

“没有。”

“今天我要在床上睡觉了。”

“哦？”

“你睡着了。”

“没有，我没睡着。”

“今天我要在一张柔软蓬松的毛线床垫上睡觉。在床上，在我自己的床上睡，还有我自己的枕头。”

本哈明抚摩着她的面颊。

“而且是和我一起睡。”

“嗯，跟你一起。”

“好了，咱们睡吧。你不困吗？”

不，雷梅没有睡意。她蜷缩在本哈明的肩头，打量着她的房间，努力说服自己这都是事实，她真的在这儿了。要是托马萨看到她，要是托马萨能看到她这样多好，当然最好不要让托马萨看到她这样。可怜的托马萨。

“本哈明。”

“怎么？”

“我把你给我带去的椅子送给了里面的一个同伴。”

“你做得对。”

托马萨是个好人。她没有任何坏心眼。表面上她显得很生硬，其实只是不想让别人发现她善良的一面。托马萨想把霍阿吉娜给她的那个黑色腰带扣转送给她。她是个好人，很慷慨。托马萨被放出来那天，她要去等着她，因为没有人会在那儿等她，也没有任何人给她寄包裹。那么由她来寄包裹吧。对。还要给她写信。因为没有人给她写信。没有比看着分发信件包裹时她躲在角落里的样子更让人心碎的了。她总是躲起来。雷梅许多次看到她躲起来。她知道托马萨这样做是因为不想看那些伸手拿信的人的表情，不想让别人知道从没有人给她写过信，也不会有人给她写信。她要给她写信。她肯定十分吃惊。她要告诉她欧尔滕霞女儿的消息。埃尔维丽塔的消息。索莱的消息。她要去找欧尔滕霞的女儿和那个把母亲的长裙送给托马萨的红头发女孩。“亲爱的妹妹，”她准备这样开头，“亲爱的妹妹，”她必须自称是托马萨的姐姐，看守才会把信交给她。“我很高兴这封信到你的手中。”是啊，她的姐姐，因为只有直系亲属才可以写信给她们。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雷梅将一边想着托马萨一边入睡，她搜肠刮肚想着第一封信上要写的话。她必须选用适当的词句提到那些同伴们而不让检查信件的看守觉察。埃尔维丽塔可以称为行李女孩。欧尔滕霞是那个不愿意出生的蓝眼睛孩子的母亲。索莱呢，她不知道该怎么提到她。打开铁笼的大门。打开的铁笼。

对，索莱就是打开的铁笼。

13

“亲爱的妹妹：我非常高兴这封信到达的时候你一切都好。”托马萨站在院子中央，手里拿着这封信。刚才她看到收发人员来的时候，像往常一样赶快躲起来。及至听到自己的名字，又跑了过去，这回是跑向院子中央，伸着手，眼睛紧盯着写有自己名字的信封。“亲爱的妹妹，”她读道。从信中所述，她猜出是雷梅写来的信。那个不愿意出生的女孩的母亲，她知道是欧尔滕霞。那个打开的铁笼是索莱。她知道索莱依然呆在法国。虽然“法国”那两个字被涂掉了。她读着：“亲爱的妹妹，”她从一边踱到另一边，好让所有人都看到她手里拿着信：你们看，我姐姐给我写信了。她告诉那个圣梅尔塞节哭泣的女人何塞菲娜。“你看，我姐姐给我写信了。”她把信拿给告密者看。

“我不知道你还有一个姐姐。”

“你也不需要知道。”

“以前她为什么没给你写过信？”

“这关你什么屁事？”

托马萨不会告诉任何人她的姐姐不是别人，正是雷梅。她不会说的。她把信折了起来，放到信封里，斜眼看着告密者，告密者正狠命挠着胳膊，一边走远了。

自从雷梅走了以后，自从她原来那个家庭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离去，托马萨就总是独自一人在院子里转悠。她不喜欢新家庭的同志们。她不喜欢她们的笑声和玩笑。她没跟她们中任何一个人建立友谊，甚至跟一直努力让她产生好感的何塞菲娜也没什么交情。事实上何塞菲娜一直在努力接近她。其他人都不喜欢她。尤其是分发包裹中寄来的食物时，她们总是数了又数才把她的那份给她。托马萨吃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地面。

她手里拿着信封，在院子里来来回回走着。“你看，你看，我姐姐给我写信了。”她告诉碰到的每一个犯人。她坐在凳子上，很久以前她就在这里每天晒十分钟太阳。那时索莱用一根吸管通过禁闭室的锁孔给她送菜泥。索莱，那个佩尼阿兰达德勃拉卡蒙特的助产士同志，打开的铁笼。托马萨把信紧紧贴在胸前，眼光寻找着右二号监区的窗户。雷梅、欧尔滕霞、埃尔维拉曾在那里看着她。多长时间过去了。多长时间。她仍喜欢回忆那三个脑袋趴在窗户上的样子。她坐在长凳上，打量着那扇窗户。但是她并不伤心。她低声念叨着三个人的名字，任凭自己思绪万千。欧尔滕霞。埃尔维拉。雷梅。因为她思念的同伴们今天有了新名字。欧尔滕霞，那个死前托马萨没能与之告别的女人。埃尔维拉，那个没带行李就走了的红发女孩。雷梅，我亲爱的姐姐。

每隔十五天托马萨都会准时收到雷梅的一封信，她坐

沉睡的声音

Ra voz dormida

在长凳上，往窗户那儿看，或者和新家庭的人们分享着雷梅寄来的东西，于是她的孤单就会被排解开来。

“托马萨，你姐姐是干什么的？”

“缝纫工。怎么了？”

“因为从她寄来的包裹看，她挺有钱的。”

问话的人是告密者，她对于托马萨收到了那些包裹以及信件感到大惑不解。

“她没什么钱，但是她心好，而且特别爱我。”

“她突然有了心肝，还是她的心肝以前一直藏在哪儿现在才冒出来？”

“他妈的，管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八杆子也打不着你。”

雷梅的信件和包裹成了托马萨的骄傲。吃饭时她抬得起头了。在党的会议上，还可以拿雷梅告诉她的消息来炫耀。“亲爱的妹妹：行李女孩又病了。你还记得她唱咱们那首歌的情形吗？就是同样的病情，不过现在已经好了。我没能去看她，因为她和哥哥在一起。但是我通过一些朋友了解到她已经痊愈了，又开始歌唱了，她好想哪天咱们能再一次一起唱歌。”于是托马萨知道埃尔维拉现在和黑夹克一起在乌姆勃利阿山。于是托马萨知道红头发女孩曾经第二次面临死神的威胁。

“埃尔维丽塔成了游击队员。”

她这样在自己的同志们面前炫耀。

“和黑夹克在一起。”

但是只有同伴们的补充才能让托马萨完全明白雷梅在信中闪烁其词究竟说了些什么。

“是啊，小姑娘跟哥哥一样浑身是胆。她正在组建一支

游击队,这样从法国发动反攻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从内部接应了。”

“什么时候?”

“盟军介入的时候。这样,等希特勒倒台,咱们就可以收拾行李,赶走那个矮子^①了。”

托马萨讲的都是小消息,小故事。

“我姐姐告诉我雷梅也正在为这个事业而奋斗。”

“亲爱的妹妹:我非常高兴这封信到达的时候,你一切都好。我加入了一个帮助小组,为那些在国境线之外为保卫祖国而牺牲的人们的家属提供帮助。”

“对,在红色急救会。”

托马萨通过自己的同伴们得知出狱的第二天,雷梅就开始为党工作了。她跟女儿们一样,加入了为犯人家属提供帮助的小组,而且很快就成为一个支部的负责人。他们经常假扮成野餐的样子在卡萨德坎坡^②两棵被称作“小门”的树下见面。同样是通过同伴们,她了解到雷梅又被捕了。

“雷梅被捕了,她被抓到内务部去了。”

通过同样的途径,她又得知十天后雷梅就被释放了,没有任何罪名。

“他们放了雷梅。她什么也没说,就被放出来了。”

雷梅用自己发明的密码躲过敌人的检查,不间断给托马萨写着信。托马萨于是知道她亲爱的姐姐在继续战斗,

① 矮子,指佛朗哥。

② 卡萨德坎坡,位于马德里南郊的一处林莽,许多马德里市民周末到此度假。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而且一切都好。“我度假去了。我吃鹰嘴豆消化不良害了十天病,但是现在已经好了。我恨死那些鹰嘴豆了。我仍然在忙我的事情,我们的事情。”

每十五天,托马萨就会收到雷梅的信。她很骄傲自己有一个姐姐,一直在为尽快消灭那些鹰嘴豆而努力。她将独自坐在长凳上,面对着那扇窗户,一遍又一遍地读雷梅的信。每次在信的末尾,雷梅都会保证等托马萨出狱时到文塔斯的门口等她。

会的。

雷梅用了很多年才能履行自己的诺言。

但是她会实现自己的诺言。

14

哈伊迈·阿尔坎塔拉的目标按照预定日期实现了。他把那些散在山上各处的逃兵们组成了小分队,又把那些虽然已经组织起来但是行动过于分散的小分队组建成小组。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晚上,在所有分队小队长都在场的情况下,乌姆勃利阿山游击联盟在安东磨坊宣告成立了。他们起草了章程,划分了刚成立的各小分队的活动领域。几名游击队员的疑虑导致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党员之间多次冲突。哈伊迈、马特欧、托尔多平息了冲突,在成立文件上签了字:

乌姆勃利阿山游击联盟成立章程

今天,1943年4月1日,构成这个联盟的全体成员在此聚集,我们一致同意:

一、我们以各自的军事力量联合起来成立乌姆勃利阿山游击联盟。

二、我们无条件服从西班牙全体爱国者的国家联盟政策,并且在西班牙国民联盟最高委员会的战略领导下,在自己的活动区域组建军事力量。西班牙国民联盟的目的是拯救西班牙,并给西班牙人民的反佛朗哥斗争提供指导。

签字:黑夹克。科尔多瓦人。托尔多。

联盟共由七十二名游击队员组成。埃尔维拉是其中一员。

“你怎么样啊,小鬼?”

“我很好,就是跑步的时候也不会咳嗽了。”

“你有没有想过取什么名字?”

“我想跟奶奶和塞利阿·戈麦斯一样,取名为塞利阿。”

“好,那就叫做塞利阿吧。”

“你喜欢吗?”

喜欢,哈伊迈很喜欢。他抚摩着埃尔维拉的短头发,笑了:

“你的头发很快就会长长,就可以扎起辫子晃给我看了,塞利阿。”

联盟成立大会上,要求所有游击队员都取一个假名。这样一旦被活捉,由于不知道同伴的真名是什么,就不会牵连他们。埃尔维拉十分理解那天晚上他们起草的游击队章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程中的这一条要求为何而来，她赞成必须保证其他人的安全。但是另一条要求，大家都认为有义务执行，而她却拒绝接受。她不知道该怎样告诉自己的哥哥自己做不到这一点。

“一根长长的我喜欢的辫子，小鬼。”

“当然了，你就可以像那天一样把我辫子的头绳解下来。”

“哪天？”

“你告诉妈妈你要打仗去了的那天。还记得吗？”

“记得，我记得。你还那么小呢。一个被宠爱的不知道有朝一日要取名为塞利阿的女孩。”

“现在我也是被宠爱的。”

“来吧，我现在就来宠爱你。”

哈伊迈靠近她，开始给她挠痒。两人的笑声传到了安东磨坊之外。塞利阿逃跑了，跑向马特欧。哈伊迈看着她跑开。红头发随着她的奔跑似乎在空气中燃起了短暂的火焰。不知道为什么，他想起了爷爷。他想到了那次在文塔斯监狱门口的见面。他记得爷爷脸上的表情，声音中的痛苦。“埃尔维丽塔在里面。”“在里面，孩子，埃尔维丽塔在里面。”他真希望爷爷能看到她现在这个样子，看到她像夜晚的一束光那样奔跑。他真希望爷爷能看到她获得自由。他记起了文塔斯监狱那个阴森可怖的探视室，记起了抓着铁栅栏的爷爷，记起了抓住对面铁栅栏的妹妹。他真希望爷爷能看到妹妹在这样一个辽阔的无拘无束的夜晚，自由地奔跑。自由。妹妹在奔跑。他面带微笑，看着妹妹奔跑。然后转过身来。“自由。”他低声地念叨着这个词。“自由。”真奇怪，这些字如果不被逼，我们总是觉得说不出口。真奇

怪，我们竟然将这夜晚的奔跑、露天、山下、严寒、酷暑、嘴里的手帕、手中的枪称作“自由”。

“马特欧，马特欧。”

“你怎么了，小姑娘？”

“黑夹克，他想让我笑死。”

“这个死法最好。你不觉得吗？”

马特欧正拿一块脏兮兮的布擦拭他的枪膛。擦完之后他把眼睛贴到枪的准星上。埃尔维拉本想告诉他自己现在叫塞利阿了。但是看到那杆枪，她突然涌起了一阵恐惧，于是问了他一个不久前没敢问哥哥的问题：

“马特欧，你敢把那玩意儿对准你自己吗？”

“不知道。”

他说不知道是因为他羞于承认自己已经有机会验证自己不敢，那次他要求黑夹克替他做这件事。

“姑娘，系好那颗扣子。”

埃尔维拉系好一颗从扣眼里脱出的扣子。

“可我看到你当着别人的面发誓说你会这么做。你发誓过你要这么做的。”

马特欧接着擦拭自己的枪。

“我发誓过因为我认为应该这么做。再说了，如果他们把你活捉了，你更希望死掉。真的，埃尔维丽塔，这是真的。”

“我现在叫……”

没等她说出自己叫塞利阿，托尔多从暗处走出来，坐在他们旁边：

“咱们什么时候走？”

马特欧看了看天空，眯着眼睛回答说：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第一组一小时前出发的。别着急,咱们就该走了。”

“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该他妈的最后走。”

“你从来就什么也不知道,再说你也不需要他妈的知道。服从命令,别多问。”

“命令,命令,这位的哥哥除了命令不会干别的。我更喜欢自由行动。”

“你跟那些社会党人一样,娘的,就知道怀疑我们干的一切事情。这位叫埃尔维拉。‘这位’只用于称呼驴子。”

“我叫塞利阿。我哥哥做的事情名叫军队效率。托尔多,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你习惯一下吧,现在不是你独来独往的时候了。”

她的声调不容置疑。她叫塞利阿。她不允许任何人称她为“这位”,也不允许任何男人把她排除在对话之外。

“塞利阿是个很好听的名字。”

“你不要把我当成孩子,托尔多。我已经看到这里几个小分队首领之间发生的事了。有些人指责共产党人组织游击战争是在西班牙国民联盟内部搞霸权。依我看,是他们把你的士气给消磨了。你们能不能把敌意留给敌人,把猜疑留给叛徒?我们之间的冲突够多的了。”

“埃尔维丽塔,就要这样说话。”

“塞利阿,我说过我叫塞利阿。”

“塞利阿,对,见鬼,我弄糊涂了,操,操他妈的。”

马特欧用拳头敲着脑门,嘴里骂骂咧咧的,同时自豪地看着塞利阿。他又念了一遍埃尔维拉的新名字:塞利阿。

“塞利阿。”

他重复了一遍,嘴角含着微笑。

“塞利阿。”

塞利阿忍住一声轻微的咳嗽走远了。托尔多目送着她远去。

“这娘儿们好样的。瞧她说话的神气。”

“不要这么看着她。托尔多。”

“你犯什么神经呢？”

“我哪根神经也没犯，你也没有。所以，你不要那样看着她。咱们俩都要明白。”

“伙计，我只是说她是个好样的娘儿们。你又不是她爹。”

“记住，我就是他爹。管好你那张嘴。”

黑夹克在磨坊的门口给他们做了个手势。该走了。两个男人同时站起身来。托尔多看了一眼哈伊迈，又看看马特欧：

“记住，我没打算冒犯任何人。你不要到处去说我冒犯了她。”

马特欧没说话。两人一起往磨坊方向走。黑夹克下命令出发的时候，马特欧把一只手搭在他肩膀上：

“要是再让我看到你拿色迷迷的眼睛看着塞利阿，我就宰了你。”

回蒙特罗山顶营房的路上，托尔多走在马特欧身后，眼睛一直盯着地面。马特欧则看着天空，走在离塞利阿十来步远的地方，挡住她不让托尔多看到她的后背。这是个没有月亮、满天繁星的夜晚。他喜欢这样的夜晚。天空轮廓分明，星星则像光束爆炸后留下的印痕。他喜欢有星星的夜晚，他总是喜欢寻找属于滕西的那颗。他在夜晚寻找滕西的星星。当他把从阿苏阿加买来的耳环送给滕西时，她说：“你看，天上那颗最小的星星，那颗，最小的那颗，我把它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送给你。”

“能不能知道你为什么要把最小的那颗送给我？”

“这样我们就必须永远紧紧挨在一起了，笨蛋。”

“笨蛋，到我这儿来。”

他们俩做爱。

她要他看着她。

“看着我。”

是啊，马特欧走在塞利阿后面。当年他把这小姑娘带到阿利坎特港口，现在她已经不是小姑娘了，也不像个假小子一样了。他走在距离女孩十步远的地方，脑子里想着滕西。

四个小时的行军。可以用来怀念欧尔滕霞的四个小时。四个小时，再次感知自己深渊似的损失，再次面对她的死亡，再次跟一颗星星做爱，再次感觉到他生命有余，胳膊不足。因为不能拥抱她。不能拥抱她。他触摸不到她的双唇。亲吻、爱抚、闪电似的激情。他都没有。“就算我不看你，你也要看我。”他再也不能看着她。再也不能。滕西为什么死了？山上不是女人呆的地方。为什么他允许她去了埃尔阿尔托亚诺的农场？他必须习惯痛苦。他为什么没有能力保护一个肚子里怀了自己骨肉的女人？习惯痛苦，才能忍受痛苦。滕西为什么死了？

小组已经到达营地。塞利阿转过身来。她准备和马特欧谈谈。但是她没这么做。她看着他。马特欧逃避着她的眼光，逃避她。他快步走向最后那几块岩石形成的缝隙，躲在石头间。他不想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哭声。

15

太阳把油布帐篷晒得滚烫。虽然顶棚上搭了绿色的树枝,帐篷里的热度还是让塞利阿无法忍受,她几乎喘不过气来。托尔多的两个女儿精疲力竭,睡着了。她也竭力想睡着。她把脖子上的汗水擦干,又坐起来找自己的水壶。腰间的枪让她很不舒服。她很想把它拿下来。但是睡觉时不允许离开武器。冬天要稍好一些,虽然有时寒冷也一样难熬。想起行军的那些夜晚,她仍然无比害怕。她怕那深陷在雪地里的脚步以及过河时虽然事先抹了药膏还是难逃四肢被冻僵的厄运。但是,不管怎么样,冬天更好受一些。她咽下一口凉水,把水壶中剩余的水都倒在头上,然后把水壶斜挂在身上,站起身来,走出帐篷,想找一块阴凉地。哥哥正躺在一块岩石突出来的那部分的下面,旁边放着自己的武器。她在哥哥身边歪着。那儿同样让人窒息。头顶的石头可以帮他们遮挡太阳,但同时也吸收了许多热量,滚烫滚烫的。哥哥的身体气味,随着任何一个动作都会升腾,就像自己的身体气味一样,让她恶心不已。“应该有山的味道。”她第一次要求使用肥皂或一点花露水时,马特欧就这样跟她说过。

“小姑娘,应该有山的味道,这样他们就不会找到我们的踪迹了。”

他们有大山的味道,有大山那肮脏的、汗津津的、浑厚的、热腾腾的、凝滞的、牲口般的味道。再怎么恶心,疲倦袭

沉睡的声音

Na voz dormida

来,塞利阿还是睡着了。整个晚上他们都在赶路。白天很长,很美丽。是啊。那是个美丽的一天,是的。她肩上扛着枪,跟随着黑夹克的小分队向埃尔亚诺进发的时候,比任何时候都更能感觉自己像个游击队员。那是个美妙的一天。大家严密配合,以共和国的名义攻克了一个村庄。乌姆勃利阿山游击联盟的所有小分队都参与了袭击行动。那是胜利的一天。他们把三色旗插在市政府的阳台上,没收了市长的手枪、营房的武器以及军需品,抢走了当地长枪党头目的保险柜。乡亲们把满盛食品的篮子送给他们。他们喜气洋洋。回营地的路上,唱起了游击队颂歌。他们整夜都在赶路。到达蒙特罗山顶时,他们的后勤营地满满堆放着征来的武器和粮食等。他们再次唱起了歌。

听到塞利阿唱歌,大家都叹服了。

“我们这儿有一个塞利阿·加麦斯。”

说话的是小贝克。他是来自托莱多的联盟领导,负责协调内陆村镇起义。他总是戴着一顶帽子,眼睛乌黑,动不动就笑,而且笑容灿烂。他的手下对他十分敬畏。因为他执行山上的规矩很严格。听说面对面射击敌人他从不会手软。人们还言之凿凿地说他本人处决叛徒时从不眨眼。人们都这么说。在攻占小镇时塞利阿亲眼验证了这一点。当时在教区广场上,一个加利西亚的小伙子声称他再也不愿忍受了,打算离开游击队。小贝克丢给他一个微笑,夺过他肩上的武器,看了一眼他的两名手下。只需要一个眼神。塞利阿惊愕地看着那两个人拔出武器对准小伙子,把他带到教堂拐角处的大街上。小贝克也跟了过去。

听说小贝克威胁要杀死加利西亚人。“你要是走的话,我就杀了你。”他们说小贝克这样告诉他。他们还说小贝克

黑色的眼神穿透了小伙子。没等小贝克拿武器对准他，这人就吓得尿了裤子。

“我就在这儿干掉你，你自己决定吧。”

四个人回到广场。其中一个人把胳膊搭在小伙子肩上，另一个人拍着他的背。小贝克把武器还给他，又微笑了。谁也没见小贝克温柔过。谁也没见过，从来没见过。他一旦感觉到自己有了柔情，就拿讥讽的微笑或者哈哈大笑掩饰起来。在那个尿了裤子的加利西亚小伙子面前，他又微笑了。但是八月的那个黎明，在营地唱完游击队歌，小贝克的黑色眼神穿透了塞利阿。她感觉到了他内心深处、内心最深处的柔情。这一刹那成为永恒。

不一会儿，当塞利阿和托尔多的两个女儿回去睡觉时，在去帐篷的路上，小贝克赶上了他们：

“你唱得真不错。”

“谢谢。”

看到小贝克走在自己身边，塞利阿第一次憎恨自己身上那种大山的味道。

“比加麦斯唱得还好。”

“你太夸张了。”

“我没夸张。”

到了帐篷，她停下脚步。小贝克还在往前走。他没有回头，只是挥了挥手告别：

“好好睡一觉。”

但是她睡不着。没法睡着。在帐篷里睡不着。现在还是睡不着。她醒来的时候，正抱着哥哥。两个身体抱在一起产生的热量让她醒了过来。她坐起身，向四周看了看。所有的阴凉处都有人躺着。远远的，她看到了马特欧，斜挎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着枪，两只手各拿一只桶。她站起身，喊道：

“科尔多瓦人。”

他站住，等着她：

“你要去弄水吗？”

“你说呢？”

“让我跟你一起去。”

“没门儿。”

“求你了，我需要到河里凉快凉快。”

轮到马特欧到河里取水时，塞利阿不止一次想陪他一起去。她知道这很危险，所以马特欧拒绝她，她并不奇怪。

“我跟你说了不行。”

“行了，宝贝，我从没见过比你更可爱的游击队员了，你瞧我的水壶，干得跟蜥蜴似的。”

“你在这儿等我，我给你灌满了水回来。”

“哎呀，马特依托^①，别犯坏嘛。”

“你别撒娇了，小姑娘。你别指望能说服我，你别想。无论如何，我也不会同意的。”

不。她不能去。再怎么央求，也不行。塞利阿说服不了马特欧，只好看着他消失在那些低矮的灌木丛中。然后，她爬到最高的那块岩石上，望着马特欧身上斜挎着枪，拎着桶来到了河边。他知道她在看着他。他把桶放进河里，枪挂在背上，身体俯下去，双手捧了些水，用力洒向脊背，甩到身后。他微笑着。红发小女孩却没看到。他为了她而微笑。

这是塞利阿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样子，微笑着往后背洒水的样子。为了她。

① 马特依托，系马特欧的昵称，意为小马特欧。

16

妹妹搂住了哥哥，把哥哥弄醒了。他翻转身子，看到塞利阿正和马特欧聊天。他闭上眼睛。天气太闷热，他再也睡不着了。但是他仍然尽量想进入梦乡。要去找佩皮塔，要看着她那一绺刘海怎样滑落到前额。他紧闭双眼，找寻着佩皮塔。在阿维玛丽亚的家里，她扭动臀部。他看到她向厨房走去。一边走，长裙上的花纷纷落下来。她的鞋子湿了。哈伊迈睁开眼，摇了摇头。他擦干额上的汗水，坐了起来。他在哨位上巡视了一圈，尽力不去想地上那些凋谢的花儿的情景。到了托尔多休息的岩石下面，给了他一支烟：

“来一根？”

“好。”

两个人都掌握了大白天抽烟的技巧。他们用手掌遮掩着烟头的火光，一点点徐徐地往外吐着烟，吐烟圈的同时，就把烟散开了。

“得去一趟邮局，今天晚上你就去。”

“你看见那个了吗？”

“什么？”

“亮光，那棵树后面。”

“我什么也没看见。”

两个男人都有着同样的担心。他们攻克小镇的时候，埃尔亚诺的一个游击队员告诉他们瓜达拉马的一个联络员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去索托德尔雷阿尔买粮食,至今还没有回来。

“我不知道,但我感觉事情不妙。她是第一次去索托。如果她今天晚上还没回到瓜达拉马,明天我就到邮局给你们发通知,你们要火速离开山上。”

给游击队供给粮食的人员都要遵守一个要求:在不同的镇上、不同的商店买粮食,否则一次在同一处买太多的粮食会引起别人的猜疑。

“她了解营地的情况吗?”

“了如指掌。她的儿子跟托尔多在一起。你来之前,她自己骑驴上来过。我感觉她被抓起来了。那个女人跟我们说过她挺不过刑讯。”

埃尔亚诺的游击队员说得没错。索托德尔雷阿尔的店主卖粮食时,感到很奇怪,因为他们要的粮食对于一家人来说太多了。不过他并没有通知警卫队。可是她接下来去药店买了一公斤小苏打,结果那人收了钱之后立刻报告给了营房。瓜达拉马的这名联络员果然没能挺得住酷刑。

“那棵树后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闪。”

没错,那棵树后有光亮。哈伊迈仔细察看着远处,山坡周围灌木丛中窸窣索索的响动更增加了他的警觉:

“你看!”

托尔多手搭凉棚四处张望:

“一丝风都没有。那是他妈的什么玩意儿?有人在动那些灌木。”

“把所有人都叫醒!必须离开这儿。”

就在那时,阳光照射到一个漆皮的三角帽上,之后是另一个三角帽。

又一个。

又一个。

国民警卫队的士兵逼近了河边，马特欧正在那里把水往身后泼。

塞利阿眼看着敌人向马特欧包抄过来。她大声叫着他的名字：

“马特欧。”

马特欧抬起头。他立刻明白自己完了。他的第一反应是应该通知营地，他知道该怎样通知。他举起了枪。就在那一刹那，他明白自己不会被活捉。科尔多瓦人的枪声让警卫队不知所措。那些原本猫着腰的人站了起来，原本躲藏的人暴露出了自己的位置。

一声枪响。

塞利阿听出是马特欧的枪声。这时有人拽住她的胳膊把她从岩石上拉下来。

一声枪响。只要一声枪响就足以叫醒那些仍在睡觉的游击队员。

17

警卫队给马特欧和其他死在蒙特罗山顶的每一个游击队员的尸体都拍了照，并把照片陈列在埃尔亚诺所有小镇的商店橱窗里。一共六个男人，一个小女孩。人们传说这是一个圈套：凡是认出死者的人都会被抓起来。只有很少的人相信警方会归还尸体，而认出尸体的人不会遭到逮捕也不会受到审讯。有些亲属看死者照片的时候，竭力控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制着自己的表情,不让别人看出死者是自己的亲人。他们默默地看着,表情麻木,没有一滴眼泪,然后又默默地离开了。

在家里,他们将会偷偷地哭泣,偷偷地为死者祈祷。没有死者,就不能有殡仪。他们不能为死者组织弥撒,安魂经、葬礼,什么都没有。他们的亲人不属于他们。他们不能为亲人守丧。也不能为亲人敲丧钟。

“你不要去。”

哀求没有用处。塞利阿夫人很清楚。但是她还是再一次哀求:

“你不要去。”

传言传到了阿托恰的客店。埋尸工告诉她们这个消息时,佩皮塔正往她的天鹅绒袋子里捡黑面包屑。他说,听说无论认出哪个死者,都会被抓走。有一个女人被带走就因为她照片上没有黑夹克。一个警卫兵抓住她的胳膊,推搡着她去营房。“到营房去,你得跟我说说那个强盗长得什么样,还有你是怎么知道的。”

“是黑夹克吗?”

“不知道,没人知道。要我说,谁就算是知道,也最好小心点别说出来。”

埋尸工走了以后,佩皮塔将会请求塞利阿夫人替她照看滕西,她要去看看那些照片。

“你不要去。”

佩皮塔没有理会塞利阿夫人的哀求,尽管塞利阿夫人再三坚持说:

“你不要去。”

她要离开阿托恰客店。她将关上门,对夫人的哀求充

耳不闻：

“你不要去。”

她要去。

她要登上火车。就是这同一列火车，那年带着她去找当时还叫做帕乌利诺的哈伊迈·阿尔坎塔拉。到了德利希阿斯车站，她将记起他们的吻。

海藻。

她将登上最后一节车厢，坐在最后一个座位上，却不知道雷梅坐在第一节车厢，正紧紧抓住本哈明的胳膊。

她把头探出车窗外，虽然浑身汗水，却没感到多热，她两手紧紧攥在一起，手指却没了任何感觉。她眼睛望着窗外景观，但八月中旬那枯黄而悲凉的景观却并没有进入她的眼帘，她什么也没看见。

要下车了。就在这个站台，曾经有一天她踩着鲜血却不自知。她没有回头，径直向最近的橱窗走去。她没看到雷梅捂着肚子下了火车，也没有看到本哈明搂着她的肩膀，向车站站长打听厕所在哪儿，因为雷梅病了。

她将快步向前走去。

她将紧咬嘴唇。

六个男人和一个小姑娘。六张照片。七位死者。

一双蓝色眼睛急切地在橱窗里寻找着。

两个警卫正在巡逻，他们在一家缝纫店门前停了下来：

“美人，这里有没有你认识的？”

“没有。”

她撒了谎。她认识一个，只认识一个：他闭着眼，张着嘴。

两个警卫来到商店旁边那家酒馆的遮阳篷下，躲开火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辣辣的大太阳。他们眼瞅着佩皮塔侧转身，裙子的花边轻轻拍打着她的腿。

她走了。

寒战传遍全身。她认识一个人。上面右首第一张照片。

“再见，小甜甜。”

她走了，没有看他们。她蓝色的眼睛里闪动着死神的面庞。他们则盯着她的小腿肚。

佩皮塔走的时候，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步伐。她想着滕西，左脚跟磕到了路边突出的一块石头，只轻轻地闪了一下，就恢复了仪态。穿过广场时，她没看见雷梅，也没看到雷梅正拿手帕擦脖子上的汗水，丈夫本哈明在给她扇着扇子。由于雷梅身体不适，他们只好到阴凉下的长凳上坐了下来。

几天前雷梅就病了。但是当照片被示众的消息传到埃尔莫西亚大街时，她从床上坐了起来，她想去看看。她要看看那个小女孩是不是埃尔维拉。

“你好点了吗？”

“好点了。咱们走吧。”

本哈明扶着雷梅站起来时，佩皮塔已经到了街角，拐了进去。

雷梅的目光并没有停留在那些男人的脸上。她没认出欧尔滕霞的丈夫。本哈明也不知道上面右首第一张照片上的男人曾在圣诞节那天跟他一起进入探视室。那天他的儿子和孙子从莱昂赶来，是佩皮塔设法让他们全都得以进入文塔斯监狱。

雷梅长出了一口气。那个小女孩不是埃尔维拉。

警卫听到。

“您怎么了，夫人，您认识她吗？”

“不认识。”

“可您脸色很难看。”

“因为她病了。”

“不会是因为看了这些照片才病的吧？”

“不是，先生，她来的时候就病了。”

雷梅两手捂着肚子快步向酒馆走去。本哈明跟在她后面，一起跟过去的还有那两个警卫兵。雷梅去打听厕所在哪里，丈夫则跟人家要了一杯柠檬水给妻子。

当他们夫妻来到车站时，车正好要开了。佩皮塔已经在第一节车厢里坐了下来，他们上了最后一节车厢。

“不是埃尔维拉。不是埃尔维拉。”雷梅松了口气，面前出现了那个晃动着红色头发的小姑娘的样子。

本哈明眼睛里则写满了恐惧，他眼前不断闪现着托尔多的一个女儿紧闭的双眼和张开的嘴巴。

18

拽住塞利阿将她从岩石上拉下来的是黑夹克。“快跑，”他说，“跑，跑！”她跑走了。跑。她没有往后看，也没有等哥哥。马特欧的枪声仍然响在耳畔。别的她什么也听不到。一声枪响。就像一声喊叫。当她跟其他人四散逃跑时，这凄厉的声音穿过她的内心，穿透了她。跑。后面没几个人了。她手里拿着枪，斜挎着空空如也的水壶，往山下跑

沉睡的声音

Na voz Dormida

去。哥哥组织了逃跑，他敦促大家快逃，告诉大家不要扔掉武器，到用于紧急情况的预备营地集合。但是她没往后看。她没听见哥哥的话，只听见马特欧的枪声。那声枪响。就是那声枪响才让她开始跑的。跑。她要逃离那撕碎她的心声音。她哭着。她跑着。她觉得自己就要喘不过气来了。她汗流满面，不停咳嗽。她向埃尔亚诺跑去。她绊倒了，摔在地上。又站起来。跑。继续跑，虽然双腿已经不堪劳累，虽然她喘不上气来，还是要向埃尔亚诺跑去。她没有看那些往其他路上跑的人。天很热。跑。她往回看。只有她一个人了。她只身往山下跑去。向埃尔亚诺跑去。她接着跑。她感到自己就要窒息了。腿已经不听使唤了。一阵咳嗽袭来。她往嘴里塞了块手帕。一路跑下来她的力量已经耗尽了。她倒在地上。站起来。又跑了几步。又倒下了。再起身跑几步。向埃尔亚诺跑去。她看看四周，发现了灌木丛，暂时的遮身地和阴凉地。暂时。她弯下腰，躲在灌木丛中。天非常热。她口干舌燥，胸部疼痛，双腿也在颤抖。她打量四周，但什么也看不到，一个人也没有。她坐在地上，从嘴里掏出手帕，把水壶口对着嘴，一滴水流了出来，简直是天赐甘露。一滴水。她品味着这滴水，再次往远处看去。空无一人。她竖起耳朵。静寂。丛林中只是一片沉寂。她必须离开这个藏身之处，去找同伴。正要起身，她听到了猫头鹰叫。三声。没错，是猫头鹰的叫声。她回以戴胜叫。三声。附近的灌木丛有了动静，有人低声问：

“你是谁？”

塞利阿半天没说话，然后反问道：

“你是谁？”

树枝被拨开来，塞利阿看到小贝克的脸上露出了一点点。

她用两只手拨开遮住自己的树枝。

看到红头发的小姑娘，他笑了。姑娘拨开树枝，就像打开窗帘那样，然后一点点露出了自己的脑袋。

“塞利阿！”

塞利阿也笑了。一丝悲伤的、无比悲伤的笑容。

“我迷路了。”

小贝克把食指放在嘴唇上。塞利阿靠近他耳边：

“马特欧死了。”

“我知道。”

两人共同分担着痛苦，共享着这临时避难所。

夜幕降临之前，他们一起忍受着饥渴。

19

佩皮塔提着一个盛满水的锌桶登上客店的露台。她看看天，又哭了起来：

“欧尔滕霞，现在你们俩在一起了。”

不知为什么，自从看照片回来，她突然有了大哭的冲动。每天都会无缘无故地哭几次。随时随地，即使不想伤心事，她也会掉下泪来。

“在这儿，阳光会把水晒得暖暖的，我的宝宝肯定会非常舒服。”

她把盆放在那儿，放一个下午。然后，就可以用暖乎乎的水给滕西洗澡了。因为她现在没有缝纫活，可以逗孩子玩了。不到一小时前，她把自己加工的最后一套嫁妆交给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彭特霍斯商店。那是四套床单、三套毛巾、两件桌布以及配套的各十二条亚麻餐巾。百合花蕾的徽章里绣着字母 D 和 MA,每件都有。另外还有一件新娘的睡衣,脖子和袖口上有三排荷兰花边。店员马诺丽塔检查了活计。

“太漂亮了!怪不得大家都说你是全马德里最好的绣花女。”

店员付了钱,却没交给她别的活,只是转达了店主的交代:

“她说有活会通知你。”

佩皮塔走出店门,满心以为他们果真会通知她。但是还没走到街角,店员就追上她,低声说:

“她不会再交给你别的活了。”

“为什么?”

“因为有人跟她说你父亲和姐姐都是赤色分子,你曾经被抓到内务部。”

不需要更多的解释了。仅仅因为在内务部里呆了几个钟头,佩皮塔就曾经失去过一份工作。当时堂费尔南多把她推了出来,说她不能在他家干下去了。

“马诺丽塔,谢谢你告诉我,愿上帝跟你同在。”

“不用谢。”

店员左右看了一眼,就跑回店里去了。

回客店的路上,佩皮塔走进圣胡达斯塔德欧教堂,点燃了两根蜡烛。

“一根是请你告诉我哈伊迈是否活着,另一根是要你帮我找到工作。”

泪水滚落下来。她往施舍箱投了一枚十分的硬币,低声央求着万能的保护神。

“这一枚大钱是求工作的。如果从今天到明天的工夫能让我得到哈伊迈依旧活着的消息,我就会再投一枚。”

佩皮塔哭着从教堂回来。塞利阿夫人安慰了她之后,就在客店门口和阿托恰的大门处贴了张广告,上写:熟练裁缝工为您服务。

佩皮塔很快就找到了工作。三个星期后,她正给滕西洗澡的时候,彭特霍斯商店的女主人摁响了门铃,她要找佩皮塔。她想问问佩皮塔是不是就是门口张贴的提供裁缝服务的人。听说她是马德里最好的裁缝,而她正好需要做一件特殊的衣服,因为丈夫要带她去参加王宫饭店举办的浪漫舞会。

佩皮塔接待了她的第一个顾客。她量了尺寸,让她拿来布料。不过,在此之前,她已经急不可耐地跑到厨房把消息告诉给了塞利阿夫人,两人都开心地大笑起来。

“塞利阿夫人,您看到了吗?那个女人不想让我为她的店做缝纫活,现在却让我为她本人做衣服。”

第二天一大早,她就会下楼向圣胡达斯表示谢意。她将点燃另一根蜡烛。这次只点一支,是在教堂对面的蜡烛店买的一根很粗的蜡烛,然后又往施舍箱投了一张一个比塞塔的纸币,好让神告诉她哈伊迈是否活着:

“看来你给人安排实现不可能的事情,是要提前收费的,而且一个一个地来。你真够精明的。一件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就要一根蜡烛,一枚大钱。好吧,这件事情呢,我也给你一个比塞塔,我已经点了一根漂亮的大蜡烛,我也聪明着呢。我知道事情越难就要价越高。”

回客店的路上,她将看着天空。她到露台晾漂白的衣物。她一边抖动着一床床单,一边看着天空,然后用两根夹

沉睡的声音

Na voz dormida

子紧紧固定住床单：

“没想到那些神这么看重钱。”

接下来，是另一条床单，又一条。晾完了，她看着床单如何随风抖动。如果没有风，她就用手晃动绳子。她喜欢看衣物白色的花边，喜欢衣物散发出来的香味。

“佩皮塔！佩皮塔！”

是塞利阿夫人在叫她。她牵着滕西，从楼梯的空隙中探出半个身子正在叫她。孩子喊着奶奶并要奶奶抱。夫人喊道：

“佩皮塔，赶快下来！”

她之所以这么高声叫是因为邮差来了。

“什么事？”

“有你的信。”

通往露台的楼梯狭窄、陡峭。佩皮塔三步并作两步跳下楼梯。邮差手里拿着一封信在门口等候。塞利阿夫人不想拿信。她请邮差稍等片刻，因为佩皮塔盼这封信已经很久了。她已经无数次伸手去拿信，却没有一次是给她的。最近几个月，自从发生蒙特罗山顶惨案以来，她陷入绝望。每次邮差没叫她的名字就离去之后，她都会关上门痛哭。但是这次，邮差终于叫了她的名字。塞利阿夫人希望佩皮塔能听到，能亲手收到自己的信。

佩皮塔将听到自己的名字。

她将伸出颤抖的手。

“谢谢！”

把信封翻转过来，她的眼泪将扑簌簌落下来。

寄信人：哈伊迈·阿尔坎塔拉。

她看着信的反面，念道：哈伊迈·阿尔坎塔拉。她将亲

吻信封。她将拥抱邮差,拥抱塞利阿夫人,她伸出胳膊去抱滕西,她要和孩子一起跳舞。

佩皮塔在房间里读着信的第一段内容,得知信件来自何处,又拿起放在床上的信封,证实信件发出地址是布尔戈斯中央监狱。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她的兴奋。

哈伊迈被捕了。他坐牢了,没错。但是他还活着。他写信告诉她他依旧爱她。他还活着。这些年来,他没有一刻不思念她。他仍然爱她。布尔戈斯很远。但是她要去布尔戈斯看他。

她要去布尔戈斯。

是的,等她完成那件顾客要穿去参加王宫饭店浪漫舞会的长裙后她就去。

她要去,因为他依然爱她。

她给彭特霍斯商店的女主人量取尺寸,同时脑子里一个一个字地回忆哈伊迈在信上写的内容。她将多次给顾客试衣服,因为顾客希望自己的衣服是舞会上最浪漫漂亮的一件。她有一搭没一搭地跟顾客说着话。虽说左耳进,右耳出,她还是听得出来顾客得意于丈夫的爱。是啊,佩皮塔给她束紧腰身,别了根别针,听着她炫耀丈夫的爱,因为丈夫邀请她参加舞会。舞会上将有五个乐队,米内瓦将登台演出。还有诗朗诵,舞会的压轴戏是西班牙安娜的方丹戈舞^①,还有她那八对儿伴舞,更不用说红厅的晚宴、冬宫的华尔兹。是啊,她炫耀着王宫饭店舞会的盛况,因为参加者都是马德里的上层人物。她炫耀着爱情。谈到丈夫时,她

① 方丹戈舞,在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伴随着击掌、吉他和响板一起表演的一种歌舞。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的脸红了。她情不自禁地感叹。佩皮塔听着她的感叹，想着自己每隔十五天就会接到来自布尔戈斯的信，也一起跟着叹息。

顾客在感叹。

佩皮塔在感叹。

20

媒体协会在王宫饭店举行的舞会开始前不久，长裙做好了。彭特霍斯的女主人派店员马诺丽塔到阿托恰客店取衣服，同时交给她一份圣诞礼物：一管口红。这是店主人在罗贝塔香水店购买舞会门票时赠送的礼物。除此之外，还有一双主人穿小了的水晶丝袜。

佩皮塔收了自己的工钱，接受了礼物，请店员在走廊里稍微等一会儿，长裙马上就包好了。可就在这时，门铃就响了。

“是堂费尔南多。”

塞利阿夫人告诉佩皮塔堂费尔南多找她。

“堂费尔南多，老爷？”

“没错。”

“他来干什么？”

“来看你，他跟我这么说的。”

佩皮塔在厨房接待了堂费尔南多，先生眼睛眨个不停，她则继续在桌子上包裹那件衣服。

“您请讲，老爷。”

“圣诞节到了。”

听到这意外的一句话，佩皮塔抬起了头。她嘴里咬着三个大头针的头，咕哝不清说了些什么。堂费尔南多对此的理解是：真是一桩大新闻啊。虽然如此，沃尔特加医生还是又说了一遍：

“圣诞节到了。”

佩皮塔没办法，只好把大头针从嘴里取出来。

“老爷，您来这儿就是为了告诉我圣诞节到了？”

“不是。但我知道你未婚夫在布尔戈斯，现在圣诞节到了……”

“您怎么知道的？”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圣诞节到了，我过来问问他的情况，我不想错过这个送你圣诞礼物的机会。”

堂费尔南多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

“老爷，您收起来吧，别侮辱我。”

“我欠你的，佩皮塔，现在是一个好机会。”

“您什么也不欠我的，所以请不要用莫名其妙的几个钱来侮辱我。”

“这是一个心意，佩皮塔，只是一个心意而已。”

佩皮塔从先生伸过来的那只手上拿过钱，把它塞到先生上衣的口袋里。她怀疑礼物的借口之下还掩盖着什么她还没弄明白的阴谋。

“别再说了，老爷，我已经跟您说了您在侮辱我。”

“我不想侮辱你，我只是想帮助你。”

“能不能告诉我您为什么觉得自己有义务帮助我？”

沃尔特加医生关上厨房的门，低声回答说：

“因为你帮过我。”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我？可以知道在哪件事情上帮了您吗？”

“你没有说出我的名字。”

佩皮塔把衣服包好了。她用大头针别好丝绸纸，想起当时堂费尔南多把自己从内务部解救出来时，一再问她有没有说出他的名字。她想，现在哈伊迈被捕了，堂费尔南多肯定认为哈伊迈知道一些他本不该知道的东西。害怕。堂费尔南多害怕了。负罪感。负罪感又让他的良心承受痛苦。每当眨眼，他的眼睛就会流露出不知所措的惶恐。他们上次见面，佩皮塔就证实了这一点：当时她在过街，两人走了个正对面。堂费尔南多挽着堂娜阿姆帕罗的胳膊，和父亲在一起。夫人已经不再像鸽子似的住在阁楼上。佩皮塔想停下来打个招呼。但是堂娜阿姆帕罗却跟她说再见，然后接着向前走。他们，他们俩，互相看了一眼，然后一边走一边冲她点点头。父亲微笑着，儿子则不断眨眼。害怕和负罪感。因为害怕，他把她从家里赶了出来。可良心又因此受到谴责。堂费尔南多把她从内务部解救出来只是因为害怕她说出自己的名字。现在他知道哈伊迈被捕了，又开始眨眼，担心自己会被供出来。

“您把我从家里赶出来就给了我一个恶报。别想在我身上洗清你良心上的罪恶感。你给了我一个恶报，别以为还能给我什么别的报答。您想买的东西是拿钱买不到的。”

“佩皮塔。”

“什么佩皮塔不佩皮塔的。现在你就给我出去！”

塞利阿夫人听到佩皮塔的吼声，来到厨房：

“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塞利阿夫人，老爷要走了。”

“究竟怎么回事？”

“没什么，我正要走呢，她说的没错。”

堂费尔南多出门的时候，佩皮塔走上前，拽住他西班牙披风下面的胳膊，把他拉到自己身边，嘴巴靠近他耳畔：

“您尽管安心地走吧，老爷，您的名字被藏起来了。如果到今天都没有说出来，那就意味着再也不会说出来了，不管这中间有没有钱的交易。”

“我只是想……”

“我已经知道您是怎么想的了，现在您已经知道了吧，您要收买的东西是不能买卖的。愿上帝跟您同在，老爷。”

佩皮塔勉强甩给他一个笑容。

堂费尔南多眨着眼睛。

浪漫舞会的第二天开始，订单纷至沓来，佩皮塔不得不跟客户预约，才能接待她们。因为彭特霍斯商店的女主人走进王宫饭店的红厅时，身穿的古典长裙引起了轰动。她的女朋友们纷纷向她打听谁是她的裁缝，她却并不愿意跟别人共享马德里最好的裁缝。是她的店员马诺丽塔在整条街上和彭特霍斯广场所有的店铺广为告之的。

名声传开了。舞会上最漂亮衣服的作者就住在阿托恰，住在塞利阿夫人的客店里。

佩皮塔必须好好安排。马德里最好的裁缝的家门口排起了长队。三王朝圣节之后等她从布尔戈斯回来，她才能开始接待第一个顾客。

现在她要去买两张火车票。因为她要和塞利阿夫人以及孩子去看哈伊迈。两张票，因为孩子不需要买票。做衣服的报酬足够她买票的了。她们三个人都去。

她要穿上自己最漂亮的长裙，当年，她去阿维玛丽亚大街，第一次希望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于是穿上了阿尔穆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德娜那条带紫花的宽幅裙子。现在她按照最新时尚,改了领口和袖口,缩小了裙边的宽幅,她要穿上这条长裙去布尔戈斯。

因为她再次希望自己漂漂亮亮。

她要穿上水晶丝袜。

她要抹上口红。

21

下一盘棋吧,免得自己胡思乱想。哈伊迈希望自己平静下来。挪动一下象,好让自己忘记反复出现的梦境:佩皮塔往厨房走去,鞋子湿了,衣服上的花掉落在地上。下盘棋,好让自己不要陷于悲伤之中,不要有挫败感。科尔多瓦人死了。下一盘棋对付焦躁的内心。这个自从贝尼马美特游击学校认识以后须臾不离的同志死了。挪动白棋子。那个叫费利佩的人死的时候名叫马特欧·贝哈拉诺。托尔多也死了。他没能在逃跑的时候保护他的一个女儿,两个人都从背后被枪弹射中。车威胁象了。下盘棋,好让自己不再想那些混乱中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蒙特罗山顶的惨败导致乌姆勃利阿山游击联盟刚一成立就瓦解了。将。他把妹妹拉下岩石。拽着她,把她带到营地的后门。看到她跑了。所有人都跑了。她往山下跑了。手里拿着那支小手枪。

“该你走了。”

“将。”

成功逃脱的人都藏起来静等着天暗下来。晚上,他们在以前约定发生紧急情况时集合的地方开会。在会上,大家认为,由于山区已经落入敌手,他们必须加入埃斯特雷马杜拉和中部游击联盟。那天晚上,他们得知以前曾成功占领的埃尔亚诺的那个小镇被夷为平地。所有的乡亲们都被赶了出去,房子被烧光,他们被禁止住在自己的土地上,甚至不能出现在距离小镇五十公里以内的地方。王与车易位。妹妹没到集合地点。他再没见过她。一个月之后,哈伊迈在阿维玛丽亚的一个地窖里和赫苏斯·蒙松^①一起准备阿兰山谷反攻,他得到了妹妹的消息。她很安全。别人只说了这么多,他也没问别的。只要知道她很安全,就够了。要想不把王暴露出来,就得挪动卒子三。在阿维玛丽亚跟政委开会时,他努力不去想佩皮塔。她的湿鞋子,她的带花长裙。他没法从脑海中赶走这反复出现的画面。到了大街上,他犹豫了。到了马格达莱纳大街的拐角,他更举棋不定。佩皮塔就住在咫尺之遥的地方。上去一趟太容易了,不要一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把她拥在怀里。他想见到她,见到她的花裙,花裙上再次洒满了花。他犹豫,他不想让她陷入危险境地。他咬着嘴唇,直接去了德利希阿斯车站。在他们相吻的站台,他更加思念佩皮塔,想念着她无与伦比的眼睛的颜色,想念着她额上总滑下来的那绺头发,想着她等待着自己的嘴唇。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没注意到有两个人一直跟踪着他。他最终没能上火车。

“将死。”

棋盘上的国王死了,就意味着输了,要开始反攻了。

^① 蒙松,西班牙纳瓦拉人,20世纪40年代最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再来一盘。

时间在黑白棋子中流逝。院子里很冷。早饭喝的麦芽酒已经无影无踪，不能让自己的胃暖和起来。上午的时间过了大半。口袋里还保留着四颗干巴巴的杏仁无花果。该吃午饭了。他的玩伴现在还显得精力充沛，因为他把早饭那几颗无花果吃掉了，好忍得住饥饿。此外，他们决定拒绝食堂的伙食。冰冷难闻的莴苣汤，要么就是鹰嘴豆汤。脏水中浮动着几颗鹰嘴豆，比战争时期吃的内格林兵豆^①还差。无花果，一小块面包，随便什么烂糊糊，就把他们打发了，就这样得一直捱到晚上的下一顿饭。他们在细木工作坊干完活就下去到厨房烤土豆吃。作坊里制作的小木头盒子，都交给女人们拿到家乡的大街上叫卖。

“该你出了，赫拉尔多。”

他又输了。他似乎不在乎，其实很在乎。太多的失败了，自己的或别人的失败，他必须在象棋上寻找一些无足轻重的胜利。他将学会新的战略，袭击也好，防守也好，让他摆脱那种自己不能积极参与任何战线的工作的感觉。他将充满热情地下棋。在那个被他称作大学的监狱，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所有那些骗过新闻检察官拿到手的书籍。他热切盼望着佩皮塔的信，那是些毫无城府没法骗过检查的信。他逐步变成了一个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史专家。

“将。”

还差两天就可以跟佩皮塔见面了。两天。他急切地期待着那天的到来。

^① 西班牙内战时期，民不聊生，饥荒遍野，多数民众只能以兵豆充饥，当时内格林任共和派总理，故人们把这种食品称为“内格林兵豆”。

两天。

他的肾依旧很疼，还会尿血。手指也疼，虽然指甲已经长起来了。“我叫哈伊迈·阿尔坎塔拉。我是战俘。”哈伊迈·阿尔坎塔拉。军事法庭就把他当作贝尔奇特的居民哈伊迈·阿尔坎塔拉判罪了。他们没有把他和黑夹克联系起来。

他没有被判处死刑。

省政府警察局政治社会部进行了一系列调查，旨在发现并解散本省会地下颠覆活动。这些活动的组织者为本省居民，他们企图重新组建共产党，还印发名为“藏书家指南”的传单，上面刊有若干篇地下报纸《工人世界》的文章。本案即是这一系列调查的结果。

法庭主席是一个上校。当辩护律师打算辩护时，他用手杖敲了敲地面。

首先他们宣读了被判处死刑的人的名单。一个接一个，一气读完。毫不犹豫。接下来就是其他的判决。首先读被告的名字，然后是相应的刑期。

哈伊迈·阿尔坎塔拉，三十年监禁。

“将死。”

“你进步很快。”

小胜一局。

“再下一盘？”

“待会儿吧。”

是啊，待会儿，待会儿他们还会再下。现在他希望在院子里散步。

“要我帮你吗？”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谢谢，我可以自己来了。”

他几乎还不能走路。但是，他努力走着。一边想着佩皮塔。“我要和塞利阿夫人以及孩子一起去。”她在上一封信里写道。孩子跟妈妈一样叫滕西。他想着马特欧，就要见到他的女儿了，而马特欧却终于没能见到自己的孩子。两天。他回忆着欧尔滕霞，那个在堂贝尼托那间大房子的墙上学会写字的女人。是他用一支写秃的笔，手把手教会了她写字。

“就这样，看到了吗？”

“这样，看到了。可你要是松开我的手，就乱套了。我不是多写就是少写字母。”

“你写吧，我会看懂的。我知道哪个字母是多余的，哪个是少写了。”

“你能把缺的补上，把多余的去掉吗？”

“你别想这些。你只需要写一个单词，把字母拼在一起，脑子里想着这个字写得对就行了。”

“当然了，这儿多了，那儿就会少了。”

哈伊迈在院子里散步。他抽完了一支烟，在地上踩着烟蒂。他感觉很糟。他每走一步，膀胱和睾丸都疼痛难忍。

赫拉尔多先生走了过来。他扶着哈伊迈走到卫生所，要了一袋热水。

哈伊迈要用这个袋子。热量能帮助他解出小便。鲜血。但并不能减轻他的痛苦。他感到愤怒。愤怒。因为他必须在两天之内恢复身体。他必须自己走进探视室。两天。愤怒。因为他知道他做不到。佩皮塔会看到他扶着赫拉尔多先生走进去。愤怒。

愤怒，没错。

22

布尔戈斯中央监狱的探视室凄冷、黑暗，但是寂静无声。没有铁栅栏，两堵半人高的墙，上有直插到屋顶的铁条，把中央走廊隔开。探视者并不多。因此看守可以听到所有人的对话。听到比较感兴趣的话题，还会停下来仔细听。佩皮塔和塞利阿夫人等待着。两人都紧紧抓住滕西的手。孩子瞪大眼睛望着周围的一切。她看见亲属们抓住面前的铁条。但是那堵墙挡住了她的视线，她没看见犯人们已经进来了。佩皮塔把她抱得高高的。

“在那儿。”

塞利阿夫人已经看见了赫拉尔多。佩皮塔只看到两个男人，其中一个由另一个人扶着。

“哪儿？”

“那儿。”

赫拉尔多帮助哈伊迈来到栅栏跟前。佩皮塔紧紧抱住孩子，嗓子眼里发出微弱的声音：

“他们把你怎么了？”

哈伊迈将右手从铁条中间伸过去。她也伸出自己的手。他们都够不着对方的手。但是他们感觉到指头碰到一起了。

看守命令他们把手收回去。哈伊迈注视着眼前深蓝无比的眼睛。

“多久没有看到这无与伦比的颜色了。”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哪个颜色？”

“你眼睛的颜色，小鬼。”

“你爱我吗？”她问道。“我爱你。”他回答，一边紧紧抓着铁条，因为他自己站不住。

“你往后面站站，我想看看你的长裙。”

佩皮塔往后退了几步，好让哈伊迈看到她的长裙。

长裙上面布满了花。

哈伊迈微笑了，他问佩皮塔抱着的孩子是不是滕西。

“是滕西，是。”佩皮塔一边回答一边回到栅栏跟前。她让女孩看着哈伊迈：

“你看。”

“你是我爸爸吗？”

“不，宝贝，我不是你爸爸。”

“她很像你，”他告诉佩皮塔，“跟你的眼睛一模一样。”说完又请她到收发室取他放在那儿的几条裤子。

“我在包里放了裤长尺寸，好让你帮我改改。”

她不知道哈伊迈在裤子的折边里藏了一份犯人们关于取消死刑的请愿书。她还不知道。但是她会知道的。开始改裤子、拆开裤脚的时候她就会发现。她将把请愿书交到“小门”，那是雷梅和红色急救会的女人们聚会的地点。

佩皮塔又往铁条那里靠了靠。她大声喊着。因为她在文塔斯监狱习惯了大声说话。

“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包裹和钱。”

“你为什么要大喊？”

“我不知道。”

“你别拿钱来了。党会管我的，你带着这个小天使已经够你受的了。”

探视时间结束了。看守命令犯人们回去。哈伊迈反过来问她：

“你爱我吗？”

“爱。”

“我也爱你，小鬼。”

赫拉尔多先生扶着哈伊迈走了。看守不耐烦了：

“快点，全都回到自己的牢房。”

佩皮塔的喊声穿透了空气传到哈伊迈的耳边：

“我明年再来。”

哈伊迈把头扭过来，他一边走一边看着那双蓝色的眼睛：

“给我写信。”

时间过去了。哈伊迈看到佩皮塔的嘴唇哆嗦着，看到她在挥手。

“我明年再来，我亲爱的。”

等待又将开始了。

他们将要等一年才能再见面。他们将每隔十五天写一封信。等待。赫拉尔多搀扶着哈伊迈回到自己的牢房。他们将一起下棋。一起等待。等待着经过审查的佩皮塔的来信。等待着那些信。等待着爷爷的信。等待，等待，潘普洛纳，马德里，轮流出现在寄信人地址一栏。每周有一封信来。他会写回信。他将自己的爱倾诉于语言中，这样才能继续活下去。这不是件容易的事。言语虽能够填补亲人的阙如，却更加反衬出跟亲人之间的距离。不，对他来说了解监狱外面的生活并不容易。他只是一个静止的证人，只能通过别人间接地了解那些大事，远远的，总是远远的。

不容易，不容易。

23

城市有自己的历史。但是也会有别人的历史,小的历史,个人的历史,孤立的历史,或者重叠的历史。书写历史的人把历史藏在记忆的一个角落里。哈伊迈现在布尔戈斯。他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他第一次走进学校上了学,也是在这里母亲在床头为他驱赶恐惧,父亲教他列队行走,就像那个背着木剑的铅制小士兵^①,在这里他学会了读书、写字,在这里他第一次跟别人打架,在这里他体会到揪妹妹辫子的快乐,在这里他体会到“激情”这个单词的含义。他在布尔戈斯。在这里,他不会失去激情,不会失去,虽然有时候感觉似乎在失去它。他将充满激情地继续战斗,从布尔戈斯,从遥远的地方继续战斗。他会记着父亲如何充满激情地履行军人职责,他会记着母亲如何充满激情地讲述儿童故事。他将充满激情地参与同牢房伙伴们的政治夜话。他将阅读英国战争简报,和同伴们一起讨论世界战争进程。他将充满激情地庆祝盟军的进展、攻占巴黎、轴心国力量的撤退,满心以为那些民主政府会支持国民联盟。他将在布尔戈斯监狱充满激情地做这一切。

卫兵们呆在自己的办公室,围坐在火炉旁。只有清点

① 来自一个童话故事,讲的是一把铅勺子熔化之后做成了二十五个小士兵,并被作为礼物送给了一个小男孩。后来在小男孩和士兵之间发生了很多故事。

人数的时候监狱的活动才会暂时中断。犯人们可以在监狱内自由活动,比如到院子里、去厨房,或者在牢房里召开政治会议。哈伊迈见证了诺曼底登陆给犯人们带来的兴奋,见证了收拾行李的人们的乐观情绪。这些人认为随着登陆成功,佛朗哥的独裁也到了末日。同样他也亲眼见到监狱的大门并没有随着盟军的胜利而开启以及人们的失望。在布尔戈斯,他见证了流亡中的共和政府的无能,听取了共产党对于那些民主政府不介入西班牙地盘的原因的解释。犯人们将就这些理由进行辩论,无形中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人之间的冲突升了级。

“他们提到西班牙局势的时候用的词是‘西班牙的问题’,你们能相信吗?我们原来只不过就是那个‘问题’而已。”

“我要在那帮民主党人头上拉屎。”

“那就用这张纸来擦屁股吧。这儿说得清清楚楚。都是你们共产党人的过错。要不是大家都以为如果共和国回来就会变成你们的政府,谁也不会担心苏联把南欧变成它的卫星国了。”

“可以知道‘大家’指的是谁吗?”

“别这么咄咄逼人。这位同伴说的有道理。你们拿那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把大家都给耍了。”

“我把你的嘴撕了。”

“你敢!”

新犯源源不断,犯人名单日益变长。越来越多的犯人加入到辩论中来。最新进来的同志带来了坏消息:

“阿兰山谷的行动是一场灾难,一场不幸。”

哈伊迈帮他把最后一扇百叶窗帘拆下来,放上自己的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薄褥子，好把外面的寒冷以及湿气隔开。

“应该召开一次紧急会议。”

他们召开了一次全体大会。新进来的人给大家讲了西班牙光复运动失败的情况。他建议大家就以下话题进行讨论：圣地亚哥·卡里略^① 在阿兰谷底撤退中负有什么样的责任；赫苏斯·蒙松过分指手画脚，太冒失，盲目乐观；西班牙国民联盟从法国准备发动反攻时，已经拥有了七千名西班牙游击队员，但是缺乏有效战略，对内部的消极力量也估计不足。

“他们过分相信人民的暴动了，可人民早受够现在的一切了。”

“这次冒险活动持续了十天，然后就这么完了。”

哈伊迈和他的同志们在布尔戈斯中央监狱，在这遥远的地方关注着发自比利牛斯山另一侧未遂的进攻计划。大家每月支付一百五十比塞塔，请一个看守把游击队报刊带进监狱。于是大家了解到游击联盟虽然遭受了失败，依然坚持武装斗争。

政治辩论让大家感到自己仍然在积极参与抵抗。他们将写请愿书和传单，在犯人中间散发，并送到监狱外面，以这种方式表明即使在监狱中，斗争仍在继续。哈伊迈将参加暴动宣传委员会的工作。他给细木工作坊的同伴们下达命令，让他们把传单藏在盒子侧面的格子里并带出去，让他们的女人们拿到公共汽车和火车上散发。时间在盒子里流

^① 卡里略(1915—)，西班牙政治家，以所著《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1977)而闻名。1936年加入西班牙共产党，内战中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指挥对佛朗哥的斗争。1960年到1982年任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

过。时间在布尔戈斯并没有静止，虽然哈伊迈经常觉得身在狱中只能眼看时间无情地流逝，但当佩皮塔在阿托恰客店打开那些侧面的小格子时，哈伊迈的激情将越过监狱的高墙飞出去，他的时间是充实的。

“哈伊迈。”

“什么事，赫拉尔多。”

哈伊迈手里拿着爷爷的一封信。赫拉尔多手上也有一封。两个人都盼了整整一下午。但是分发信件的管理员今天很懒，他比平常晚发了两个小时信。

“读完信以后下最后一盘棋？”

“好。”

哈维尔先生的信比平常短。字也写得歪歪扭扭。看得出来他写字的手比平常抖得更厉害了。短短的几行字里，爷爷给孙子，给他亲爱的孙子讲道，埃尔维丽塔在离开西班牙之前跟他告别，说她现在跟祖母一样名叫塞利阿。还说他得了场肺炎，不过病很轻，很轻，现在已经好了，叫他不要担心。但是哈伊迈又怎能不担心呢？爷爷的话让他愁思百结。爷爷病了。塞利阿在布拉格。

他读完这封信，对下一封信的盼望又重新开始了。

“等你想下棋了，咱们下最后一盘棋。”

“最后一盘。”是的。他的同伴将不再跟他一起下棋来打发时光，来盼望每周的来信，也不会再跟他一起每年一度到探视室等待家人，也不会再在探视之后跟他一起回到牢房，开始盼望又一年的到来。因为下午他的同伴就要获得自由了。一个看守将念到他的名字并大声说：

“带着全部行李出来。”

他将带着自己所有的物品以及哈伊迈委托他带给佩皮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塔的一个盒子出狱。同牢房的同伴都向他鼓掌，庆贺他的离去。大家排成队跟他拥抱，失声痛哭。他将背上包，把象棋交给哈伊迈：

“下一盘棋我们在外面下。”

监狱门口，塞利阿夫人正在等他。

24

为庆祝丈夫归来，塞利阿夫人邀请佩皮塔和滕西到圣吉内斯吃点心，吃巧克力油条。

“我能不能想吃多少油条就吃多少？”

“你愿意吃多少就吃多少。”

孩子咬着下嘴唇，眼望上空，计算着自己能吃多少根油条。塞利阿夫人用力抓住赫拉尔多的胳膊。他则紧握妻子的手。在佩皮塔面前两人都尽量控制自己的激动，这样赫拉尔多先生的归来就不会更加反衬出哈伊迈的缺席。但是佩皮塔依然感觉到了，就像当头吃了一记闷棍。不过，她还是极力掩饰着自己的情绪，笑咪咪看着滕西。

“小姑娘，你可要吃撑喽。我现在就能想象出来你那副吃相。今天晚上，你的肚子可就会好好疼了。”

没错，凌晨滕西在床上翻来滚去，佩皮塔被她惊醒。

“你能不能安静一下，别再跟蜥蜴尾巴似的搅动我了。”

“我肚子疼。”

“我早就知道，人不能那么贪吃的。”

滕西把没消化的巧克力油条都吐出来之后，便像那些

处于恢复期的病人一样扑到佩皮塔怀里撒娇。

“赫拉尔多先生是我的祖父吗？”

“是。”

“可你不是我母亲，他又不是你父亲，他不可能是我的祖父。”

“我是你的假母亲。”

“赫拉尔多先生是我的真祖父还是像你一样是个假祖父？”

“假的。但是有些假话比那些最真实的话还要真实许多。”

“学校里的孩子都有真母亲，我也想有个真母亲。”

“你有一个真母亲，她在天上。你还有一个假母亲，你比其他孩子的母亲多。去睡吧，已经不早了。”

“我说我有一个祖父，可有些孩子说我撒谎。我怎么跟他们解释呢？”

“告诉他们有些谎言就是事实。”

“跟那些修女也这么说？”

“对。睡吧。”

早上，当佩皮塔给滕西梳头时，孩子在镜子里端详着两个人的脸。下午，当她们去卡萨德坎坡找雷梅时，滕西拽了拽佩皮塔的手，让她看着自己：

“我像你吗？”

“像。”

“咱俩这么像，你就像我的真母亲一样，对吗？”

这是个周日，虽然很冷，卡萨德坎坡却比平常人更多。到了“小门”，装作野餐的女人们围住雷梅。

“可怜的孩子。”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我跟你一样难过。”

“幸好孩子没受什么苦,这是唯一的安慰。”

“发生什么事了?”

“雷梅的儿子,突然死了。”

佩皮塔挤进去,身后的女人们还在叹息:

“早就说了那些小天使们心脏都跳不长。”

“但是谁能有这个心理准备呢?”

“尤其是她,她在监狱里哭了这些年,还说这些年都没能照顾孩子,她是个坏母亲。”

“坏母亲?她可不是。”

雷梅拥抱了佩皮塔。

“我的孩子。”

“他现在在天上了。他是天上的小天使,呆在那儿比在这儿好多了,比我们所有人都要好,雷梅。”

女人们纷纷安慰这个刚刚失去孩子的母亲,然后打开篮子,把自己攒的食物拿出来。雷梅把食物分成不同的包,准备送给那些没有家的犯人。

“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是啊。

“有谁带钱来了吗?”

佩皮塔带了钱。她还带来了哈伊迈藏在盒子里通过赫拉尔多先生带给她的请愿书。

“应该把这个带到国外在报纸上发表。”

这一年没过完,声明就发表了。细木工盒子行使着自己作为信鸽的使命。佩皮塔无意之中尽了一名地下共产党员的职责,虽然她永远也不会加入党组织。

“您知道吗?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哈伊迈。我什么也

不欠你们的，雷梅夫人。我真想让你们的人都去见鬼。”

她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哈伊迈。她把哈伊迈带来的消息送到卡萨德坎坡，到拉斯特罗旧货市场低价叫卖木盒子；或者为了哈伊迈，以红色急救会的名义到雷梅指定的食品商店买食品，把篮子填满；或者把自己做衣服挣来的一部分工钱攒起来交给雷梅，因为她知道雷梅会把募捐来的钱分给犯人，而哈伊迈就是犯人之一。他总是拒绝拿佩皮塔每年一度送给他的钱。她和雷梅在“小门”见面都是为了哈伊迈。虽然每月都去参加聚会，她却依然拒绝入党。

“你们的人给我带来的除了烦恼再没有别的了，雷梅夫人。”

“亲爱的，会好起来的。”

“全是烦恼。我看你们成天就是政治政治，什么用处也没有，想要发生你们希望的事情，门儿都没有。”

“我希望发生的事情就是获得自由。”

“还有烦恼。要不然，走着瞧吧。”

烦恼。

佩皮塔最近一次经历的烦恼跟主教有关。事情发生在一个月前。大主教拒绝为她的婚姻做圣事，因为她的未婚夫是无神论者。哈伊迈已经委托赫拉尔多全权代表自己和佩皮塔办理两人结婚的事情。但是布尔戈斯中央监狱的牧师说他必须放弃自己的政治信念才能结婚。哈伊迈拒绝了。牧师说主教认为错在哈依迈自己。“我无所谓，但我的未婚妻会很痛苦。”哈伊迈回答说，然后他又问牧师会不会因为什么原因脱掉自己的教士服。牧师说决不会。于是哈伊迈请他理解，一个共产党人同样也不会因为任何原因放弃自己的信仰。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雷梅夫人，您看到了吧，从现在开始，我每次去布尔戈斯都有可能被拒绝入内。去年就是如此。他们说我不是他的家人，于是我没能见着他就得回来。这给我多大的打击啊。这个打击永远藏在我心里，别人谁也不知道。给他造成了什么打击我简直连想都不敢想。整整一年，人们都说很快。我盼望着，千方百计攒钱去一趟，可是就这样回来了，连他的面也没见着，还花掉了我仅有的本可以花在其他地方的钱。现在可好，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又说什么我不是他的家人，而主教又因为我的未婚夫是搞政治的，不肯成全我们成为一家人。所以，您不要来跟我说什么政治就是为了自由。自由是什么，老实说，只有在那些把脚伸到水坑里愿意怎样溅一身水就怎样去做的孩子身上我才看得见自由。”

她不喜欢政治，她喜欢过安宁的生活，希望呆在科尔多瓦，希望哈伊迈不坐牢。佩皮塔不喜欢任何自己理解不了的东西。她年复一年，每月都去参加他们的会议，把自己能贡献的都贡献出来，但是从不谈论政治。她跟同伴们谈论雷梅儿子的死，谈论她那三个待字闺中的女儿的婚事，或者谈论滕西已经长大了云云。她不喜欢谈论政治。只有当女人们谈论她能理解的话题，或者当雷梅告诉大家她终于把行李还给了埃尔维拉之类话题的时候，她才会参与进来。那个红发小姑娘仍在进行游击战争，手中拿着武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勇敢，她后来被送往捷克斯洛伐克了。雷梅还会讲到索莱，那个佩尼阿兰达德勃拉卡蒙特的助产士，以及她那被挖去一只眼睛的女儿，她们已经流亡到墨西哥，在那儿仍积极跟共和国政府合作。雷梅告诉大家帮助索莱和埃尔维拉逃跑的歌唱家安东尼塔·克罗梅被迫流亡法国，

就因为她跟一个长枪党人说她全身的血都是红的。只有这样的时刻,佩皮塔才会参与进来。

但是当女人们愤愤然谈到盟军已经打了胜仗,他们自己的形势喜人,却不肯进入西班牙国土;当她们说联合国已经成立,但西班牙被排斥在外等等;佩皮塔总是保持沉默。虽然联合国建议各国作为制裁手段,跟西班牙断绝关系,依然有阿根廷、葡萄牙、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及教廷在西班牙设立使馆。消息传来,佩皮塔依然保持沉默。她会向四周张望。她默默地听同伴们议论那些大国如何孤立西班牙,议论经济危机、阿根廷的支持、埃娃·杜亚尔特^① 的访问,或者庇隆^② 支援给他们的兵豆。

年复一年,佩皮塔牵着滕西的手,参加卡萨德坎坡的野餐。滕西慢慢长大了,逐渐明白了佩皮塔不愿意理解的话。佩皮塔发现这孩子眼睛总是睁得大大的,而且每次会议之后,总去找雷梅让她给自己讲母亲的事。

“她很勇敢,很勇敢。”

佩皮塔注意到滕西用崇拜的眼光看着雷梅。

然后就开始问一些对她来说不太适宜的问题:

“雷梅,支部是什么?”

于是佩皮塔就不再带孩子参加会议了。

“你怎么不带孩子来了?”

她们这样问道。

她就会回答说孩子烦了,她不想说孩子还太小,谈论政

① 埃娃·杜亚尔特(1919—1952),阿根廷总统胡安·庇隆的夫人。

② 胡安·庇隆(1895—1974),阿根廷陆军上校、总统,庇隆主义运动的创始者和领导人。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治还为时过早,再说她也不同意别人跟她谈论政治。

她将继续默默倾听同伴们的对话,同时感觉到一只黑色的毛茸茸的蜘蛛正往她头上织一张黏糊糊的网,而自己的外甥女已经被咬了一口,正在家里抓挠。

25

“佩皮塔。”

“什么事?”

“你开小差了。”

“我刚才有点走神。”

“小门”的会议刚刚结束。佩皮塔很高兴地得知托马萨已经得到了一张床。文塔斯监狱已经不那么人满为患,每一个女犯都有了自己的空间和一张床。托马萨给雷梅写了一封信,雷梅读给大家听。佩皮塔听着这个称呼雷梅为姐姐的人写的信。之后又听到一条消息:支部慢慢消失了,最后的游击联盟行将解散。

“国民警卫队的流动部队对他们的围剿越来越紧。”

“埃尔亚诺的联络员对他们的支持也越来越少。”

“武装斗争已经没有意义。”

武装斗争已经没有意义。佩皮塔想着欧尔滕霞。姐姐无比勇敢,她手拿武器斗争到最后一息。她想着那些死在山上的人,想着自己在认识黑夹克那天在车站踩到鲜血的情景,想着那些紧闭双眼张大嘴巴的照片。

“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什么？知道游击队已经完了，因为游击战争已经没有意义了？”

“你只知道了一半。走，咱们一起去地铁站，路上我给你解释另一半。”

是的，她只了解事情的一半。当那些女人们说下一年是使徒雅各年^①时，佩皮塔想到了那些死去的人。她想到了死者。她想到了那个令人讨厌的党。多年来党一直徒劳地坚持游击战争，来表现自己的力量，让人们注意到自己的存在，让很多成员英勇无比却毫无意义地死去。

去地铁站的路上，雷梅跟她解释说留在山上的男人和女人们已经很少。

“他们遭受的苦难够多的了，现在他们该走了。我们的斗争是政治性的，也只能是政治性的。”

斗争是政治性的。那些手拿武器斗争的人们或者死了，或者身陷囹圄，或者处于危险之中。

“明年是雅各年。”

“那又怎样？”

“你必须写一封信。”

她必须写一封信，因为明年是雅各年。所有的家属都要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的红衣主教写一封信，请他要求政府赦免犯人。

佩皮塔必须写一封信替哈伊迈申请赦免。

雷梅将替她的妹妹托马萨，那个已经得到了一张床的皮肤青黄的埃斯特雷马杜拉人请求赦免。

^① 如果圣地亚哥日(6月25日)是周末，那一年就是使徒雅各年。在这一年里人们一生中所犯的过错都会得到原谅。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佩皮塔要写这封信。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她收到了来自基罗加·帕拉希奥斯红衣主教的信，信中主教向她致意，称已经收到了她的信，而且祝福她，何塞法·罗德里戈斯·加西亚小姐，还说他们已经认真地把她信中提到的赦免请求转交给政府。政府已经回信说他们将认真研究，并将把这件事提交给大元帅考虑。信的结尾写道：“他会帮助我们的。”

“他会帮助我们的。”“大元帅。”佩皮塔重复默念着这两句话，当天下午就去了圣胡达斯塔德欧教堂。她把一张一个比塞塔的纸币投到施舍箱。“他会帮助我们的。”这天是周二。教堂排队的人们排到了圣塔克鲁斯广场。“他会帮助我们的。”“大元帅。”佩皮塔将耐着性子等待着，一遍又一遍述说着自己的愿望。“他会帮助我们的。”轮到自己时，佩皮塔走进教堂，点燃一支蜡烛。“他会帮助我们的。”她将一边看着圣徒，一边把那张一个比塞塔的纸币投到施舍箱。

“帮帮他吧，圣塔德伊托^①。”

26

雅各年政府实行的大赦没有惠及哈伊迈。佩皮塔又写了一封信。这一次，是尊敬的圣地亚哥红衣主教阁下的私人秘书赫苏斯·布雷塞多·拉富恩特写的回信。

回信是用打字机打出的，只有短短几行，尚不足半页：

^① 圣塔德伊托，圣塔德欧的昵称。

在下,主教的秘书向您,何塞法·罗德里戈斯·加西亚夫人致意。我受尊敬的红衣主教阁下委托,很高兴地告诉您红衣主教大人已经收到了您本月三日寄来的信。尊敬的大主教阁下委托我告诉您,为隆重纪念雅各年,他很久以前就向有关部门申请实行全面大赦。但是,令红衣主教大人遗憾的是:您的家人没有从中受益。他已经记下了您家人的名字,准备寻找合适的时机请求相关部门实现您的愿望。他热情地借此机会向您表示他的敬意。

佩皮塔大声朗读了这封用专用笺写就的公文。哈伊迈听了,目光转移到铁条的另一端。等佩皮塔读完之后,哈伊迈抬起目光,发现看守正站在面前。

“抱歉。如果你需要什么……”

佩皮塔无法控制住自己的哭声。哈伊迈用脑袋示意看守关照一下。

“让我安慰安慰她。”

“我没办法帮你。”

“你可以的。”

“你们没结婚我就让她进来了,你不能要求更多了。”

“如果我没有更多的要求,我就什么也不能再给你了。永远不会。你明白吗?”

是啊,他明白。这个看守就是负责把地下报纸传进监狱的人。党为此付给他很优厚的报酬。哈伊迈每年一次还会额外付给他小费,这样在其他看守要求佩皮塔出示户口簿之前,她就能进到探视室,他也可以在门口等候她。

蓝眼睛的女人听不见两个男人在说什么,但是她在哈伊迈的眼神里发现了一丝她从未见过的严厉。哈伊迈站起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身来。

“你给我五分钟的时间。”

“你不知道你的要求有多过分。”

“五分钟。”

佩皮塔站起来，抓住铁条。她看到看守离开中央走廊，哈伊迈走出探视室。几分钟后，刚刚离开走廊的看守抓住她的胳膊。

“请跟我来。”

一条狭窄走廊的尽头，有一扇门。佩皮塔知道哈伊迈在门后面等着她。虽然她不知道为什么，她能预感得到。看守一直没有松开她的胳膊，带着她向那扇门走去。

果然。

哈伊迈在。

看守打开了门。

“你们有五分钟的时间。”

五分钟。这么多年来，对哈伊迈来说第一次感到一分一秒的时间都是那么重要。他急匆匆跑向佩皮塔。仅仅只有五分钟的时间。

她把嘴伸了过去。

“近看你更漂亮了。”

他抚摩着她的面颊，寻找着她的目光。

“我还有很多年才能出去，你等我会浪费你的青春。”

“近看你就更傻了。来吧，吻我。”

不慌不忙。他们慢慢亲吻。默默地，不慌不忙地，他们拥抱着对方。他们摸着对方的手，看着对方的手指，爱抚着对方，微笑，他们的嘴唇再次相遇。五分钟。

看守打开门时，哈伊迈请求再给他们一分钟。

“好吧,但是只有一分钟。”

再来一分钟,好让哈伊迈再次吻她。好在嘴里再次感受一分钟海藻的味道。一分钟。

“您必须走了。”

他必须走了。

她走了。

许多年来,哈伊迈感觉嘴唇上有一片大海。

她走了。

再次吻她要过很多年。

她走了。

看守已经关上了门。

27

拿着哈伊迈放在收发室的盒子,佩皮塔离开了布尔戈斯中央监狱,心情从来没有这样灰暗。

她无比伤心地走向开往布尔戈斯的公共汽车,无比伤心地坐上开往马德里的火车。当她回到阿托恰客店时,她的蓝色眼睛比任何时候都要忧郁。塞利阿夫人和赫拉尔多先生正在账目簿上记录收支。他们停下笔,离开厨房的桌子,停下手中正在进行的每月的对账工作。两人都被佩皮塔眼中的悲伤压得心情沉甸甸的。

“怎么了?亲爱的。”

“没什么,塞利阿夫人。”

“哈伊迈怎么样了?”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就那样吧，就那样。”

听到佩皮塔的声音，滕西把母亲的蓝皮本子放在床上。走出房间之前，她在衣柜的镜子面前停下来，用一根宽宽的缎带束住腰身，接着踮起脚尖，跑上前亲了亲刚回来的姨妈。

“你吃过了吗？”

“没呢。”

“来，坐下来，我给你盛一碗西红柿兔肉，特别好吃，还是我做的呢。”

“真的？”

“真的，一点不假。”

西红柿兔肉让佩皮塔情绪高涨起来，吃过饭，她离开餐桌准备刷碗。赫拉尔多先生回去睡午觉了。

“你看，妈妈。”

滕西又一次踮起脚尖，把肩膀靠到佩皮塔身上。

“几乎跟你一样高了。”

“还差一点。”

“行了，别这么说，她还继续长呢。”

塞利阿夫人把碗从佩皮塔手中夺下来。

“我看你已经很累了。去睡一会儿吧，我来刷碗。”

是的，她很累了，但是她不能睡觉。哈伊迈在收发室给她留了一个木盒子。

“我必须把一个盒子送到‘小门’去。”

“我跟你一起去。”

“不行。”

一段时间以来佩皮塔一直拒绝带滕西去参加卡萨德坎坡的会议，但这次她却再三请求。

“让我去吧。”

“你跟奶奶在一起。”

“带我去吧，以前你都带我去的。”

“那现在不行了，好吗？”

“可是，为什么？”

“你别烦了，今天我不想跟你争论。”

她自己一个人去了，装作和别人一起野餐的样子，篮子里放着要交给雷梅的传单。

其中一个女人带去了一瓶苹果酒和玻璃杯。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她们在等雷梅到来，好为那些得到赦免的犯人干杯。托马萨就是其中之一。那个橄榄皮肤的埃斯特雷马杜拉女人高昂着头走出了文塔斯监狱。她紧紧抓着仅有的一点点随身物品，直到最后一刻还在担心大门不会为她敞开。

她在颤抖。

开始收拾东西的那一刻托马萨就开始颤抖。整个早上在等待看守把她带到门口的分分秒秒都在颤抖。何塞菲娜试图安慰她。

“亲爱的，别这么紧张。”

“他妈的，她们这么长时间还没叫我。”

“她们就会来的。”

她坐在床上，紧紧抱住自己的包袱，颤抖着。她无法控制自己的焦虑，竖着耳朵关注着中央走廊锁孔的声音。何塞菲娜坐在她身旁，但是听到隔壁监狱的哀叫声，她立刻站起身来。

“她又哭了。”

是的，隔壁牢房的人，一个已经被关了二十年的格拉纳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达女人发现自己已经闭经的时候号啕大哭。半个多月来她一直痛哭不已。何塞菲娜希望能找到合适的话语宽慰她。“亲爱的,这样你正好没了烦恼。”她说。格拉纳达女人仍然抽泣着,说丈夫想要孩子,自己也想要,他们在一起生活的为数不多的日子里一直想要个孩子。

“还有不到两个月我就可以出去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偏偏这样了。”

托马萨听到了牢房隔壁的动静,颤抖着。但是她仍然只专注于栅栏钥匙的声音。钥匙声响了。锁吱吱扭扭响起来。看守的脚步声由远而近一直到了托马萨跟前。托马萨颤抖着。她手拿着包袱站了起来,闭上眼睛,屏住呼吸,在牢房里等着。她颤抖、思量、疑虑,担心看守会扬长而过。

但是没有。

看守叫了她的名字。托马萨跟同伴们告别。她拥抱了何塞菲娜,那个圣梅尔塞节没能认出自己女儿的人,拥抱了那个永远也做不成母亲的格拉纳达女人。她跟在梅塞德斯身后,慢慢向监狱门口走去,直到最后一刻她还在担心这不是真的。但是大门打开了。笼子的门打开了。

在转动钥匙之前,梅塞德斯向她伸出手来,埃斯特雷马杜拉女人则伸出面颊。看守吻了她,同时转动了钥匙,低声说:

“我很高兴,真的,我很高兴您能离开这里。”

牢笼的大门在托马萨身后关上了。梅塞德斯留在门里面,她仍然梳着那个高高的香蕉髻。

雷梅在马路对面等待着她的妹妹。她看到托马萨出来,看到她不知所措的样子,就挽着本哈明的胳膊迅速地过了街。可怜的本哈明。

托马萨拥抱了她。

“雷梅，几年前那把椅子坏了，我修了好几次，但这狗日的还是坏了。”

“你说什么呢？”

“你的椅子，那把香蒲椅。”

“别提椅子的事了。你想干什么，托马萨？你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我想看看大海。”

她想看看大海。她挽着雷梅的胳膊慢慢向卡萨德坎坡走去。一步又一步。慢慢地。雷梅微笑了。她看着本哈明。他也向她投来微笑。他们俩都知道托马萨之所以走路时磕磕绊绊的，并不是因为年龄大了的缘故。这个埃斯特雷马杜拉女人走出文塔斯监狱时，头发已经全白，皮肤更加青黄。雷梅夫妇俩都知道她根本不需要学习走路。

“雷梅，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托马萨把霍阿吉娜的腰带扣拿给她看。多年来她一直把这个礼物保存在口袋里，用以纪念那十三朵玫瑰。

“这是我们两人的，现在我希望你能拿着它。”

人们在“小门”等待着三位老人，为他们干杯。

“为了自由干杯！”

“为了自由干杯！”

“为了自由干杯！”

会议结束之后，雷梅、本哈明将永远和佩皮塔告别。

是的，永远。因为雷梅和本哈明已经决定回到自己的小镇。

“我们要回我们的小镇了。”

“怎么回事？”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你看，我总是说我永远也不会回去。但我们现在老了，想回去了。所以我们要走了，妈的。”

他们要回到自己的家乡，把托马萨也带走了。因为托马萨想看大海，而他们的家就在大海边上。

总有一天佩皮塔也会回到自己的家乡。总有一天，当哈伊迈可以为了自由而干杯时，他们就回到科尔多瓦。在此期间，她不会间断去“小门”参加会议，她无时无刻不思念着雷梅。她将仍然每年一次去布尔戈斯，回来的时候思念着哈伊迈。

但是总有一天，佩皮塔会回到科尔多瓦。

28

“你要是想去，咱们就去。”

“真的？”

“你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小鬼。”

佩皮塔的微笑把哈伊迈也逗笑了。

“我们有一处房子，我有房子的钥匙。该买一些家具，当然是卧室的家具。我希望有自己的床，自己的床垫。我们结婚吧，然后去科尔多瓦。”

她憧憬着。他任由她憧憬。

佩皮塔的脸上慢慢失去了激动的光彩。她摸着下巴，逐渐从梦境中醒来。她把额前的那绺头发拂开，仿佛想同时拂去那一丝丝淡淡的忧伤。她告诉他说还有的是时间去想房子的事，然后问起哈依迈爷爷的身体状况。

“他怎么样？已经痊愈了吗？”

“我爷爷已经去世了。”

“我的上帝！”

“他对我说了谎。”

“你别这么说。”

是的，爷爷对他说了谎，信中他总是说自己身体状况越来越好。

“他们不让我给妹妹写信。我给你一个木盒子，你可以拿到小市场去卖。”

佩皮塔将从监狱里带出一封信，信藏在那个木盒的侧面格子里。她星期天上午会拿着木盒子到小市场去卖，信则带到“小门”，那里有人负责把信带到布拉格。

那封信将在两个月之后才能送到红发小姑娘手中，但是会到达的。当年的小姑娘已经不再是假小子模样。一年之后，当佩皮塔再次探视哈伊迈的时候，他收到了藏在篮子底下的一封回信，于是他知道自己的信已到了妹妹手中。

妹妹的回信让哈伊迈找回过去的一段空白时间。这一段时间只能用言语来填补，用塞利阿在布拉格写给哈伊迈的信来填补。通过这封信，哈伊迈知道自己写的信件已经抵达，正捧在塞利阿激动的手中。她在家中的餐桌前，在丈夫专注的目光中读完了信。妹妹的信让他知道埃尔维拉依然叫做塞利阿。

哥哥称她为小鬼。“亲爱的小鬼，”他说她是个小鬼，还告诉她哈维尔·托洛萨先生已经过世。“咱们的爷爷已经过世，亲爱的小鬼。”

一声深深的叹息在空中回荡。在布拉格。塞利阿在丈夫的胳膊中寻找爱的港湾。在他的力量中，在他搂住自己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腰部的双手中，在丈夫附在自己耳边轻轻说的那些给她安全感和激励的话语中寻求慰藉：

“你什么都能应付，塞利阿·加麦斯。”

“你什么都能应付。”埃尔维拉将给哥哥写信。她用语言填补两人没见面的这段空白。她会告诉哥哥，蒙特罗山顶惨案后，她继续战斗。阿兰山谷的行动失败后，她加入了来自法国的游击队。她会告诉他游击队缺少支持，她最终不得不放弃。她还会告诉哥哥马特欧被杀害那天自己就爱上了小贝克。她清清楚楚记得那一天。她手里拿着枪，往山下跑，边跑边为马特欧的死哭泣。

她迷路了。

她在灌木丛中发现了小贝克。他乌黑的眸子再次穿透了她的心灵。他向她敞开了自己的柔情。在他的怀中她不再哭泣。夜幕降临，小贝克说要回一趟蒙特罗山顶，他想把营地的武器和其他物资取回来。

“我跟你一起去。”

他们回到了山上。

国民警卫队在营地安置了后备队员负责看守。小贝克发现了他们。塞利阿不知他是怎么发现的。她只知道两个人向北爬去的时候，他转过头来，把一直戴在头上的帽子压低，枪抵在脸颊旁边，向她指了指附近几块岩石的空隙，用手示意让她跟过去。到了藏身之处，他低声地，非常低声地用口型比画着：

“有巡逻队。你在这儿等我。在我回来之前，无论如何不要动。”

塞利阿在那几块巨石的入口处等了几个小时，小贝克始终没有回来。

两个月后,塞利阿加入了埃斯特雷马杜拉和中部游击队联盟,人们告诉她小贝克在企图夺回蒙特罗山顶的武器时死去了。

塞利阿给哥哥描述同志们告诉她这个消息时的巨大悲痛,以及她内心深处长达十年的痛楚。当回忆触及这段痛苦的经历时,她从纸上抬起了头。

她还会写信,好让哥哥一年之内有信可读,好让话语填补这段空白。哈伊迈写给妹妹的信藏在木盒侧面的格子里,佩皮塔会在旧货市场卖掉这些盒子。妹妹还会写信,这样一年之内,哥哥就能收到回信。塞利阿会继续向哥哥描述一个遥远、炎热的八月夜晚,小贝克的那个微笑。她还记得拨开树枝时,小贝克微笑了,灌木丛中小贝克温柔的目光正在热切地找寻着她的目光。

她还会回忆起一个不太遥远的寒冷夜晚。那时党认为有必要解散游击联盟,并把她送到捷克斯洛伐克。当她乘火车流亡到布拉格的时候,已经精疲力竭。

“有一个同志会在车站等你。他个头不高,戴着帽子。”同志们告诉她。

而跟他,他们则说要他去接一个九点到的西班牙女人。这个同志的褐色皮箱上系着一条红丝带。

哈伊迈一年之后才知道塞利阿带着母亲的行李,上面系一条带子到了布拉格。

到了站台,塞利阿竟见到了小贝克。

小贝克也很吃惊,他对她微笑。

两个人见到对方都很惊喜。

塞利阿在小贝克黑色的目光中感受到了温柔。她把行李放在地上,也把旅途的劳顿和痛苦一起放了下来。

沉睡的声音

Ra voz dormida

“好了,好了,为什么流泪啊?”

“你当时为什么没有回来找我?”

“我去了,但是你已经不在那里了。”

“是吗?”

是的,小贝克黎明时分回到那几块巨石旁,当时塞利阿离开藏身之地不过十五分钟。几个月之后,小贝克加入了莱万特和阿拉贡游击队联盟,人们也跟他说塞利阿死了,说她在通过比利牛斯山去法国边境的途中,被施以逃亡法^①。十年中,两人都以为对方已经死亡。在车站,塞利阿百感交集,无法自制,放声大哭。

“嗨,塞利阿,塞利阿·加麦斯。”

“这儿如此遥远,我再也受不了了。”

小贝克把她拥在怀里。

她感觉到小贝克的手搂住自己的背部,他的声音回荡在自己的耳际:

“你什么都能应付,”他说,“也应付得了我这样的人。”

一年之后,哈伊迈才知道塞利阿和小贝克在布拉格结婚了。塞利阿的信经历了一年的时间才到达哈伊迈的手中。一年之后,塞利阿才能用自己的信减轻哈伊迈的痛苦,抚慰他对于那些逝去时光的不安心境:夜晚来临时,他总是要竭力摆脱那个反复出现的衣服上的花朵掉落在地上的梦境。有了信,一切都改变了。

① 逃亡法,佛朗哥独裁统治时期,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颁布的法律。根据这项法律,凡是逃亡者均可被处死。

29

“去科尔多瓦?”

“塞利阿夫人,这儿人太多住不下了。哈伊迈出来以后,我们就走。我想有自己的家,他也是。”

“如果你要等哈伊迈出来的话,还有时间呢,亲爱的。咱们到时再说吧。”

“不,已经说好了,我们要去科尔多瓦。”

两个女人一边来来往往于厨房,拿着盘子和杯子,准备吃饭,一边说着话。

“哈伊迈想去科尔多瓦吗?”

“他已经跟我说了我想去哪儿,他就去哪儿。”

“滕西呢?你们把滕西也带走吗?”

滕西正在自己喜欢的角落里读母亲的日记。阳台的光线映照着她入神的侧影。佩皮塔一边在洗碗池把一个玻璃杯灌满水,一边看着滕西。她喜欢看孩子入迷地阅读蓝皮本的表情。她感觉到母亲在陪伴着女儿。欧尔滕霞写给女儿的话把她们俩紧紧联系在一起。几年了,滕西一直在同一个阳台上低声阅读。佩皮塔觉得孩子的母亲一定也在看她。于是欣慰地笑了。因为滕西已经长成一个漂亮姑娘。欧尔滕霞一定跟佩皮塔一样开心地看着她。

塞利阿夫人走进厨房。她要求滕西搭把手。

“好了,你别偷懒了,你得为大家摆好桌子。”

这天是五月一日。赫拉尔多先生不能跟她们一起吃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饭。跟往年一样，一大早警察就过来把他带到警察局去了。凡是那些扰乱分子或者嫌疑分子，都会受到这样的待遇，以免他们在劳动节这一天惹什么麻烦。他已经习惯了，塞利阿夫人也习惯了。两个人在门厅里等待门铃的声音，等着警察来叫门。她吻了他，给了他一个三明治。夫人一整天都在等待夜晚的来临。很晚了，他才回到家。

“滕西，你听到没有？”

“听到了，奶奶。”

“那好了，快点。”

佩皮塔灌好了水，正走出厨房。滕西于是利用这个机会跟塞利阿夫人耳语：

“你跟她说吧，奶奶。”

“我们说好的，你来说。”

佩皮塔从门边听到她们窃窃私语，就问她们在嘀咕什么。

“你告诉她。”

“不，你来说。”

“你先来。”

“好了，你们能不能快点儿说出来。看你们活像被拴在秋千上的一对鸚鵡，叽叽咕咕的，有完没完啊？塞利阿夫人，我可不想冒犯您啊。”

滕西只好开口了：

“我想入党。”

佩皮塔手中的罐子滑落到地上，摔个粉碎。

“你脑子里哪儿来的这个想法？是您吗，塞利阿夫人？是您吗？您没见她还是个孩子？”

“你不要生她的气，不是她。”

“那么就是赫拉尔多先生了。你看看每年五月一日赫拉尔多的麻烦。看看他在哪儿,告诉我你是不是也希望自己陷入这样的麻烦之中。”

塞利阿夫人捡起地上的碎片,滕西把母亲的本子放到桌上。

佩皮塔蓝色的目光停留在蓝色的封面上,停留在欧尔滕霞的字迹上。“给费利佩”,“给滕西”。

“你还是个孩子。你这么小,不能搀和到那些事里。”

“妈妈,我已经十八岁了。”

“对呀,还小。塞利阿夫人,您说是不是? 搀和到那些麻烦事她是不是还太小?”

佩皮塔的手指抚摩着自己多次大声朗读的本子。“给滕西。”现在滕西独自阅读了。很久以前她就独自阅读了。她已经背得下来了。佩皮塔知道说服不了滕西。她知道不能逆着滕西母亲写的那些话。“斗争,我的女儿,永远斗争,就像妈妈那样斗争,就像爸爸那样斗争。这是我们的职责,即便我们为此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不,她说服不了她。她知道。

“你父母会为你感到骄傲。”

她回到房间,到床下找出那个旧盒子,把它拿到厨房,并把费利佩在阿苏阿加买的耳环取出来,交给滕西:

“你妈妈要求我把这些东西一直保管到你长大。”

在盒子里找东西的时候,佩皮塔的手在颤抖。她首先把一块布握藏在掌心,然后把盒子里其他东西倾倒在厨房的桌子上。她还要找别的东西。科尔多瓦那套房子的钥匙掉到了地上。在红色的天鹅绒袋子下面以及哈伊迈的信件上面,有一张纸,折了两折。纸由于年代久远已经发黄。那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是一张判决书。

“滕西,你已经长大了。现在即便我不同意你去做,你也可以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了,因为你大了。但是你必须跟我发誓要小心。以你母亲的名义发誓,你要十分小心。”

“我以两位母亲的名义发誓,我会非常小心,你别为我担心。”

“我怎能不担心?”

“好了,妈妈,别哭了。”

滕西拿起掉在地上的钥匙,用手指擦去佩皮塔的泪珠,在她面颊上亲吻了一下,又问她手掌里藏了什么。

在滕西背后,塞利阿夫人看着佩皮塔摇了摇头。她示意佩皮塔不要把母亲衣服的那一小块布交给女儿。很久以前,塞利阿夫人就不再跟外甥女伊莎贝尔一起带着剪刀去墓地了。很久以前,家人们就得到许可埋葬自己死去的亲人了。但是塞利阿夫人忘不了自己将那小块布交给人们的时候,那些痛苦得变了形的脸。佩皮塔没有想好。她不想在滕西脸上看到那种痛苦。

看到塞利阿夫人的表情,佩皮塔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你不打算告诉我你手中攥着什么吗?”

佩皮塔没有回答滕西的问题。她看着塞利阿夫人,看着那份判决书。塞利阿夫人再次摇了摇头。

“妈妈,我在问你呢,手中是什么啊?”

佩皮塔收起信和判决书,把东西重又放到盒子之前,吻了吻那块布,然后回答说那是一份记忆。

“那是一份记忆。”

只是一份记忆。

30

佩皮塔就要满四十二周岁了。她站在镜子面前,看着两鬓的白发,以及耷拉在前额上的一绺头发。她依旧美丽,但在镜子中她却只看到自己必须染黑的白发及眼角周围似乎要爬满的皱纹。

几秒钟之内佩皮塔就会披上纱巾,逃离自己在镜子中的形象。几秒钟之内,她会来到床底找那个马口铁罐头盒子。她要再读一遍哈伊迈刚寄来的信。信中谈到了一个传言。

“我最亲爱的:监狱里有一个传言,越传越盛,我越来越敢肯定:我们很快就能在一起了。很快,小鬼。”

是的,很快。

这个传言是关于马上实行的一次赦免。因为教皇去世了。赦免的具体内容是除了死刑改判者之外,凡是被判处三十年徒刑的人均可获减刑六分之一。

佩皮塔又一次按照哈伊迈在信中提到的具体数字算了起来。赦免意味着减刑五年,加上他已经在监狱服刑的十九年,总共二十四年。所以,他只剩下六年时间了。这样就可以假释了,这是比清水还要清楚的事情。

她又读了一遍哈伊迈的说明。“我一拿到赦免的正式通知就给你发电报,时间也许在下周四的部长会议之后。如果你想在马德里结婚,婚期必须是我获得自由的当天,因为他们不允许我在马德里呆哪怕一个晚上。你把婚礼的事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情都准备好。”

佩皮塔读着“赦免”、“自由”、“下周”、“婚礼”这些字眼儿，想起塞利阿夫人和滕西还在等着她呢。她把信放到盒子里之前，眼光再次落到路易斯·阿尔瓦雷斯·皮涅尔^①的那首诗上，这是哈伊迈用来作为结束语的：

不要让你的心灵凋谢。

不要让时光带走

你眼睛的湛蓝。

她用两个发卡把黑头纱别在头上，来到厨房：

“准备好了吗？塞利阿夫人。”

“好了，咱们走吧。”

“我这样行吗？”

“当然了，很好。”

“我没有抹口红。”

“根本就不需要，你是要请神父给你和哈伊迈主持婚礼，又不是让他跟你结婚。”

“滕西呢？”

“你知道她是个急性子，她在下面等咱们呢。”

“她穿的是长袖吗？”

“是。”

“你肯定吗？别到时人家不让她进去。”

“她穿了一件对襟绒线衣。瞧你又来了。”

三个女人快步走向教堂。佩皮塔急得三步并作两步，害得另外两人必须加速跟上她。她们走进圣器室时，神父

^① 路易斯·阿尔瓦雷斯·皮涅尔(1910—1999)，西班牙诗人。

已经在等她们了：

“你们请讲。”

“我想结婚。”

佩皮塔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她的未婚夫是无神论者。

“但是我信上帝。”

教堂已经拒绝过一次为他们的婚礼行圣礼。她的未婚夫虽然同意结婚，但他是个搞政治的人，而且不愿放弃自己的信仰。他很快就会从布尔戈斯中央监狱出来。他们要去科尔多瓦，那儿有一处佩皮塔父亲的房产。

“我想跟他结婚，以夫妻的身份踏进家门。”

“我认识你，姑娘，我很多次在圣像前看到你。我知道你是个善良、虔诚的姑娘。我不是不可以给你主持婚礼，但是咱们现在谈的是圣礼，而你的未婚夫是个共产党员。”

佩皮塔蓝色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神父。塞利阿夫人和滕西的眼神也一刻不离开神父。两个人都开始为佩皮塔说情：

“但是她的未婚夫想结婚。”

“圣礼到底能不能适用她？”

“对她是适用的，但是我不能为这个婚姻赐福，事情就是这样，亲爱的。”

佩皮塔拿起了神父的一只手。

“事情就是这样，或者也可以按照我们希望的那样进行。我是基督徒，您是神父。事情是这样，但是也可以有其他的方式。您别想让我就此罢休。我吃了这么多苦，现如今想结婚还不能够，不，我不同意。神父，您看，我什么都带来了，除了我们必须两个人一起去法庭才能领到的户口簿，我什么都带来了：洗礼证明，出生证明，我的和他的都在，还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带来了我们极端的虔诚。我们满怀希望,希望您能允许我们结婚,愿圣塔德欧保佑我。”

神父叫阿本迪奥。佩皮塔的决心打动了。他攥紧姑娘的手,让她随他过去,请她在教堂的第一排座位坐下。滕西和塞利阿夫人在他们之后走出圣器室。她们在圣胡达斯塔德欧的像前等着。

佩皮塔和阿本迪奥谈了很长时间。他恳请她把全部的经过讲给他听。她讲了,告诉他这么多年她一直假装已婚。

“您知道吗?年复一年,每年去布尔戈斯,我的脉搏都会紧张得几乎停止跳动,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让我进去。直到进了探视室,揪心的忧虑还是不能消除。”

“您的未婚夫什么时候能从布尔戈斯出来?”

“等到部长会议召开。可能下星期,他们就会减免他五年的刑期。剩下六年是假释期。但是他们不允许他在马德里过夜,因此我们必须就在那天结婚,然后直接去科尔多瓦。晚上的那班火车是九点发车。我早上七点就去监狱找他,然后立刻带他到教堂来。”

“要是不给他赦免怎么办?”

“会赦免他的,神父。这一次,会的。但是如果不给他赦免,如果因为哪个前世的咒语,没有给他赦免,而我必须再等五年,那么我想请您答应等他出来那天为我们主持婚礼。”

天要下雨了。走出教堂时,佩皮塔深呼吸了一口空气。塞利阿夫人和滕西已经等急了,她们看着佩皮塔却不敢发问。三个人往前走了一步,又停下来。佩皮塔又开始深呼吸,一边兴奋得喊道:“他答应给我们主持婚礼了!”

“我们现在就去添置卧室家具。”

三个人迅速地向前走着。她们始终面带微笑。她们微笑着走进了家具店，她们微笑着买了最漂亮的家具。但是当店员问起送货地址时，新娘却哭了出来：

“您得把家具送到科尔多瓦。”

“送到科尔多瓦？您别担心，夫人，我们会把家具送到科尔多瓦的。但是您别哭，我从没见过哪个新娘来买家具时哭泣的。”

滕西看着店员，拿手帕擦干佩皮塔的眼泪：

“哎呀，师傅，您要是知道新郎现在哪儿，您就明白了。”

31

渴望拥抱，说明人孤独。佩皮塔需要拥抱，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她坐立不安。她手中拿着一份电报，在空无一人的家里走来走去。

《国家官方公报》登载赦免公告明天自由

滕西怎么还没回来？佩皮塔打开客店大门，向楼梯下面看去。滕西就要来了。塞利阿夫人和赫拉尔多先生也该回来了。但是他们都还没有到。佩皮塔走回敞开的大门。她似乎听到了脚步声，又往楼梯的间隙看了看。不，下面没有任何人。她回到客店，关上门。她需要拥抱。她喝了一杯凉水，在厨房里坐下来。又读了一遍电报。她把电报放在桌子上，看着它，抚摩它，用手指把它展开，抚平它的褶皱，拿起来，亲吻它。她站起身，向自己的房间走去。然后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又回到厨房,坐下来。“他们应该马上就到。”她想。她站起来,从阳台往下看,双手紧紧抓住栏杆。她看着哈森托贝纳文特广场,又向圣塞瓦斯蒂安和阿托恰大街的街角望去。她看看手表。她再一次左右张望着。他们去哪儿了?为什么今天,偏偏今天,他们要在那倒霉的党的会议上耽搁这么久?她把身子向前探得更远了一点。她再次左右张望。

“我的圣母啊,看在你至爱的分上,让他们赶快来吧。”

她左顾右盼。

四十天来,确切地说,四十三天来她一直在盼望这个电报。她每周都会收到一封哈伊迈的信,信上说那些传言已经得到证实,赦免就要来临,这几天就会给她发电报。“我们很快就会在一起了,小鬼,很快。”

今天下午,她就去布尔戈斯。她要在那个每年都要下榻的同一家客栈过夜。明天早上七点就要到监狱门口。滕西没来,塞利阿夫人和赫拉尔多先生都没来。她必须去找阿本迪奥先生,要准备一个小小的行李,还要去买票。她需要拥抱。

“他们来了。我的天啊,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滕西!滕西!”

她挥舞着电报,就像挥舞着国旗一样,喊叫着。但是滕西没有听见。她走在塞利阿夫人和赫拉尔多先生身边,对于佩皮塔的激动丝毫不知情。

塞利阿夫妇也听不到她的声音,也没看到她手拿电报在空中挥舞。

“滕西!滕西!”

什么也没发生。

佩皮塔从阳台下来。她跑出去,下了楼梯,向这三个正

穿过圣塞瓦斯蒂安大街的人跑去。

一个拥抱，她需要一个拥抱。

滕西看到她快速跑过来就跑步上前：

“妈妈，发生什么事了？”

“哈伊迈明天就出来了。”

佩皮塔把电报交给她时，手哆嗦着。滕西读了电报，声音也颤抖起来：

“明天自由。”

“拥抱我，亲爱的。”

两个人拥在一起。塞利阿夫人和赫拉尔多先生也很快加入进来。四个人拥抱在一起。赫拉尔多先生喊道：

“我们现在就去买《国家官方公报》。”

三个女人同声说：

“走！”

佩皮塔和滕西挽着塞利阿夫人的胳膊，帮助她快点走。

快，去太阳门。

快，去报亭。

“明天自由。”

赫拉尔多先生买来《国家官方公报》。他快速翻着。一页又一页，快！

三个女人看着报纸一页又一页翻过去。佩皮塔紧握拳头。塞利阿夫人和滕西在流泪。

“在这儿，这就是，1504。”

就在报亭前面，赫拉尔多先生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着1504号公告。

“再念一遍，赫拉尔多先生。”

佩皮塔恳求道。赫拉尔多先生在大街上又大声地读了

沉睡的声音

Ra bog dormida

一遍。

四个人都喜极而泣。

回到客店之前,他们将去圣胡达斯塔德欧教堂。佩皮塔一直怀抱着那份《国家官方公报》。她将向阿本迪奥先生出示这份由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以及首相办公室副秘书长路易斯·卡雷罗·布兰科^① 签名的公告。

为庆祝神圣的教皇保罗六世登基特颁发此大赦令

尊敬的红衣主教乔瓦尼·巴蒂斯塔·蒙蒂尼被选为圣佩德罗的继任者,即教皇保罗六世。发生了如此具有纪念意义的重大事件,理应使得公民的幸福和快乐也同样降临到那些服刑人员的身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于大赦的记忆将有助于犯人的改过自新,能够促使他们重新回到家庭和社会的和平中来,这也正是我们的刑罚制度追求的终极目标。

西班牙人民对教皇坚不可摧的忠诚和虔敬以及对约翰二十三世的怀念促使国家元首签发本次大范围大赦公告,以表达对尊贵、神圣的教皇以及宽宏大量的神圣天主教教会的敬意。

大赦的有关规定由八个章节构成,用于确定特赦的具体情节。哈伊迈的情况属于第一章的D条。佩皮塔用手指着这一段:

“您看,阿本迪奥先生,您看,请读这一章,D条。”

二十年以上刑期,减免六分之一。由死刑改判为

^① 路易斯·卡雷罗·布兰科,他曾被佛朗哥任命为自己的继承人,但在1975年被西班牙分裂组织埃塔刺杀。

三十年刑期者除外。

阿本迪奥先生读完第一章 D 条之后，佩皮塔又给他看了电报：

《国家官方公告》登载大赦公告明天自由

“您看到了吧，我原来跟您说过的。我说部长会议之后他就会出来。现在我来请您履行您的诺言。”

32

重获自由的时间预计是早上七点钟。但是监狱长拖延了。哈伊迈手里拎着行李，思念着佩皮塔，一分钟一分钟地数着在牢房中度过的时间。

管理员叫到他的名字时几乎已经八点钟了：

“哈伊迈·阿尔坎塔拉，带上全部东西出来。”

哈伊迈疾步向监狱长办公室走去，佩皮塔在等着他呢。随着他的步伐，身旁的管理员也不得不加快了脚步。布尔戈斯中央监狱长手拿一块手帕，不停地擤着鼻子。他在哈伊迈·阿尔坎塔拉的假释证上签了字，又在反面写上同意，盖上五个章，相应的五个人签了名字。假释证上印有针对假释犯人的各种行为规范。八点的钟声刚刚敲过，哈伊迈拿到了文件。他一直想着佩皮塔，心里很着急，因为他知道佩皮塔一定會在约定的时间之前很久就来找他了。他把文件放在口袋里。一张纸，一张普普通通的纸。他紧紧握住监狱长的手，焦躁不安地听着他的忠告以及良好祝愿。佩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皮塔在等着他。

是的，佩皮塔在监狱外面，盯着大门走来走去。在不过三米的范围内，缓慢地走着碎步，不停地走来又走去。她等着他。每时每刻都在看表。她把表放到自己耳边听了听。没准儿今天早上忘了上弦。

不是。

她并没有忘记上弦。

手表的所有指针都指着正确的时间，它们在缓慢地移动着。佩皮塔听着轻轻的滴答声，一边踱步，眼睛却一刻也不离开大门。一个半小时了，她的鞋跟一遍又一遍重复着等待的声音。

卫兵们在值班员办公室看着她。他们已经懒得跟她说奉承话，也不再冲她吹口哨、抛媚眼或冲她微笑了。佩皮塔看也不看他们一眼。她天蓝色的眸子只投向监狱门口，只注视着腕上的手表。

八点十分。

卫兵们也在看手表，蓝眼睛女人的焦急感染了他们。

当指针指向八点一刻时，大门终于开了。原来叫帕乌利诺的这个人出来了，十九年的牢狱生涯抛在了身后。

佩皮塔向他奔过去。

他轻轻地把她额上的一绺白发拂上去。

“你是不是已经等了很久了？”

“我等了需要等的那么长时间。”

是的，她已经等了很长时间。她需要一个拥抱。

“你今天很漂亮，小鬼。”

“抱抱我。”

她已经等待哈伊迈很长时间了。太长时间了。哈伊迈

拥抱着她。

两个身体相遇了。

两股冲动。

两道闪电。

但是他们还必须乘公共汽车,要抓紧时间,因为他们必须赶上九点的火车。塞利阿夫人、赫拉尔多先生和滕西都在马德里的车站等着他们。阿本迪奥先生也在圣胡达斯塔德欧教堂的圣器室等着他们。

哈伊迈和佩皮塔一时一刻也不松开对方。

他们一直盯着对方看。

他们不知说什么好。

他们微笑。

他们到达马德里的时候,塞利阿夫人、赫拉尔多先生和滕西将会看到他们微笑着走下火车。

哈伊迈挨个拥抱他们,长时间的拥抱。

滕西戴上了母亲的耳环。

“你父亲买这副耳环时我跟他在一起。”

“真的?”

“是啊,在阿苏阿加。”

哈伊迈记起了欧尔滕霞怀抱一个孩子、戴着这副耳环的照片。

他亲吻滕西的脸颊,抚摩她的耳环。

但是他什么话也没说。他不会说欧尔滕霞收到耳环时,高高举起一个别家的孩子,喊道,她将会有有一个这样可爱的孩子。总有一天会有一个这样的孩子。他还给她照了张相。

“阿本迪奥先生等着你们呢。得抓紧时间了。咱们还

沉睡的声音

Ra bog dormida

得先去一趟客店。”

阿本迪奥先生正等着他们。去教堂之前，佩皮塔想换身衣服。她将穿上一件灰色夹克，戴上一条短头巾。头巾是他们婚礼的教父母——塞利阿夫人和赫拉尔多先生——送给她的。

教堂的门口，站着两位证婚人：塞利阿夫人的外甥女伊莎贝尔和彭特霍斯的店员马诺丽塔正等着他们。

哈伊迈挽着佩皮塔的胳膊走进教堂时，佩皮塔拽了拽自己的头巾，向右边转过头，冲着圣徒像微笑了。哈伊迈也向右边微笑了，他吻了吻佩皮塔的拇指，同时向万能的庇护神挤了挤眼睛。

新婚队伍走向阿本迪奥先生早已用鲜花布置好的圣器室。

新郎新娘。

教父教母。

伊莎贝尔。

马诺丽塔。

滕西带去了结婚戒指。

阿本迪奥先生赐福他们的结合：

“以上帝的名义。”

当参加婚礼的人们走出大殿准备到大街上时，阿本迪奥拦住了他们。他在教堂里的大祭坛前大声地为这对夫妇祈祷。

走出教堂，他们收到了来自神父的一个礼物：敲钟。

夏天的一场暴雨。

下雨了。

雨水顺着佩皮塔的头巾哗哗地流下来。头巾成了雨

帘。走路时，他们的脚步不时溅起水花，打湿了同伴的鞋子。海洋，水坑。

水坑。

是的。

赫拉尔多先生、塞利阿夫人和滕西直接去了阿托恰客店。伊莎贝尔和马诺丽塔到一家老店——坡索蛋糕店——取他们订做的婚礼蛋糕——店主胡利安·莱阿尔先生本人为了此次婚礼亲自制做的蛋糕，蛋糕上镶有黄油玫瑰、蛋白酥花边。

新婚夫妇单独走在雨中。浑身透湿而面带微笑。他们向太阳门走去。哈伊迈在那里买了一件雨衣和一双鞋。他用手指把佩皮塔脸上滑落的雨水拭去，她没法避免地上的水坑浸湿自己的脚。

走出鞋店时，佩皮塔发现哈伊迈走路跌跌撞撞。他眺望远处，绊了几跤，倒在她怀里。

“这么大的空间，面前这么大的空间，我的脚却不适应了。”

“是鞋子的问题，是鞋子不合脚。”

为庆祝婚礼，他们所有人将在阿托恰客店共进晚餐。获得自由的囚徒笨拙地使用着刀叉。赫拉尔多先生向他保证说他很快就会重新学会使用刀叉。他说：“只能用勺子吃大锅饭的战争年代已经过去了。”

是啊，战争年代已成过去。

滕西微笑着。她敬佩地看着哈伊迈，不住地问这问那。她既想知道母亲的事，又想打听关于父亲的一切。

“我母亲在本子里提到是你教会她写字的，她还说我父亲很勇敢。”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哈伊迈帮着佩皮塔切蛋糕，一边回答说，是的，她父亲的确很勇敢，她母亲也勇敢。

“让我送你们去车站吧。”

她将留在马德里，以便继续留在党支部做斗争，同时也可以客店给爷爷奶奶提供帮助。

“咱们还是在这儿告别吧。”

他们在客店告别，滕西禁不住哭了。

“妈妈，到了以后就给我写信。”

塞利阿夫人和佩皮塔也哭了。

新婚夫妇手拉着手下了楼。

滕西探身到楼梯的空隙，再次央求道：

“给我写信。”

佩皮塔向她保证说一定写信。

哈伊迈笑了。

两个人都笑了。

她的包里放着父亲那套房子的钥匙。

他的包里有科尔多瓦共产党省委的地址和假释犯人的行为规范。

夜深了。夫妇俩走在阿托恰大街上。

佩皮塔看着哈伊迈。

哈伊迈不住看着她。

下着雨。

那场夏天的暴雨持续时间很长。

行 为 规 范

第一条 直接去往指定的地点,即:位于同名省份的科尔多瓦市。必须在那里一直居留到因为表现好被予以彻底自由。

第二条 未经允许,不得离开指定地点。

如果需要更改居住地,必须根据本人情况向省级或当地监督委员会提出申请。必须等待申请得到批准方可更换居住地,否则可能导致撤销假释,重新收监。

第三条 一俟到达目的地,即到当地监督委员会报到。如果在省会,则去省级监督委员会报到。听候该委员会指示应去报到的地点。如果不遵守本规定,有关部门将向中央监督委员会报告,委员会将采取必要措施,甚至可以通过相关部门向尊敬的司法部长阁下提出申请,要求撤销犯人业已享受的假释待遇。在中央委员会根据 1943 年 5 月 22 日法令第 11 章的规定颁发保护令之前,本文件可以用来证明身份。

第四条 每月的第一天必须通过邮寄的方式寄送一份由本人撰写的关于本人情况的简短报告。报告应该呈递给前面提到的机构审核,并寄送监狱长。

如果没有工作,要向自己所属的省级或地区监督委员会报告,陈述缘由。如果本人行为得当,本委员会将采取适当措施为其争取提供新的职位。

报告必须真实。兹强烈建议:不要跟坏人以及其他任何可能导致本人生活放荡或重新犯罪的人在一起。

布尔戈斯 1963 年 7 月 20 日

这一天是星期三。

远远的地方，时间老人
在未来等待着我们。

——路易斯·阿尔瓦雷斯·皮涅尔

谨向所有为我讲述自己生活经历的人
致以谢意。

本书中大部分的情节都得益于佩皮塔和哈伊迈。佩皮塔是一位有着一双深蓝色眼睛的直到现在依然美丽的科尔多瓦姑娘。哈伊迈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死于科尔多瓦,佩皮塔在他身边。片刻之后警察按照惯例来找他,以防他参加五一游行。“请进,你们把他带走吧。”佩皮塔对他们说,并把他们带到了哈伊迈的遗体跟前。

感谢费利佩,欧尔滕霞深爱的人。他二十一岁离开家,直到四十七岁才回来。

感谢埃尔维拉,从特里淮凯运回的行李的主人。行李中有父亲的两套军服、两副绑腿、一个圆形帽子。

感谢恩里凯,一位分娩不久即被枪杀的女人的儿子。

感谢梅塞德斯,她去找普拉并介绍我认识了何塞·路易斯·希尔瓦。

感谢何塞·路易斯·希尔瓦,他在布尔戈斯的监狱呆了十六年。

感谢伊莎贝尔·桑斯·托莱达诺,她跟十三朵玫瑰曾经关在同一间牢房。

感谢马诺丽塔·德尔·阿尔科,她做过五个月的死囚犯,前后坐了十八年牢。

感谢索莱达·雷阿尔,她被一个反共产主义和共济会的法庭判处三十年监禁。

感谢何塞·阿玛丽亚·维亚,她亲眼见证一名来自格拉纳达的妇女认不出自己的女儿的痛苦,以及另一名妇女撕心裂肺的痛哭,因为她尚没有孩子,却在监狱里就遭遇了闭经。

感谢一名不愿透露自己以及自己所在小镇名字的妇女，她要求我在开始低声说话之前一定要关上窗户。

感谢拉法埃拉，她从未跟别人讲过自己的历史，却在加的斯给我讲了她的故事。

感谢赫拉尔多·安东，外号品托^①，他慷慨大方而又细致周详地向我讲述了他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和中部游击队联盟期间斗争的情况。

感谢雷梅和弗洛丽安，塞利阿和格兰德，他们在游击战中认识了对方，又在布拉格产生了爱情。

感谢鲁比沃、基科、里沃斯少校、索莱、卡梅、埃斯佩兰萨、玛丽亚、拉法埃尔、安东尼奥、卡门。他们以自己的经历丰富了我的作品。

感谢何塞·路易斯·穆纽斯·贝哈拉诺，他允许我使用其祖父的名字马特欧。

感谢费尔南多·安东，感谢绿色庄稼协会^②，感谢圣塔克鲁斯德莫亚^③。

感谢何塞·伊斯基尔多，他带我到卡斯图埃拉的集中营和堂贝尼托的大山之家。感谢赫尔特青年协会^④ 以及在埃尔托尔诺和赫尔特的见面会。

① 品托年轻时便加入西班牙共产党，被捕后，由于亲属是长枪党人，免于死，被强制做劳工多年。内战结束后，加入游击队，一直从事反佛朗哥的斗争。

② 该协会组织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纪念反佛朗哥游击活动，倡导设立“游击队日”。

③ 西班牙昆卡省的一个漂亮小镇，从西班牙内战结束到1952年，游击队一直在这里坚持反佛朗哥的斗争。

④ 该协会的宗旨是挖掘人们的记忆，以免历史被遗忘。曾组织很多次有关西班牙反佛朗哥斗争的研讨会等活动。

沉睡的声音

La voz dormida

感谢罗莎,她送给我胡安娜·多尼亚^①的小说。

感谢罗莎里奥·鲁伊斯,她帮我寻找了休利亚娜·迪·费博^②的书以及关于十三朵玫瑰的文献。

感谢费尔南达·罗梅乌·阿尔法罗的散文《破碎的沉默》,因为这让我得以拿到胡利塔·科内萨的亲笔信。通过她,我结识了何塞·阿玛丽亚·维亚、索莱达·雷阿尔、马诺丽塔·德尔·阿尔科以及伊莎贝尔·桑斯·托莱达诺。

感谢胡利塔·科内萨的侄子安东尼奥慷慨赠送给我他姑姑的信件。

感谢托马萨·库埃瓦斯、索莱达·雷阿尔、胡安娜·多尼亚的文字记载。

感谢何塞·埃尔南德斯,他看到有人嘴唇上涂了国旗的颜色,梳有“西班牙万岁”的发髻。

感谢胡安·路易斯、拉凯尔和托尼,他们提供了关于红色天鹅绒袋子的素材。

感谢涅维斯·莫雷诺,她在胡丽安·恰维斯^③的书中发现了欧尔滕霞的照片。

感谢何塞·玛丽亚·拉玛介绍我认识了萨弗拉最后一任共和国市长何塞·冈萨雷斯·巴雷罗的女儿丽波塔。

感谢来自阿利坎特的本哈明,他给我讲了棕榈大道发

① 多尼亚是西班牙一位著名的共和国斗士,曾被关进佛朗哥的监狱。尽管经历了丈夫被枪杀和大女儿死亡的悲痛,却依然不屈不挠地斗争。她写了两本关于这段历史的书:《从夜幕和雾霭中看去》和《底层的人们》。

② 费博,意大利教授,专职研究西班牙历史。著有《法西斯主义》等著作。

③ 胡丽安·恰维斯,埃斯特雷马杜拉大学当代历史系教授,发表多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专著或论文。

生的故事。

感谢希洪的一名妇女，她恳请我讲出事实真相。

感谢马努埃尔·圣地亚哥和玛丽亚·何塞·马丁提供了其祖母玛丽亚·德·安赫莱斯的一些证据。

感谢马蒂尔德·埃伊罗阿、塞昆迪诺·塞拉诺、弗朗西斯科·莫雷诺·戈麦斯、丹尼尔·阿拉萨、胡丽安·恰维斯、何塞·玛丽亚·拉玛、尼赫尔·汤逊、保尔·普雷斯通、吉拉多·布雷南、卡洛斯·劳伦斯·卡斯蒂约、何塞·玛丽亚·圣马蒂、哈维尔·马科斯·阿雷瓦洛、雨果·托马斯、玛丽·纳士、雅各布·加西亚·布兰克·西塞罗、米尔塔·努涅斯·迪亚斯·巴拉尔特、安东尼奥·罗哈斯·弗伦德、费尔南多·迪亚斯·布拉哈、弗朗西斯科·埃斯皮诺萨、马努埃尔·塔古埃尼阿，我从他们的出版物中得到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以及众多文献。

感谢国家图书馆、报刊阅览室、马德里大区埃斯凯尔多博士大街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他们为我查询各种资料提供了极大方便。

感谢玛丽亚·阿赫奥，她帮我追寻一个梦境。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沉睡的声音

作者 = (西班牙) 杜尔塞·恰孔著

页数 = 3 3 9

S S 号 = 1 2 0 2 5 9 0 8

出版日期 = 2 0 0 7 . 1 2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